武俠世界



第32年
17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冊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眞：(852)6918344

複方 片仔癀 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今期爲本刊撰寫的巨型小說乃「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智勇擒山貓」。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出人意表，故事主角「海角天涯」追捕手蕭原在無意中惹上閒事，幾乎死在一名婦人手中，也因此而捲入一場買賣賊贓的爭奪戰中，劇情發展下去，有多人連續被殺，蕭原與偵緝隊均感束手無策……究竟蕭原與偵緝隊如何互相合作？如何在毫無線索下偵察敵踪？今次蕭原面臨嚴峻的考驗，可否憑其智勇克服困難呢？欲知詳情，請翻閱本文。

*　　*　　*

石磊先生新著短篇小說「古錢復仇記」在今期刊出，故事內容新穎，情節迂迴曲折，切勿錯過此一佳作。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先生所著「湖海奇俠列傳」之「塞外英魂」，故事主角玉鳳冒險入關，尋訪多年前被人掉包的兒子，但人海茫茫，又何從尋起？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智勇擒山貓(民初「追捕」故事集)
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這次爲了多管閒事，幾乎死在一個婦人之手 ……雲劍飛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火燒連營(三國演義之卅三)◀三▶ ……徐正 50
古錢復仇記(一期完短篇故事)
慈面獸心僞君子　奪命神訣活命錢 ……石磊 56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白馬素衣小溫侯(俠義奇情中篇故事)◀二▶
安排香餌　請君入甕 ……麥穗 64
刀開明月環(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九里堡內險遭殃　表小姐情義難忘 ……東方玉 74
溫柔鄉是英雄塚(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洞中幽會誰知曉　細說前事訴心聲 ……巴彥 85
惡江湖(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師爺告老揭內幕　老俠約法定三章 ……辛棄疾 93
雪蓮情(俠義倫理連載故事)
當年立下承諾　今朝依約實行 ……陳瑜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夢中劍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少幫主自尋死路　亂葬崗救出鬼仙 ……司空羽 111
七殺刀(新派武俠長篇)
擺擂台特立條件　拆匾額另有獎金 ……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7期
（總號16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文
可飛·圖

智勇擒山貓

悍婦詭計 救夫脫獄

「蕭原，我要跟你拚命！」

一聲尖銳的叫聲陡然傳入蕭原的耳內，不由大吃一驚，本能地停下脚步，扭頭往後面望去。

眼前刀光乍閃，蕭原心頭劇跳，急忙偏頭歪閃。

「颯」一聲，那道刀光自他的肩側閃劈下去，幾乎將他肩膀上的一塊皮肉削下來。

那剎間，蕭原驚出一身冷汗來。

要不是襲擊他的人此時發出叫聲，令他及時警覺，他可能避不過那人的一刀。

驚悚之下，蕭原的反應一點也不慢，一手刁向那個襲擊他的人執刀的手腕。

結果，被他一下子抓住那人的手腕。

那人嘶叫一聲，左手往蕭原的身上撕抓，同時張口向蕭原的手臂咬下去。

蕭原急忙用空着的右手去擋開那人狂抓向自己身上的那隻手，同時，不得不鬆開抓住那人握刀的手，避開那人的噬咬。

那人握刀的手一鬆，立刻一刀斜斬向蕭原的身上。

蕭原急喝一聲：「停手！」身子斜跳開去。

颯一聲，刀光幾乎將他腰側的衣衫劃破。

那個人一刀不中，瘋狗一樣撲斬蕭原。

蕭原怒喝一聲：「快停手，否則，我就不客氣！」身形斜退開去。

那個人像是一個聾子，充耳不聞，仍然向蕭原猛撲過去。

「你太過份了！」蕭原臉色一變，一拳直擊向那人的面門。

但是，拳才出，他馬上又縮回去。

這一下，令到他幾乎被那人一刀劈中左胸，驚得他急向後暴退一步，險險避過那人的一刀。

附近旁觀的路人看着，禁不住發出一陣驚叫聲。

剛才，他們都替蕭原捏了把冷汗。

你道蕭原爲何一拳擊出，又立刻改變主意，將拳頭收回？

那個人如此兇惡地向他攻擊，他卻對那人手下留情，這未免不合情理。

蕭原之所以如此忍讓，乃是因爲那個人是一個女子。

一個大約三十出頭的女子。

這就是他不忍出手的原因。

可是，他不忍對那個女子出手，那個女子却對他毫不手軟，瘋狂地向他撲斬。

蕭原一直閃避退讓，口裏連聲喝叱那女子停手，那女子却毫不理會，一個勁向他揮刀斬去。

旁觀的路人看着，都替蕭原着緊，向蕭原吆喝，要他出手還擊。

蕭原遇襲的地方是在一條街上，街上的行人自然停下來觀看，竊竊議論，猜測那個女子爲何會對蕭原揮刀斬劈。

蕭原一直閃退出七八步，眼見那女子不聽自己的喝止，自忖忍讓下去不是法子，決定將那女子制住。

因爲，若這樣一味閃避退讓下去，始終擺脫不了那個女子的糾纏，不是辦法。

蕭原故意賣個破綻，讓那女子一刀向他直劈過來，驀地身子一歪，一脚掃向那女子的雙脚。

「啪」地一聲，那女子雙脚被掃中，身子一歪，跌倒下去。

那女子雖然跌倒下去，而且跌得頗重，但手上仍緊緊地握住菜刀，哼了一聲，欲爬起身來。

蕭原搶前一步，一脚踏落那女子握刀的手上。

那女子發出一聲痛叫，痛得鬆開了手，一口咬向蕭原的足踝。

蕭原料不到那女子如此兇悍潑辣，慌忙縮回脚。

那女子手上一鬆，立刻去抓那把菜刀。

蕭原突然沉喝一聲：「停手！若敢再動，我一鎗打斷你的手！」

那女子聞言，窒了一窒，抬眼一看，蕭原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支匣子鎗，烏黑的鎗咀指着自己的右手，不禁倒吸一口氣，駭住。

但立刻便瘋了般，狂叫起來：「開鎗呀，你殺了我吧，我不想活了，我要與你拚命！」

尖銳的嘶叫聲中，那女子跳起身來，撲抓向蕭原手上那支匣子鎗。

面對着這個連鎗也不怕的女子，蕭原不由呆了一呆，就這一呆之間，手上一緊一痛，已被那女子抓住握鎗的手，大吃一驚，急忙大力掙脫那女子的抓奪。

那女子却死抓住蕭原的手不放，另一隻手去奪取蕭原手上的鎗，而且連口也用上一口咬在蕭原的手腕上。

蕭原痛得叫出聲來，握鎗的手不由一鬆。

但在鬆手的剎那，他扣着扳機的食指一扣。

「砰」地一下鎗聲驀然響起，震得那個女子渾身一震，臉色發白，驚得不由自主鬆開抓住及咬住蕭原的手與口。

觀看的路人乍聞鎗聲響起，都驚嚇得四散走避。

蕭原陡覺手上一鬆，不再猶豫惻隱，一掌劈落那個女子的頸側大脈上。

那個女子發出一聲悶叫，身子一軟，跌落地上，暈厥過去。

蕭原這才鬆口大氣，將那把菜刀撿起來，然後才將手上的匣子鎗插回

褲頭上。

原本鷄飛狗走的路人這時又漸漸地聚攏起來，好奇地圍觀着。

蕭原撫摸一下被咬破皮肉的手腕，仔細地打量那個女子。

那女子雖然已經三十出頭，樣貌倒生得端正，看她的樣貌，怎麼也看不出她是一個如此兇悍潑辣的人。

蕭原並不認識那女子。

這就敎他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

他不知道那女子爲何要殺他。

既然要殺他，又要與他拚命，那女子一定與他有甚麼深仇大恨，要不，不會那樣做的。

但是，他並不認識那女子，這就令到他大惑不解了。

看着那女子，蕭原一時間不知怎樣做才好。

就算要將她捉到保安隊，那女子却昏暈在地，自己走不了，除非將她抱起來。但是，男女授受不親，他怎好將她抱起來？

一時間，他有「老鼠拉龜，無從下手」的感覺。

可是，總不能就這樣站着，待那女子自己醒過來，才押她到隊部去。

圍觀的路人看到蕭原將那女子擊暈過去，都議論紛紛，但却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幫忙蕭原扶起那個女子。

他們最感興起的是：那個女子爲何要在大街上殺蕭原，與他拚命。

驀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突然响起，迅快地往這邊傳過來。

圍觀的人中，有人叫「偵緝隊的人來了！」站在街當中的人紛紛向兩邊讓開來。

蕭原聽聞偵緝隊的人來了，頓時鬆了一口氣。

趕來的偵緝隊可以幫他解決眼前這個難題——將地上的女子弄回偵緝隊部去。

「發生了甚麼事？那一個開鎗？」當先奔來的一個漢子邊跑邊喝問。

圍觀的人中有人指着蕭原：「長官，是他開鎗的……」

蕭原看着那個漢子，並不認識，忙開口大聲道：「長官，是我開鎗的。地上這個女人拿刀要斬我，我逼不得已開鎗嚇她……我將她打暈了。」

那個漢子奔到蕭原的面前，上下打量着蕭原。「你是誰？」

這時，圍觀的人七嘴八舌幫蕭原說話。「長官，他說的是實話。」

「那個女人好兇狠，拿着刀拚命斬劈向那個大哥，一副非要殺死他不可的狠勁，幸好這位大哥身手了得，不然，準被那個女人斬死了。」

「那個女人大概瘋了，拿着刀死命斬人，換了是我，身上帶着鎗，早已將那個女人一鎗打倒。」

蕭原聽着圍觀的人紛紛替他說話，感激地掃了那些人一眼，才對那個漢子道：「長官，我叫蕭原。」

「蕭原？」那漢子雙眼一睜。「你就是捉到那些殺人兇匪的蕭原？」

蕭原點一下頭。「長官，你怎麼稱呼？」

那漢子道：「兄弟姓陳，陳貴田。」

「原來是陳長官。」蕭原伸手握握陳貴田的手。

陳貴田道：「蕭老兄，叫我老陳吧，長官長官的叫，好礙耳啊！」

蕭原笑着道：「陳長官，這……」

陳貴田打斷蕭原的話。「蕭老兄，別這個那個的了。赫！我差點忘了問你，這個女人爲何要斬你？」說時看着昏暈在地上的那個女子。

蕭原微微舒口氣。「我可眞的不知道。我在街上走着，她突然從後面撲上來，拿刀斬我……」將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

末了，他說道：「我根本不知這個女子是誰，也不認識她，或許，她的神經有問題，又或者認錯了人。」

「蕭老兄，聽你所說的，眞替你捏把冷汗。」陳貴田道：「不論這個女人是否瘋了，都要將她帶回隊部問個清楚。」

「陳老兄，說不得我要跟你回隊部一趟。」蕭原知道這是免不了的，所以對陳貴田那麼說。

陳貴田道：「蕭老兄，你是當事人，說不得要煩你到隊部走一趟。」頓一下，又道：「相信你也想知道這個女人爲甚麼要斬你，是否瘋了。」

蕭原點一下頭：「極想知道。」

陳貴田馬上招呼與他一起趕來的幾個部下，將那個女子抬回隊部。

圍觀的人眼見沒有熱鬧瞧，陸續散去。

蕭原跟着陳貴田返回隊部。

事後，蕭原知道陳貴田是偵緝隊的一個隊目。

* * *

那個女子才醒過來，張開眼睛，看到蕭原站在她面前，馬上又嘶叫着撲向蕭原。「我要殺死你！你這個衰人！」

站在那個女子身後的兩個偵緝隊員不等隊長朱家坤開口喝令，已將那女子雙手抓住，阻止她撲向蕭原。

「衰人，我要殺死你！跟你拚命！」那女子奮力掙扎着，尖聲嘶叫，那模樣像是與蕭原有不共戴天之仇。

蕭原看着那女子，臉上滿是驚詫迷惑之色。「妳是甚麼人？我根本不認識妳，爲甚麼要殺我？我與妳有甚麼深仇大恨？」

那女子雖然被兩個偵緝隊員緊緊抓住，動彈不得，仍然極力掙扎，眼中射出仇恨的目光，彷彿要將蕭原一口吞掉才罷休。「你這個殺千刀的衰人，跟你有甚麼深仇大恨？我恨不得食你的肉，剝你的皮！」

朱家坤怒喝道：「住口！快說妳是甚麼人！爲何要拿刀斬殺他？」用手指着蕭原。「妳再在這裏撒野，有妳好看的！」

最後那句話顯然奏效了，那個女子大概也聽聞過偵緝隊整治犯人的手段，頓時噤聲，也不敢再掙扎。

「說！」朱家坤突然又沉喝一聲，嚇得那女子整個人震顫了一下。

「我……叫李阿芳。」那女子顫着聲道：「他……捉了……我的男人……因此，我要跟他……拚命！」

「他捉了妳男人？」朱家坤直視着那李阿芳。「妳的男人一定不是好人！說，妳的男人叫甚麼名字？」

李阿芳似乎被朱家坤的「官威」鎭懾住了，臉色開始發白，囁嚅地道：「我……男人人叫王樹興……」

「嘿！原來妳的男人就是在兩日前被蕭老兄捉到隊部來的那個斬人兇犯，妳他媽的！妳的男人犯了法，斬傷人，難道不該受到懲辦麼？蕭老兄將他捉住，押送到隊部來，有甚麼不對？妳却要找他報仇，拿刀斬他！哼！妳知道嗎？妳拿刀斬人，經已犯了法！你倆夫妻倒是很登對，都是兇狠惡毒的人，非要好好地懲辦不可！」朱家坤狠厲地叱責李阿芳。

李阿芳臉色灰白，垂下頭，那樣子與剛才的神態簡直判若兩人。

「妳的男人行兇斬人，受到法辦，是罪有應得的，妳不思其過，反而怪責我捉了你的男人到隊部來，因而還懷恨在心，妳難道不分善惡的嗎？居然想斬殺我來洩恨？妳不覺得妳的心腸惡毒嗎？」蕭原生氣地瞪着李阿芳。

「妳知道麼？要不是蕭老兄及時出手捉住妳的男人，那個被斬傷的人極可能會被妳男人斬死，若殺死了人，那可是死罪一條，肯定活不了！妳怎麼不好好地想一下，蕭老哥捉住妳的男人，可以說是救了他一命，妳却不知感激，反而拿刀想斬殺蕭老兄，眞是不知好歹，糊塗透頂！」朱家坤厲聲直叱其非。

李阿芳的頭越垂越低。

蕭原看着，心裏生出一絲惻隱之意。「妳有兒女麼？」

李阿芳點一下頭，突然間，她「噗」地跪下去，哭叫道：「長官，是我錯了，我知錯了，求你們放過我這一次吧，孩子沒有爹娘，很悽慘的啊！」

蕭原聽着，心裏大是不忍，正想說話，朱家坤已厲聲道：「早知這樣，爲何要那樣做？妳如今犯了法才知錯，已經遲了。」

李阿芳嚎哭起來，撲到蕭原的脚下，哀求道：「這位大哥，我知錯了，你大人有大量，求你不要追究，可憐我那兩個十歲不到的孩子，沒了爹娘，活不下去的，大哥，求你放過我。」

蕭原退後一步，對朱家坤道：「朱老哥，看在她家中那兩個孩子的份上，放過她這次吧，況且我又沒有被她斬傷，就此算了吧！」

朱家坤看着蕭原。「蕭老哥，眞的不打算追究她？」

蕭原點點頭。

「你要想清楚啊！」朱家坤提醒蕭原。「你這一次放過她，她知錯悔改還好，若仍然懷恨在心，說不定乘你不覺，又再拿刀斬你。」

李阿芳急不迭叫道：「我知錯了，眞的知錯了，我不會再懷恨在心，相信我吧，長官，我說的都是實話。」

蕭原對朱家坤道：「朱老哥，算了吧，請給我一個人情，放了她。」

朱家坤深深地看了蕭原一眼，搖搖頭。「蕭老兄，你就是心軟，唉，這會害了你的。」

蕭原笑笑，「朱老哥，我實在不想她的孩子失去爹娘，孤零零的，那很凄涼啊！」

「好吧，看在你的面上，這一次不追究她。」朱家坤跟着對那兩個抓住李阿芳的部下道：「放了她。」

那兩個隊員答應一聲，放開李阿芳。

「李阿芳，希望妳眞的知錯，要不，若再犯，決不姑息！」朱家坤沉聲對李阿芳說。

李阿芳連聲道：「多謝長官，多謝長官。」

「走吧。」朱家坤不耐煩地揮揮手。

李阿芳又向朱、蕭兩人打躬作揖之後，才跟着一個偵緝隊員往外走了。

「蕭老兄，你就是心腸軟。」朱家坤看着李阿芳走出幾步，才低聲對蕭原說道：「一個女人膽敢拿刀斬人，這種女人可不是好相與的。」

蕭原笑道：「朱老哥，我也知道這個女人不是善男信女，看在她家中有兩個孩子，我才放過她的。」接着又感嘆道：「沒有爹娘的孩子很凄涼、很可憐的啊！朱老哥，不妨對你說，我自小便父母相繼病亡，那種孤苦零仃的滋味，我嚐過，要不是我的姑母收養了我，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得下去。」

「蕭老兄，我明白了。」朱家坤嘆口氣。「我雖然有爹娘看着，但是，小時候過得很苦，家裏很窮，兄弟姐妹又多，要不，我也不會跑來當兵吃餉。」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朱老哥，你幹上偵緝隊的隊長，總算熬出頭來，你爹娘一定很高興了。」

聽蕭原那麼說，朱家坤頓時顯得開心起來。「蕭老兄，說眞的，我能夠當上這個職位，總算是有點成就，家裏的生活確是比前好了，我爹娘身體都好，做兒子的當然希望兩個老人家多享幾年晚福，如今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爹娘長命百歲，兒孫滿堂。」

蕭原看到朱家坤笑得那樣開心、滿足，受了感染，替他感到高興。「朱老哥，我眞羡慕你……」

驀地，一陣吆喝聲與急叫聲打斷

了蕭原的話。

「站住，別跑啊！」

「我有話對朱長官說，我要對他說！」

朱、蕭兩人抬眼望去，原來急叫的是李阿芳，正發狠地奔回來，後面追着吆喝的那個人，正是帶她出去的那個偵緝隊員。

「站住！」朱家坤警惕地伸手摸向腰間的鎗匣子。「妳跑回來幹嗎？這裏不是妳撒野的地方！」

李阿芳噗地一聲，跪倒在朱家坤的面前，可憐地哀求：「朱長官，求你放了我的男人，家中沒了男人，怎過活啊？求你大發善心，可憐我那兩個孩子，放了我的男人，我會記着你的大恩大德的。」

「混賬！」朱家坤沉下臉。「妳以爲這裏是甚麼地方？善堂？妳求我放人便放人麼？那豈不是要我徇私枉法？我放了你，已經仁至義盡，妳還要我放了妳的男人，眞荒唐！快走，要不，我將妳也關起來。」

李阿芳賴在地上，不肯走。「朱長官，我一家的生活，全靠我的男人，沒了他，我與兩個孩子如何活下去？你不放我的男人，我不想活了。」

「李裕，將她拉出去！」朱家坤喝叫一聲。

那個本來帶李阿芳出去的偵緝隊員答應一聲，上前去拉李阿芳起來。

李阿芳掙扎着，不肯起來。

朱家坤生氣地看着，對蕭原道：「蕭老兄，你看看，這個女人簡直是個潑婦！」

蕭原看着李阿芳在死乞白賴地撒潑，對她大爲反感，生出厭惡之心。

就這轉眼間的工夫，李裕竟被李阿芳糾纏住，兩個人扭作一團。

朱家坤看着，又氣又怒，厲喝道：「李阿芳，妳若再撒潑，將妳也關押起來！」

蕭原驀地心頭跳動一下，急忙搶前去，欲拉開李阿芳。

但是，遲了。

就在那剎那，只聽李阿芳尖聲厲叫：「若不放了我男人，我一鎗殺死他！」

朱家坤臉色驟變，急喝一聲：「李阿芳，妳……」撲向李阿芳。

「站住，你不是想他死吧！」李阿芳厲喝。

緊接着響起李裕的一聲痛叫。

蕭原一步搶前，便不敢再動。

眼前的情形，確是令到他不敢造次。

朱家坤也不敢再撲前去。

因爲，李阿芳正用一支鎗抵在李裕的頸側上！

那是一支駁壳鎗，機頭已扳開來，只要李阿芳一扣食指，李裕便會一命嗚呼。

而李阿芳手上那支駁壳鎗，是李裕的。

不用說，李阿芳是在與李裕糾纏的時候，乘機從李裕的身上搶奪到手的。

李阿芳這一着，可是朱、蕭兩人意料不到的。

李裕被李阿芳用鎗抵得半彎着腰，面目扭歪着，眼中射出驚恐的目光。「隊長……她……會殺……死我的……」

朱家坤又驚又怒，一張臉鐵青：「李阿芳，快放開李裕，將鎗丟到地上！」

李阿芳有如一個母夜叉，兇惡地道：「作夢！再不放了我男人，我一鎗打死他，再自殺！橫豎沒了男人，無法活下去了！」

「你敢！」朱家坤霍地抽出佩鎗，指着李阿芳。

李阿芳厲笑道：「除死無大害，我一家人既然活不下去，有什麼不敢的！」

跟着又道：「開鎗啊，怎麼不開鎗，你打死我，他也活不了！」

「隊長，不要開鎗呀，我不想死啊！」李裕驚駭地大叫。

這時候，隊部內的所有人，都被驚動了，紛紛跑到訊問室前，看到李裕被李阿芳用鎗指住，都不敢造次，呆在那裏看着。

眼前的情形，確是很難定奪。

朱家坤一時間也委決不下。

就連蕭原也不敢造次。

「李裕，唉！你怎會被她搶去鎗的！」朱家坤生氣地責備李裕。

李裕白着一張臉，正想說話，李阿芳開口喝道：「廢話少說，我數三聲，若不答應放了我男人，我與他同歸於盡！」

所有的人都禁不住倒吸一口氣，瞧着朱家坤，看他怎樣定奪。

朱家坤很難下決定。

剛才他責備李裕，眞的意圖是想將氣氛緩和下來，跟着試圖引開李阿芳的注意，然後……那知道，被李阿芳識破，而且還逼他馬上作出決定，看來，無論如何，他也要拿定主意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蕭原也是無法可施。

「一！」李阿芳開始數了。

每一個人都被那一聲恍似有千鈞之重的「一」的叫聲，撞擊得心頭一緊。

「隊長！」李裕驚駭緊張地瞧着朱家坤。

「二！」

那個「二」字令到每一個人的心裏都震撼了一下。

李阿芳在叫出「二」字時，臉上露出決絕兇狠的神色！

蕭原看出李阿芳不是出言恫嚇，吸口氣，急急對朱家坤道：「朱老兄，答應她吧。」

朱家坤神色凝重緊張，聽蕭原那

麼說，頓時如釋重負般轉眼看着蕭原：「蕭老兄，你也贊成放了彭栢？」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

「三！」李阿芳不理會兩人的說話，語聲尖厲地叫出「三」來。

「好！我答應妳！」朱家坤緊接着急切地說！

每一個人都鬆了口氣——包括李阿芳在內。

李裕在那剎那有一種虛脫的感覺，差點沒有氣力站穩，軟倒下去。

朱家坤在下了決定後，也有一種全身一輕的感覺。

事實上，他確是想答應李阿芳提出的條件的，但他的身份却令到他不好一口答應李阿芳的要求。畢竟，他是偵緝隊的隊長，他不能在部下面前，顯得那麼軟弱無能，所以，才會猶豫不決，其實，只要有人先開口要他答應李阿芳的要求，讓他有個借口好「下台階」，他不會再猶豫，蕭原那麼說，正好給了他一個保持面子的「下台階」，一口便答應李阿芳的要求。

說到底，完全是「面子」的問題。

「那還不放我男人出來！」李阿芳雖然面有喜色，仍然不肯放開李裕，抵在李裕頸上的鎗嘴絲毫沒有放鬆。

「沈毅，將彭栢放出來！」朱家坤向一個站在對面的漢子叫。

蕭原認出，那個叫沈毅的漢子，是偵緝隊的隊傳。

「沈毅答應一聲，急步往裏面走去。

隊部的最後面，就是關押人犯的囚室。

「朱長官，別玩花樣！」李阿芳兇狠地道：「那只會害死他！」抵在李裕頸脖上的鎗嘴用力戳了戳，痛得李裕彎着的身子往下沉，叫出聲來。

所有人的眼中，都露出忿忿的目光，但沒有人吭聲。

朱家坤忿忿地緊握着雙手。

事實上，李阿芳這一招「奪鎗挾人勒索」，大大地滅了偵緝隊的威風，令到朱家坤十分難堪，也所以，他對李阿芳這個女人大爲忿恨，他在心裏發誓，錯過這一次，無論如何也要將李阿芳夫婦捕捉回來，好好地招呼他們一番，解去心中的忿恨。

「李阿芳，妳放心吧，既然答應了妳，朱隊長不會出爾反爾的。」蕭原見朱家坤咬着嘴唇不吭聲，忙開口說話，以緩和一下氣氛。

李阿芳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未幾，沈毅押着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從裏面走出來。

那個漢子手上帶着手銬，臉上滿是鬍渣子，頭髮蓬亂蝟豎，看上去，有如一頭箭豬，當他一眼看到李阿芳時，神色怔愕了一下，繼之眼中射出驚喜欲狂的目光：「阿芳，妳來救我出去？」

李阿芳看到那漢子，神色一陣激動：「阿栢！」

她雖然激動，但却沒有放鬆警惕，手上的鎗仍然緊緊地抵在李裕的頸脖上。

「李阿芳，我們已放了妳男人出來，妳也該放了李裕吧？」朱家坤開口道。

那個箭豬般的漢子——李阿芳的男人——彭栢急急叫道：「阿芳，別聽他說，千萬不可放了那人！」

「住口！」沈毅疾喝一聲，一巴摑在彭栢的後腦勺上。

彭栢被摑得腦袋往下一沉，跟着扭頭瞪了沈毅一眼，咬着牙道：「我會記着你這一巴掌的！」

李阿芳也尖聲道：「你爲什麼打我男人！」

朱家坤沉着一張臉，沒好氣地道：「李阿芳，妳放不放了李裕？」

李阿芳目光一閃：「放！當然放！不過，我要他送我夫婦出了部隊，才放他！」

朱家坤眼中閃過一抹恚怒之色，咬咬牙道：「快滾！」

「走，也要先將我手上的手銬打開，才能走啊！」彭栢叫道。

沈毅狠狠地瞪了彭栢一眼，掏出鑰匙，將彭栢手上的手銬打開。

彭栢扭動一下手腕，露齒笑道：「你們將我抓起來又怎樣，還不是要將我放了，哈哈……眞滑稽！」

偵緝隊的人都露出忿怒之色，怒視着彭栢。

「滾！給我滾出去！」朱家坤鐵青着一張臉，極力壓抑着心中的忿怒：「你再敢放肆，我拚着死一個部下，也要將你兩個抓起來！」

蕭原恐怕朱家坤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忙伸手輕輕執住他的手臂，揑了揑。

彭栢頓時收斂起囂張的神態。

因爲，他看到隊上的每一個人，都忿怒地瞧着他，那裏還敢再放肆。

「阿栢，走吧。」李阿芳也看出勢色不對，忙催促丈夫離去。

「慢着！」朱家坤沉喝一聲：「你兩個若敢再傷害李裕一根頭髮，我發誓決不放過你兩個！」

彭栢夫婦神色微變了變，沒有吭聲，急急推着李裕往外走。

有一部份偵緝隊員欲跟出去，被朱家坤打個手勢阻止了。

蕭原在朱家坤的耳邊悄悄說了幾句，待朱家坤點點頭，他馬上往左邊橫裏竄去。

那一邊，可以通向灶房，而灶房的那邊，有一道側門可以離開隊部的。

* * *

李裕毫髮無損地回到隊部。

當然，他是被彭栢夫婦放回來的。

不過，他那支佩鎗却被彭栢夫婦奪走了，沒有交還給他。

朱家坤聽完李裕的述說後，握着

拳頭，氣恨恨地道：「若將他們抓回來，非要好好地招呼他們不可！」

「隊長，我馬上帶人去捉他們。」沈毅接口道。

「老蕭經已暗中跟了出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將他們捉回來的！」朱家坤道：「老蕭是有名的追捕手，彭栢夫婦被他盯上，無法逃出他的手掌的。」

可是，足足等了有個半時辰，也不見蕭原回來，更別說捉到彭栢夫婦。

莫非蕭原遭遇到什麼意外？

朱家坤開始坐立不安，焦灼擔心起來。

他雖然知道蕭原身手了得，鎗法如神，但是，那並不表示他是打不死，不會失手的，所以，說不定，蕭原出了意外。

朱家坤終按捺不住，吩咐沈毅帶一小隊人去追查搜捕彭栢夫婦。

當然，也一并找尋蕭原，看看他是否出了事。

沈毅才帶了一小隊人外出，蕭原却回來了。

他是一個人回來的。

不用說，他捉不到彭栢夫婦。

但是，朱家坤仍然一開口就問他：「蕭老兄，捉到彭栢夫婦嗎？」

蕭原搖搖頭：「被他們逃脫了。」

「怎會被他們逃脫的？」朱家坤着急地問。

但他隨即發覺自己的語氣太重，忙又道：「蕭老兄，別介意啊，我不是責怪你，只不過心急……」

蕭原笑笑，打斷他的說話：「朱老兄，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不會介意的。」

頓一下，接說道：「相信李裕已告訴你，彭栢夫婦是在他們的屋子前面才放下他的，我一直跟踪到那裏，看到他夫婦走入屋內，關起門，那時候，我本想撞門而入的，但顧慮到他們手上有鎗，屋子裏又有小孩，恐怕駁火時，會誤傷了那兩個小孩，所以，我不敢造次，悄然掩到屋子前，從門縫中往內窺視，不見彭栢夫婦的影踪，連小孩子也不見，更可疑的是，半點聲息也沒有，這情形大爲可疑，於是不再顧慮那麼多，撞開門衝入屋內，找遍了屋子，也找不到李裕夫婦，連小孩子也找不到，但却發現灶間裏面有一道側門通往隔鄰那間屋子的，於是我走入隔鄰那間屋子，那是一間空屋，放置了不少雜物，前門虛掩着，這情形，不用說，彭栢夫婦帶着孩子從那裏溜走的，我急忙追出去，但找遍了附近一帶地方，也找不到彭栢夫婦的影踪，我也曾查問過附近的人家，都說沒有見過彭栢夫婦。本來，我想繼續追查下去，又恐你們心焦，便先趕回來。」蕭原一口氣將經過說出來。

朱家坤聽完後，拍拍蕭原的肩頭：「蕭老兄，這怪不得你，彭栢夫婦眞奸狡，居然在灶間開了一個門口通到隔壁的房屋，那間房屋可能也是他夫婦的。看來，他夫婦是早有計謀這樣做的。」

蕭原道：「朱老兄，彭栢夫婦能夠逃脫，全因我而起，我一定會替你們將他夫婦捉回來！」

朱家坤忙道：「蕭老兄，這怎能說是你的責任！不過，能夠得你幫忙，我可是求之不得。」

跟着又道：「我見你那麼久仍未回來，派了沈毅帶一小隊人去找你，希望老沈他們捉到彭栢夫婦。」

蕭原道：「彭栢夫婦帶着兩個小孩，他們逃不遠的。」

一頓，突然間問道：「朱老兄，那兩個男女眞的有小孩麼？」

朱家坤怔了一下，不敢肯定地道：「我可不清楚，那個賊女人說她有兩個小孩，便以爲她有小孩，到底有沒有，不得而知。」

「我將彭栢捉住，押到隊部後，你們沒有問他麼？」蕭原問。

「問，當然有問他。」朱家坤道：「不過，只是問他的姓名，住在那裏，爲何要斬人，並沒有問他有沒有小孩，因爲，他供稱沒有成親，居無定所，我們當然不會問他有沒有孩子。」

蕭原頓脚道：「朱老兄，我們被他夫婦騙了，說不定他們根本不是夫妻……」

「不是夫婦，那是什麼關係？」朱家坤懷疑地看着蕭原：「要是沒有關係，那個賊女人怎會冒險來救彭栢出去？」

「可能是夫妻。」蕭原道：「但也有可能是兄妹，又或是幹壞事的搭檔。」

朱家坤吁口氣：「要弄清楚他們的關係，只要去查問一下他們的左鄰右舍，不就一清二楚？」

「嗯。」蕭原點點頭：「朱老兄，我們馬上去查問。」

朱家坤遲疑一下，點頭道：「好吧，我與你這就去。」

* * *

經過一番查問，蕭原與朱家坤終於知道，彭栢與李阿芳確是夫妻。

小孩子也有，但不是兩個，而是一個，已有九歲大，是個男孩，這大半年來，左鄰右舍都不見他們的兒子出現，問他們夫妻，說是到外婆那裏去了。

彭栢夫婦的兒子名叫彭大安。

至於李阿芳的娘家住在那裏，左鄰右舍都說不知道。

但有一個老太婆却說，依稀記得，李阿芳說，她的娘家住在北城關外面的一條鄉村，至於叫什麼鄉村，她記不起李阿芳是否說過。

而左鄰右里都衆口一詞，說彭栢夫婦好食懶做，不務正業，李阿芳爲人異常潑辣，左鄰右里都不敢惹她，更不敢得罪她，因此，都對彭栢夫婦沒有好感，敬而遠之。

至於彭栢平日與什麼人往來，左鄰右里都說不清楚，只知道不時有不三不四的人在他們家出入。

蕭、朱兩人查問到的，就只有這些。

至於彭栢爲何會拿刀斬傷那個叫周昌的人，根據彭栢的口供，是因爲周昌欠了他一筆錢，屢次追討都不還錢，兩人爭吵起來，是周昌先拿菜刀斬他，被他奪過菜刀，反斬周昌，結果，他將周昌斬至重傷，要不是周昌拚命奪路而逃，只怕周昌會死在他刀下。

這是彭栢的一面之詞。

至於周昌，由於傷勢頗重的關係，一度昏迷，因此，未能及時向他訊問口供。

而這件傷人案，是在昨天發生的。

本來，朱家坤打算在今日午飯後，親自去訊問周昌的，那知道却發生了李阿芳使詐救夫這件事，擾攘之下，便忘記了。

至於蕭原之所以捉住彭栢，那全是碰巧。當時，蕭原正經過一個街口，看到一個全身是血的男子跌跌撞撞地亡命向他這邊奔逃，後面緊追着一個手執染血菜刀的漢子，附近的途人莫不驚慌走避，驀地，那個傷者——周昌突然跌倒，拿刀追斬的彭栢兇戾地追撲上去，要是不加阻止，肯定會鬧出人命，蕭原當然不會見死不救，便横身阻截彭栢，結果，以空手入白刃的擒拿術，不但將彭栢手上的菜刀奪過來，也將他擒下制服！

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便是那樣。

令蕭原想不到的是，今日，便發生了李阿芳先是襲擊他，繼而使詐挾持李裕，救走丈夫彭栢之事。

看來，蕭原不可能在這兩三日內，離開這個縣城，返回南寧，除非他在這一兩日內，將彭栢夫婦抓到。

而他之所以來到這個縣城，乃是押解一個被他緝捕到的逃犯——通緝犯牛通。

牛通乃是犯了搶劫殺人罪，被懸賞通緝的，蕭原足足追捕了半個月，才在湘桂交界處的一個鎭集上捕住牛通，將之押解回這裏法辦。

這個縣城，也就是牛通犯案的地方，縣府與苦主合共懸賞三百個大洋緝拿牛通歸案。

蕭原是在兩日前，將牛通押解到這裏的偵緝隊的，也因此，認識了朱家坤。

* * *

在返回隊部的路上，蕭原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忙對朱家坤道：「朱老兄，我們最好去看一下那個被斬傷的周昌，說不定，他可以向我們提供一些追查彭栢夫婦的線索！還有，彭栢極有可能會去殺周昌……」

朱家坤被蕭原一言提醒，急急道：「我們馬上趕去周昌那裏！」說着話，他已改變方向。

蕭原跟着朱家坤往前走。

兩人趕到周昌的家，看到情形沒有什麼不對，提起的心才放下來。

不過，在未看到周昌之前，兩人仍然未敢完全放心，走入周昌的屋子，看到周昌躺在床上，兩人才鬆了口氣。

周昌的身上起碼有五六處地方包扎着，躺在床上，看到蕭、朱兩人，忙將雙眼閉起來，假裝睡着。

周昌的母親招呼蕭、朱兩人坐下來。

兩人沒有坐，來到床前，朱家坤輕輕碰一下周昌的手。「周昌，別裝睡了，我來，是有一件要緊的事告訴你！也想問你一些話！」

周昌知道裝不下去，只好將眼睜開，看了朱、蕭兩人一眼，不情願地道：「朱長官，甚麼事啊？」

朱家坤直直地看着周昌。「彭栢今日午前跑了！」

「赫！」周昌神色驚震，雙眼驟然暴睜，差點沒有從床上彈跳起來。

但他馬上便「呃」地痛叫一聲，臉上露出痛楚難禁的神色。大概，他剛才震驚之下，震動了傷口，引起一陣劇痛。

朱、蕭兩人都看出，周昌對彭柏逃去的消息，極之震驚。

「你擔心彭栢會來殺你了？」朱家坤冷冷地道。

「你們怎會被彭栢逃脫的？」周昌歪扯着臉叫起來。

「是他的女人將他救去的！」朱家坤道。「我們至今也捉不到他。」

「你們一定要將他盡快捉到！」周昌又急又怕地叫起來。那知道又牽動了身上的傷口，痛得他歪鼻子，咧咀巴，直抽冷氣。

「你若想我們快些捉到彭栢，那就要將你知道的事情說出來，好讓我們從中找到綫索。」蕭原接口道。

「我對彭栢知道的不多。」周昌目光閃縮。「我怎知道他躲到甚麼地方去？」

「到底爲了甚麼事，你會與他動刀子，你差點沒有被他斬死？」朱家坤問。

「這……」周昌呑呑吐吐的。「不過爲了一點小事，我與他爭吵起來，我怎也想不到，他衝入灶間，拿菜刀斬我。」

「周昌，你說的不是實話！」朱家坤臉色一沉。「彭栢的口供說，你欠他一筆錢，不肯還給他，他與你爭吵，是你先拿刀斬他的！」

周昌神色微變，急急道：「朱長官，我說的都是實話，我說的小事，是我欠了他五個大洋，並不是一筆錢，我也不是不還給他，我對他說，待我有錢便盡快還他，他却要我馬上還，我當時沒有錢，怎還他，他逼我還，

結果，便吵起來，是他衝入灶間拿刀斬我的，他說我先拿刀斬他，他胡說八道！」

蕭原在周昌說話時，一直留意他的神色變化，他發覺周昌在說話時，神色與目光都變化了幾次，因此，他懷疑周昌說的不是實話，但是，他又找不出破綻來。

朱家坤也看出周昌說的話不盡不實。「你說的都是實話？」

周昌劈神誓願，「朱長官，我說的都是實話，如有半句虛言，我——舌頭生瘡！」

「你怎會欠彭栢的錢？」朱家坤問。

「賭錢欠他的。」周昌道。

「你知道彭栢幹甚麼的？」

「不大清楚。」周昌道：「聽人說，他幹的是見不得光的買賣。」

「買賣賊贓？」

「嗯。」周昌道。「不過，聽說，他只是中間人。」

「那你又是幹甚麼的？」蕭原問。

「我？」周昌怔了一下。「我幹一些小生意。」

「甚麼生意？」朱家坤問。

「雜貨買賣。」周昌道。

「你是否也有幹賊贓買賣？」蕭原問。

周昌不否認，也不承認。

換句話，他默認了。

「彭栢平日與甚麼人來往？」朱家坤問。

「不大清楚。」周昌道。「我只知道，他經常到金毛獅那裏賭錢，與他一起的，有一個叫黑鬼仔的青年。」

「你說的可是金毛獅何堅？」朱家坤問。

「嗯。」周昌答。

「在那裏賭錢的，有些甚麼人？」

「甚麼人也有。」周昌道：「朱長官，你不是要我逐個說出來吧？」

朱家坤搖搖頭。「算了。」跟着又問：「彭栢那逃犯賭得大嗎？」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周昌道：「不過，有一次，我見他下注二十個大洋。」

那時候，二十個大洋可以買到二三十擔（一擔百斤）米，足可以够一家三四口吃一年有多。你說，二十個大洋是不是一個大數目？

當然，這只是比對來說，像省城那些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達官貴人，一二十個大洋當然不放在眼內，但在那些窮鄉僻縣，二十個大洋賭一注，說得上是豪賭了。

「周昌，看來你們幹賊贓買賣的，利錢不少啊，而且生意興隆吧？」朱家坤冷笑道。

周昌不敢說話。

朱家坤瞧一眼蕭原，才對周昌道：「我們走了，你自己小心一點，提防彭栢會來找你。」

周昌一聽，情急地欲挺起身來，那知道牽動了身上的傷口，痛得他擰眉歪鼻的，痛叫一聲，才挺起的身子重重地倒回下去，但却忍着痛，顫着聲道：「朱長官，我全身是傷，連床也起不了，別說動了，彭栢若是來找我，我怎小心也沒用，一定會被他殺死的，求你派人來保護我，我好驚怕。」

「周昌，你想我們保護？」朱家坤冷冷地看着周昌，「你這種人根本不值得我們保護！」

說着，便欲往房間外面走去，周昌一把拉住他的衣衫後襬，像哭般叫道：「朱長官，求求你，派人來保護我啊，要不，我一定會被彭栢殺死！」

「你連實話也不肯告訴我們，爲甚麼要保護你？」朱家坤摔開周昌抓住他衣襬的手。

「朱長官，我說的都是實話啊！」周昌情急地說。

「周昌，你將我們當成白痴！還是不懂事的吃奶小兒？」朱家坤迫視着周昌，「爲了五個大洋，彭栢會冒坐監獄，甚至會被判死刑的重罪，拿刀斬你？你自己會嗎？你以爲會有人相信？」

周昌臉色速變，避開朱家坤的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你若不說實話，我不會派人來保護你！」朱家坤厲聲道。「你自己想一下，是自己的一條命重要，還是隱瞞不說實話！」

周昌臉上神色變化不定，看得出，他心裏猶豫不決，難以決定。

「周昌，說實話吧！」蕭原慫恿周昌。

周昌又猶豫了一會，終於咬咬牙，說道：「朱長官，我說的全是實話，你不是要我編一套謊話來說吧？」

「哼！」朱家坤重重地哼了一聲。「周昌，你死到臨頭，還隱瞞眞相，你等着彭栢來殺你吧！」一摔手，往房間外面走去。

「朱長官，你不能見死不救啊！」周昌聲急地大叫。「你這樣做，會斷子絕孫的！」

朱家坤根本不理會周昌的叫罵，一陣風般走出房間。

蕭原看一眼周昌，「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

周昌苦着臉道：「你們要我怎樣說，才相信我說的是實話？」

蕭原盯了周昌一眼，不再說話，快步走出房間。

周昌在床上叫罵：「你們當兵的都不是人！我要是被彭栢殺死，做鬼也不放過你們！」

蕭原與朱家坤走出周家，正想說話，眼看到周昌的母親從鄰屋走出來，兩人忙向她點點頭。

周昌母親有禮地道：「兩位長官，走了嗎？不送了，好走啊。」

蕭原只好客氣一句：「大嬸，打擾了。」

周昌的母親快步走近前去，連連向蕭、朱兩人彎腰。「兩位長官好走，好走。」

兩人向周母揮揮手，大步往前走。

＊　＊　＊

「蕭老兄，你認爲周昌說的是實話嗎？」走出周家，往前走了一段路，朱家坤才對蕭原說。

蕭原一笑。「朱老兄，正如你對他說的那句話，相信他說的是實話才怪！」

一頓，又道：「周昌連死也不怕，硬是隱瞞他與彭栢動刀子的眞相，我看，其中的內情，是很重要！朱老兄，你說是碼？」

「嗯。」朱家坤點點頭。「我也是這麼想。我思疑，他們是爲了一筆鉅款，或是一宗大買賣，才動刀子的！」

「有可能。」蕭原同意朱家坤的懷疑。「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他們那種人，只會爲了錢，才不怕死，甚至去殺人！」

「蕭老兄，你以爲彭栢會不會去找周昌？」朱家坤雖然那樣問蕭原，他目光却告訴蕭原，他相信彭栢會去找周昌。

蕭原道：「彭栢極有可能會去找周昌，若想捉到彭栢，這是一個機會。」

「嗯。」朱家坤點頭道。「回隊部後，我馬上派人到周家附近暗中監視。」

「朱老兄，彭栢有可能會在這段時間內去殺周昌，我看，我留下來在周家附近監視，你返回隊部後，派人來替代我，這樣較好。」

「蕭老兄，你說得是。」朱家坤道。「那辛苦你了。」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朱老兄，說甚麼客氣話，快返回隊部吧。」

朱家坤握握蕭原的手。「小心啊。」揚揚手，才快步往前走。

蕭原也向朱家坤揚揚手，才轉身往回走。

＊　＊　＊

一連兩日，朱家坤雖然「偵騎」四出，都追查不到彭栢夫婦的行踪下落。

設在通往各處的關卡，並沒有發現彭栢夫婦的影子。

這情形，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彭栢夫婦仍然匿藏在縣城內；二是他們已經逃出縣城，逃到別的地方去了。

朱家坤相信彭栢夫婦仍在縣城內。

因爲，周昌那裏至今仍無動靜。

他不相信彭栢在逃出來後，不去找周昌「算賬」。

對於彭栢夫婦的「深藏不露」，蕭原也感到大出意料之外。

已經是彭栢婦逃脫的第三日了。

彭栢夫婦有如石沉大海，踪跡全無。

蕭原開始急了。

因爲，若再一點綫索消息也查探不到，蕭原只怕不可能在短期內離開這個縣城，返回南寧。

事實上，他很想盡快返回南寧。

吃午飯時，他與朱家坤喝了幾杯悶酒，居然有幾分酒意，照他的酒量，是不會有酒意的。

結賬會鈔後，兩人走出茶居，蕭原吁口氣，對朱家坤說道：「朱老兄，天色這麼陰暗，可能會下雨。」

朱家坤看一眼天空，只見陰霾密佈，暗沉沉的，教人有一種翳悶的感覺。「這場雨肯定會下，而且會很大。」

蕭原用力吸口氣，頭腦清爽了一些，擔心地道：「提防彭栢夫婦會乘大雨溜逃出縣城。」

朱家坤透口氣。「我剛想到這一點，返回隊部後，我立刻命令弟兄們加强把守所有關卡，就算落冰雹，也不准躲避，嚴查所有離開縣城的人！」

頓一下，罵道：「他媽的，那兩個狗男女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要是有可能，我一定會將全城每一寸地皮翻轉過來，將他們挖出來！」

蕭原聽朱家坤那麼說，只好安慰他：「朱老兄，別煩燥，遲早也會捉到那兩個男女的！」

「嘿嘿，要是捉到他們，我若不親自招待他們，便不姓朱！」

蕭原正想說話，驀他瞥到一個偵緝隊的人急急走來，忙對朱家坤道：「你看，陳隊目像是來找你，說不定，有彭栢夫婦的消息。」

朱家坤急忙往蕭原手指那面望去，果然，陳貴田正向他們這面急疾地走來。「阿陳，有消息？」他心急地開口放聲叫。

陳貴田擧手向朱家坤揮了揮，由急走變成奔跑，邊跑邊大聲道：「隊長，找到彭栢夫婦……」

「眞的？」朱家坤驚喜莫名，跑向奔來的陳貴田。

蕭原也是驚喜不已，也放開脚步，跟着朱家坤跑向陳貴田。

「隊長，是眞的！」陳貴田跑到朱家坤的面前，不住喘氣，氣促地說。

「在那裏？捉住他們了？」朱家坤一口氣問。

陳貴田喘口氣。「他們跑不了，捉不捉也沒關係。」

「他媽的，終於捉到那兩個賊男女！」朱家坤興奮得幾乎手舞足蹈，因而沒有聽出陳貴田剛才的說話中，是甚麼意思。

蕭原却聽出來了：「陳老兄，你剛才的話是甚麼意思？」

陳貴田舔舔咀唇。「蕭老兄，彭栢夫婦死了！你說，是不是捉不捉他們都沒關係？」

「甚麼？」朱家坤雙眼一睜，吃驚地道：「你說彭栢夫婦死了？」

陳貴田用力點點頭。「是啊！」

「怎會死的？」朱家坤急聲問。

陳貴田吐口氣。「隊長，他們是被

人殺死的！」

「被人殺死？」朱家坤雙眼睜得更大。「甚麼人殺死他們？」

陳貴田搖搖頭。「隊長，暫時仍未查出來。」

蕭原插口道：「彭栢夫婦在那裏被殺？」

「東城關的一間破屋內。」陳貴田道。「那裏很荒僻，草長及膝，甚少人到那裏走動。」

「快帶我們去看看。」朱家坤道。

「是，隊長。」陳貴田馬上轉身往來路急走。

朱、蕭兩人緊緊跟在陳貴田後面。

起先，還是急走，漸漸，三人奔跑起來。

跑着，蕭原問陳貴田：「甚麼人發現彭栢夫婦的屍體的？」

陳貴田扭頭道：「是兩個大小子，那兩個大小子捉一隻鷄……不，該說是偷一隻鷄，兩個小傢伙已捉到那隻鷄，不知怎的，被那隻鷄走脫了，他們不甘心……結果，追入那塊荒草地，那隻雞逃入破屋內，兩個小傢伙追入去，發現了兩條死屍，嚇得幾乎跑不動，回家告知父母，一個小傢伙的父親跑到那裏看清楚，確是有兩條死屍，一男一女，於是便跑到隊部報訊，在路上遇上我帶着幾個弟兄返回隊部，結果，便跟着那個叫劉金的兄台，去那裏瞧看……我一眼便認出，那兩條死屍是彭栢與他的女人！」

陳貴田邊跑邊說，由於氣促的關係，說得斷斷續續的。

「兩個賊男女是被甚麼殺死的？」朱家坤氣促地問。

「刀子。」陳貴田答道。「我仔細地看過，兩個……賊男女是被一種匕首之類的利器殺死的！」

喘口氣，又道：「彭栢是被人一刀插入背心要害致死的，雖然身上還有兩三處刀傷，但都不是要緊的地方。」

「那個賊女人呢？」朱家坤問。

「喉嚨！」陳貴田道：「被人用刀子割斷喉嚨死的。」

「朱老兄，聽陳老兄那麼說，殺彭栢夫婦的兇手，可能不是一個人。」蕭原道。

「嗯！」朱家坤道。「起碼兩個人，有可能多過兩個人。」

「極有可能是相熟的。」蕭原接口說。

「我敢肯定，是熟人。」朱家坤道。「彭栢夫婦手上有一支鎗，若不是熟人，而且是在出奇不意之下，彭栢夫婦又豈會那麼容易被殺！他媽的，彭栢夫婦可不是善男信女啊！」

「隊長，就是那裏！」跑在前頭的陳貴田突然放慢脚步，伸手指着左前方不遠處的地方。

朱家坤與蕭原各自放慢脚步，往陳貴田手指望去。

在左前方，大約十多二十丈的地方，是一塊荒草地，野草及膝，野草中，有幾處頹垣破簷，黑黑的，像是被火燒過，有不少人守在荒地的附近，其中一間墻垣損塌的屋子內外，站着幾個人，朱家坤認出，那些人全是偵緝隊的人。

「朱隊長來了。」站在荒地前的一個偵緝隊員大聲叫。

荒地內的人都聞言望向朱家坤那面。

朱家坤舉起手揚動一下，算是向手下打招呼。

陳貴田仍然走在前面，向那間破敗屋子走去。

朱、蕭兩人跟着陳貴田走到那間破屋前，只見隊目沈毅走出來向朱、蕭兩人招呼。「隊長、蕭老兄，你們來了。」

朱、蕭兩人向沈毅點點頭。「老沈，找到甚麼綫索嗎？」

沈毅搖搖頭。「找不到甚麼綫索，只發現了一些脚印。」

「嗯。」朱家坤揮揮手。「老沈、繼續在附近搜尋。」

沈毅答應一聲，招呼幾個隊員，在屋子外面搜索。

朱家坤與蕭原走入那間被火燒毀的屋子內。

事後，蕭原才知道，那一大塊荒草地，原本是一片房屋——大約十間左右，於四五年前，被一場大火燒毀了，由於火燒後，有流言說那塊地方是三煞地，住在那裏的人都會遭受無妄之災，被火燒毀房屋的人家抱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想法，不敢再在那裏重建家園，另覓地方棲身，那塊地方便被荒棄了，沒有人敢在那裏建房屋。

野草叢生的荒地上，躺着兩個死人，男的仆伏在地上，頭臉朝向右邊，睜大一雙眼，豎眉張口，露出一口烟牙，死得惡形惡相的，背心上有一個血口，流出來的血經已凝結了，染紅了大半件衣衫。

朱家坤與蕭原都認出，男死者是彭栢。

那條女屍歪側地躺着，一隻手擺放在頭上，雙眼睜瞪着，咀巴大張，喉頭有一個血口，盡是血。

朱、蕭兩人都認出，女死者是彭栢之妻——李阿芳！

仔細看過彭、李兩人的屍體後，朱、蕭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蕭老兄，你有甚麼看法？」

蕭原呼口氣。「兇手起碼有兩個人，而且，是與彭栢夫婦認識的。朱老兄，你也看到，地上沒有打鬥掙扎的痕跡，我猜，殺他們的兇手是冷不防向他們下手的。」

「蕭老兄，會否兩人是被兇手由另一個地方捉住，帶到這裏來殺死？」朱家坤問。

蕭原搖搖頭。「不可能，朱老兄，你再看看這兩條屍，他們分別被刺中

背心及割喉而死的，這很明顯是被人出其不意下手殺死的，若兩人是被捉來這裏，兩人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那行兇的人又何須要出其不意下手殺他們？是不是？」

朱家坤連連點頭。「這兩個賊男女來這裏，與殺他們的人幹甚麼？會不會是找殺他們的人幫忙潛逃出縣城？」

「不大可能。」蕭原搖搖頭。「若是如朱老兄你所說，那些人一定是彭栢夫婦信得過的人，再說，那些人也沒有理由要殺死他們！」

「嗯，你說得對。」朱家坤點點頭。「這麼說，有可能他們來這裏談買賣或是甚麼的，牽涉到很大利益，要不那些人不會殺他們！」

「我也是這樣想。」蕭原道：「那些人將彭栢夫婦身上那支槍也拿走了。」

「他媽的，這兩個賊男女死了，要想找到兇手，只怕很難！」朱家坤皺起眉頭。「這情形，連一點綫索也沒有，到那裏去捉兇手？」

蕭原也覺得這件殺人案很棘手。

「隊長，咱們找遍了這塊地方，除了發現一些脚印外，找不到別的綫索！」沈毅走來向朱家坤報告。

「都找遍了？」朱家坤看着沈毅。

「找遍了。」沈毅道：「只差沒有將草地翻轉過來。」

「算了！」朱家坤揮揮手。「派人去叫件工來，將兩條死屍抬回隊部。」

「是！」沈毅答應一聲，轉身去叫人找件工來。

「朱老兄，我想到一條綫索！」蕭原忽然對朱家坤說。

朱家坤頓時精神一振，「老蕭，快說！」

驚喜之下，他連稱呼也改了。

「周昌！」蕭原道：「若周昌與彭栢動刀子是另有內情，那麼，極有可能周昌知道兇手是甚麼人。」

「管他知不知道！問問他，不會有害處，只有好處！」朱家坤道：「老蕭，咱們這就去找周昌，非要他說實話不可！」

蕭原點點頭，朱家坤叫來沈毅，交代了幾句話，便與蕭原趕去周昌的家。

連環命案　震懾人心

周昌的家很靜。

從外面看去，一切都很正常，左鄰右舍都在幹着他們自己的活——做針綫的做針綫，洗衣服的洗衣服，玩要的孩子在玩要着。

看到這兒的情形，朱家坤舒口氣，笑着對蕭原道：「老蕭，一路上，我都担心周昌會出事，直到這時，我才放下心來。」

蕭原笑笑，道：「隊長的弟兄日夜在附近看着，周昌應該不會出事的。」

「說起來，眞不敢相信。」朱家坤道：「彭栢夫婦會被人殺死！而我們一直担心的是周昌！」

「朱老兄，這就是世事難料，變幻莫測！」蕭原道：「很多時，很多事，都是我們意料不到的。」

頓一下，又道：「若我們料事如神，那就不是人了，變成神佛了。」

「老蕭，你就叫我老朱吧，那比較親近點。」朱家坤道：「而且，聽起來也親切點。」

蕭原笑道：「那我以後就叫你老朱了。」

朱家坤笑道：「你叫我老朱，我才高興。」

說着話，兩人走到周昌的家門前。

周昌的家門虛掩着，從半掩的門隙瞧進去，堂屋內空無一人，也聽不到半點聲息。

朱家坤伸手將門推開，自語道：「周大嬸怎麼不在家？到鄰居那裏去了？」說着話，已走進屋內。

蕭原跟着走進去。

「周昌！」朱家坤邊叫邊往周昌的房間走去。

周昌沒有回應。

「他睡了？」朱家坤嘀咕一聲，加快脚步往房間走去。

蕭原跟在朱家坤的後面，隱隱感到有點不對勁。

屋子內太靜了，靜得敎人心裏不安。

「周昌！」朱家坤略爲提高聲音叫一聲，一脚踏入房間內。

「老蕭，周昌不見了！」朱家坤一眼看到床上沒有人，神色驟變，脫口叫出聲來，急撲向床前。

蕭原在後面聽到朱家坤的驚叫，心頭一震，衝入房間內！

朱家坤呆呆地站在床前。「周昌怎會不見了的？莫非他躲到別的地方去了？」兩眼瞧着那張空床，彷彿要將周昌瞧得現出形來。

蕭原一頭衝入房內，便看到房內的一切，周昌確實不在房內，他迅速地打量了房內一眼，開口說道：「老朱，看情形，周昌不像是出了事，你看看，房內的東西沒有凌亂，若是有人來將他捉走，他一定會掙扎的。」

朱家坤轉動目光，打量房間一匝，點頭道：「嗯，看不到半點有人闖進來將他捉走的痕跡。再說，要是有人欲對周昌不利，守在附近的弟兄，會發覺，加以阻止。」

頓一下，疑惑地道：「不過，他去了那裏？」

「可能去換藥治傷吧？」蕭原道：「他要是溜走，守在附近的弟兄不會不阻止他的。」

「希望是這樣吧。」朱家坤道：「老蕭，你到外面坐坐，我到外面找弟兄問一下。」邊說邊往外面走去。

蕭原道：「好啊。」跟着走出房間，在一張八仙桌的旁邊坐下來。

朱家坤急急走出屋外。

大約一支烟的功夫，朱家坤氣促着急地一頭衝入屋內，劈頭就對站起身來的蕭原道：「老蕭，不好了，找不到守在附近的弟兄，他們不知到那裏去了！」

蕭原吃驚地道：「他們會不會出了事？」

頓一下，急急加以說明：「周昌可能出了事！」

「我也是這麼想！」朱家坤道：「所以，我才急急跑回來對你說！」

「老朱，我們在屋內各處搜查一下。」蕭原疾聲說，轉身跑往屋裏。

朱家坤在堂屋內打量了一遍，看到房間的上面有一個閣樓，旁邊的牆上放了把竹梯，便走過去，將梯子放在閣樓口上，登梯上樓。

才登上幾級梯子，裏面傳來蕭原的叫聲：「老朱，快來看啊，周大嬸在廚房被人殺死呀！」

朱家坤聽聞之下，急忙轉身從梯子上跳落地上，往屋裏面衝去。

* * *

周大嬸——周昌的母親確是死了。

是被人殺死的！倒在灶間的地上。

朱家坤一眼看到周大嬸的屍體，一雙拳頭不由緊握起來，胸膛起伏，顯得很激動。「老蕭，救不了？」

蕭原搖搖頭。「氣息全無，死了怕有半個時辰。」

「他媽的，」朱家坤一拳擊在自己的大腿上，氣憤得罵起來。「周昌那傢伙不是人，連母親也害死了！他要是在那日向我們說出眞相，周大嬸不會死的！」

蕭原嘆口氣。「只怕周昌也不知道，他不說實話，會害死他的母親！」

「那殺死周大嬸的兇手，簡直不是人！」朱家坤咬着牙道：「連一個老人家也不放過，禽獸不如！要是讓我捉到他，一定要好好地教訓他一番，才讓他死！」

頓一下，問蕭原。「周大嬸怎死的？」

蕭原仰起頭道：「頸骨折斷死的！」

跟着又道：「那個兇手的掌勁好强，可能是一個功夫高手。」

「哼！我才不管他功夫有多高，見到他，先給他一鎗，看他怎耍出功夫來！」

蕭原呼口氣，站起來。「老朱，從眼前的情形看來，守在附近的弟兄十居其九被人引開，兇手乘機從天井外面爬入來，周大嬸可能發覺那個兇手，因此，才會被兇手殺死！至於周昌，有可能被兇手捉走，亦有可能驚覺之下，逃了，但那樣一定會驚動左鄰右里，可是，從外面的情形看來，那些鄰居不像是知道周昌家發生了事情，要不，早已傳開去了。」

停一下，他跟着又說：「還有一個可能：周昌當時根本不在屋內，早已悄悄躲到別的地方去了。」

「不大可能吧？」朱家坤眨眨眼。「周昌若是早已躲到別的地方，我的手下不會毫無所覺的。」

「老朱，這很難說，」蕭原道。「俗語說：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時候。何況是人！」

「嗯。」朱家坤點點頭。「他們雖然是我的手下，但是，我可不敢担保，他們不會偷懶或是打瞌睡，因而不知道周昌悄悄溜了。」

仰起頭吸口氣，蕭原道：「老朱，我倒希望周昌眞的躲到別的地方去，他可是唯一的綫索！」

「我也望菩薩保佑他仍然活着，沒有落在殺他母親的兇手的手上，只要他還活着，我們才有破案的希望。」朱家坤合掌朝周昌的母親拜了三拜。「周大嬸，你要是地下有靈，保佑你兒子不會被人殺死，那樣，我們才能替妳報仇。」

「老朱，我們出去看看守在附近的弟兄回來了沒有。」蕭原說道：「同時查問一下附近的人家，看他們可有發覺在這之前，可有甚麼人在周家附近出現，走動，說不定，會查到一些綫索。」

「嗯。」朱家坤點點頭，看一眼周大嬸的屍體，搖頭嘆息一聲：「唉，周大嬸死得好慘！我相信，她死不瞑目！」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老朱，你一定是很敬愛你母親吧！」

朱家坤點點頭，神色一陣激動。「老蕭，我確是很敬愛我媽。那時候，我們家很窮，兄弟姐妹又多，有時候，不夠吃，我媽總是讓我們吃飽，寧願自己餓着肚子！自我懂事開始，到我們一個個長大，我沒有見她穿過一件沒有補釘的衣服，更別說新衣服了，我們小時候很頑皮，我媽從沒有大聲責罵我們，別說打了，她總是細聲細氣地教導我們做人的道理，她爲了養大我們兄弟姐妹，挨得很慘啊，才四十歲，頭髮已開始白了，手粗皮皺，幸好，身體還硬朗，我十多歲的時候，便對自己說，將來長大了，掙到錢，一定要好好孝敬她，讓她吃飽，有新衣穿，過些好日子，報答她養育我的大恩……當兵後，我省下餉錢，寄回家給她老人家，至今，我仍然將大部份薪餉或是托人帶回去給他，或是寄給她，有空，必定回去看她……」

說着說着，朱家坤激動得語聲哽咽，眼中滿是淚水。

蕭原聽着，感動得眼中濕濕的，對朱家坤的孝心感佩不已，自然的，也對他生出一份敬意。

「老朱，你母親是一個難得的好母親！」蕭原看到朱家坤終於忍不住流下淚水來，幾乎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淚。「我眞羡慕你有一個這麼好的母親。」

頓一下，又道：「我也替你母親高興，有你這個孝順兒！」

朱家坤抹去淚水，不好意思地道：「老蕭，這麼大個人了，我還流淚，你不會笑我像個小孩子吧？」

蕭原正色道：「老朱，我怎會笑你呢，這叫眞情流露啊，你看不到麼？我聽你說得差點忍不住流下淚來。」

朱家坤看一眼蕭原，笑笑，道：「老蕭，看來你也是一個孝順父母的人。」

蕭原吁口氣，苦笑一聲，「老朱，我可沒有你那麼有福氣……我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啊！所以，我好羡慕你。」

朱家坤忙安慰蕭原。「老蕭，只要你有那種心，你父母雖然不在……泉下有知，也會安息的。」

跟着咬咬牙道：「我最恨那些對父母不敬的忤逆兒，有一本書上不是說……禽鳥也曉得反……哺，何況是人！那些忤逆父母的人，連禽獸也不如！」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老朱，你是我所認識的朋友中，最叫我敬佩的一個，我很高興認識你，交上你這個朋友。」

朱家坤臉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張口欲說，蕭原搶先道：「老朱，我們出去看看吧。」

朱家坤用拳頭捶一下大腿。「赫，只顧說話，差點忘了辦正經事！」

說完，急急往前面走去。

蕭原跟着朱家坤，心裏滿是敬意。

* * *

蕭原的猜測沒有錯，據那兩個守在周昌家附近的偵緝隊員說，他們確是被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引開的。

起先，那個漢子在周昌家附近出現時，兩個偵緝隊員還不大在意，後來，那漢子又出現了兩次，還鬼鬼崇崇地在周家門前左窺右望，似乎欲潛入周家，在他第四次出現時，兩個偵緝隊員終於按捺不住，現身欲喝叫那人站着不要動，那漢子却很機警，兩人才喝叫出聲，他拔脚便跑，本來，兩個隊員打算留下一個留在周家附近的，但那傢伙大概不熟悉附近的情形，跑入一條U字形的巷子內，而那兩個隊員由於連日來都在周家附近監視，對附近的街巷的情形都摸清楚了。見那個漢子跑入那條U字形巷內，一個隊員追下去，另一個原來要留守的隊員想將那個漢子堵截住，因而沒有留下來，從去另一個巷口跑入去，堵截那個漢子，這就令到周家在那段時間內，沒有人保護，周昌的母親極可能是在那段時間內被兇徒乘機潛入屋內殺死的。

最奇怪的是，那兩個隊員從兩頭追逐堵截那個漢子，居然捉不到那個漢子！

那個漢子在那條街巷內離奇地失了踪。

兩個隊員在街巷內碰頭後，才知道被那個漢子離奇逃脫了。

兩個隊員當然不甘心，懷疑那個漢子潛匿在巷子內的其中一戶人家內，或是其中有一戶人家接應那漢子，兩人商議後，決定逐屋搜查。

可是，搜遍了那條街巷內的每一戶人家，都找不到那個漢子。

兩人雖然不甘心，亦只好走回周家附近。

朱家坤就是在兩人走回周家附近後，找到他們的。

兩個隊員聽說周昌的母親被人殺死，都大吃一驚，省覺到中了兇徒的調虎離山計，心裏自責不已。

朱家坤沒有責備兩人，因爲，在那種情形下，換上是他，也會上當的。

他吩咐那兩隊員去叫仵工來，收殮周大嬸。

之後，他與蕭原逐家逐戶詢問那些鄰居，結果一無所獲，那些鄰居都說：不知周家發生了事，也看不到有甚麼人走入周家屋內。

一日之間發現兩件命案，而兩件命案都搜查不到可供追查兇徒的綫索，令到朱家坤不知如何着手追查才好。

眼前，唯一可以提供綫索的，只有一個周昌，但是，周昌却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叫人好不心焦。

既然周昌可能是提供破案綫索的唯一活口，那麼，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無論是死是活！

朱家坤命令手下的偵緝隊全力偵查周昌的生死下落。

同時，他亦放出風聲：周大嬸被人殺死了，屍體就停放在周家內，待周昌回去舉殯，希望周昌聽到消息後，若是還有人性的話，回家殮葬母親，那就能够找到他。

蕭原認爲在眼前的情形下，只有這麼做，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本來，在彭栢夫婦被人殺死後，蕭原是可以離開這裏返回南寧的，因爲，彭栢夫婦雖然死了，但也算得上是找到了，他的責任也算完了，但是，連周大嬸也被人殺死——兇徒極可能是與殺死彭栢夫婦是同一伙的，這太過份了，令到他改變主意，決定留下來，非要捉到殺害周大嬸的兇徒才返回南寧。

人命關天。蕭原雖然沒有職責要捉到兇徒，大可一走了之，但他不是那種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人。他的良心也不讓他那樣做，因此，義不容辭地留下來，幫忙捉到兇徒，那時候，他才會心安理得地離去，返回南寧。

* * *

偵緝隊這幾日忙透了。

全隊人日夜不分，全力偵查周昌

的下落。

可是，周昌像石沉大海那樣，查不到他的踪影下落。

周大嬸的屍體經已在家裏停放了三日。

照說，周昌若是仍活着，一定聽到母親被殺死的消息，若還有一點人性，斷不會不回家拜奠母親，將之安葬的，但是，已經三日了，周昌仍然沒有回家。

要不是周家的親戚得到消息，趕來主持周大嬸的喪事，加上鄰居的幫忙，周大嬸不但死得痛苦，死後亦淒涼寂寞。

由於周昌是周家唯一的孤哀子，他不出來做孝子送殯，旁人是不敢拿主意替他安葬母親的。

他的親戚都很焦急。

因爲，雖然是秋涼時分，但是，屍體總是不宜停放太久的，對死者不太好，而且，屍體也會腐臭。

事實上，不但周家的親戚焦急，朱家坤與蕭原同樣着急。俗語有謂：人死入土爲安。無論怎樣，總要令到死者得到安息才是。

朱家坤心急得開口罵周昌。「一生人，母親只得一個！死了母親，無論如何也要將之安葬才是。已經三日了，周昌那混蛋仍然不回家，太過份了，簡直沒有人性！他要是不回去殮葬了周大嬸，只怕她會死不瞑目！」

這幾日來，蕭原與幾個偵緝隊的人日夜輪班，在周家附近監視，看看可有可疑的人出現。

他估計，周昌要是仍活着，躲了起來，那麼，本來想殺他或是將他捉去，但却殺了周大嬸的兇徒，一定不會放過這個周昌可能會出現的機會，守候在周家附近，等候周昌回家，伺機向他下手，那麼，他們這幾隻「黃雀」，就可以捕到「螳螂」。

蕭原這一着，就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但是，蕭原這一着可能不奏效。

因爲，一連三日，他們都發覺不到有可疑的人在周家附近出現。

今日已經是第四日。

蕭原吃過午飯後，便與一個叫洪堅的偵緝隊員接替在周家附近監視了半日的兩個偵緝隊員。

蕭原與洪堅在周家前後監視，留意着每一個在周家附近出現的人。

這種工作，絕無疑問，既孤單無聊，又令人不耐，心裏總希望盡快發現可疑的人，將之捉住，那就不用像一隻呆鳥那樣守下去。

事實上，這一着也可以說是守株待兎。

蕭原負責監視周家後面。

周家屋後是一條巷子，由於對面亦是一列房屋的後面，雖然有不少人家有後門，由於沒有甚麼人從後門出入，所以，沒有甚麼人走動。

蕭原一直匿在周家後門斜對面的一戶人家的後門內，從門隙中監視着後門巷內的動靜，若是有人接近周家後門，都逃不過他的監視。

後巷雖然冷清，但是，間中也會有人行走的，蕭原沒有發覺認爲可疑的人。

至於那戶人家肯「借」出後院——其實是天井，那是由偵緝隊出面，以辦案爲由，向那戶人家的主人商借的。

呆呆地守在門隙後，確是無聊難耐，幸好，蕭原以前經常一個人在荒山野林追捕匪徒，已慣了孤獨，還不覺得太悶，而且，那戶人家不時送茶遞水，說兩句話，總算可解解悶。

「劏刀磨較剪！」驀地，巷子的一頭傳來不怎麼响亮的吆喝聲。

蕭原聽着，不以爲意。

沿街逐戶吆喝劏刀磨較剪的，經常可以遇到，因此，不足爲奇。

從門隙中望出去，蕭原看到那個「劏刀佬」肩上扛着一張長木櫈，櫈上綁着磨刀用的道具，慢悠悠地從後門前走過，往另一頭走去。

蕭原看着那「磨刀佬」從周家的後門前走過，才縮回腦袋，吁一口氣。

他沒有懷疑那個「磨刀佬」的身份。

像這種穿大街，走小巷的「磨刀人」，經常可以見到，沒有甚麼值得懷疑的。

可是，當那個磨刀佬低喝着那句「劏刀磨較剪」，從走過去的巷子那一頭折回來的時候，蕭原忽然對他起了疑心！

令到他突起疑心的是，這條巷子仍是一條後巷，沒有甚麼人走動，那些人家也很少在後門出現，那個磨刀佬找生意，應該到大街大巷才有機會接到生意，當然，走這條後巷並不一定有甚麼可疑，有時候，爲了抄近路，走後巷是很平常的事，但那個「磨刀佬」，却走過了這條後巷，又走回去，若這裏是大街大巷，那還說得過去，但這是條後巷，在後巷內來回走動，根本不可能找到生意，這個磨刀佬的行動，就令人感到奇怪了。

蕭原正是想到這一點，才對那個「磨刀佬」起疑。

從門隙中望出去，他看到那個踅回來的「磨刀佬」在周家的後門前停了一下，才繼續往前走。

這一次，那「磨刀佬」一逕走出巷口那頭，並沒有轉回來。

蕭原輕輕地將木門拉開，往巷子那頭張望一眼，那個「磨刀佬」不見了，看樣子，不會再轉回來，想了一下，他決定跟下去。

他心裏認爲，那個「磨刀佬」極之可疑。

既然可疑，那當然要查清楚那個人的身份來歷。

＊　＊　＊

才走到巷口前，正欲走出巷口，

住兩邊張望，看看那個「磨刀佬」往那一頭走去，驀地，「呼」的一聲疾响，一道黑影向蕭原的頭上斜斜地橫砸過去。

蕭原大吃一聲，急忙往下矮身。

「呼」一聲，那道黑影從他的頭上擦過，他感到頭皮一陣劇痛，腦袋發痲。

他「哼」了一聲，斜竄出去。

「呼」一聲，那道黑影反砸回來，他若不是見機地斜竄出去，那道反砸回來的黑影肯定砸中他！

「別動！」蕭原竄出四五尺外，經已將身上的匣子槍抽出來，扭頭轉身疾喝。

那個襲擊他的人却不理會他的喝叫，將手上那件物件猛擲向蕭原！

蕭原急閃開去。

「啪」一聲，那物件砸在墻上，折斷開來，墮落地上。

原來是一張「磨刀佬」走街穿巷時，隨身帶着的「功夫櫈」！

絕無疑問，襲擊蕭原的人，就是那個形跡可疑的「磨刀佬」！

蕭原閃避開去，口裏疾喝：「停手，否則，我開槍！」喝叫聲中，一眼瞥到那個「磨刀佬」疾竄入巷口斜對面的一個巷口內，急不迭撲向那個巷口。

同時間，他向天開了一槍。

那一鎗，是他通知守候在周家前面的那個偵緝隊員——洪堅，後面有事發生。

才撲到那個巷口前，蕭原一眼瞥到有一個像是手榴彈的物體從巷內滾出來，這一驚非同小可，急於往巷口左邊墻下閃撲過去。

那物體骨碌碌地滾出巷口，在街當中停下來，並沒有爆炸。

蕭原閃撲在墻下地上，聽不到爆炸聲，才敢抬起頭，扭頭瞧着。

那個手榴彈靜靜地「躺」在路當中，沒有冒出烟來，更沒有爆炸。

蕭原在心裏暗叫一聲：「上當！」立刻從地上跳起身來，往那個巷口內奔去。

「蕭老哥，發生了甚麼事？」一聲呼叫陡地傳來。

蕭原聽出是洪堅的聲音，扭頭望去，果然是洪堅，忙應道：「發現一個可疑的人，你別追來，留在周家附近看着！」

叫聲中，他已衝入那條巷子內。

洪堅答應一聲，仍然奔到那個巷口前，看到蕭原已奔到巷子那一頭叫一聲：「蕭老哥，小心啊。」才轉身往回走。

才走了一步，看到「躺」在路當中的那個「手榴彈」，嚇得他急忙往旁閃跳開去，定定神，看清楚，不由啞然尖笑，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來。

原來，那個沒有爆炸的「手榴彈」，是假的——木頭造的。

走上去，一腳踢飛那個木頭造的手榴彈，洪堅才忩跑回周家附近。

＊　＊　＊

蕭原追不到那個「磨刀佬」。

那個「磨刀佬」逃脫了。

「他媽的，好狡猾的傢伙！」朱家坤忍不住罵道：「要不是那個假手榴彈，老蕭，你一定可以捉到那個傢伙！」

朱家坤是在聽聞手下報告，在周家附近有槍聲响起，急急起來看個究竟的。

蕭原吐口氣。「老朱，那傢伙似乎是有備而來的，要不，怎會帶着一個木頭造的手榴彈，從他在巷口頭襲擊我，到逃得不知所踪，我認爲，他那樣做，目的是想查探一下周家的附近是否匿着隊上的弟兄，你怎樣看？」

朱家坤沉吟一下，頷首道：「極有可能。老蕭，若你的猜度沒有錯，看來，那些殺死周大嬸的人，仍然想找到周昌！」

「嗯！」蕭原道：「大概周昌也想到這一點，所以，周大嬸雖然死了，他也不敢回家主持喪事。」

朱家坤呼口氣。「老蕭，那我倒不希望周昌現身了，要是他一現身便被人殺死，斷了唯一的綫索不要緊，周家連唯一的男丁也死了，那就絕子絕孫了，何況，還要找人代爲料理他們的後事，我可不想他家斷子絕孫。」

蕭原却不同意朱坤的說話。「老朱，你未免太過緊張及過慮了，周昌若出現，未必會被那些人殺死，只要我們嚴密地監視周家附近一帶，那些兇徒很難向周昌下手的。你也知道，周昌既然是唯一的綫索，他一日不露面，我們一日也無法追查下去，捉到兇手，所以，我倒想他快些露面。」

朱家坤却堅持己見，古語有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們寧願先葬了周大嬸，周昌遲點才露面，那周家就不會絕後。」

蕭原想不到朱家坤的頭腦是那樣封建的，感到好笑，但却沒有取笑他，也不打算說服他，因爲，他知道不可能說服他——改變他的看法。

「老朱，那還要不要繼續在周家附近看着？」

「當然要啊！」朱家坤道：「萬一他不理死活，返回家中，我們若不在附近看着，他不是很危險？」

「老朱，那我與洪堅繼續留下來看着，你帶隊返回隊部吧。」蕭原道：「這麼多隊上的人在附近出現，那會嚇得周昌不敢露面的。」

「老蕭，那你小心一點。」朱家坤道：「若周昌露面，無論如何也要保護他一不單是爲了他是唯一的綫人，也爲了周家不會絕後。」

蕭原不由笑起來，打趣地道：「老朱，就算周昌長命百歲，若他不肯聚老婆，又或是天閹的，那還不是一樣會絕後？」

朱家坤也笑起來，但隨即正色道：「不論周昌是個怎樣的人，會不會聚妻，會不會生孩子，每當我想起周大

嬸死得那樣慘，那種死不瞑目的樣子，我心裏便很難受，我看得出，她至死，也在擔心她的兒子，……那自然也擔心周家是否會絕後，我從她那雙死後也睜着的眼中看出來……所以，一定不能讓周昌被人殺死，否則，對不起周大嬸。」

蕭原說笑地道：「就算他殺了人，你也不追究？」

「那當然不……」朱家坤肅然搖搖頭。「家有家規，國有國法，絕不循私！他要是殺了人，他該死，相信周大嬸在地下也不會責怪我，但却不能讓他被兇徒殺死，老蕭，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蕭原點點頭。「明白，老朱，我眞服了你。」

「老蕭，辛苦你了。」朱家坤笑，朝蕭原揮揮手，帶其他的手下，返回隊部。

＊　＊　＊

天將被曉時分，周昌突然出現——返回家中。

他的突然返家，不但令到他的親戚大感驚奇，蕭原與洪堅也大感意外。

周昌才回家，便跪倒在母親的屍體前，哀哀痛哭起來。

蕭原與洪堅守在周家大門前，緊張地防備着。

——在周昌返家後，蕭原早已暗中請周家一個親戚，趕去隊部報訊。

在等待偵緝隊趕來的這段時間內，蕭原與洪堅都很緊張，要是那些兇徒在這個時候出現，攻擊周家，兩人都擔心未必抵擋得了兇徒的攻擊。

幸好，那些兇徒並沒有出現。

在那段時間，蕭原本想與周昌一談的，但看到他那種傷心欲絕的樣子，又不忍心逼他說出眞相。

大概朱家坤在一接到消息後，便馬上火速趕來，他帶着一隊人大約在一頓飯的時間內便趕到周家。

看到朱家坤趕到來，蕭原與洪堅鬆口氣。

朱家坤才見到蕭原，劈頭便問：「老蕭，周昌在家裏？沒事吧？」

蕭原道：「在家裏，他很好。」

「他終於露面，太好了。」朱家坤透口氣。「他甘冒危險露面，總算還有點人性，不失爲一個孝子。」

蕭原却不以爲然。「老朱，他要是孝子，怎會到這個時候才回家？令到周大嬸遲遲未能入土爲安。」

「老蕭，我不跟你說了。」朱家坤道：「我幾乎忘了吩咐弟兄們將周家團團看守起來，以防有事故發生。」話未說完，馬上走開去，下令手下散開來，將周家團團包圍起來，嚴加保護。

看着手下在周家附近佈置好，朱家坤才招呼蕭原走入周家。

周昌這時已停止了哀哭，跪在靈前，默默地燒紙錢。

聽到脚步聲，周昌抬起頭來，看了蕭，朱兩人一眼一又垂下頭，並沒有招呼兩人。

朱家坤看到周昌臉上滿兒淚痕，神色哀痛，不由對他生出一絲好感。

兩人才坐下，馬上又站起來，在周大嬸的靈前上了一炷香，才坐回椅子上。

周昌仍然默默地燒着紙錢。

朱、蕭兩人也沒有吭聲，靜靜地坐着。

足足坐了一炷香功夫，朱家坤才開口說話：「周昌，打算甚麼時候安葬周大嬸。」

周昌呆呆地燒了幾張紙錢，才啞着聲道：「明日。」

「你怎麼這時候才露面。」朱家坤看着周昌。「你難道不知道你母親被人殺死了？」

周昌用力咬咬嘴唇，半晌，才說道：「我在當日便聽到消息。」

「那你爲何不立刻回家？」朱家坤的聲音嚴厲起來。「你還是人麼？」

周昌臉上的皮肉抽搐了幾下，用力咬咬嘴唇，才憤然道：「你以爲我不想回家？你可知道，當時我聽到我媽被人殺死的消息時，心裏像是被人用刀猛插入去一樣……」

「那你到底爲了甚麼不立刻回家？」蕭原問。跟着代他答：「害怕被人殺死？」

周昌激動得語聲有點顫抖。「是！我是怕殺我媽的兇徒會在我露面時，殺死我……」

「你怎知道殺害你媽的兇徒會殺你？」朱家坤疾聲問。

「因爲我知道，他們要殺的本來是我，不是我媽！」周昌激動得叫起來，眼中淚水直流。

「你知道嗎？若你一早對我們說實話，你媽可能不會死？」蕭原沉聲道。「其實，你媽說得上是被你害死的！」

周昌全身一陣抽搐，用力往地上撞打，嘶啞地叫道：「媽，是我害死妳，我對不起妳！」

「光說有甚麼用？」蕭原對周昌毫不憐憫。「你這樣子有甚麼用？周大嬸會翻生嗎？」

「周昌，你媽是被人殺死的，你不想替你媽報仇？」朱家坤直視着周昌。

周昌咬牙切齒地道：「我不會讓我媽白白被人殺死的！媽，妳放心去吧，我一定會替妳報仇的！」

「就憑你一個。」蕭原冷笑一聲。「我相信，你不會沒有聽聽彭栢夫婦被人殺死的消息吧？連彭栢夫婦那麼兇惡的人也被人殺死，憑你，還有你這個樣子，替得了你媽報仇嗎？」

「周昌，你一定知道殺死你媽的兇徒是甚麼人，說出來，我們去拉他們，他們跑不了的！」朱家坤語氣和緩下來。

周昌緊緊咬着嘴唇，不吭聲。

朱家坤生氣地道：「周昌，你若不對我們說實話，想自己去報仇，那你

蕭原不愼被敵方前後夾攻。

一定會死在那些人的手上，你想一下，比彭栢夫婦夠兇夠狠嗎？連他們也被殺死，你麼，只會去送死！你不是想你娘死不瞑目吧！」

周昌全身震抖了一下，沒有吭聲。

蕭原與朱家坤對望一眼，兩人同時搖了頭。

氣氛一下子又沉寂下來。

半响朱家坤才說道：「周大嬸被殺的那一日，你在家裏嗎？」

周昌咬着嘴唇，好一會，才道：「不在家。是我媽怕我有危險，偷偷將我送到一個遠親的家中躲起來養傷……想不到，她死得那樣慘，嗚……」無法壓抑得住，嗚嗚地痛哭起來。

看到周昌那種傷心欲絕的樣子，朱家坤嘆口氣。

蕭原心裏也一陣難過。

待周昌漸漸止住哭聲，朱家坤才又開口說道：「周昌，你怎樣躲過我的手上的耳目？離開屋子。」

周昌捏一把鼻涕，哽咽着道：「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時候，我媽在那一日天亮前的一刻，幫我從天窗爬上瓦面，從隔鄰的房屋天窗爬下去……那戶人家早已得到我媽的知會，同意讓我從他們的天窗爬入屋內…內…我就是那樣離開的。」

「是你要周大嬸那樣做的。」蕭原問。

「嗯。」周昌點點頭。

「這麼說，你是知道有人會來殺你？」蕭原的語氣是說起來。

「……起初，我只想到，彭栢柏逃出來後，可能會來……找我晦氣……想不到……有人要殺我。」周昌吞吞吐地說。

「你媽已經爲了你而被殺死了。周昌，你好應該說實話了吧？」朱家坤板着臉道。「你不是想將自己也害死吧？」

周昌又咬着嘴唇不說話。

朱家坤加重語氣道：「周昌，你若不說實話，我可要帶你回隊部，嚴加訊問了。」

周昌仍然不吭聲。

「周昌，你可是怕說出實話來，自己也犯了法，所以不肯說。」蕭原試探地問。

周昌終於開口了。「朱長官，……我說的確是實話！沒有甚麼隱瞞你們的，求求你們，放過我吧。」

朱家坤語氣更重。「周昌，你騙不了我們的，你若肯自動說出實情，就算你犯了法，也可以不追究，只要你以後不再犯，你自己想清楚吧！」

周昌又閉上嘴巴！垂下頭，悶頭悶腦地燒紙錢。

蕭原碰一下朱家坤，示意他走出外面。

朱家坤會意地向蕭原點了頭，站起身來，與蕭原一起走出周家外面。

這時候，天已大白，附近不少人家經已起了床，本來一片沉靜的空氣，變得活躍起來。

一天又開始了。

＊　＊　＊

深深地吸口氣，伸個懶腰，朱家坤打了個呵欠。「老蕭，我真想不明白，周昌為何硬是不肯說實話？我懷疑他在這件事情中關係很深，所以，他才不肯說實話。」

蕭原伸展一下雙手，雖然一夜未睡，仍然顯得很精神。「有可能。不過，我思疑他之所以不肯說實話，是想自己去報仇！」

「唉，那樣會自己害死自己的！」朱家坤有點擔憂地道。「我越想越覺得這件事情的內情不簡單。老蕭，你認為呢？」

蕭原想一下，說道：「我也是這樣想。說不定，其中牽涉了一批賊贓的買賣，而且，那批賊贓價值很鉅，才會鬧出人命。」

「會不會彭栢及周昌吞了那批賊贓，所以，才鬧出人命？」朱家坤看着蕭原。

蕭原道：「有可能。總之，極可能是涉及到錢銀利益方面，才會鬧出人命。」

頓一下，問朱家坤：「老朱，周大嬸明天就出殯了，你準備怎樣保護周昌了？」

朱家坤看一眼蕭原。「老蕭，你一定已有主意，說來聽聽。」

蕭原附在朱家坤的耳邊說了一會話，末了，聲音略高地道：「你認為怎樣？」

朱家坤連連點頭：「就這麼辦。」跟着又道：「走吧，我請你去飲早茶。」

蕭原打個呵欠。「好啊，我已有點餓，喝杯茶，提提神也好。」

朱家坤向一個隊目交待了幾句，便與蕭原去飲早茶。

洪堅則返回隊部睡覺。

＊　＊　＊

周大嬸終於出殯了。

時間是在午後一時正。

據說，那是一個好時辰。

由於周大嬸在那裡住了幾十年，人緣又好，來送殯的人很多。

周昌披麻帶孝擔幡，在兩個漢子的扶持下，邊走邊哀哭，鼻涕眼淚直流，要不是兩個漢子左右扶持着他，他可能支持不了。

出殯的隊伍有如一條長蛇，逶迤地往北城關外面的墳地移動。

沿途所經之處，自不覺引起路人的觀看。

足足走了有個多時辰，終於來到墳地。

送殯的人散去了大半，只剩下至親好友，觀看周大嬸的棺木下葬。

周昌一直跪在墳坑前，神色哀慟。

經過一番俗例工夫，周大嬸終於入土為安了。

留下來的親友紛紛安慰周昌，要他節哀順變。

周昌啞着聲，多謝那些親友。

那兩個一直在周昌左右的漢子，在到達墳地後，與另外幾個漢子一直留意着附近的動靜，幸好，沒有甚麼事發生。

一切的俗例都做完之後，周昌與一衆親友終於走了。

臨走的時候，自不免要燒一串鞭炮。

一個漢子手拿鞭炮，湊在一支香上，燃着了藥引，立刻將鞭炮扔到墳堂上。

鞭炮「辟噼啪啦」地爆響起來。

驀地，站在周昌身側的一個中年人痛叫一聲，身子往後跌退一步，用手捂住臂側。

站在周昌另一邊的一個漢子一把將周昌推倒，口裏大叫：「快伏下去，有人在附近開鎗！」

衆人卻聽不到鎗聲，但卻聽到那個中年人的痛叫聲及看到他用手捂住的手臂上，血漬殷然，都慌亂驚惶地撲伏下去，或是蹲下來。

那個喝叫衆人伏下來的人與站在墳堂周圍幾個漢子忽然間手上都有鎗，伏在地上，往四下裏打量。

原來，將周昌推倒的人是蕭原。

而朱家坤也在。

就是他與蕭原左右扶着周昌，來到墳地的。

朱家坤這時已伏在墳頭後面的地上。

沒有人察覺到鎗彈是從那裏射來的。

因為，鞭炮聲將鎗聲掩蓋了，令到蕭原他們無法從鎗聲分辨鎗聲在那裏響起，確定開鎗的人躲在那裏。

鞭炮終於燒完了。

四下裏一片沉寂，只有衆人的氣息聲。

放冷鎗的人沒有再開鎗。

這就令到蕭原，朱家坤他們不知往那裏搜索才是。

「媽的？好奸猾」朱家坤忍不住低聲罵起來。

蕭原忽然從地上竄起來，往墳頭的左前方奔去。

他是從那個受了鎗傷的中年人的位置，推測放冷鎗的人極可能是匿在墳頭的左前方，他才會向那邊奔去。

事後，蕭原他們才知道，被鎗彈擦傷了手臂的中年人，是周昌的堂叔。

朱家坤急叫：「老蕭，小心啊！」跟着向那面竄去。

其他的自衞隊員立刻掩護朱、蕭兩人。

周昌這時已撲到他堂叔周金的身邊，着急地問：「阿叔，傷得重麼？」

周金痛得攢着眉頭的，吸口氣，

說道：「很痛，不知道傷得重不重，阿昌，我這隻手不會斷吧？」

周昌安慰堂叔：「阿叔，不要怕，不會斷的，我替你將傷口包紥起來。」

周金忍着痛，咬緊牙，將捂住手臂的手拿開。

周昌看到堂叔手臂上的傷口不怎麼嚴重，只是擦傷了皮肉，頓身放下心來，邊替他包紥，邊道：「阿叔，你的傷不要緊，只是擦傷了皮肉，沒有傷到筋骨，很快便痊癒。」

周金吁口氣，「沒有傷到筋骨，我就放心了……」

驀地，接連响起兩下鎗聲，將周金的話打斷，叔姪兩人忙往响起鎗聲的地方望去。

那兩下鎗聲是蕭原開鎗發出的。

原來，蕭原左閃右跌地往前衝，大約衝出十八丈外，他瞥前面一叢樹叢突然輕微地晃動起來，而那個地方，正是他思疑有人匿伏的地方，他可不敢遲疑大意，馬上朝那個地方連開兩鎗。

那叢樹叢晃動得更厲害，並且發出「咯咯」的雞叫聲。

蕭原不由罵出來：「好狡猾的兇徒，縛了一隻雞在樹叢中，引開我們的注意？」

「老蕭，有甚麼發現？」在後面跟着的朱家坤高聲叫。

蕭原回道：「發現了一隻雞！」向前竄奔的身形微微改變主意，往發出雞叫聲的樹叢左面約丈外的一個墳堆撲去。

可是，那個墳堆後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但是，蕭原却在地上找到兩顆彈殼。

這證明放冷鎗欲射殺周昌的人，是匿伏在墳堆後面開鎗射擊的。

蕭，朱兩人在附近搜索了一會，結果除了在發出雞叫聲的那樹叢中，發現一隻被綁着一隻腳用繩子繫在一棵矮荊樹腳上的公雞外，一無所獲。

絕無疑問，那隻被綁在樹叢中的公雞，是兇徒溜走前，縛在那裏，用來吸引蕭原等人的注意，讓他有時間逃走的一着疑兵之計。

蕭，朱兩人沒有繼續搜索下去，看着那隻拚命在掙扎的公雞，兩人相視苦笑，對那個放冷鎗的兇徒這一着疑兵之計，暗感佩服。

「那個傢伙好狡猾！」朱家坤用腳踢踢那隻公雞：「老蕭，果然不出你所料，那些兇徒果然在出殯的過程中，向周昌下手，想殺死他。」

蕭原解開那隻公雞腳上的繩子，讓牠走掉。「老朱，我以為，放冷鎗的兇徒並不打算殺死周昌，而是想嚇嚇他！」

頓一下，跟着又道：「老朱，你想一下，那個兇徒匿在這裏，若不是覷準了，認為有把握可以射中周昌，你以為他會貿然開鎗嗎？但是，那一鎗居然射不中周昌，是不是有點奇怪？」

朱家坤一下，頷首道：「你說得對，那個放冷鎗的兇徒確是不想殺死周昌，只想嚇嚇他。」

「老朱，兇徒不想殺死周昌，只是嚇嚇他，其中是否值得回味？」蕭原看着朱家坤，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朱家坤摸摸鼻子：「老蕭，周昌這個傢伙只怕不簡單。」

「那就要盯緊他，不要讓他再溜了。」蕭原道：「若再讓他溜掉，只怕很難再找到他。」

「他媽的，回去後，我馬上將他關起來，那就不怕他會溜掉！」朱家坤揮一下手：「到時，不怕他不說實話！」

蕭原却道：「老朱，周昌連母親也可以不顧，我不相信他會對你說實話。」

朱家坤呆了呆，抓抓頭，道：「嗯，你說的也是……不過，看他悲慟的樣子，不會是一個不顧母親死活的人。」

「老朱，那是一種天性，你應該聽過：『兔死狐悲』這句話，畜牲尚且如此，何況人乎？他悲慟，是天性的流露，並不表示他不是個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人，這種人，我可見得多了，為了利，甚麼事也幹得出來！」

「老蕭，你是說，周昌是個見利忘義的人？」朱家坤有點不相信。

「這我可不敢肯定。」蕭原道：「但是，我認為有這個可能。」

「他若是這種人，我不會放過他！」朱家坤用力捏緊拳頭，晃了晃。

蕭原往來路那邊望一眼，吐口氣，道：「老朱，別再說了，回去吧。」

朱家坤點點頭，與蕭原走回去。

蕭，朱兩人回到周家墳前，發覺周昌失了踪。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那裏。

所有的人都注視着蕭，朱兩人跑去的地方，沒有人留意周昌的行動。

只有周金知道，周昌略去小解，一去便不見了影踪。

原來，周昌匆匆替周金包紥好手臂上的傷口後，忽然對周金說人有三急，要去方便一下，跟着便彎腰弓身，往身後沒人的地方走去。

周金不以為意，他雖然傷口痛，却與其他的人一樣，緊張他望着蕭、朱兩人跑前去的地方，沒有留意周昌去撒尿後，是否有回來。

朱家坤口裏罵了句粗話，立刻帶人往周昌走去方便的那個方向追下去。

蕭原自然跟着。

周家的親友眼見周昌忽然失了踪，都議論紛紛，堂叔周金也罵堂姪混賬。

孝子既然失了踪，那些親友只好離去，各自回家。

本來，孝子是要手持一支引路香回家的，而且，也要請那些親友吃一頓飯的——那是俗例，但是，周昌失

了踪，等如蛇無頭不行，沒有人再去理會。

＊　＊　＊

朱家坤帶着手下追出近五里路，也找不到周昌，只好返回隊部。

對周昌這個「神出鬼沒」的傢伙，朱家坤恨得牙癢癢的，他氣恨恨地對蕭原說，若是找到周昌，馬上將他綁起來，將他的手脚鎖銬起來，看他還能溜得了。

對周昌僅有的一點好感，也隨着他的失踪，烟消帶散。

蕭原却沒有說甚麼，返回隊部後吃過晚飯，他馬上睡覺。

——他實在又睏又累。

他可不是鐵打的，若不好好地睡一覺，可能會支持不住。

自周昌失踪後，朱家坤命令手下全力追查他的下落，務必將他找出來。

可是，一連兩日，都找不到周昌的影踪。

但是，却發現了一條屍體。

屍體在周家——周大嬸的新墳前發現的。

那條屍體正正地倒伏在周大嬸的墓碑前，從屍體曲起的雙脚看來，死前極可能跪在地上。

死者是被人破開胸膛喪命的。

朱家坤與蕭原聞訊後，馬上帶了個偵緝隊員趕去周家新墳。

察看過那個死者後，蕭原用肯定的語氣對朱家坤道：「老朱，這個死人一定是被周昌殺死的！」

朱家坤點了頭：「絕無疑問，這個死人一定是殺死周大嬸的兇手，周昌在這裏殺他，是要替他母親報仇，拿他來祭母親的之靈。」

「老朱，你有沒有發覺，有一個令人感到奇怪的疑點？」蕭原看着那個死人雙手上被細綁過的痕跡：「以周昌一人之力，怎能這麼輕易便捉到兇手，將他押來這裏殺死？」

朱家坤眨眨眼，沉吟道：「老蕭，你是說……周昌是有人幫忙，才捉到這個……傢伙，將他押到母親？」

蕭原點點頭：「老朱，我敢肯定，這個被殺死的人是受人指使的，換言之，主使這死者的有可能是一幫人，若周昌單憑一己之力，你說，他能否輕易地捉到這個死者，殺他替母親報仇？」

朱家坤連忙點頭，動容道：「老蕭，聽你這麼說，整件事情可能牽涉到兩伙人，只怕好戲還在後頭。」

「老朱，要是有人認出這個死者是誰，那就可以從這個死者的身上查下去！」蕭原看一眼朱家坤：「最好將他抬回去，放在當眼的地方……」

「嗯。」朱家坤點點頭：「只要這……死者是縣裏的人，總有人認出他是誰的！」

在周大嬸墳前發現的屍體，擺放在縣城最熱鬧的大較場前。

大較場以前確是一個較場，但自民國成立，取代了前清後，這個大較場便荒廢不用了，起初，有人在裏面玩雜耍賣藝，跟着有人擺買零食小吃，漸漸的，發展成一個墟市，那些攤檔成行成市，晚上也一片熱鬧，比十字大街還要熱鬧得多。

來逛大較場的人都不可避免的，看到擺放在較場入口處的那條死屍，爲免驚嚇了膽小的人及小孩，屍體胸膛破開的地方，用一件破衣服遮蓋起來。

較場的入口處擺放了一條死屍，自不免引起到大較場逛逛或是買東西的人的好奇，因此，死屍的前面經常圍着一大堆人，在指點議論。

蕭原一直混在人堆中，希望可以發現有人認識死者。

可是，他發覺不到有人認識那條死屍的。

那些圍觀的人大都訝異地看看那條死屍，便離去，亦有人議論一番——猜測死者是甚麼人，爲何會被殺死，才離去，總之，就是沒有人表示認識那個死者的。

蕭原混在人堆中，留意着每一個人的神情變化，聽着他們話，就是發覺不到一個表示認識死者的人。

大概是那些看過屍體後，離去的人傳開去，越來越多人來看那條死屍。

像這種小縣城，在平常的日子，平淡得有如一潭水，漪漣不現，如今大較場門口擺放了一具死屍，有如在平靜的潭水中扔下一顆石子，擊起微波，誰人不感興趣，趕去湊熱鬧——看看，多一個說話的題目。

因此，在午後，幾乎可以用人山人海來形容那些圍觀屍體的人羣。

蕭原這時爬上一面圍柵上面察看，由於圍柵上有不少頑皮的孩童及青年，因此，沒有人會特別留意蕭原。

驀地，蕭原發現一個漢子看了死屍一眼後，便轉眼擠出人羣，急急往外走，飛快地扭頭往後瞥望一眼，便頭也不回地往十字大街那面走去。

蕭原立刻從圍柵上跳下來，遠遠地跟着那人。

——他覺得那個人大爲可疑，同時，認爲那個漢子極可能認識那條死屍是甚麼人。

那是一種直覺。

那個漢子走得很急，有一次，蕭原幾乎失去了那漢子的影踪。

那漢子在快走到十字大街的西大街前，轉入右手邊的一條橫街內。

蕭原一直跟着那漢子，而且越跟越近。

穿過兩條街巷，那漢子來到一間屋子前，推開門走進去。

在走入屋子的刹那，那漢子扭頭往來路張望一眼，沒有看到可疑的人，才走入屋內，兩扇門隨即關上。

蕭原早已料到那漢子會在入屋時

，往來路張望，因此，他馬上閃到一戶人家的牆角後，沒有被那個漢子發現。

探頭看不到那個漢子，蕭原才從牆角走出來，從那間屋子走去。

這條街巷的屋子有點特別，每一間都是獨立的，並不是連接成一列，因此，每間房屋之間，都有或大或小的空隙——空地。

蕭原走到那間屋子前，瞥了一眼，沒有停留，繼續往前走。

他之所以沒有在那間屋子前停留，是恐怕那個漢子在門縫內往外窺看，對他起疑。

走過那間屋子後，他馬上閃到牆角後面，往屋後走去。

他想察看一下這間屋子的後面是否有後門，與及窗子。

屋子後面是一個小小的天井，開了一個後門，那扇門關着。

蕭原繼續繞向屋子的另一面。

就在他轉過牆角的時候，響起一下「吱呀」的門聲。

蕭原急轉身，探頭出牆角窺望。

他瞥到那扇後門迅速關上，却看不到人。

他馬上閃出牆角，欲竄到後門邊從門縫中往裏面窺看。

就在他閃出牆角的刹那，後面響起一聲沉喝：「別動！舉起手來！」

蕭原渾身一震，脚步窒停下來，沒有舉起雙手。

「舉手，要不開鎗！」後面那人低沉地厲喝。

蕭原扭轉頭，看着那個站在屋子前面牆角處手上拿着一支駁壳鎗直指着他的漢子，鎮靜地道：「朋友，我幹了甚麼，你拿着鎗指着我，不怕被別人看到麼？」

那漢子年約三十上下，相貌普通，一嘴鬍渣子，眼中兇光閃射，擦一聲，扳下機頭。「你鬼鬼祟祟的，是甚麼人？再不舉手，我開鎗。」

蕭原冷笑一聲。「我是個過路人，你要是開鎗，不怕驚動附近的人家？你們還能夠窩在這間屋子內？」

驀地，後門突然打開，撲出一個漢子來，一脚飛踢向蕭原的身上。

蕭原立刻驚覺，斜閃開去。

但是，由於顧慮到那個拿鎗指着他的人會向他開鎗，所以，他的反應不很快，有點猶豫，結果，他避不過那人的一脚，被踢得順勢跌倒落地。

那個持鎗的人鎗嘴一側，仍然指着蕭原。

蕭原悶哼一聲，身子在地上打了個滾，手一抬，鎗驟响，那個拿鎗指着他漢子痛叫一聲，疾閃回牆角後面，手上的槍同時槍火閃吐。

那一鎗沒有射中蕭原，從他的身旁掠過。

而第一鎗，却是蕭原開的。

他是乘在地上滚身的刹那，乘機將身上的匣子鎗拔出來，向那個拿鎗的傢伙開了一槍。

由於是在倉促之下，因此，那一鎗沒有將那個拿鎗的漢子擊倒，只擦傷了的手臂皮肉。

蕭原一口氣向那邊的墻角連開四鎗，子彈擊得磚屑紛飛，擊得那個漢子閃在墻角後，不敢稍爲探出身子向蕭原還擊。

蕭原乘這稍瞬即逝的機會，從地上竄起來，撲向那個眼見勢色不對，轉身欲跑回後門內的漢子。

那個漢子大概身上沒有鎗，才想跑回屋內，要不，他可能早已向蕭原開鎗。

蕭原才竄起來，那人終已跑到後門前，眼見無法追上那人，蕭原疾喝一聲：「停住，否則開鎗。」

那人却不理會蕭原的喝叫，一逕跑入後門。

蕭原猶豫了一下，那扇後門終已「砰」地一聲，關起來。

蕭原立刻止步，貼靠在墻上。

一陣鎗聲幾乎是同時响起。

先响起鎗聲的，是前面屋角那面，鎗彈從屋後的墻角射出來，「嘯嘯」作響。

幾乎同時响起鎗聲的地方，是後門內，隨着急激的鎗聲，那扇門板上多了八個彈孔。蕭原若是追撲到後門前，那一定會被那一連鎗彈射中。

看來，屋內的人都不是容易對付的，而且，經驗豐富，要不，不會來這一着，幸好蕭原也是一個有經驗的追捕手，要不，準會着了道兒。

蕭原這時可說是三面受敵——墻頭上面，墻角那面，及後門那面，他的情形不大妙。

他立刻蹲下來，一下子竄到後門的另一邊，扭身伸臂，向後門開了三鎗。

跟着，他竄到另一邊的墻角前，猛地伸出匣子鎗，朝墻角那面開了兩鎗。

他聽到墻角的另一面响起一聲痛叫。

好明顯，他開的兩鎗射中了人。換言之，墻角那面有人偷偷掩前來，欲襲擊他。

開了兩鎗後，蕭原立刻向屋後對面不遠處的一棵樹下奔去。

蕭原這一着很聰明，因爲，他若仍匿在屋後墻下，若屋內的人從左右兩邊墻角後及墻頭上向他襲擊，他肯定應付不了。但是，若躲到那棵樹下，那就不至於三面受敵，無論那些人從那個方向向他開鎗射擊，他也應付得了，不至暴露在那些人的鎗口下。

他的估計沒有錯，那些人果然分別從墻頭上及左右墻角後向他射擊。

蕭原被壓得伏在樹後地上，無法還擊。

這情形同樣對他不利。

因爲，若那些人無論從左面或是右面向他掩逼過去，在另外兩面的掩

護下，蕭原很難阻止得了，因此，他必須盡快扭轉這種劣勢。

但是，在三面的夾擊下，他想溜，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希望是，那些人顧慮偵緝隊聽聞鎗聲趕來，因而不敢留得太久，乘機溜走，否則，蕭原危矣！

那些人向蕭原射擊了一陣，眼見無法射中蕭原，便停止射擊。

但是，很快又間歇地向蕭原放冷鎗。

蕭原也抽冷子向那些人還擊。

漸漸地，那些人不再向他放冷鎗。

蕭原也不再還擊。

本來鎗聲不斷的，這時候停下來，頓時顯得很靜。

附近的人家大概怕被殃及，都躲在屋內，附近不見一個人影。

蕭原想竄向左面一堵破墻下，才探出頭，一下鎗聲頓時响起，射在樹側的地上，蕭原急不迭縮回樹後。

但是，蕭原緊接着又從樹後竄出來，像一隻兔子一樣，衝向左面那墻下到半人高的破墻後。

這一次，那些人居然沒有開鎗向他射擊。

衝到那堵墻後，蕭原可以看到左邊的墻角那面的情形。

那面沒有人。

天井的墻頭上也沒有人。

「溜得眞快！」蕭原在心裏暗罵，但卻不敢貿然越過破墻衝向那間屋子，因爲，他不知道右邊墻角那面的人是否也溜了，若匿在那裏的人仍在，他衝出去，就會變成對方的鎗靶。

蹲在破墻後向右邊墻角那面窺望了一會，並沒有發覺那面有人探頭窺望，咬咬牙，他飛快地殺到破墻的左邊沿，然後一下子往前衝出去。

他之所以冒險從破墻邊沿衝出去，是恐怕那間屋子的人全都溜了，若不盡快查個清楚，而那些人又眞的溜了，就無法再追上他們。

而他估計，那些人應該都溜走了。因爲那些人不敢逗留得太久的，除非他們不怕偵緝隊的人趕來。

屋子右邊墻角後並沒有人向他開鎗射擊，看來，他的估計沒有錯。

蕭原順利地衝到那間屋子的左邊墻角前，立刻閃撲到墻角後。

吸口氣，立刻又往屋子前面跑去。

跑到前面的墻角前，停下來，探頭往大門望去，只見兩扇大門半開着，這情形，屋內的人十九已跑了。

他轉出墻角，閃撲到大門前，探頭往屋內看了一眼，看不到有人，亦沒有動靜，馬上閃撲向那一邊的墻角前。

透口氣，探頭往墻角的那面窺瞥一眼，沒有人，至此，他敢斷定，屋內的人全溜了。

但他仍然轉身跑到門前，伸手將一扇板門一下推開，身子一伏，竄入屋內。

屋內靜悄悄的，他搜遍了屋子，結果，搜不到一個人。

長長地吐口氣，蕭原才走出屋外。

他並沒有馬上追尋那些溜了的人，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那些人往那個方向溜了。

當然，要是展開追查，肯定可以查到那些人往那個方向跑了，但卻肯定要費一番工夫，而那些人在這段時間內，不知跑出多遠了，要追上他們，根本不可能，所以，蕭原不打算追。

打量了附近一眼，蕭原向右邊距這間屋子最近的一座房屋走去。

俗語有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只要查出住在那間屋子的是甚麼人，那就可以從那方面追查下去。

這是蕭原的想法。

幫匪互拚　情勢危急

走到那房人家的屋子前，只見那戶人家屋門緊閉，連窗子也關上，大概都躲在屋內擔驚受怕吧，怪不得附近一個人影也不見。

蕭原走到門前，猶豫了一下，擧手拍門。「喂，開門啊！」

屋內沒有動靜。

蕭原只好再叫：「別怕，我是偵緝隊的，開門吧。」

這一次，屋內有了動靜，有人驚怕地道：「眞的是……隊上的長官？」

蕭原大聲道：「是啊，快開吧，有話問你。」

「長官，放鎗……的人都跑了嗎？」屋內的人問。

「跑了。」蕭原道。「否則，我怎會要你開門？」

「長官，請等等，我這就來開門。」跟着，屋內响起一陣脚步聲。

脚步聲來到門前，停下，好一會，兩扇門才「呀」一聲打開來，現出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男人。

那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心慌地打量蕭原一眼，蕭原忙向他咧嘴一笑，友善地道：「大叔，你看看，不是沒有人放鎗了嗎？」

那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探頭往那間屋子張望兩眼，才神色稍定。「長官，剛才的鎗聲好嚇人……」

「大叔，你貴姓？」蕭原打斷對方的話。

「我？」那上了年紀的男人愕了一下，隨即馬上道：「長官，小姓何。」

「何大叔，你在這裏住了多久？」蕭原問。

「三十多年了。」姓何的男人道。忽然問客氣地道：「長官，快請到屋裏坐，再說話。」

蕭原忙搖搖手。「何大叔，不用客氣，我不過問你幾句話……」

「長官，只管問，我知道的，一定告訴給你知。」姓何的男人熱切地道。

「你在這裏住了三十多年，那一定認識住在附近的人？」蕭原用手指一下附近的屋子。

「當然認識。」姓何的男人接口說。「都是熟人了，怎會不認識。」

「那你認識住在那間屋子的人嗎？」蕭原用手指着那間全部人都跑了的屋子。

姓何的站出屋外，看一眼蕭原用手指着的那間屋子。連聲道：「認識，怎會不認識，住在那裏的，是兩兄弟，姓王，大哥叫王培，弟弟叫王堂，唉，大概祖上沒有積德吧，他們兩兄弟都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經常呼朋引類，吃喝聚賭，弄得神憎鬼厭，住在附近的人家，誰沒有借過錢給他兄弟，總是有借無還，至今，他兩兄弟還欠我家四個大洋。」

「王培兄弟還有父母嗎？」蕭原打斷姓何的男人的話。

「早就沒有了。」姓何的嘆口氣。「若還在，不被那兩兄弟活活氣死才怪。」

「他們不務正業，怎樣過活？」

「長官，正所謂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偸搶拐騙，他們那一樣不幹？要不，早已餓死了。」

蕭原看得出，姓何的男人對王培兄弟憎惡得很。

「他們平時與甚麼人來往？」蕭原問。

姓何的男人哼了一聲：「物以類聚，人以羣分，與他兄弟來往的，沒有一個好人，都是附近的二流子、無賴漢，像馬家的不肖子、張家的大懶漢、趙家的爛賭鬼，都是他兄弟的好朋友，經常走在一起。還有好幾個，我叫不出名字來。」

停一下，跟着睜眼詫聲道：「長官……不是王培兄弟與你們駁火吧？」

蕭原點一下頭。「我想是了。剛才，就是王家兄弟那間屋子裏的人向我放鎗，與我駁火。」

「啊？」姓何的男人滿面驚愕之色。「他兄弟眞是膽大包天，居然向長官你放鎗，這可是殺頭的大罪。」

「何大叔，這兩日，王家出入的都是些甚麼人？」

「長官，這我可不大清楚。」姓何的男人道：「我家，還有附近的人家，都對他兄弟敬鬼神而遠之，不去理會他兄弟的事，但求他兄弟不來痳煩我們，因此，我們都不去理會他兄弟的事。」

「何大叔，打擾你了。」蕭原客氣一句。

「那裏，那裏。」姓何的男人陪着笑。「長官，那是應該的。」

跟着又壓着聲道：「長官，你一定要捉到他兄弟，將他們關起來，讓他們嚐嚐坐監牢的滋味，說不定，他兄弟因此而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蕭原笑笑，道：「何大叔，你心腸好啊……」

姓何的男人嘆口氣。「我是看着他兄弟長大，變壞的，眞替他兄弟死了的父母心痛，他兄弟小時候，我很喜歡他們，我與他兄弟的父母是很好的鄰居，說心裏話，做長輩的，誰不希望後生晚輩學好長進，他兄弟若是改過學好，那就好了。」

「何大叔，謝謝你。」蕭原對姓何的男人頗有好感。

姓何的男人笑說道：「長官，你眞和氣……」

「老蕭……」忽然間傳來叫聲，打斷了姓何的男人的說話。

蕭原忙扭頭望去，只見一隊人急急奔來，領頭的一個是偵緝隊的隊傳沈毅。

他擧起手揮動兩下，叫道：「沈隊傳，你們終於趕來了。」

沈毅聽出蕭原話中的意思，大聲道：「老蕭，隊裏所有的人都外出偵查去了，我接到急告後，好不容易找到一撥人手，立刻趕來，所以遲了一點。」

說着話，沈毅那一小隊人已跑到近前，停下來。「老蕭，發生了甚麼事？」

蕭原道：「我跟踪一個形跡可疑的漢子來到這裏……突然間遭到襲擊……與那些人駁火，後來，那些人跑了。」

這時候姓何的男人已返回屋內，免得礙了蕭、沈兩人談公事。

「有多少個人？」沈毅臉上露出可惜的神色。

「最少也有三個。」蕭原道。「至於有多少人，我不清楚。」

跟着將整件事經過說出來。

沈毅聽完蕭原的話，可惜地道：「要是捉到一個，說不定因此而破案，唉，眞可惜。」

蕭原道：「只要查出王培兄弟的下落，捉到他兩，一樣可以破案。」

頓一下，又道：「整件案子從發生到今日爲止，總算查到王培兄弟這兩個有關的人，這是一條重要的綫索。」

沈毅點一下頭。「不過，要是王培兄弟像周昌那樣，失了踪，至今查不到他的下落，那豈不是……」

蕭原滿有信心地道：「沈隊副，不會的，那兩伙人經已蹩不住了，一定會幹一場，只要我們加緊留意，抓緊偵查，我相信，好快會有收獲。」

接又道：「老沈，我們去查一下王培兄弟那間屋子吧，說不定，會找到些有用的東西。」

沈毅點一下頭，帶着那隊人與蕭原走向王培兄弟那間屋子。

*　　*　　*

「老蕭，聽你那麼說，周昌與王培兄弟應該代表兩伙人。」朱家坤道。「而彭栢夫婦麼，可能是王培兄弟那一伙的。」

微微吁口氣，帶點興奮地道：「偵查了這些日子，總算有點眉目了，老蕭，謝謝你，要不是你大力幫忙，只怕這時候我們仍是一頭霧水，仍然摸不清眉目。」

「老朱，這兩日，要加緊偵查，我猜他們極可能會火拚。」蕭原目光閃閃。「周昌那伙人殺了那個死在周大嬸墳前的死者，王培兄弟那伙肯定不會罷休，向他們報復……」

「嗯！」朱家坤重重地嗯了一聲，表示完全讚同蕭原的話。「他們兩伙人若是幹起來，對我們大爲有利！鷸蚌相爭，我們這個漁人一定得利！」

跟着又道：「待會，我吩咐弟兄們加緊偵查，探聽消息。」

「老朱，我也想出去查探一下。」蕭原道。「但我不大熟悉這裏的情形，你可否叫一個弟兄跟我一起？」

「當然可以。」朱家坤道。「別的弟兄跟你一起，不認識的不大好，這麼吧，我跟你一起去查。」

蕭原遲疑地道：「老朱……」

朱家坤拍拍他的肩頭。「怎麼？不喜歡我跟你一道去查？嫌我……」

蕭原忙道：「不是這意思。老朱，你是隊長，應該留在隊裏主持一切。」

「我可以叫老沈暫時替代我，留在隊部指揮，這成了吧？」朱家坤向蕭原咧嘴一笑。

蕭原也笑道：「既然你這樣安排，那可是求之不得，與縣裏的偵緝隊長走在一起，那可神氣了，誰敢不給幾分面子。」

朱家坤輕輕捶了蕭原一拳，笑罵道：「老蕭，別說笑了！幹我們這一行的，有甚麼神氣，是苦差才眞，有甚麼事，還不是叫我們去查。不管刮風下大雨，還是半夜寒天，我們一樣要去辦差事，這口飯不好吃的啊！」說到後面，感慨地嘆口氣。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別發牢騷了，去吃飯吧。」

朱家坤「哦」了一聲，省覺地道：「只顧說話，現已近正午，該是吃午飯的時候。」

這時候確是已近正午。

兩人走出隊部，到附近的飯店去吃午飯。

* * *

「老蕭，你準備到那裏去查？」走出飯店，朱家坤問蕭原。

蕭原想一下，說道：「就去找那幾個平日與王培兄弟走在一起的無賴！好嗎？」

「你怎麼說，便怎麼辦。」朱家坤一副唯蕭原馬首是瞻的模樣。

事實上，他確是很佩服蕭原，要不，他也不會讓蕭原插手這件案子。

蕭原道：「老朱，那我豈不是喧賓奪主？」

朱家坤忙道：「老蕭，千萬別這麼說，你的頭腦比我靈活，你的提議確是好，我又想不出到那裏去查較好，當然聽你的啊！」

頓一下，由衷地道：「說眞話，老蕭，要是沒有你的鼎力幫忙，整件案子可能至今也沒有半點進展，我是眞心多謝你的幫忙。」

蕭原最怕聽別人對他說多謝感激的話，生怕朱家坤再說下去，忙道：「老朱，走吧，我們先去找張家的不肖子張大榮。」

朱家坤點點頭，與蕭原往西大街那面走去。

來到張家，張母說大榮吃過午飯後，便出外去了，不知他去那裏。

蕭、朱兩人沒有再逗留，馬上去馬家找馬樹森——外號癲馬。

張家與馬家相距不很遠，兩人快走到馬家時，看到兩個年約二十多歲的青年從馬家那個方向往一個街口走去。蕭原心頭一動，疾聲道：「老朱，那兩個傢伙會不會是癲馬與張大榮？」

朱家坤雖然是偵緝隊長，却不可能認識縣城裏所有的人，他並不認識張大榮與馬樹森那兩個二流子。

「我沒有見過他們，所以並不認識他們。不過，趕上去問問他們也無妨。」

蕭原點點頭，與朱家坤加快脚步趕前去。

「喂，等一等！」快趕上那兩個青年時，朱家坤向那兩個人喝叫。

那兩個青年聞聲停步，狐疑地打量着蕭、朱兩人，其中一個塌鼻樑的青年沒好氣地向兩人翹翹嘴：「喂，叫住我們有什麼事？」

另一個則撇撇嘴，很不禮貌地道：「你們是什麼人？」

朱家坤臉色一沉，瞪着兩人：「你兩個是癲馬與張大榮嗎？」

兩個青年互相看一眼，既不承認，又不否認地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朱家坤可火了：「他媽的，你這算什麼？信不信我拉你兩個回偵緝隊部，看你兩個還敢這樣說話！」

兩個青年頓時臉色驟變，互相瞥了一眼，左邊那個塌鼻樑的青年驚疑地道：「長官……你們是偵緝隊的長官？」

朱家坤一把揪住那人的胸衣，狠聲道：「他媽的，還有假的？你看清楚，我就是偵緝隊的朱隊長！」

兩個傢伙一聽，嚇得脚軟，右邊那個青年着慌地道：「朱……長官，大人……大量，我們有眼不識……長官，請長官不要……生氣。」

「朱長官……我們不敢……無禮了，請……」那個塌鼻樑青年口吃地說。

「說！你兩個是不是癲馬與張大榮？」朱家坤喝聲中手往上一起，幾乎將塌鼻樑青年揪得雙脚離地。

「朱隊長……我就是癲馬。」塌鼻樑青年急急道。

「我是張大榮。」右邊那個青年跟着說。

「他媽的，好聲好氣問你們，不肯說，眞是賤骨頭！」朱家坤罵一聲，猛地放開揪着癲馬胸衣的手，弄得豎起脚尖站着的癲馬差點跌倒。

蕭原在旁看着，沒有說話，暗中提防那兩個傢伙冷不防出手攻擊。

像這種不務正業的傢伙，有什麼事不敢幹出來的。

「跟我們走！」朱家坤朝張大榮兩人揮揮手。

「朱…… 長官…… 到什麼地方去？」癲馬心慌地問。

張大榮則畏縮驚恐地看着朱家坤：「朱長官……我們可沒有……犯事啊……你不能……」

「住口！」朱家坤厲喝一聲：「我要你們跟我走，便跟我走，是不是要我將你兩個鎖起來，才肯走？」

「不，不！」張大榮兩人幾乎是齊聲說：「跟你走。」

朱家坤向蕭原招呼一聲，領先往不遠處的一塊空地走去。

那附近都沒有房屋，比較僻靜，蕭原知道朱家坤是帶張大榮兩人到那裏問話。

張大榮兩人跟着朱家坤往前走，早先還有點驚恐不安，不知朱家坤會怎樣對付他們，及至看出朱家坤帶他們走向那塊空地，心裏定了一點，知道朱家坤不會怎樣難爲他們，本來有點發軟的脚漸漸硬起來。

來到那塊空地上，朱家坤在一棵樹下停下來，轉身瞧着忐忑不安的張大榮兩人，待兩人站下來，才沉着臉道：「你兩個聽着，我有一些話要問你們，若不老老實實回答，我會拉你們回隊部，然後好好地對付你們！」

兩個傢伙禁不住打了個顫，急忙說道：「知道，朱長官，我們怎敢不說實話……」

朱家坤揮揮手，阻止兩人說下去，兩道嚴厲的目光定定地直視着兩人，半晌，才沉聲道：「你們認識王培兄弟？」

張、馬兩人飛快地交換一瞥眼光，朱家坤厲喝道：「立即答我！」

張、馬兩人被喝得身子震了一下，慌不迭道：「認識。」

「你們經常與王培兄弟走在一起？」

這一次張、馬兩人不敢再遲疑，馬上答道：「是。」

「那你們一定知道，王培兄弟除了你們之外，還與什麼人來往？」

「除了我們外，還與爛賭華、大耳牛、黃狗崽他們……」張大榮答。

「我不是說那幾個無賴！」朱家坤截斷張大榮的話：「我是說近日與他們來往的另一些人！」

蕭原插口道：「彭栢有沒有與王培兄弟來往？」

癲馬馬上點頭：「有！他們不時走在一起，每一次彭栢去找王培兄弟，他們都會避開我們說話，我們都不知他們說些什麼，爲何不讓我們聽到。」

「還有些什麼人？」朱家坤問。

「近日，王培兄弟很少與我們在一起，我問王堂，近日幹些什麼，是不是很忙，王堂說，近日有些事要幹，遲些便找我們吃飯，兩日前，我到他們家找他們，看到他兄弟與三個人在一起，我不認識那三個人，我問王培他們是什麼人，王培說是生意上的朋友，我見他好像不大願意多說，便沒有再問他，跟着便離開他家，去找爛賭華到白頭翁那裏賭錢。」張大榮說：「之後，我便沒有再去他們。」

癲馬也道：「這兩日，他兄弟都沒有找我們去賭錢喝酒，我聽阿榮說他們家有朋友，沒有去找他們兄弟。」

「昨日王培兄弟與我們駁火的事，你們知道吧？」朱家坤問。

「這麼大件事，怎會沒有聽聞。」張大榮道：「昨晚，我們幾個都在談說這件事，我們都想不到，王培兄弟膽敢與隊上的長官駁火，還有鎗！」

「他們兄弟居然有鎗，我們一直都不知道，我們都感到很驚奇……」癲馬說。

「有王培兄弟的消息嗎？」

馬、張兩人同時搖搖頭：「沒有，爛賭華他們也沒有他兄弟的消息。」

「你兩個若是知情不報，要是被我查出來，嘿嘿！你兩個準備去蹲監獄吧！」朱家坤冷厲地對張、馬兩人說。

「朱長官，我們眞的不知道王培兄弟躲到那裏去，我們怎敢騙你。」馬、張兩人惶恐地說。

「若聽到他們的消息，馬上到隊部報告！知道嗎？」朱家坤直視着馬、張兩人。

兩人同聲道：「知道。」

「王培兄弟幹什麼營生？」蕭原開口問。

馬、張兩人互相覷了一眼，朱家坤馬上疾喝：「說！」

蕭原冷冷地瞧着馬、張兩人：「你們別說不知道！」

馬、張兩人身子震了一下，張大榮急急道：「他兄弟什麼也幹……」

「主要幹什麼？」朱家坤截斷張大榮的話。

張大榮咽口口水，正想說話，癲馬搶先道：「他兄弟主要幹賊贓買賣。」

「是做中間人，還是直接買賣？」

「不超過五十個大洋的，他兄弟直接買賣，若是大批，銀碼又大的，他兄弟便轉介別人，從中賺點錢。」這一次張大榮搶先說。

「轉介給那一個？」蕭原盯着問。

「聽他兄弟說，凡有大買賣，他兄弟只做接頭人，大老闆姓程，聽說，是在北大街上開雜貨行的。」

「那間雜貨行叫什麼名稱？」

「好像叫……我記不起來了，癲馬，你記得嗎？」張大榮着急地看着癲馬。

癩馬眨眨眼，沉吟着道：「好像……好像叫……什麼生號的，我記不起來了。」

「他媽的，怎會記不起來？」朱家坤臉色一沉，瞪着馬、張兩人：「你們不是故意記不起來吧？」

馬、張兩人惶恐地道：「朱長官，我們眞的記不起來，我們怎敢隱瞞！」

癩馬跟着又道：「北大街上沒有幾間雜貨行，老闆也不會全是姓程的，只要查一下，一定可以查出來。」

「姑且相信你們兩個說的是實話！」朱家坤仍然對兩人不假詞色：「聽着，不准對任何人說，我們會找過你們問話，知道嗎？」

馬、張兩人連連點頭：「知道，朱長官，我們會記着不會對別人說。」

「走吧！」朱家坤揮揮手：「記着，若有王培兄弟的消息，立刻到隊部報訊！」

「一定，一定！」兩人一迭聲說，向朱、蕭兩人彎腰鞠了個躬，才急急離去。

看着那兩個無賴飛快地走遠的身影，朱家坤帶點興奮地對蕭原道：「老蕭，總算又有收穫了。」

蕭原點點頭，咧嘴一笑，說道：「老朱，是不是馬上去北大街？」

朱家坤點點頭：「事不宜遲，越快越好。」

* * *

朱、蕭兩人很容易查到，北大街上一共有四家雜貨行，只有一個老闆姓程，名叫祥生。

而四間雜貨行中，只有程祥生那一間的店名叫祥生號，有一個「生」字。

這與馬、張兩人說的相符。

因此，兩人認爲，馬、張兩人所說的買賣賊贓的大老闆，絕無疑問，就是祥生號的老闆程祥生。

雜貨行的老闆暗中做的是賊贓買賣，有誰會想得到？

祥生雜貨行做的生意似乎很大，從店面便可以看出來——比北大街上任何一間店舖都要大。

而且，生意似乎很好，店面內人出出入入，頗熱鬧。

蕭原與朱家坤在祥生號外看了一會，才走入店堂內。

馬上有一個後生趨向兩人，臉上堆着笑，殷勤地問：「兩位老闆好啊，來小號是買貨，還是賣貨？」

「買貨。」朱家坤隨口道。

「兩位老闆快請到那邊坐下再說話。」那個後生臉上的笑容好親熱。

朱、蕭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跟着那後生向左邊靠牆的一排椅子走去。

招呼蕭、朱兩人落座後，那個後生馬上叫人送茶來，然後才對兩人說道：「兩位老闆，第一次光顧小號吧？兩位好生面啊！」

跟着又道：「做買賣，一回生，兩回熟，請兩位老闆今後多多光顧小號，小號做生意最老實，信譽最好。」

朱家坤哼了一聲，才道：「後生哥，我們確是第一次光顧貴號，王老闆介紹來的，你還記得王老闆嗎？」

那個後生先是愕了一下，隨即作恍然狀，乖巧地道：「記得，記得，王老闆是老主顧，怎會不記得，十日前，他才到小號買了一批貨，兩位既然是王老闆介紹來的，什麼也好說。」

朱家坤聽着，幾乎忍不住笑起來，心裏暗罵一聲：「好伶俐油滑的後生小子，你媽的，我胡謅亂說，他居然當眞的，眞會做作，要是去做戲，一定大紅大紫！」

這時，一個老漢捧了兩杯茶來，放在兩椅之間的几子上，馬上退開去。

「兩位老闆請喝口茶潤潤喉。」那後生好有禮貌。

兩人客氣一句，拿起杯子，喝了口茶，才放下茶杯，那個後生馬上問：「兩位老闆，請問要買些什麼貨？」

「我們想向貴號買一批瓦煲。」朱家坤隨口說。「不知貴號可有貨，價錢怎樣？」

「有貨，請問要多少貨？」

朱家坤瞧一眼蕭原。

蕭原馬上道：「要二百個。」

「是飯煲、湯煲還是茶煲？」後生問。

「飯煲一百個、湯煲與茶煲各五十。」蕭原隨口說：「請問什麼價錢？」

「價錢麼？兩位老闆請放心，小號一定會算便宜一點的。」那個後生陪着笑道：「兩位請稍坐一會，待我去櫃面叫先生開一張價單給兩位過目，兩位認爲價錢滿意，才成交不遲。」

說完，便欲向櫃面那邊走去。

蕭原將他叫住：「後生哥，貴號老闆在麼？」

那後生聞聲止步，扭頭道：「兩位要找小號老闆有何貴幹？」

「我們有一宗大買賣，想與他談談。」朱家坤道。

那後生看了兩人一眼：「我到裏面去看一下，若小號老闆在，我會請老闆出來見兩位。」

說完，向櫃面走去。

蕭、朱兩人一直注視着那個後生的舉動，看到他在櫃面向一個「先生」說了一會話，接着往裏面走去。

蕭、朱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咧嘴一笑：「老蕭，直到現在，我才發現，自己像個生意人。」

蕭原也笑道：「老朱，你確是有幾分像，但我，怎麼看，也看不出自己是生意人。」

「老蕭，這麼說，可要小心點。」朱家坤收斂起笑容：「那個後生哥那麼靈俐，不會看不出來的。」

兩人說着話，看到那個後生從裏面走出來，馬上停止說話，各自拿起茶杯喝口茶。

那後生快步走到兩人面前，陪笑道：「兩位老闆，對不起，小號老闆不在，請兩位明天這個時候來，我知會老闆等兩位，好麼？」

蕭、朱兩人互看一眼，朱家坤一下子站起來，板着臉道：「你老闆眞的不在？」

那後生被朱家坤的舉動及臉色嚇得退了一步，驚疑地看着朱家坤：「眞的不在，老闆，有生意上門，小號是打開門做生意的，怎會往外推啊！」

「你聽着！」朱家坤沉聲道：「我們不是生意人，是偵緝隊的人！」

那後生吃驚地瞪大眼，張大口，望着朱家坤。

「他就是偵緝隊的朱隊長！」蕭原接口道。

那後生口吃地道：「朱……隊長，恕我失敬……請問兩位……長官……突然……來到小號，未知有何貴幹？」

「我們要見你們老闆！」朱家坤惡狠狠地瞪着那個後生：「快帶我們去見他！」

那後生急道：「長官，我們老闆確實不在店內，我怎敢騙兩位長官！」

「你敢！」朱家坤「哼」了一聲：「我不將你關起來才怪！」

跟着又道：「眞的不在？」

那後生誠惶誠恐地道：「長官，眞的不在。」

「帶我們去看看！」朱家坤喝道。

那後生不敢不從，應了一聲「是」，帶朱、蕭兩人往裏面走去。

那後生沒有說謊，程祥生確是不在店內。

朱家坤乘那後生不覺，低聲問蕭原下一步怎辦。

蕭原向他打個眼色，示意他離開祥生號再說。

找不到程祥生，兩人沒理由賴下去，只好離開祥生號。

那「後生」一直將兩人送出門外。

臨走前，朱家坤對那後生道：「程老闆若回來，叫他馬上到隊部找我，知道嗎？」

「知道，我會記着。」那後生連聲道：「兩位長官好走。」

重重地哼了一聲，朱、蕭兩人走出祥生號，往十字街口那邊走去。

才走出不遠，朱家坤便急不迭問蕭原：「老蕭，下一步怎樣做？」

蕭原早已想到下一步怎樣做：「搜查祥生號的貨倉！我們兩個人中，一個趕回隊部召集人手立刻到來，一個留在附近監視祥生號內的動靜。」

「好！」朱家坤點點頭：「我趕回隊部召集人手，老蕭，你留下來監視。」

「嗯。」蕭原不反對。

朱家坤立刻趕回隊部。

* * *

祥生號內的「先生」及伙計看到一伙人衝入店內，嚇得大驚失色，不知所措。

他們以爲衝入來的人是土匪，來打劫。

難怪他們會誤會及驚慌的，因爲偵緝隊的人都是穿便裝，不穿軍服的！

「你……們……想幹嗎？」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壯着膽問。

他是祥生號的「大先生」。

那個後生一眼認出蕭、朱兩人，頓時鬆了口氣：「朱隊長，這是什麼意思？」

跟着對那些嚇得臉青唇白的「先生」伙計道：「大家別驚怕，他們是偵緝隊的，這位是朱隊長。」伸手指着朱家坤。

那些「先生」伙計聽那後生那樣說，一顆「砰砰」直跳的心才平復下來。

「程老板在嗎？」朱家坤厲聲問。

「朱隊長，老闆仍未回來。」那後生道。

「那我們要搜倉！」朱家坤道。

「朱隊長，小號做的是……正當生意……無緣無故的，爲什麼要搜倉？」那個「大先生」壯着膽問。

「我們懷疑貴號的貨倉內收藏有賊贓，因此要搜倉！」朱家坤沉聲道。

「朱隊長……」大先生才說話，便被朱家坤喝止。

「別囉嗦！要不，先將你鎖起來！」

那個大先生立刻噤聲！

「走！」朱家坤朝手下一揮手，往後面走去。

那隊偵緝隊員跟着朱家坤飛快地向裏面走去，只有兩個隊員留在店面，看着那幾個先生與伙計。

祥生號的貨倉在店面的後面，當中是老闆程祥生的賬房所在，也是與客人談生意的地方。

祥生號的貨倉又大又深，裏面堆放了各式貨物，有缸瓦瓷器，有竹器製品，亦有山貨，不下二三十類，祥生號經營的生意果然好大。

朱家坤帶着手下才走到貨倉前，兩個橫眉豎眼的漢子橫身將他們截住。「你們是甚麼人？來幹甚麼？快出去！」左面那個大塊頭惡聲惡氣的。

「你又是甚麼人？敢阻住我們？」朱家坤氣往上衝，一下子拔出鎗指着那個大塊頭的肚子，用力戳了戳。

那兩個漢子臉色驚變，氣焰頓斂。右邊那個左下巴有一塊疤痕的漢子急忙道：「朋友，我兩個是管倉，請問你們是甚麼人？」

「哼」了一聲，朱家坤正想說話，那個大塊頭冷笑一聲，開口道：「你們拿鎗進來，以爲我們怕了你們？可以任意胡爲？程老闆要是知道……」

「知道了又怎樣？」朱家坤對大塊頭大是不順眼，用鎗大力戳一下他的肚皮，痛得那傢伙身子一躬，喲地叫了一聲，頭上青筋暴現。「我正要找他，他不在，算他走運！」

「你聽着，我們是偵緝隊的人！他就是朱隊長！」跟在朱家坤後面的陳貴田伸手點着左邊那個漢子的鼻頭。「快

滾開，我們要搜倉！」

右邊那個漢子臉色驟變，急急道：「長官，你也看到，倉內那些貨物沒有甚麼不對啊，爲何要搜倉？」

「我們要搜便搜！」陳貴田一把將那漢子推開，跟着向身側的一個手下道：「將他們押到一邊，鎖起來！」

那個隊員答應一聲，從身上拿出一對手扣，上前去，將兩個漢子的左右手扣在一起。

兩個漢子不敢反抗。

蕭原第一個走入貨倉。

跟着，那一小隊偵緝隊員便在貨倉內大肆搜起來。

而貨倉內除了那兩個漢子外，沒有別的人。

幾過一番搜索，沒有發現甚麼不對勁的貨物，蕭、朱兩人大爲着急。

「老蕭，會不會癲馬張大榮敷衍我們，亂說一通！」朱家坤有點緊張地對蕭原說：「若搜不出甚麼，被程祥先反咬一口，那我很難向縣長交代的啊！」

蕭原兩道目光仔細地打量着貨倉的情形，一點也不着慌：「老朱，這時候要冷靜，癲馬他們不敢胡說亂道的，除非他們打算從今後不再在這裏混。」

「但是，爲何搜不到？」朱家坤心焦氣燥。

「仔細再搜一遍，看看可有地洞，或是暗格之類的隱蔽地方。」蕭原提議。

「嗯！」朱家坤點點頭：「希望這一次找到要找的東西！」

跟着大聲命令那些手下再搜一次。

蕭原忽然扭頭望向那兩個站在一旁的漢子。

他留意那兩個人的目光往那裏張望。

那兩個漢子一直看着偵緝隊的人在搜查，起先神色有點緊張，待到那些偵緝隊員搜不到甚麼，頓時鬆口氣，聽說再搜一遍，神色又緊張起來。

蕭原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兩個漢子的雙眼。

他注意了，兩個漢子在不到一刻鐘的時間內，往一堆瓦缸張望了三次，而且每一次有人走近那堆瓦缸，兩人都顯得有點緊張。

蕭原立刻走到朱家坤的身邊，附耳說了幾句話，跟着走開去，暗中留意兩個漢子的神情變化。

朱家坤來到那堆瓦缸前，伸手在一個瓦缸上敲了一下，接抬起頭，向幾個在搜查一堆枕頭的隊員叫道：「焦輝，你們過來再搜查一下這堆瓦缸，待會再搜那些枕頭。」

那幾個隊員答應一聲，扔下手上的木枕，走過去。

蕭原緊緊地盯着那兩個漢子的神情變化。這一次又有發現。

那兩個漢子在朱家坤走近那堆瓦缸時，神色變動了一下，之後，到朱家坤吩咐焦輝等人過去搜查那堆瓦缸時，兩個漢子緊張得嘴唇噏動一下，手也動了動。

蕭原看在眼內，更加肯定那批瓦缸有問題。

那幾個隊員動手檢查那些瓦缸，看過之後，還逐個用手敲遍每一個地方，看看有甚麼異聲。

那兩個漢子睜着眼看着，眨也不眨一下。

那堆瓦缸大約有三四十個，每一個比水桶還大，幾個隊員逐個檢查完後，累得頭上滿是汗水。

令他們好失望，那堆瓦缸沒有藏着東西，他們一無發現。

蕭原看到那兩個漢子大大地鬆口氣。

朱家坤失望地望向蕭原。

蕭原朝他點點頭，走過去。

「老蕭，甚麼也搜不到啊？」朱家坤既失望，又心焦。

蕭原忙安慰他：「老朱，別急，我敢擔保，一定找到的，就在這裏！」用手指一下腳下。

朱家坤只是看着蕭原，看他有甚麼行動。

蕭原對朱家坤道：「老朱，可否請弟兄們將這堆瓦缸全搬開去？」

朱家坤疑惑地看着蕭原：「老蕭，他們剛才仔細查看過這些瓦缸，還要再看？」

蕭原搖搖頭：「不，我想看一下，墊着瓦缸的木板下面是怎樣的。」

他故意大聲說話，並冷不防扭頭向那兩個漢子望去，只見那兩個漢子臉上露出緊張之色，雙手拳握着，看到蕭原扭頭向他們瞥望，急忙將目光閃開。

這情形，別說是蕭原，只要不是白痴，也看得出，兩個漢子心裏有鬼。

「木板下不就是地面。」朱家坤更加疑惑。「木板墊在地面上，下面根本藏不了東西。」

「老朱，木板下面確是藏不了東西，但地面下面說不定藏着東西！」蕭原又瞥一眼那兩個漢子，笑笑道：「你瞧瞧，那兩個管倉的神色多緊張？臉色多青白？」

朱家坤終於明白蕭原的意思，扭頭看到那兩個漢子確是神色有異，心頭跳動一下，馬上對那幾個隊員道：「快動手將這些瓦缸搬開去。」

跟着，大聲招呼正在搜查別的地方的偵緝隊員過來幫忙。

蕭原扭頭對那個看守着兩個漢子的隊員道：「洪堅，小心看着那兩個傢伙，提防他們向你襲擊！」

洪堅答應一聲，退開一步，拿鎗指着兩個漢子。

兩個漢子臉色灰白。

移開那堆瓦缸，拿起鋪在地面上的一塊塊長而窄的木板，鋪了紅方磚的地面上，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朱家坤拿眼看着蕭原。

蕭原含笑走到空着的地面上，抬起腳，用力頓了幾頓！

地面發出幾下空洞的聲音。

朱家坤聽得很清楚，不等蕭原說話，經已興奮地叫道：「下面是空的，老蕭，你眞了不起！」兩步躍到蕭原的身邊，抬腳用力往地面頓兩頓。

「下面空的，確是空的！」朱家坤興奮萬分，「快找一下，看看可有掀起來的手把？」

那些隊員聽說下面是空的，都很興奮，終於找到地洞了，馬上在空出來的地面上找尋起來。

結果，他們找到一塊可以掀起來的紅方磚，將方磚掀移開來，發現下面是一塊板，板上嵌着一個圓鐵環。

朱家坤親自去拉那個鐵環。

用力往上一拉，那處地面立刻被拉起來，露出一個寬三尺，長六尺的洞口來。

洞口的左邊，有一張木造的梯子。

從洞口望去，洞深約五六尺，放着一箱箱，一袋袋的東西。

「終於找到了！」朱家坤興奮得差點跳起來，緊緊地握住蕭原的手。「老蕭，你眞了不起！」

「老朱，叫兩個弟兄下去看看吧。」蕭原直笑。

朱家坤點點頭，正想叫人下去看看，陳貴田已自告奮勇。「朱隊長，我下去。」

朱家坤一口答應：「好啊！」

陳貴田邊向洞口走去，邊道：「誰跟我下去？」

一個叫阮青的隊員道：「陳隊目，我跟你下去。」

陳貴田點點頭，當先順着梯子走下去。

阮青跟着。

洞下面似乎比洞口大很多，陳、阮兩人走下地洞，打量了地洞四周一眼，陳貴田向上面叫道：「朱隊長，下面頗寬大，放了不少東西，咦，待我看看這個袋子裝着甚麼東西。」

「阿陳，小心啊。」朱家坤蹲在洞口邊，往下叫。

陳貴田應了一聲，打開一個袋口。

「嘩！是一綑步鎗！」陳貴田一眼看到袋內裝着的東西，忍不住驚叫出聲。

「做生意的，貨倉的地下居然藏着鎗械，程祥生這次水洗也不清了……」朱家坤按捺不住，走下地洞。

經過一番檢查，朱、陳、阮三人發現，地洞內收藏着不少東西，不但有鎗械，還有大洋，黃金首飾及貴重物品，靠牆的一張木桌上，放着一本賬冊，上面列明那年那月那日買進甚麼東西，最近的日子是九日前，上面寫着買進一批物品，計有：玉鈪一隻，金耳環一雙，銀鐲台一對，錫壺一個。

朱家坤看到兩行列在賬冊上的物品名稱，不由失聲叫起來。「阿陳，快來看看，上面寫着的物品，不就是南大街玉桂里那戶姓徐的人家報失的那些物品麼？」

陳貴田走過去瞧着朱家坤用手指着的那兩行字，看完後，拍拍大腿道：「隊長，完全一樣！姓徐的人家是在十二日前報失的，我記得好清楚！」

阮青在後面道：「朱隊長，這裏的東西豈不是全都是賊贓？」

朱家坤點點頭，跟着走到洞口前，抬頭向上叫道：「老蕭，這下面全是贓物，你要不要下來看看？」

蕭原蹲在洞口邊，搖搖頭道：「不看了，老朱，派人在這裏看着，我們帶上一些人去捉程祥生。」

「嗯，既然搜到贓物，當然要去捉主犯。」朱家坤邊說邊從梯子上走上來。「但是，我不知道程祥生這個賊商住在那裏。」

「那還不簡單。」蕭原已站起來：「到前面去問一下那個大先生，他準知道！」

朱家坤連連點頭：「我高興得連這一點也想不到，高興得昏了頭。」

跟着對下面的陳貴田道：「阿陳，你與洪堅、阮青……五個人留下來看着，我帶其餘的弟兄去捉程祥生這個賊商！」

陳貴田在下面答應一聲，與阮青先後走上來。

朱家坤馬上招呼其餘的手下與蕭原一道匆匆走出外面。

* * *

蕭原說得沒有錯，那個「大先生」知道老闆程祥生的住處，對他們說出來。

朱家坤與蕭原坤帶着幾個隊員飛一樣趕去程家。

程祥生住在南城關前的金花里。

那一帶的屋子又大又整齊，每一座房屋都是獨立的，並不像普通的人家那樣，一家貼着一家的，一看便知道住在這裏的都是有錢人家。

朱家坤邊走邊對蕭原道：「老蕭，住在這裏的人，都是有頭有面，有錢有勢的人家。他媽的，眞不公平，有錢的可以住大屋，娶小老婆，使下人，沒錢的，住破屋，吃不飽，穿不暖，可是，沒錢的人死挨死做，仍然艱難困苦，有錢的，睡到日上三竿，不勞不動，吃好的喝辣的，糟得像猪一樣，錢越賺越多！他媽的，有時候，眞想拉挺機鎗，將那些傢伙掃光！」

蕭原嘆口氣，說道：「世間事就是這樣，就像程祥生這種人，明是做生意，暗中幹的是見不得光的勾當。我想，他是幹那樣勾當，才賺到腦滿腸肥的！」

「他媽的，像他這種生意做得那麼大的人，有誰會想到，原來是個賊商！眞叫人作嘔！」朱家坤顯得很氣

憤。

「老朱，是那座房屋吧？」蕭原忽然用手指着前面一座大而整齊的房屋。

朱家坤看着那座房子，然後往後面張望一眼，點頭道：「不錯，從頭一座數過去，第六座房子就是程家，那個大先生是那樣說的。」

蕭原忽然道：「老朱，我有一種感覺，程祥生可能不在家。」

朱家坤陡地腳步一窒，愕然道：「不在家，他到那裏去了？」

「極可能躲了起來。」蕭原道。

「老蕭，難道他一早已知道我們會查到他身上，所以躲起來？」朱家坤一窒之後，又繼續往前走。

蕭原搖搖頭：「那不可能。就是我們，也想不到他是一個收買賊贓的人！他之所以會躲來，極有可能與接連死了四人的案子有關連，我還懷疑他是主謀人之一！」

「老蕭，你懷疑程祥生是王培兄弟那伙人的主腦？」朱家坤又突然停下來。

蕭原只好停下來。「嗯！」用力點一下頭。

「老蕭，你還想到些甚麼？」朱家坤望着蕭原。

蕭原却道：「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先去程家捉程祥生再說，有空，再對你說。」

朱家坤想想也是，馬上急急往前走。

他又走又停的，害得他的手下不得不跟着要走走停停的，對他這種神經質的舉動，摸不着頭腦。

程家的房子確是很大，而蕭原也似乎料事如神，程祥生果然不在家。

朱家坤當然不相信，命令手下入屋搜查，結果，搜遍了整座屋子，也找不到程祥生。

程祥生的母親及妻子一個勁追問朱家坤，程祥生到底犯了甚麼事，朱家坤忙着搜查，不耐煩答理她們，直到搜查完畢，臨走前，才對程家婆媳道：「妳兩個很想知道兒子、丈夫犯了甚麼事嗎？好，我現在告訴妳們！你兩個的兒子，丈夫犯了收買賊贓的大罪，我們已在祥生號的貨倉內，搜到一批賊贓，所以來捉你兩個的兒子、丈夫！聽清楚了吧！」

程祥生的母親驚恐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媳婦則驚怕得哭起來，一會，做母親的才哭叫道：「長官，不會的！我家三代都是正經生意人，做的都是正經生意，每年賺的錢不少，不愁吃穿。祥生怎會做那種犯法的生意，你們不要冤枉他！」

「住口！」朱家坤怒喝：「我們冤枉他？妳要不要跟我們到貨倉去看看那批賊贓！他媽的，你們有錢人都不是好東西！貪得無厭，越有錢，便越想弄多些錢，恨不得家裏堆起金山銀樹，爲了弄更多的錢，甚麼事幹不出來！」

程祥生的母親被朱家坤說得不敢再吭聲，只是哭。

「妳兩個聽着！」朱家坤大聲大氣地道：「程祥生若是回來，要他立刻到偵緝隊部投案，若他想潛逃到外地，嘿嘿，看他逃得了，若被我捉到，罪加一等！」

兩個女人只是哭。

「聽到嗎！」朱家坤喝叫一聲。

兩個女人嚇得身子抖顫了一下，慌不迭道：「聽到了。」

「記得嗎？」

兩個女人慌忙道：「記得。」

朱家坤重重地哼一聲，才與蕭原帶着手下離開程家。

走出程家，朱家坤仍然繃着臉，蕭原拍拍他的肩頭，說道：「老朱，你好像不大喜歡那些有錢人，是嗎？」

朱家坤用力點點頭：「他媽的，那些有錢人都以爲高人一等，擺架子給臉色，總以爲他們有錢人，不會幹壞事，只有窮人，才會幹壞事，他媽的，我最不服氣，其實，那些有錢人幹起壞事來，比窮人厲害千百倍，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實則，暗裏幹的盡是骯髒事，揭開來叫人作嘔！」

蕭原想不到朱家坤對有錢人那麼偏激，並不是三言兩語便可以化解的，於是改變話題。「老朱，待會返回貨倉要好好地查問那兩個管倉的傢伙，他們若不是程祥生心腹，程祥生不會讓他們看着貨倉的，他們極可能知道程祥生去了那裏。」

朱家坤道：「老蕭，我也是那樣想，那兩個傢伙若不是程祥生的心腹親信，斷不會讓他們看守那批贓物，兩個傢伙一定知道不少內情。」

* * *

就在程祥生的賬房內，朱、蕭兩人訊問那兩個管倉的漢子。

兩個漢子一個叫林海，另一個叫蔡成。

起初，林、蔡兩人矢口否認知道貨倉內那堆瓦缸的下面，有一個地洞（應該說是地下室才對），但是，經不起朱、蕭兩人的一連串盤問，無詞以對，終於承認是程祥生的手下，而且是親信心腹。

林、蔡兩人供出，彭栢是程祥生在買賣賊贓的掮客，說得上是他們的人。

而彭栢夫婦被殺死，是周昌那一伙人幹的。

兩人還透露，在縣城內，有兩幫人做買賣賊贓的生意，一幫以程祥生爲首，另一幫以溢記銀號的老闆龍溢川爲首，各有一批掮客及手下，由於這種生意利錢很大，所以，兩幫人一直在明爭暗鬥。

至於殺死周大嬸的兇徒，乃是程祥生的一個手下，名叫岑光，是鄰縣人氏，平時很少在外面走動，所以，沒有甚麼人認識他。

但是王培兄弟却認識岑光。

而岑光就是曝屍在周大嬸墳前那個死者。

那就怪不得王培在較場入口前看到岑光的屍體後，馬上返回家，極可能將岑光被人殺死的消息告知兄弟王堂及其他幾個人。

林、蔡兩人還透露，程祥生在城東的富裕巷有一個女人，那裏有他第二個家，知道幾個人，都是他的心腹及親信。

若有重大的事情，或是大買賣，程祥生都是在那裏與幾個心腹手下商議。

林、蔡兩人透露的這個消息最重要，蕭原對朱家坤道：「老朱，程祥生極可能躲在那裏，我們馬上到那裏去看看。」

朱家坤興奮地點點頭：「嗯，馬上去！老蕭，全憑你發現返回王培兄弟家那個人，才有重大的收獲，眞可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時，有一小隊偵緝隊趕到來，朱家坤馬上吩咐那個帶隊趕來的隊員江正仁跟他到城東富裕巷捉程祥生，陳貴田那一小隊則負責將林、蔡兩人及那批賊贓押回隊部，至於祥生號內的其他人——上至「大先生」，下至伙計後生，由於查出與老闆買賣賊贓的事沒有關連，亦不知情，因此，全部放他們離去。

至於江正仁那一小隊，是朱家坤於訊問林、蔡兩人之前，派人趕回隊部召來的。

* * *

朱家坤與蕭原帶着一個小隊趕到城東富裕巷時，經已是傍黑時分。

奔波了大半日，朱、蕭兩人可說又累又餓，但當想到可能會捉到程祥生，都忘記了疲累肚餓，抖擻精神，希望可以在程祥生「藏嬌」的金屋內，捉到他。

程祥生的「金屋」在富裕巷最後一家，是在巷尾。

那座房子頗大，而且頗新，單從那座房屋，便可以看出，程祥生對那個女人很寵愛。

將那座房屋包圍起來後，朱家坤才與蕭原去拍門。

開門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看她的穿着，應該是個僕婦。

那上了年紀的婦人打開門，一眼看到站在門外的兩個人陌生得緊，一面懷疑地打量着蕭、朱兩人，一邊問：「你兩個是甚麼人？有何事幹？」

朱家坤開門見山。「大嬸，我們是偵緝隊的，來找妳主人程祥生老闆！」

那上了年紀的婦人聽聞是扛鎗的兵爺，嚇得臉色驟變，手足無措。「長官……請別忙……我……」

朱家坤揮揮手，阻止那上了年紀的婦人說下去。「大嬸，別慌，程老闆在嗎？」

「不……在。」那上了年紀的婦人看到朱家坤並不是兇神惡煞的，心神稍定。「程老闆……不在……走了。」

朱家坤着急起來。「大嬸，讓我們進去，我們要搜查這座房屋！」說着話，經已一步跨入門內。

那上了年紀的婦人慌忙讓開，蕭原跟着走進去。

跟在蕭原身後的，是四個偵緝隊員。

朱家坤才走入廳堂，一個女人剛好從裏面急急走出來，一眼看到朱家坤等人來意不善，不由驚愕地停下腳步，驚疑地道：「你們是甚麼人？……闖入……我家……幹嗎？」

那女人大約二十五六年紀，樣貌姣好，眉目間有一份媚態，白白淨淨的，看得朱家坤禁不住在心裏暗道：「怪不得程祥生在外面收藏了這個女人，與他的黃面婆比較，簡直是鮮花與殘柳！」

心裏那麼想，口裏說道：「我們是偵緝隊的，我是朱隊長，來這裏，是要請程老闆回去說話！」

那女人臉色大變，驚慌地問：「長官，祥生……犯了甚麼事？」

朱家坤冷冷道：「妳不知道嗎？我沒時間與妳說，快叫程老闆出來！」

蕭原在朱家坤與那個女人說話時，一直在打量屋子各處，特別留意屋子裏面的動靜。

那女人驚慌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長……官，祥生……不在，……走了……」

「走了！」朱家坤厲喝一聲，嚇得那女人全身震抖了一下。「走了多久？」兇狠地瞪視着那女人。

那女人驚恐得口吃地道：「走了……走了一刻……刻鐘……左右……」

「到那裏去？」朱家坤問。

「不知道。」那女人似乎沒有那麼驚慌了。「他的事，從來不告訴我……」言下有點委屈。

蕭原忽然有點同情那女人。

「我要搜查一下，妳不反對吧？」朱家坤的語氣也緩和下來。

女人點點頭。

朱家坤與蕭原，還有四個偵緝隊員，立刻搜屋。

女人與上了年紀的婦人沒有騙他們，程祥生確是不在屋裏。

他們撲了個空。

朱家坤抱着一團希望而來，如今却無所獲，自不免有點失望，對那女人也不那麼友善了。「他媽的，他走得好快！喂，程祥生爲何忽然離去？」

那女人被朱家坤的樣子及說話的語氣嚇得心頭亂跳，慌不迭道：「長官……我……不知道……他忽然間說走，去辦事，就走了，我不敢問他辦甚麼事。」那語氣，神態，惹人可憐。

朱家坤不由心軟了，語氣緩和下來。「他一個人走的麼？」

「不，有兩個人跟着他。」那女人

答。

「兩個甚麼人？」

「跟着他的。」女人道。「他說是替他辦事的，我不敢多問。」

「那兩個人叫甚麼名字？」

「一個叫阿仙，另一個叫阿輝，……我聽到他那樣叫他們的。」

「妳聽着，他若是回來，叫他馬上到隊部投案，聽到嗎？」

「聽到。」那女人着慌地問：「長官，他犯了甚麼事？」

「總之犯了事，罪名不輕，妳還是不要知道的好，免得担驚受怕。」朱家坤越來越覺得那女人好可憐。

臨走，朱家坤忽然對那女人道：「我說，妳最好自己打算一下，無論我們是否捉到程祥生，他也不能再……來妳這裏，不會再……養妳。」

說完，與蕭原及四個隊員走出那座房屋。

那個女人呆在那裏。

勦滅土匪　活捉山貓

才走出程祥生那座「藏嬌」的「金屋」，朱家坤的牢騷又來了。「老蕭，你說，這個世間多不公平！有錢的人可以三妻四妾，窮人家，連飯也吃不飽，想娶個老婆，別指望，這公平麼？簡直亂七八糟！」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老朱，別發牢騷，這個世界是這樣的，一樣米養百樣人，有生就有死，有窮必有富，有好人，一定有壞人。一句話，沒有醜的，那有美，我們都無法改變，一直以來就是這樣。所以，凡事看開點吧，那樣，心裏會好過一點，也比較快樂。」

朱家坤默默地聽着，半晌，伸手拍一下蕭原的肩頭，感激地道：「老蕭，你是個了不起的人！你剛才說的話，解開了我心裏的結！令到我豁然……通了！我好高興認識你這個朋友！」

蕭原笑笑。「我也好高興認識你這個朋友！老朱，你是個好人，那一個母親有你這樣的兒子，是一種福氣。」

朱家坤笑說道：「你太抬舉我了，比起你，我差多了。」

蕭原道：「別說這些了。老朱，你餓嗎？」

朱家坤被蕭原一言提醒，頓覺肚子餓得難受，忙道：「不餓才怪！肚皮貼到背脊上了！」

「那收隊回去吃飯吧！」蕭原道。「就算是鐵打的人，也要塡飽肚子，才有精神做事。」

「好呀，馬上收隊回去吃晚飯！」朱家坤馬上吩咐一個手下去召集包圍那座房屋的偵緝隊員。

召集齊所有的人後，朱家坤留下兩個隊員監視那座房屋，才率隊趕返隊部。

* * *

才吃了幾口飯，一個派去監視龍家動靜的隊員趕回來報告，說龍溢川帶了三個人匆匆離家，往南關那頭走去，他特地趕回來向朱家坤報告，另一個隊員，則暗中跟踪下去。

原來朱家坤在帶隊趕去程祥生那座「金屋」之前，已指派了兩個手下趕去龍家，在附近監視龍溢川的動靜，免得被他聽到風聲後溜走。

吞下一口飯，朱家坤看着蕭原。「老蕭，你怎麼看？」

蕭原放下飯碗。「老朱，你想想，兩帮人的主腦人物，都忽然離家外出，你說，這其中有甚麼古怪？」

朱家坤眨眨眼，猛地「啪」一聲，將筷子放在枱面上。「他們會不會來個大火拚？」

蕭原道：「姑勿論他們會不會大火拚，總之，他們必定有所行動，既然發現了龍溢川可能有行動，我們何不先將龍溢川那伙人抓起來，剩下程祥生那伙人，跑不了的！」

「好！」朱家坤馬上站起來。

蕭原忙道：「老朱，急也不在一時，吃完這碗飯才趕去不遲！」

朱家坤確是很餓，笑着點點頭，坐下來，抓起筷子，忽然抬頭對那個趕回來報訊的隊員道：「蘇明，你還未吃晚飯麼？」

那個隊員搖搖頭，朱家坤伸手拍拍左邊一張空櫈子，「那快坐下來，吃碗飯吧！」

蘇明應一聲，立刻坐下來。

朱家坤拿起飯碗，一個勁扒飯入口裏。

* * *

在趕往南關的路上，朱家坤他們遇上那個負責暗中跟着龍溢川的偵緝隊員——林旺。

朱家坤劈頭便問：「林旺，你怎麼跑回來？」

林旺吐口氣，說道：「隊長，我跑回來，是恐怕你們不知我跟到甚麼地方，找不到我，所以，我才趕回來，免得你們花費時間找我。」

「龍溢川去了那裏？」朱家坤問。

「去了南關外面一個果園旁邊的一間屋子。」林旺說。「那間屋子內有不少人，我猜他們可能有甚麼行動，所以，立刻趕回來，希望遇上你們，果然遇上了。」

蕭原馬上道：「老朱，龍溢川可能會去找程祥生報復，他們若是在我們趕到之前離開那間屋子，那就要費一番功夫找尋他們了。」

「嗯！」朱家坤點一下頭，跟着對林旺道：「快帶路！」

林旺答應一聲，往來路那邊急走。

朱家坤揮揮手，與蕭原跟着林旺向前走。

後面兩個小隊緊跟着。

* * *

前面影影綽綽的，一片樹影，林旺指一下那片樹影的左邊，回頭對朱家坤道：「朱隊長，那間屋子就在果林左邊那面。」

話聲未落，一下鎗聲驀地响起。緊接着，又是幾下鎗聲。

朱家坤扭頭疾喝一聲：「跑！」放開脚步往前跑去。

蕭原經已一馬當先，趕過林旺，往前急奔。

他亦經已將身上的匣子鎗抽出來，緊握在手上。

飛奔到果林的左邊前面，蕭原一眼看到不很遠的地方，有不少人影在動手打鬥，他急忙扭轉身，朝跟在後面的朱家坤打個手勢。

朱家坤立刻停下來，回身對後面的手下連打了幾個手勢。

那兩個小隊立刻一分爲二，其一往左邊抄去，另一隊則跟着朱家坤，直往前面撲去！

蕭原跑到一棵樹下，停下來。

朱家坤跑到他身旁，收住脚步，往後面那隊人揮揮手。

那隊人立刻散開來，各自找尋掩蔽的地方。

他們所在的地方，距那些打鬥的人約六七丈遠。

「砰砰砰！」槍聲又响起，看來，打鬥的雙方除了動手外，也動了鎗。

距離雖然不太近，蕭原他們却聽到一聲聲喊殺聲及慘叫聲，悶哼聲，碰擊聲。

「老蕭，那兩伙動手打鬥的人，一定是程祥生、龍溢川他們。」朱家坤長長地透口氣，雙眼不眨地注視着那些打鬥的人，語氣有點興奮。「老蕭，若是程、龍兩人都在，我們這一次就可以將他們一網成擒！」

蕭原道：「老朱，就算程祥生不在，起碼龍溢川在，而且，一網打盡他們後，剩下一個程祥生，變成一隻沒了螯爪的螃蟹，還有甚麼作爲？他跑不掉的！」

「陳貴田那一隊可能已包抄過去了，老蕭，該動手了。」朱家坤心急難耐。

蕭原點頭。「老朱，我們悄悄掩近一些，才現身，那就有足夠的時間讓陳老兄那隊人掩抄過去。」

「嗯！」朱家坤馬上轉身，揮手打了個手勢。

散開來的隊員得到「訊號」後，馬上向前掩進。

朱、蕭兩人亦從樹下閃出去，往前竄。

竄到跟那些打鬥的人約三丈遠的地方，兩人停下來，匿在一棵樹後，朱家坤張望到手下經已掩至附近，於是向天開了一鎗！

那些偵緝隊員立時從掩蔽的地方衝前去，發出一陣呼喝：「通統停手，丟掉手上的刀棍，舉起手！」

「通統不准跑，誰跑便開鎗打誰！」

「別跑！一鎗斃了你！」

剎時間，吆喝聲响成一片，人影閃奔竄突，好不混亂。

砰砰的鎗聲接連响起，一時間分不出誰向誰開鎗！

只不過，竄逃的人中有兩三個跌倒下去，往前衝過去的偵緝隊，亦有幾個停下來，躲到樹後或伏在地上。

這情形，好明顯，打鬥的人中，有人向偵緝隊開鎗射擊，偵緝隊亦向那些竄奔的人開鎗射擊，企圖阻嚇那些人奔逃。

蕭原一個人向掩映於林邊樹下的一間屋子撲去。

「砰砰」，有人在隱蔽的地方向他開鎗！子彈從他身旁嘯掠過去。

他立刻一躬身子，並沒有停下來，繼續向那間屋子衝撲過去。

「砰砰砰」又是三下鎗聲連响，鎗彈從蕭原的頭上及左邊耳朵射過。

這一次，蕭原看清楚向他開鎗射擊的人躲在甚麼地方——是從閃吐的鎗火發現的，握鎗的手一抬，向一棵斷樹的右面開了兩鎗！

那棵斷樹下頓時响起一聲痛叫，但是，仍然有人向他開鎗射擊。

好明顯，斷樹下匿藏了不止一個人。

蕭原馬上向那棵斷樹掃了半梭子彈！

這一次，斷樹下沒有人再向他射擊。

蕭原不再理會那棵斷樹下的傢伙，疾撲向那間屋子。

因爲，就在這剎間，蕭原瞥到那間屋子內閃出四條人影，向果林竄去。同時亦有偵緝隊的人對付那棵斷樹下的傢伙。

蕭原眼見無法再追上去截住那四條人影，立刻停下來，瞄準了，向那四條人影連開五槍！

四條人影中，有兩條人影應聲倒下。

另外兩條人影嚇得急忙撲倒下去，向蕭原開鎗射擊。

剛往前衝的蕭原急忙撲倒落地上。

鎗彈令人汗毛倒豎地從蕭原的身上嘯掠過。

「砰砰砰」一串鎗聲驀地在蕭原的右側略後的地方响起，伏在地上向蕭原射擊的兩個人立時停止射擊！

蕭原扭頭望去，認出那個開鎗掩護他的人，原來是朱家坤。

蕭原舉手向朱家坤打個招呼，跟着竄起來，衝前去。

朱家坤手上的鎗不停射擊，掩護蕭原。

蕭原亦邊往前衝，邊向那邊射擊。

那邊伏在地上的人還擊了兩三鎗，便被連串射過去的鎗彈壓得無法還擊，立刻從地上竄起來，往果林裏面撲去。

蕭原大喝：「龍溢川，站住，你跑不了！」

那兩條人影陡地窒停下來，但立刻又向果林竄入去！

蕭原連開兩鎗！

其中一條人影應聲倒下。

另一條人影扭轉身，向蕭原那邊開了四五鎗，跟着一頭竄入果林內。

蕭原連開三鎗，可惜，都射不中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竄入了果林。

蕭原衝到果林前，聽到倒在地上的三個人中，有兩個發出呻吟聲，立刻停下來，喝問：「那一個是龍溢川？」

其中一個傷者哼哼唧唧地伸手指一下林內。「跑了。」

另一個則呻吟連聲，沒有說話。

蕭原猶豫了一下，扭頭對飛奔前來的朱家坤道：「老朱，你看着這兩個人，我入樹林追那個傢伙！」

話未說完，經已奔入果林內。

朱家坤想阻止他，經已來不及，只好大叫：「老蕭，小心點啊！」

蕭原在林內應了一聲，待到朱家坤跑到果林前，經已不見了蕭原的影子。

停下來，他打量着地上那兩個傷者，由於夜色黑暗的關係，他看不大清楚地上兩個傷者的樣貌，再加上他並沒有見過龍溢川這個人，所以，他也不知地上兩個傷者中，是否有一個是龍溢川。

「砰砰」兩聲，果林內陡地響起兩下鎗聲，朱家坤担心地往林中張望。

在他左邊，距他較遠的一個傷者突然間向不遠處的地上撲去。

朱家坤立刻驚覺地扭頭向那個傢伙疾喝：「別動！」

那個傢伙却不聽他的喝叫，竄撲落左側前面不遠的地上。

朱家坤怒罵一聲：「你他媽的想死！」手上的鎗一移，鎗咀火光閃吐，「砰」地向那傢伙開了一鎗。

那傢伙身子猛地一震，發出一聲駭絕的慘叫，直打滾！

原來，朱家坤那一鎗射在那傢伙的右手臂上。

朱家坤的鎗法原來很準。

就在那個傢伙伸出的右手前面不到半尺的地上，有一樣黑黝黝的物事，朱家坤定眼看清楚，原來是一支駁殼鎗，不由捏把冷汗，急忙搶前去，將那支鎗撿起來，插在褲頭上。

剛才，要是驚覺得慢一點，被那傢伙抓到那支駁殼鎗，朱家坤很可能已經躺在地上，他怎不全身冷汗直冒。

「你他媽的再敢亂來，我一鎗打爆你的腦袋！」朱家坤惡狠狠地對那傢伙喝罵，同時，一直留意着另一個在不斷呻吟的傷者的動靜。

果林內又響起幾下鎗聲。

朱家坤一直擔心蕭原會吃虧，那可不是玩的，若不是要看着地上兩個傷者，他會立刻衝入果林內，幫忙蕭原追逐那個逃入林內的傢伙。

突然，有人向他這邊跑過來，朱家坤抬起手上的鎗，警惕地問：「誰？」

跑來的人急忙道：「朱隊長，我是陳貴田！」

朱家坤一聽，那顆心才定下來：「阿陳，都解決了嗎？」

奔來的人果然是陳貴田：「朱隊長，都解決了，只跑了幾個人，其他的全部抓起來！」

「阿陳，你看着這兩個傢伙！」朱家坤急急對奔來的陳貴田說：「小心點，這兩個傢伙很奸猾兇悍，剛才，那傢伙就想乘我不覺，抓起地上的鎗……幸好我驚覺得快，要不，被他射殺了！」

陳貴田在朱家坤面前停下來，喘口氣，連聲道：「朱隊長，你放心吧，我會看着他們……還是由我追入果林，你留在這裏吧。」

朱家坤不等他說完，已經衝向果林：「不，你留下看着！」

話聲未落，他已衝入林中。

＊　＊　＊

蕭原追不到那個傢伙，被那個傢伙逃脫了。

朱家坤在林中找了一會，便遇上折返的蕭原。

看到蕭原安然回來，朱家坤很高興，雖然捉不到那個傢伙，他一點也不在乎。

蕭原却有點不甘心：「要是逃脫了的那個人是龍溢川，實在不甘心！」

朱家坤拍拍蕭原的肩頭：「老蕭，龍溢川若是逃脫了，也沒有什麼，他始終會被捉到的。這一次一舉抓了那麼多人，我好滿意！」

兩人說着話，走出果林，看着地上兩個傷者的陳貴田，看到兩人走回來，舒口氣，高興地道：「朱隊長、蕭老兄你們回來了。」

「他媽的，那傢伙逃脫了！」朱家坤揮揮手，跟着看一眼地上那兩個傷者，詫道：「他們怎麼了？」

陳貴田道：「大概挺不住，昏過去了。」

「阿陳，你認識龍溢川嗎？」朱家坤急於弄清楚逃脫了的那一個是否龍溢川，所以，他才會那樣問。

陳貴田搖搖頭。

蕭原道：「總有人認識龍溢川的，找一個他的手下來認一下這三個人，說不定，其中一個就是龍溢川！」

頓一下，又道：「除了跑掉一個外，地上三個都是從屋子內跑出來的，龍溢川肯定在其中。」

朱家坤對陳貴田道：「阿陳，馬上去將所有的人召集到這裏來，包括那些被抓起來的人！」

陳貴田應一聲：「是！」便向那間屋子前面的空地走去。

那裏，人影幢幢，一部份是偵緝隊的人，另一些是被抓起來的傢伙。

陳貴田才走了幾步，朱家坤將他叫住：「阿陳，順便到屋子裏找找，若有燈，拿一盞來。」

陳貴田答應一聲，繼續往前去。

蕭原走到其中一個暈過去的傷者身前，蹲下，仔細地瞧着那個人的衣着打扮。

那個傢伙的衣着很普通，樣貌粗魯，不像是個有錢的生意人。

朱家坤疑惑地道：「老蕭，你在看什麼？」

蕭原站起來：「看看那一個是龍溢川。」

朱家坤更加詫異：「你又不認識龍溢川，怎能認出他？」

蕭原邊走向那個昏暈過去，被朱家坤擊傷手臂的傢伙，邊道：「老朱，我雖然不認識龍溢川，但却可以憑這三個人的衣着，辨認出誰是龍溢川！」

朱家坤楞了一下，隨即恍然明白：「赫！我怎麼想不到！以龍溢川的身份，穿的衣服肯定與其他的人不同！」

蕭原道：「我也是剛剛想到。」

說着話，已來到那個手臂被朱家坤鎗傷的傢伙身前，蹲下去，察看那人的衣着及樣貌。

那人身上穿一套名貴的紗綢唐裝衫褲，左手無名指戴了一隻嵌了一塊綠玉的金戒指，胸前掛着一根黃澄澄的金鍊，一頭裝在錶袋內，那根金錶鍊幾乎有尾指粗細，單是這一點，便代表他的身份與一般的人不同。看他的相貌，臉形尖削，但却細皮白肉的，一看便知道其人養尊處優。

蕭原抬起頭，向站在旁邊的朱家坤道：「老朱，你蹲下來看看，這人像不像龍溢川？」

朱家坤蹲下去，仔細地看了一遍，跟着帶點興奮地道：「老蕭，我敢說，他就是龍溢川！」

蕭原點點頭：「我也是這樣想。」

結果，証明兩人沒有認錯，那些被抓起來的龍溢川手下，在燈光下，看清楚那人的樣貌後，一致指認那人就是溢記銀號的老闆龍溢川。

這應該不會錯的了。

但是，朱家坤仍然有點不放心，吩咐手下將幾個程祥生的手下押前來，辨認那人是否龍溢川。

程祥生的手下大多都不認識龍溢川，只有兩個見過龍溢川，兩個人都認出，那人確是龍溢川。

這足夠了，程、龍兩幫既是處於敵對的境地，那麼，程祥生的人沒有理由騙朱家坤，「指鹿爲馬」的！

而那些偵緝隊員中，亦有幾個認識或見過龍溢川，看過那人後，他們都說那人就是龍溢川。

終於捉到一個首腦人物了。

朱家坤很高興。

唯一可惜的是，捉不到程祥生。

程祥生並不是跑掉，而是沒有親自參與這一次襲擊龍溢川那幫人的行動！

原來，程、龍兩幫人在這裏「火拚」，是程祥生命令手下發動的，希望能夠一擊得手，除去龍溢川這顆眼中釘、對頭人，那知道龍溢川亦想向程祥生動手，召集了所有的人手到那間屋子，商議向程祥生下手，那知道，程祥生比他早一步向他下手，結果，便在屋子前面那塊空地上動起手來。

雖然是程祥生那面發動襲擊，但是，由於雙方人數相差不大，因此，程祥生的手下未能一舉將龍溢川的人手一舉殲殺，雖然龍溢川那面由於冷不防之下，被打個措手不及，仍然能夠與之對抗。

這都是被抓起的龍、程手下向訊問他們的陳貴田，及另一個隊目尤與供出來的。

程祥生的一個手下還向尤與供出程祥生留在南關近城西那面的一座房屋內，等他們的好消息。

朱家坤爲恐程祥生聽到風聲，溜之乎也，立刻帶了六個偵緝隊員趕去捉拿程祥生。

蕭原自然跟着去。

朱家坤臨走前，吩咐陳貴田與尤與負責將捉到的人全部押回隊部。

＊　＊　＊

依照那叫曹錦的傢伙——程祥生的手下的口供，朱、蕭兩人一口氣趕到南關近東大街那面一棵大榕樹前面的一座房屋後，悄沒聲地將房屋的四面圍堵起來。

六個偵緝隊員分成三撥，將那座房屋的左右後三面堵着，蕭原與朱家坤負責前面，準備破門而入！

蕭原與朱家坤商議了幾句，便飛快地掩到大門前，朱家坤搶着舉手拍門。

他雖然拍得很輕，但在靜夜中，聽起來仍然頗爲震動。

大門內馬上有人低問：「誰？」

「我，曹錦。」朱家坤悶着聲答。

大門內那人興奮地道：「曹錦，你們解決了龍溢川那幫傢伙？」

朱家坤裝出不耐煩的樣子：「不用問！快開門吧！」

門內那人答應一聲，跟着是拔門的聲音。

閉着的兩扇大門終於打開來，現出一個人來。

那人一眼看到站在門前的朱家坤，他的雙眼好利，馬上看出朱家坤不是曹錦，愕了一愕，失聲驚道：「你……」

「別叫！」掩在大門左邊的蕭原一個箭步標射過去，手上的鎗抵在那人的下巴上。

那人渾身震顫了一下，全身一僵，說不出話來。

朱家坤的動作亦很快，一步搶前，抓住那人的右手，一把擰轉。

那人哼了一聲，痛得冷汗直冒，

側轉身子。

蕭原手起鎗落，砸在那人的後腦上。

那人頭一垂，身子一軟，暈過去。

由於朱家坤擰住那人的右手，所以，那人沒有跌倒下去，發出聲響。

朱家坤抓住那人的右手，慢慢將他放落地上。

跟着，兩人像夜貓子一樣，無聲地往裏面竄去。

一個人驀地從裏面走出來，蕭、朱兩人欲隱蔽，已經來不及，蕭原只好先發制人，向那人開了一鎗！

那人還來不及有所反應，便中鎗倒下。

鎗聲一響，屋裏立時起了一陣騷動，自大廳的通道口有人向兩人開鎗射擊！

蕭、朱兩人，正欲往裏衝去，被激射過來的鎗火阻截住，急不迭各自閃撲到掩蔽物後面。

朱家坤心急想捉到程祥生，疾聲向蕭原說：「老蕭，你掩護我！」

不等蕭原答應，經已從一個上面放了一盆盆栽的木几後面衝出去。

躲在一根柱子後面的蕭原吃一驚，一口氣將一匣子彈悉數射向匿在通道口狙擊他們的那個人。

那人頓時被那排急驟密集的鎗彈射擊得龜縮在牆角邊，無法還擊。

朱家坤像一頭豹子般，衝入大廳內，閃撲到一根柱子前。

蕭原一口氣將一匣子彈射光，將手上的鎗插在褲頭上，抽出另一支駁殼鎗。

那支駁殼鎗是他在趕來這裏之前，向一個偵緝隊員要來的。

那支鎗是從程祥生的一個手下手上繳獲的。

匿在甬道口牆角後的那個傢伙乘這間隙，立刻向外開鎗射擊。

朱家坤匿在柱子後，覷準了，向那傢伙開了一鎗。

那個傢伙慘叫一聲，跌落地上。

鎗聲中，蕭、朱兩人聽到大廳的後面響起一陣驚急慌張的說話聲：「王培，我們的人……完了？」

「程老闆，別慌，不論是什麼人……我們快走吧！」

「來的是什麼人？」一把聲音喝叫。

跟着是一陣急亂的脚步聲。

朱、蕭兩人沒有答理那一聲喝問，擊倒那個阻截他們的傢伙後，立刻衝向甬道口。

「砰砰砰……」裏面有人向甬道口這面開鎗射擊。

朱、蕭兩人先後閃撲到甬道口前，往左右兩邊一貼，曳着閃光的鎗彈從兩人之間激射過去。

鎗彈連續從裏面射出來，逼得朱、蕭兩人根本無法衝入甬道裏面。

蕭原咬咬牙，猛地貼着牆往下一滑，上身往外一撲，手上的鎗朝裏面鎗火閃吐的地方連發四彈。

裏面響起一聲短促的慘叫，鎗火頓失。

朱家坤立刻從牆邊閃出來，衝入甬道裏面。

蕭原伏在甬道口的地面上，掩護朱家坤。

驀地，屋後響起一陣鎗聲，朱家坤跑得更快，蕭原亦從地上跳起來，往裏面衝去。

好明顯，有人欲從後門逃走，被堵在那裏的兩個偵緝隊員發現，開鎗堵截，對方亦開鎗還擊！

衝出甬道，是一個頗大的天井，隔着天井又是一進房屋，朱家坤飛一樣衝過天井，撲入那進房屋左邊的一條甬道內。

蕭原跟着朱家坤。

朱家坤才撲入甬道口，前面驀地有人往回竄，朱家坤疾喝一聲：「站住，不要動！」

往這頭奔竄的三條人影頓時窒住，但是，跑在前頭的那條人影快疾地向朱家坤開了一鎗！

朱家坤在喝叫中，經已閃撲到左邊牆下，鎗聲一响，陡覺右手臂上像被火紅的烙鐵炙了一下般，痛得他差點忍不住叫出聲來。

「砰砰」兩聲，那條人影身子一個歪仰，跌倒下去。

那兩鎗是蕭原開的。

鎗聲乍响的刹那，他立刻身子向下一伏，跟着向那條人影開鎗射擊！

咬着牙，朱家坤忍痛喝罵一聲：「他媽的，去死吧！」向兩條急忙伏倒下去的人影連開五六鎗！

由於有第一個被擊倒的傢伙的身體擋着，所以，朱家坤含恨發射的幾鎗都射不中那兩條伏倒下去的人影。

蕭原在朱家坤開鎗時，早已伏在地上，朱家坤才停止射擊，他馬上接上，向那兩條人影一鎗接一鎗射擊，壓制住那兩條人影，不讓他們有還擊的機會。

「砰砰砰」甬道那一頭的外面突然响起幾下鎗聲，鎗彈射在甬道口的牆上，火星洩射。

伏在地上的兩個人這一來變了兩面受敵，嚇得縮成一團，不敢動彈。

「別開鎗，我們投降！」那兩個人的其中一個扯着喉嚨叫，叫聲抖顫。

「你他媽的，將手上的鎗扔出來，舉起雙手，慢慢站起來！」朱家坤喝叫。

甬道那一頭外面的鎗聲跟着停下來。

「啪啪」兩聲，那兩個人將鎗扔出來，跟着爬起身，舉起雙手，慢慢站起來。

「你他媽的，想逃？逃啊，怎麼不逃！」朱家坤怒罵着，閃出身子，向那兩個人走去。

那兩個人搭拉着腦袋，不敢吭

聲。

蕭原不敢大意，仍然趴在地上，用鎗指着那兩個人，只要那兩個人稍有異動，他立刻開鎗。

「朱隊長！」甬道口外面有人叫。

朱家坤應一聲：「是我！」

跟着，那面閃出兩條人影來，一步步走前來。

「胡樹，陳富，沒有人從後面逃脫嗎？」朱家坤向那兩個走近來的人問。

兩個人其中一個答：「朱隊長，沒有人逃脫。」

這時，朱家坤已走到那兩個舉起雙手站着的傢伙面前，用鎗嘴在他們的頭上戳了一下，狠狠地道：「你兩個好怕死啊！嘿嘿，你他媽的要是遲一點求饒，我一鎗一個，送你們到陰曹地府！」

那兩個傢伙嚇得身子抖顫了一下。

這時，那兩個偵緝隊員已走到甬道口前，朱家坤對兩人道：「胡樹、陳富，將這兩個傢伙的雙手鎖起來！」

那兩個隊員答應一聲，從身上取出手銬，將那兩個傢伙的雙手反扣起來。

蕭原這時正蹲下去，察看那個被他擊倒的人是否還活着，一探鼻息，便知道那人經已死了——氣息全無，便站起來。

朱家坤問他：「老蕭，是生是死？」

「死了。」蕭原將手上的鎗插回褲頭：「這三個人那一個是程祥生？」

朱家坤立刻轉頭瞪視着那兩個人，厲聲問：「你兩個那一個是程老闆？」

左邊的一個身子抖了抖，沒有吭聲。

右邊那一個微微抬起頭，欲言又止。

「說！」朱家坤踢了兩人一脚。

右邊那個急忙道：「他……就是程老闆。」

朱家坤用鎗嘴抵在左邊那個人的下巴上，將他的頭挑起來：「怎麼，程大老闆，不是怕羞吧？醜婦終須要見家翁，讓我看看你程大老闆是個什麼樣子！」

黑暗中，仍然可以看到那人長得一副富泰相，垂下目光，不敢與朱家坤的目光相觸。

冷笑一聲，朱家坤狠聲道：「程大老闆，想不到吧？嘿嘿，我不明白你們這些有錢人，貪得無厭！又不能夠死後帶進地府的，要那麼多錢幹麼？一個人求的不過是兩餐一宿，我眞不明白你們有錢人是怎樣想的！生意做得那麼大，有錢有面，不愁衣食，還要暗中幹犯法的買賣！這簡直是自作孽！如今報應來了，你等着坐牢吧，說不定，這輩子也別想踏出監獄一步！」

程祥生臉色灰白，不敢吭聲。

蕭原不想朱家坤再挖苦程祥生，開口道：「老朱，我們去搜查一下這座房屋，看看可有人躲着。」

朱家坤點點頭，對胡、陳兩人道：「將他們押到大廳上，我與老蕭去搜查房屋。」

胡、陳兩人答應一聲，朱、蕭兩人便去搜查房屋。

將整座房屋搜遍，除了三個被他們打傷的漢子外，沒有發現其他的人。

將那三個漢子鎖起來後，朱、蕭兩人與胡樹、陳富押着程祥生五人走出屋外。

跟着，朱家坤叫胡、陳兩人到左右兩面通知守在兩邊的四個手下撤回來。

待到六個手下都走回來，朱家坤詢問守在左右兩邊的四個手下，可有發現有人從屋內逃出來，那四個手下都說沒有發現，朱家坤這才下令將程祥生五人押返隊部。

＊　＊　＊

走着，朱家坤無法壓抑得下心中的興奮，對蕭原道：「老蕭，想不到一夜之間，便將案破了，並將兩幫人全都抓起來，兩幫人的主腦亦落網，哈哈，眞是做夢也料不到，一下子便破了案！老蕭，這一次能夠順利破案，全靠你大力幫忙！」

蕭原吸口氣，仰頭一望長空，只見蒼穹深邃，繁星點點，夜風拂面，教人感到一陣爽快，但隨即又令人泛起一股倦意。

長長吁口氣，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老朱，別高興得太早，這件案，只怕還有下文。」

朱家坤怔了一下，睜眼道：「還有什麼下文？兩個主腦都抓起來了，他們的手下也被抓起來，這件案不就結了？」

蕭原笑笑：「老朱，若沒有人出賣賊贓，他們又怎會買……」

朱家坤一拍額頭，「赫！我怎麼忘了還要抓那些賣賊贓的傢伙，哈哈，還以爲破了案，可以鬆口氣了，那知道仍要忙下去！」

蕭原伸展一下手臂，「老朱，那些小賊還好對付，大賊却難對付啊！」

朱家坤想也不想就說：「老蕭，管他大賊小賊，還是按名拿人，有甚麼難與易的！」

蕭原搖搖頭。「老朱，你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我指的大賊，是土匪，只有與土匪交易，才有大買賣，賺的利錢也多，我敢斷定，他們必然有和土匪交易！」

朱家坤用手連拍幾下額頭。「唉，若要對付土匪，那就痲煩了！」

＊　＊　＊

蕭原說得沒有錯，龍、程兩人確是有與土匪交易，買賣賊贓！

他們還供認，這一次兩幫人由明爭暗鬥發展至火拚，就因爲要爭奪一

宗大買賣！

那宗大買賣牽涉到一伙土匪！

據龍、程兩人分別供稱，那宗大買賣數額頗鉅，估計在一萬大洋左右，若做成那單大買賣，可以從中賺到一萬大洋的利潤，一萬賺一萬，這是百分一百的利潤，正因爲獲利如此之鉅，兩幫人才爭個頭崩額裂，兩敗俱傷。

原來，那宗大買賣是由一個與那伙土匪有關係的人，名叫關信向周昌接頭的，不知怎的，被彭栢聽到消息，彭栢當然想染指，從中賺一筆錢，他估計應該賺到一百大洋的介紹費，他這個人生性急燥，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找周昌，要他說出接頭的關信所在，周昌當然不會將到手的生意拱手讓給彭栢，何況，他們不屬兩幫人，說得上是對頭人，彭栢見周昌硬是不肯說，心頭火起，便拿刀威嚇周昌，那知周昌不就範，令到彭柏凶性大發，眞的拿刀去斬他，結果，周昌被斬傷，彭栢也被偵緝隊關起來。

待到彭栢被妻子救出來，不知怎的，被他打聽到關信的下落，欲去與他接頭，却被程祥生派人將他夫婦捉住，帶到那塊荒地上殺死！

彭栢是龍溢川的人，他早已聽到消息，有一批賊贓要找買家，彭栢夫婦被殺，他當然不肯吃這個啞巴虧，便派人去殺周昌，以作報復，那知道却殺了周昌的母親，而周昌其實一直藏在程祥生的貨倉內……後來，在周昌的請求下，程祥生派人殺了殺死周大嬸的那個兇徒，發展到這個地步，龍、程兩人同時認爲，這樣暗鬥下去不是辦法，必須來個快刀斬亂痲，要不，這樣暗鬥下去，沒有一個了局，只會弄至兩敗俱傷。雙方既有這個念頭，便各自召集人手，準備鏟除對方，那知道，程祥生先向龍溢川下手，結果兩皆慘敗——被偵緝隊一網打盡！

這就是整件案子的前因後果。

根據周昌的供認，那個作爲那伙土匪的聯絡人的關信，曾與周昌約定，於半個月後，再與周昌碰頭，決定是否將賊贓賣給程祥生。

碰頭的地點在東門外面約十里遠的金門墟。

金門墟每逢初一、十五都是墟期。

關信與周昌相約的那一日，正是十五日，也就是金門墟的墟期。

揀在這種日子見面，混在那些趕墟的人中，不會受人注意。

至於王培已經被打死，王堂則被抓起來。

朱家坤根據龍溢川的口供，在他的銀號的鐵庫內，起出一批賊贓——珠寶金飾。

破了這件大案，朱家坤受到縣長大人的嘉獎，與奮得自己掏腰包，買了酒菜回來，請手下大喝一頓。

那當然少不了蕭原。

那一晚，蕭原幾乎喝醉。

朱家坤醉得一塌糊塗。

也難怪的，全隊人奔波辛苦了近十日，終於破了案，立了功，心情當然興奮，都想盡情輕鬆一下。

不單止朱家坤喝醉了，隊上也有近十人醉倒。

那一晚，可謂盡歡而散。

＊　　＊　　＊

距離周昌與關信碰頭的日子，只有兩日。

朱家坤本來在喝酒那晚的翌日，勸說周昌與他們合作，在那天去見關信，但是，由於醉得太厲害的關係，睡了兩日，酒意才完全消去，不再頭痛。

蕭原眞怕他病倒，無法勸說周昌。

因爲，在喝酒那晚，朱家坤便與蕭原提及這件事，兩人都同意，「乘勝」將那伙賣賊贓的土匪剿滅，再建一功。

事實上，亦是剿滅那伙土匪的大好機會，只要周昌肯合作。

蕭原這日剛起床，想去看看朱家坤酒醒了沒有，想不到，朱家坤來找他。

這些日子，爲了方便行動，蕭原住在隊部內。

看到朱家坤，蕭原高興地道：「老朱，頭不痛了吧？」

朱家坤握起拳頭晃了晃，挺着胸道：「老蕭，你瞧我這麼精神，老虎也可以打死一隻，怎會頭痛。」

頓一下，笑說道：「那一晚沒有灌醉你，算你走運。」

蕭原眨了眨眼，「瞧你喝醉後那麼辛苦，打死我也不喝醉。」接着說道：「老朱，我正想去找你，看看你酒醒了沒有，若沒事，便去找周昌一談。」

「哈！」朱家坤笑一聲。「我正是來找你一起去與周昌說話。」

「那馬上去吧。」蕭原說走就走。

朱家坤乾咳一聲，「老蕭，急甚麼，這時候才不過大清早，先去喝杯茶，潤潤喉嚨，才去找周昌不遲。」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說道：「好呀，先去喝杯茶吧。」

喝過早茶，朱、蕭兩人都精神奕奕，到隊部內的拘留室去看周昌。

周昌與幾個同伙關在一間拘押室內。

朱家坤去將他帶出拘押室，將他帶到一個房間內。

蕭原早已坐在那裏等着。

被關了幾日，周昌的精神很差，一臉憔悴，下巴上滿是鬍渣子。

在朱家坤將他帶出拘押室時，周昌很驚慌，曾悄聲問朱家坤：「長官，是不是……押我去槍斃？」

朱家坤幾乎忍不住笑起來，强忍着，板起臉，說道：「你怕死嗎？太遲了！」

周昌雙腳一軟，幾乎跌倒下去。「長官，我不想死，周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死了，對不起父母祖宗。」

「你眞的不想死？」朱家坤看着周昌。

周昌連聲哀求道：「長官，我不想死，求你看在我母親份上，幫幫我，減輕我的罪名，我和死去的母親都會記住你的恩德……」

朱家坤截斷他的話。「你若想減輕罪名，不至周家無後，那麼，你就要聽我的話，與我們合作，要不，你犯的罪就算不判死罪，也會被判坐三十年監！你今年該有三十歲了吧？到你出監的時候，就算仍活着，也六十歲了，想替周家留後也不可能了。」

「長官，你說，無論你要我做甚麼，只要我做得到，可以減輕我的罪名，我都願意做。」

「嗯，入到房間後，坐下來，才慢慢說吧。」朱家坤帶着周昌走入房間內。

待周昌坐下來後，朱家坤指着蕭原，說道：「周昌，他叫蕭原，你見過他了，記得嗎？」

周昌點點頭。

朱家坤望一眼蕭原，「老蕭，還是由你來說吧。」

蕭原忙道：「老朱，還是你說吧。我說，那不是喧賓奪主？」

朱家坤還想說話，蕭原已道：「老朱，你說吧！」

朱家坤知道鬥不過蕭原，只好道：「好吧，我說。」

一直沒有吭聲的周昌忽然開口道：「長官，可不可以給我一支烟？」

朱家坤點點頭，又搖搖頭。「我不抽烟的。」轉眼望着蕭原：「老蕭，你抽烟嗎？」

蕭原道：「偶爾會抽一口，昨天我剛買了一包。」說着從衣袋內拿出一包洋烟，彎起身，遞給周昌。

周昌接過，拿了一口，將烟包放回桌子上，接過蕭原拋給他的洋火，划着了，點着那口烟，立刻長長地抽了一口，慢慢將烟噴出來，頓時顯得精神起來。

待周昌抽了幾口，朱家坤才開口說道：「周昌，你眞的願意聽我們的話去做？」

周昌吐出一口烟，點點頭。

「那你聽着。」朱家坤道：「我要你在十五那日，依約到金門墟去見那個關信，怎麼樣？」

周昌用力吸口烟，不說話，看着朱家坤。

朱家坤明白他的意思，說道：「只要你照我們的話去做，幫我們捉到那個關信，我一定減輕你的罪名。」

周昌用力吸了一大口，看看烟屁股快燒到手指，才用力扔在地上，一脚將之踏住。「不會騙我？」

朱家坤正色道：「我朱家坤不是那種沒有信用的人！」

周昌定定地看着朱家坤，半晌，才道：「好，我相信你！」

「周昌，你自己救了自己。」蕭原道。「希望你不要再讓周大嬸失望！」

提到他母親，周昌頓時激動起來。「我媽是因爲我，才死得那樣慘！長官，我不會再叫她失望，死不瞑目的。」

朱家坤道：「周昌，希望你說話口對心。」

周昌道：「長官，爲了我媽，我想通想透，決定重新做人。」

「好！」朱家坤道：「總算我沒有看錯人！」

跟着又道：「至於你與關信見面時，該怎樣做，由蕭老兄跟你說吧。」

這一次，蕭原沒有再推却，將在飲茶時與朱家坤商議好的細節，向周昌說一遍。

周昌聽完後，說道：「長官，我擔心關信聽到風聲，不去金門墟與我碰頭。」

「那個關信應該不會聽到風聲的。」朱家坤道：「他既然不是縣裏的人，這些日子，應該不會呆在縣裏。你放心吧，就算他不出現，我也不會食言，照樣減輕你的罪名。」

周昌大喜過望，連聲道：「長官，你是我周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永世不忘。」

朱家坤搖搖手。「好了，就這樣決定。現在，你不用關在拘押室內，暫時放你回家，以防那個關信突然更改見面的日子或地點，到你家找你，而且，你在這兩日也要好好養足精神，你現在這個樣子，一眼就讓人看出，你曾在拘押室蹲過！」

周昌想不到朱家坤會暫時放他回家，大感意外，但他好高興，連聲對朱家坤道：「長官，你放心吧，我不會逃走的，要是不放心，可以派人到我家看着我。」

朱家坤搖搖手，「我不會派人看着你的。不過，你聽着，你想逃，一定逃不了，希望你不要存僥倖，否則，你會發覺，那樣做是大錯特錯，自己害死自己。」

「長官，不會的，我一定不會逃，我發誓……」

朱家坤搖搖手，打斷周昌的話。「別說了，我敢放你回家，就不怕你逃！你現在可以馬上回家！」

周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爲聽錯了，怔愕了一下，才如夢方醒，站起來，連連向朱、蕭兩人彎腰躬身。「長官，我不知……怎樣說……我……可以回家了吧？」

「可以！」朱家坤揮揮手。

周昌向兩人深深地鞠了兩個躬，才走出房間，由於太不可思議了，所以，他在走出隊部時，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感覺如在夢中，每當看到那些偵緝隊員，便不由一陣緊張，直到走出大門外，才眞實地感到，那是眞

的！

朱家坤待周昌走出房間，才對蕭原道：「老蕭，你看周昌會不會溜？」

蕭原探頭看着往外面走去的周昌，搖搖頭道：「他肯定會有逃的念頭，但是，他不敢。」

跟着又道：「雖然你擔保減輕他的罪名，但是，畢竟仍要坐監，要是有機會可以不坐監，誰不心動，周昌不是聖人，自然與普通人一樣，有那種想法，換轉是我，也一樣會心動。」

朱家坤站起來。「老蕭，到外面走去，順便吃午飯，你來這裏近半個月，我這個做主人的，還未好好地招呼過你，帶你到各處走走。」

蕭原笑道：「來到貴縣這麼多日，確是沒有到甚麼地方走過，去得最多的，只有貴隊部。」

「那我今日帶你到各處好好地走走。」朱家坤邊說邊往外走。「先到關帝廟走走，包你大開眼界。」

「那裏不是有獅子老虎看吧？」蕭原開玩笑地道。

朱家坤哈哈笑道：「老蕭，你眞的想看老虎獅子，那勸你快些娶個老婆回家，包你日日聽到獅吼。」

蕭原被朱家坤說得不由笑起來。

「老朱，你娶了老婆嗎？」

朱家坤搖搖了頭。「我不敢娶老婆。」

「爲甚麼？」蕭原奇怪地問。

「唉，幹我們這一行的，終日槍不離身，今日不知明日還有命沒有，我不想別人爲我擔驚受怕，提心吊膽過日子，萬一遭遇不幸，剩下孤兒寡婦，怎過日子，所以，我不敢想。」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老朱，你顧慮得太多了，再說，你可以改行幹別的，那就不用怕生怕死了。」

朱家坤嘆口氣，「老蕭，我曾想過啊，唉，像我們這種人，除了拿槍外，還能幹甚麼？當然，可以做生意，但是，那有本錢？不怕你說，娶不娶老婆，我無所謂，我只要阿媽下半世過得舒服點，便心滿意足。」

蕭原對朱家坤的孝心，大爲感動。「老朱，你母親要是聽到你這番話，一定高興得不吃飯也飽。不過，她可能會很心急。」

「爲甚麼？」朱家坤好奇地看着蕭原。

「因爲，那一個老人家不希望兒孫滿堂的！」

朱家坤苦笑一聲。「老蕭，別說這些了，說點別的吧。」

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老朱，別這樣。你有沒有聽過『天下間的路，都是人走出來的』這句話？只要有心，甚麼事也可以做到！」

「老蕭，謝謝你的好意。」朱家坤感激地握住蕭原的手。

*　*　*

周昌沒有逃。

這兩日，他都呆在家中。

日子過得很快，眨眼間，便是周昌與關信碰頭的日子。

十五那日大清早，周昌便離家出門，趕去金門墟。

經過兩日的養息，周昌的精神很好，臉上看不到一絲憔悴。

近十里路，走得再快，也要一個時辰左右，周昌來到金門墟的時候，雖然已是人頭湧湧，一片熱鬧，但已離散墟不遠。

周昌在人羣中擠着，好不容易才擠入大街。

大街上的人也不少，每間店舖幾乎都擠滿人。

從四方八面趕來「趁墟」的鄉農，將帶來的農產山貨賣掉後，手上有點錢，誰不順便在墟上的店舖買點東西——扯一幅花布，買點鹹的辣的，好過日子。

也所以，無論是買或賣，一樣興旺。

周昌在大街上左閃右避地走着，終於走到一家賣吃食的店舖前，往裏面張望一眼，走進去。

雖然仍未散墟，店內仍然食客滿座，全部是四鄉人，周昌看到店裏頭靠墻角一張枱子只坐了一個人，便走入去。

那張枱子由於兩面靠墻，所以，只能夠坐兩個人，大概獨坐着的那個人在空着的位子前放了一杯茶的關係，表示那個位子有人坐，那個位子沒人敢坐。

周昌還未走到那張枱子前，獨坐着的那個漢子一眼看到周昌，喜形於色，擧手向周昌招呼，「周老兄，你來了。」

周昌也擧手道：「關老兄，我來遲了，讓你等，不好意思。」

那個關老兄，正是關信。

周昌坐下來，關信替他斟茶，周昌邊用食指在杯子前面的枱面上叩動幾下，邊說道：「關兄，等了很久吧？」

關信放下茶壺，說道：「剛來一會，一杯茶還未喝完。來，喝茶吧。」

走了近十里路，周昌確是有點累，也不客氣，拿起杯子，喝了兩口，才放下杯子，看着關信，道：「關老兄，那宗生意還想與兄弟交易嗎？」

關信點點頭。「若不想與你交易，我也不會來見你。」

「仍然是那個價錢？」周昌問。

「嗯。」關信道。「不過，這一次不能拆散交易，要整批買，而且，貨到交錢。怎麼樣？」

周昌皺皺眉頭。「關老兄，這一次的銀碼這樣大，我不知道我老闆有沒有那麼大筆錢，這樣吧，待我去對老闆轉達，再回覆你，好嗎？」

「這個不成問題。」關信道。「不過，最好盡快答覆，今天成嗎？」

「好！」周昌迭聲道：「不要說今天，等一會便成，老闆就在墟上，你坐

坐，我馬上去對他說。」站起身來，作勢欲走。

「既然老闆在墟上，那最好不過。」關信道：「我在這裏等你，快去快回。」

周昌答應一聲，往外走。

才走了兩步，關信叫住他。「周老兄，等等。」

周昌聞聲停下來，看着關信。「甚麼事？」

關信站起來，「若你不介意，我跟你去見你老闆，當面答覆，省得你跑來跑去。」

周昌猶豫了一下，點點頭。「關兄，我怎會介意，你跟我去見老闆，最好不過，當面說清楚，省得我來回跑，費時失事！」

兩人說話並沒有將聲音壓低，所以，附近枱子的食客都聽得到他們的說話，但肯定聽不出甚麼，因爲，兩人說的話沒有惹人疑心的地方。

說着話，兩人走出店舖外面。

關信在站起身時，已拿出一個銀毫，放在枱面上，向一個伙計打了個會賬的手勢，才往外走的。

由於他只吃了一個飽子，所以，一個銀毫足夠會賬有餘。

*　*　*

周昌帶着關信，來到一間屋子前，對關信道：「關老兄，我老闆就在裏面。」

跟着打量了附近一眼，看不到有可疑的人，才上前拍門。

門內有人問：「誰？」

周昌答：「我，周昌。」

兩扇門隨即打開來，門前一個人問：「阿昌，談妥了嗎？」

周昌邊招呼關信走入去，邊說道：「談妥了，不過，有些事我不敢作主，所以，帶這位關老兄來見老闆。」

開門的是蕭原。

蕭原向關信點點頭。

關信亦向蕭原點頭招呼。

待關、周兩人走入屋內，蕭原便將門關上。

「坐。」周昌招呼關信坐下來。

關信坐下來，打量一下屋子，看不到還有人，不由問道：「周老闆呢？」

話未說完，一個人從裏間走出來，看着關信：「你就是關信？」

關信忙站起來：「是。你是……」

「我是偵緝隊的朱隊長！」那人原來是朱家坤。

關信大驚失色：「周昌，你……」

「坐下，」朱家坤喝一聲：「周昌怎樣？他願意將功贖過，你又怎樣？」

關信跌坐回櫈子上，臉色灰白，不說話。

「關信，你若是肯將功贖過，說不定，你可以不用坐監！」蕭原手上握着鎗指着關信。

「你若不肯合作，你等着坐監吧！」朱家坤接口道：「以你所犯的罪，起碼坐十年監！」

「我肯合作，眞的不用坐監？」關信疑信參半。

「你不相信？那就拉倒吧！」朱家坤板起臉。「我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周昌開口道：「關老兄，不要三心兩意，錯過機會，你會後悔的。」

關信看一眼周昌，然後向朱家坤點點頭：「長官，你要我怎樣做？」

「很簡單，說出那伙土匪在那裏，你如何回覆匪首……」

關信有問必答，很合作。

坐監，誰不害怕？

能夠不用坐監，當然不會放過這種難得的機會。

*　*　*

關信在午間時，離開金門墟，往通向北面的一條大路走去。

由於墟場已散，不少鄉人趕着返家，所以，路上很多人。

關信往前走出一里地左右，轉入一條小路。

那條小路通向一條鄉村，未到鄉村之前，有一片樹林，小路從樹林邊通過，不遠便到那條鄉村。

關信走到那片樹林前，裝出小解的樣，走入林中。

原來，後面有兩個鄉農跟着。

那兩個鄉農見慣不怪，沿着小路走過那片樹林，一直往前面那條鄉村走去。

關信走入林內，發出一聲鳥鳴聲，林中的左邊跟着响起一聲相同的鳥鳴聲。

關信立刻往那邊走去。

往前走出五六丈左右，樹下站着一個人，看到關信走來，招呼道：「阿關，談妥了嗎？」

關信對那人似乎有點畏懼，忙道：「牛哥，談妥了，他們已答應我們提出的條件。」

「好！」那個叫牛哥的用力拍一下關信的肩頭。「做成這件買賣，你可得一百個大洋。」

關信被那個牛哥拍得身子一歪，幾乎跌倒：「牛哥，你準備甚麼時候交易？」

那個牛哥大約三十六七，粗粗壯壯的，頭髮短而粗，眉毛也是粗又短，那個鼻子有點似牛鼻，看人的時候，眼中兇光隱現，怪不得關信對他有點懼怕。

「越快越好。」牛哥道：「若是可以，最好明晚交易，要不，就在後天吧。」

「牛哥，這麼快，我不知他們是否籌到那筆錢。」關信道。

「你去對他們說，最遲後天，要不拉倒！」牛哥說。

「是。」關信點點頭：「牛哥，仍然到這裏找你？」

「不！」牛哥搖一下頭：「到狗肚崗找我吧！」

「牛哥，還有甚麼吩咐？」關信問：「若沒有，我立刻趕返金門墟，對他們說，看他們怎樣回覆。」

「你走吧。」牛哥揮揮手。

關信說一聲：「牛哥，我走了。」轉身往林外去。

牛哥看着關信的身形隱沒在一棵樹後，撮唇發出一聲夜貓子的叫聲。

刷刷聲中，從附近的樹上，跳下七八個人來，牛哥對最後跳下來的一個瘦子道：「猴子，沒有甚麼不對吧？」

瘦子搖搖頭：「沒有可疑的人接近林子。」

「走！我們趕去狗肚崗。」牛哥說完，帶頭往林外走去。

數一下，從樹上跳下來的人一共七個，跟在牛哥的後往外走。

牛哥等人還未走出林外，驀地，傳來一聲聲呼叫：「救命！救命呀……」

下面的叫聲忽然斷了。

牛哥他們停下來，其中一個漢子道：「牛哥，好像是阿關的聲音。」

另一個漢子接口道：「是阿關的叫聲！」

「發生了甚麼事？」

牛哥眼珠一轉，疾喝一聲：「走，去看看！」

走在後面的那個人馬上掉頭往回跑。

* * *

跑出林外，一眼便看到關信與一個人在地上糾纏打滾，那個與關信糾纏的人的手上，握着一把寒閃閃的刀，關信死命抓住那人的手，力拒那人往他身上插下去。

一個漢子擧鎗欲射，牛哥忙喝住他：「放下鎗，會誤傷阿關的！」

那漢子急忙將手上的鎗垂下。

與關信糾纏的人馬上驚覺，抬起頭往這邊看一眼，臉露驚急之色，想掙脫關信的糾纏而逃走。

但是，關信死命抓住那不放，口裏大叫：「牛哥，快來救我，他搶了我的錢，還要殺我，不要放過他！」

牛哥他們一聽，氣往上衝！是可忍，孰不可忍。

要知道，他們是幹甚麼的？他們是土匪，只有他們去搶劫別人的財物，怎有人膽敢搶他們的錢財？簡直荒謬！因此，牛哥他們自然不會放過那人，要不，豈不是被人在臉上重重地摑一掌？

「阿關，抓住那傢伙不要放手，他媽的，甚麼人不好搶，搶你，非要好好教訓他不可！」牛哥吼叫着，與手下奔前去。

關信與那個糾纏在一起的人忽然滾下右邊一條小溝中。

牛哥他們以爲關信被那人一刀擊中，又驚又急又怒，一個漢子急叫：「阿關，你怎麼了？」加快脚步往前奔。

「砰」地一聲，跑在最前面的那漢子應聲倒下。

這一下突變，令到牛哥那伙人驚慌失措。不過，他們畢竟不是普通人，是一伙玩命的土匪，很快便鎭定下來，紛紛開鎗還擊，並撲倒下去。

一時間，鎗聲大作。

奇怪的是，滾下土溝的那個人開了一鎗後，便沒有再開鎗，但是，在那陣鎗聲中，又有兩個漢子悶叫一聲，跌倒下去！

這一來，令到牛哥那伙人又是一陣慌亂，急急向左右兩邊開鎗射擊。

他們並不是盲目地開鎗射擊，事實上，將他們兩個人射倒的，是從兩邊射來的鎗彈。

換言之，左右兩邊有人伏擊他們。

不過，牛哥他們看不到在兩邊伏擊他們的人。

這情形對他們極之不利，因爲，他們伏在路面上，無遮無擋，等如在明處，而對方却在暗處，自己只有挨鎗的份兒。

左右兩邊鎗聲連响，不停地向牛哥他們伏擊，他們雖然兇猛地還擊，仍然有兩個人中彈不動。

牛哥驚怒得眼中兇光閃射，兇惡地吼叫：「阿關，你出賣我們，我不會放過你。」

關信沒有答話，躲在土溝內，看着剛才與他糾纏在一起的那個人伏在土溝邊，不停地向牛哥那伙人開鎗射擊。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蕭原。

又有一個漢子中彈死去。

算一下，牛哥他們已有五個人死傷，只剩下三個，若繼續下去，只有死路一條。

咬咬牙，牛哥疾喝：「撤！跑回樹林才有生路！」

喝聲中，他第一個從地上竄起來，有如一頭山貓般，往回竄奔。

其他兩個漢子跟着竄起來，往回跑。

伏在左右兩邊的人立刻向他們猛烈射擊。

在左右兩邊伏擊的人，是朱家坤與洪堅、阮青等五個人。

蕭原見牛哥三人往回竄，立刻從土溝內跳上去，追着三人射擊。

一個傢伙又慘叫一聲，中鎗歪跌下去。

牛哥與另一個人眼見無法再往回奔，急忙撲倒下去，往外滾！

原來，朱家坤他們恐怕阻止不了牛哥他們竄回林中，於是分出兩個人，集中火力，封鎖了林子前面那段路。

「喔」一聲，牛哥也中了鎗，不過，只是擦傷了股側的皮肉。

他咬着牙，向追前來的蕭原連開三鎗。

一顆鎗彈自蕭原的頭側擦過，蕭原吃一驚，急忙撲倒下去。

跟着牛哥的那個傢伙忽然大叫一聲，在地上打滾。

原來，他的屁股上中了四鎗，痛得他死去活來。

朱家坤與洪堅等人從伏着的地方跳起來，自兩邊撲向牛哥那邊。

牛哥亦忍痛從地上竄起來，落荒竄逃。

想逃入樹林內，根本無可能。

蕭原瞄準了，向牛哥開了一鎗。

牛哥應聲摔跌落地上，但隨即又爬起來，扭頭向蕭原狠狠地連開四鎗，跟着一拐一跳地往前奔。

看來，蕭原那一鎗射傷了他的左脚。

「站住！你逃不了……」朱家坤邊打個手勢，要洪堅與阮青不要開鎗，邊大叫：「投降吧！」

牛哥根本不聽朱家坤的呼叫，繼續往前跑，跑了幾步，扭頭大叫：「開鎗呀，你們怎麼不開鎗？我不會投降的，有種的開鎗殺了我！」

「你經已跑不了，我們爲甚麼要殺你！」朱家坤叫道：「我要捉住你，依法懲辦。」

「來呀，你來捉我呀，怎麼不敢來？」牛哥有如一頭發狂的瘋虎，揮舞着手鎗嘶叫。

這時候，他已停下來，不再跑。

朱家坤他們若想射殺牛哥，可說易如反掌，只要食指一扣，他便一命嗚呼。可是，他們想活捉他，所以，沒有向他放鎗，慢慢地逼過去。

從左面掩過去的一個隊員——方權驀地向牛哥竄撲過去。

牛哥立刻發覺，向方權狂亂地放鎗。

方權發出一聲痛叫，摔倒下去。

蕭原臉色驟變，向牛哥開了一鎗。

牛哥手握鎗的手一震，血洩鎗飛。

蕭原那一鎗射中牛哥的手臂。

朱家坤與洪堅、阮青等人向牛哥撲奔過去，將他制住。

牛哥却拚命掙扎：「殺我呀，怎麼不殺我！我要跟你們拚命！」

費了一番功夫，才將牛哥完全制服——朱家坤一拳將他擊暈。

蕭原則去看方權，原來他的肩頭上中了一鎗，傷得頗重，忙替他敷藥包紮。

經過一番撿視，牛哥那伙人死了三個人，其他的都受了傷。

這一次，朱家坤與他的手下又立了一功。

* * *

經過訊問，那個牛哥原來姓魯，名牛，他的手下都稱他爲牛哥。

魯牛有一個外號，名叫山貓。由於他生性兇惡，身手敏捷，行動迅捷，所以被稱爲山貓。

魯牛這伙土匪總數有三十多四十人，在附近幾個縣活動，劫掠鄉民商販，在幾個縣中，「賊名」昭著，幾個縣的保安隊曾出動清剿，由於未能互相配合呼應，每一次都是徒勞無功，無法將之剿滅，令到幾個縣的「父母官」頭痛不已。

想不到，朱家坤與蕭原這一次却輕易地解決了這伙土匪，活捉了匪首魯牛，這可是大功一件。

朱家坤還根據魯牛手下的供述，夤夜帶隊趕去狗肚崗，將餘匪一網打盡，並起出那批欲與程祥生交易的賊贜。

縣長大人爲此設宴慰勞朱家坤及其屬下——偵緝隊，蕭原也被邀請作座上嘉賓。

* * *

蕭原終於要離開這個縣城，返回南寧了。

朱家坤與全隊人於蕭原返回南寧的前一晚，凑錢買了酒菜，替他餞行。

翌日，朱家坤親自送蕭原走出縣城，殷殷道別，叮囑蕭原有空來看他。

蕭原開玩笑地道：「老朱，你若是娶老婆，我一定扔下所有的事，趕來喝你那杯喜酒！」

朱家坤被說得笑起來，但很快便正色道：「當眞？」

蕭原用力點點頭。

「好！我會盡快找個好女子，到時，你一定要來喝我那杯喜酒啊！」

「一定！」蕭原拍拍朱家坤的肩頭，跟着轉身大步往前走。「我等着你的好消息！」轉身朝朱家坤揚揚手，大步前行。

朱家坤也揮揮手：「老蕭，保重啊！」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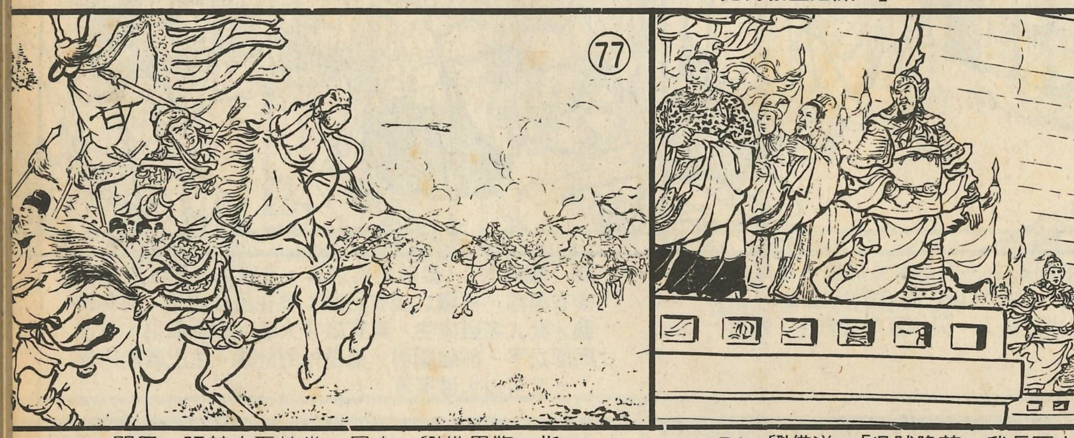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三　　徐正・編繪

火燒連營（三）



76　吳軍將領韓當、周泰引兵出戰。劉備遙指韓當、周泰大罵，誓爲關羽、張飛報仇。

73　公元二二二年（文帝黃初三年）二月間，劉備親領大軍，水陸並進，深入吳境。黃權諫道：「水軍沿江東下，進易退難，臣願爲前驅，陛下只可在後緩進，免得發生危險！」



77　關興、張苞直取韓當、周泰。劉備用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東吳大將甘寧在混戰中中箭陣亡。

74　劉備道：「吳賊膽落，我長驅大進，還疑懼甚麼呢！」衆官也都苦苦勸諫，劉備只是不聽。



78　敗報傳到建業，孫權大驚，舉止失措。

75　劉備分兵兩路，命黃權督率江北的軍隊，防備魏兵。親自率領江南諸軍，深入吳境，在夷道、猇亭一綫駐紮下來。



79 闞澤出班奏道：「現有擎天之柱，爲何不用呢？」孫權忙問他指的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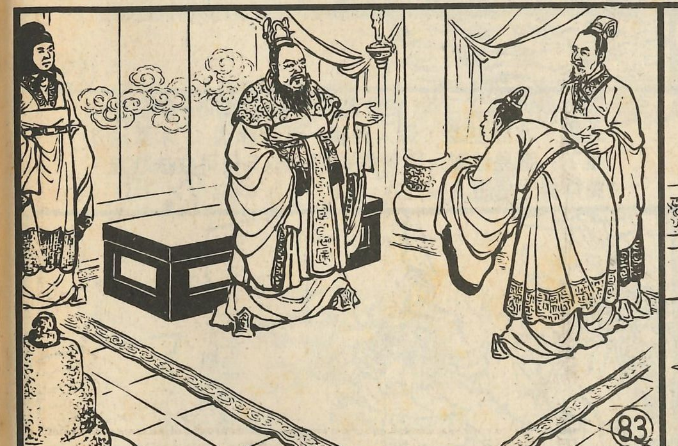
82 闞澤大聲疾呼道：「若不用陸伯言(陸遜的號)，那國家就完了！臣願以全家性命保薦他！」孫權對謀士們說：「我也知道陸伯言是個奇才，我的主意已定，你們不必再說了。」



80 闞澤說：「從前東吳大事，有周瑜負責，周瑜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現在呂蒙雖死，尚有陸遜，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以臣看來，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羽，都是他的計謀。主上若能用他，一定可以大破蜀軍。」



81 有兩個謀士表示反對，都說陸遜是個書生，何能用兵，而且年紀很輕，不是劉備對手，假如托付大事，恐怕衆人不服，衆人不服，必誤大事。



83 當時陸遜在荆州軍中，奉召來見孫權。孫權便叫他總督東吳兵馬，以破劉備。陸遜對孫權說：「東吳文武百官，都是主公舊人，只怕我年幼無才，難於約束。」



84 孫權說：「闞德潤(闞澤的號)以全家保舉你，我也知道你，現拜你爲大都督，希勿推辭。」



85 陸遜不肯受劍，要求孫權當着衆人的面賜給他。

88 孫權叮囑陸遜道：「朝裡的事，我自會處理；外面的事，要由你全權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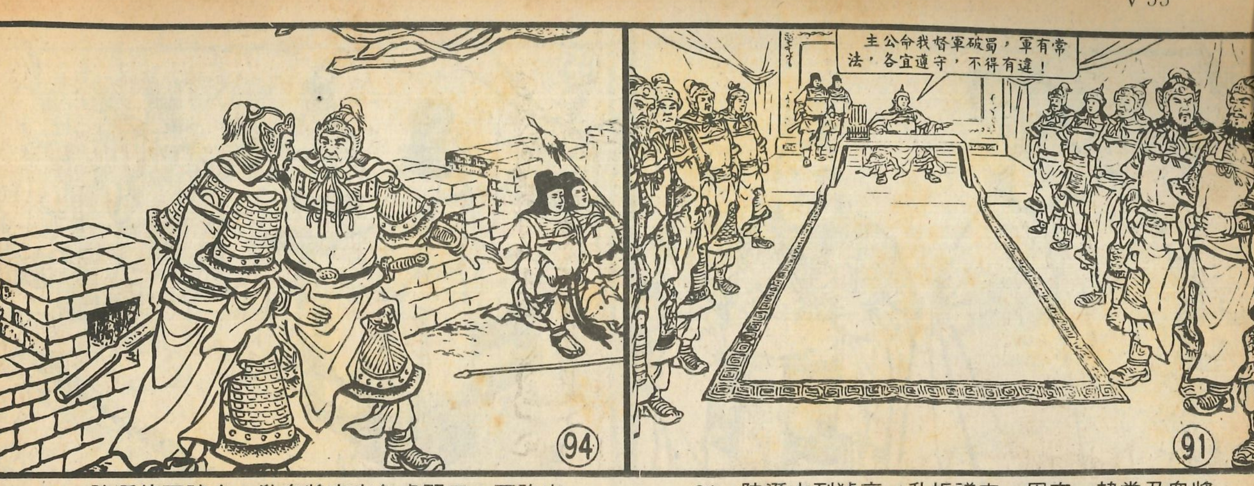
86 闞澤也說：「古時拜將，必須築壇會衆，賜給印綬兵符，然後號令威嚴。主公可以照這禮節，拜陸遜爲大都督，衆人自然心服。」

89 陸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爲護衛，一面調集各路軍馬，水陸並進。



87 孫權派人築壇，然後請陸孫登壇，拜爲大都督。賜給他寶劍、印綬，令掌管六郡八十一州諸路軍馬。

90 文書到了猇亭，韓當、周泰見了，都大吃一驚道：「主上怎麼派個書生來領兵呢？」



91　陸遜來到猇亭，升帳議事。周泰、韓當及衆將都瞧不起他，但也不得不勉强進帳參賀。



92　周泰說：「現在孫桓被困在夷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日援救。」陸遜說：「孫桓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往救，待我破蜀之後，夷陵自然解圍。」



93　衆將暗笑而退。韓當對周泰說：「叫這孩子來當都督，東吳完蛋了！」周泰說：「剛才我試他一試，料他拿不出辦法來，果然不錯，還要說大話破蜀兵呢！」

94　陸遜傳下號令，敎衆將牢守各處關口，不許出戰。衆將都笑他懦怯，不肯好好守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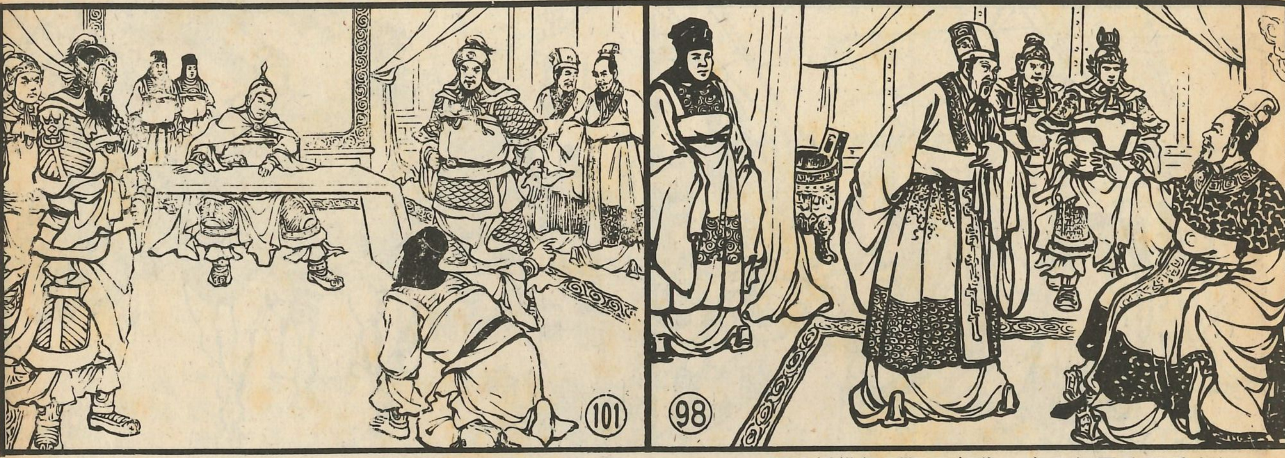
95　隔了一天，陸遜升帳，對衆將說：「我叫你們堅守關口，爲何不遵號令？」韓當說：「我們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將，決非貪生怕死之輩，願與劉備一決雌雄，不知都督爲何只令堅守，不令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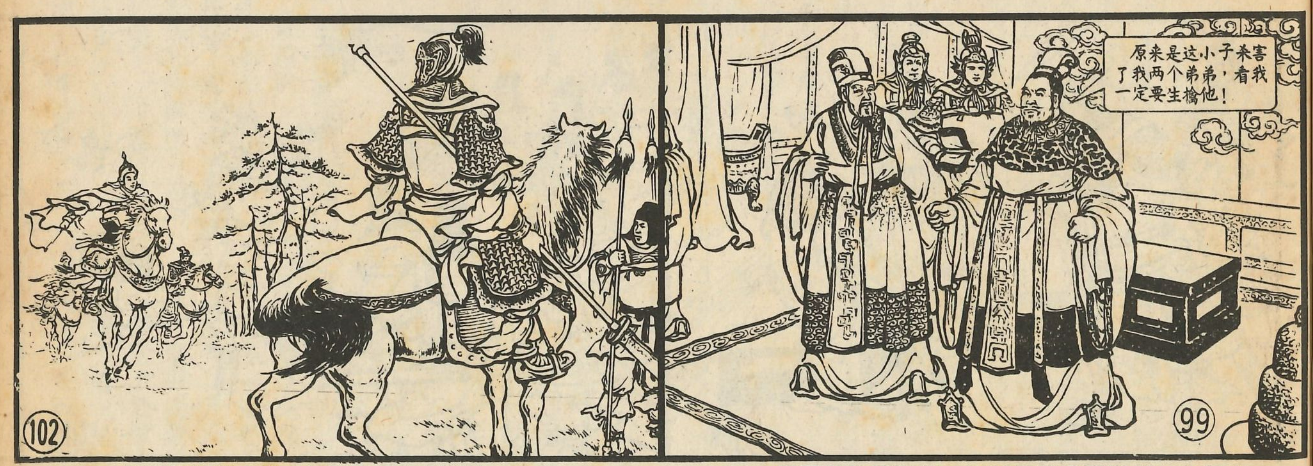
96　帳下衆將見韓當這麼一說，個個要求出戰。



97　陸遜拔劍在手，厲聲道：「主公命我督軍破蜀，只爲我能忍辱負重。你們只許各守險要，不得妄動，違命者斬！」諸將恨恨地退出。



98　再說劉備得到探子報告：東吳任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便問馬良，陸遜是怎樣一個人。馬良說：「陸遜雖然是個書生，年紀又輕，但深有謀略，不在周瑜之下。」



99　馬良又告訴劉備，以前呂蒙偸襲荊州，也是出於陸遜的計謀，要好好防備他。劉備聽了，越發大怒。

100 於是，劉備親領前軍，攻打吳軍各處關隘。

101　韓當見蜀兵到來，忙差人報知陸遜。

102 陸遜怕韓當妄動，急飛馬親自來觀看。

一期完短篇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古錢復仇記

慈面獸心僞君子　奪命神訣活命錢

江天壽倏的醒來，他發覺自己有些倦意，一張開眼，眼前是一片黑暗，他不由心裡一個突兀。

一陣陣的腐霉氣息觸鼻，他不由一個翻身，想坐起身來，「吧」的一聲，不對，頭撞在硬物之上，使他本來不太清醒的頭腦，給這一撞，更形有些昏迷，不過，心中却有些明白，他雖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不過，潛意識告訴他，這不會是件好事，這當然是指目前所發生的事情。

腐霉之氣，越來越是鑽鼻，腦袋又痛，而這氣息使他想作嘔，他有些糊塗了，也就有些莫明其妙，自己到底身在何方？眼前還是一片漆黑，不應該呀，明明自己正與好友聚談，明明是在吃熊掌，而且是興高采烈的，那能糊裡糊塗的眼前一片黑暗，嘿！莫非是在作夢，將手背放在口中，使勁一咬，痛！痛得他使勁跳了起來，這不是在作夢，事有蹊蹺，他嘀咕了一句，胸口有些悶，一運氣，他更是吃驚，不對，氣不打一處來，散了功啦，這是甚麼一回事？

一個轉身，江天壽覺得連翻身也有些痛楚，他不由心驚膽戰，自己學了一身好功夫，也報了血海深仇，殺了霸佔三江的鬧海神蛟，那能這樣的洩氣，一瞬時，就變得如此模樣，嗯，眼前能看出些景物來了，這因爲他比較熟習了黑暗，那怕是沒有光線。

這時他總算能看出些東西來，是一個山洞，有些鐘乳石，由洞頂下垂，也有些向上伸展，他自己就是這樣的躺在這石洞中，剛才，他一頭就撞在這些鐘乳石上，怪不得是如此痛楚，頭到底是沒有石塊硬的，也難怪自己的頭疼痛，不過，他還是不明白，自己那能到了這個鬼地方？還有，這鬼地方是甚麼所在？

有些風吹來，江天壽覺得有點冷，不過，他突然嚇了一跳，那邊有人影搖晃，江天壽怒喝一聲：「是誰？」

一刹那，一疊聲的「是誰！是誰？」在山洞中傳了出來，那是回聲。在這山洞之中，聽來眞有些陰森凄凉之意，江天壽不由自主的渾身起了雞皮疙瘩，習慣地一摸腰間，又是一驚，自己的師門重寶玉龍三盤帶不見了，這是甚麼一回事？他又是自問一句……可惜，依然莫名其妙。

面前的人影還在晃動，他是看準了上下左右，然後，突來個翻身，這才有些空間，他慢慢的，也很吃力的站起身來，身貼洞壁，緩緩的移動身軀向前面走去。

突然，他又是一聲呼叫，原來他看清楚了這晃動的人影，其實這不是人，乃是一副骸骨，再看清楚，原來這副骸骨乃是爲兩條鐵鍊鎖在雙腕上，而一頭則緊緊的釘在石壁之上，這是一個死了很久很久的人，連衣衫也已霉爛不堪，這形狀也就不必多說有多可怕，江天壽雖是江湖好漢，可也

103 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觀陣，只見漫山遍野都是蜀軍，軍中隱隱現出黃羅蓋傘。韓當說：「軍中必有劉備，讓我去活捉他！」



104 陸遜阻止道：「蜀兵銳氣正盛，只宜堅守，不可輕出。劉備求戰不得，因天氣炎熱，一定會把軍隊移駐到山林樹木中去，那時我再用奇計打敗他。」韓當口雖應諾，心中還是不服。



105 劉備叫兵士在關前討戰，百般辱罵，陸遜只是不許吳兵出戰。

106 陸遜又到各處關口巡視，撫慰將士，要他們好好守關，不要隨便出擊。

107 劉備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說：「陸遜堅守六個月不出，必有打算，倒要好好提防他。」劉備却認爲陸遜膽怯，不敢出戰。

108 到了六月，天氣異常炎熱，先鋒馮習談起取水不便的困難。劉備沉吟了一會，便叫他將營寨移到山林茂密、取水便利的地方，以避暑熱，等待秋後進兵。（待續）

為這枯骨嚇了個心跳不停。

　江天壽實在弄不明白，也不免有些發愁，因此他身形一矮，坐在地上，雙手捧住了腦袋，拚命的思索，思索着前事，當然他希望想出個究竟，自己為甚麼會在這個黑暗的山洞中，與這具枯骨作了個伴……

　想起前事，他不得不推而上之，自己在父執至交石決的府上作客，對了，他就是報了血海大仇，然後，專程來到黃山，黃山的無名莊中隱居了他父親生前的好友，以前是江湖上有名的聖手書生石決，他之所以趕來此處，一則，向其報告自己的成就，這十九年的深仇夙怨，總算仗其苦心孤詣，遠走漠北，巧遇前輩高人潛陽子，憐其苦心，授了威震羣邪的玉龍三盤帶，並將自己的一本青陽神訣相授，自己為了要報仇，他並不氣餒這古篆之深奧，拚命苦研，總算有志者事竟成，得成大功，師傅還詳細說明，這青陽神訣，乃是奇門絕技，所以用古篆寫成，沒有楷字者，就是怕為人知曉，而起掠奪之心，所以要如此珍秘者，也是怕引出事故，因為青陽神訣太殘太狠，並且極陰極冷，可以說是集天下狠辣出手之大成，精習此訣之人，非但出手就能傷人，就算對頭有甚麼陰辣招法，一習此訣，就可瞭如指掌，對頭出手，就無法施其技，並且還可以反以其道，以治其人，端的是神妙不可思議，威力大得驚人。

所以用古篆文書寫成，這是怕人們易學上手，一看就懂，那麼，好心地善良者，不濫施意氣之人得到，尚可無害，假使為量狹性狠之人得到，一習其訣，就得貽禍蒼生，為害非淺，古篆文看來難懂，可說是很少有人能識得，大凡能懂得此種精奧的古拙文字之人，一定學識極有修養，而且開卷第一，又有精闢的言論，闡以此訣，不可以此為禍，更不可使之為惡，江天壽若不是心地善良，而且事事明理，老實說，潛陽子也不會將之以相授，再說潛陽子若不是打聽得出這個鬧海神蛟的惡跡劣行，及其本身技藝之可驚，他也不能出手管這閒事，話雖如此，潛陽子傳授此訣時，還是再三叮囑，將他困在石室之中，用教授古篆文，來磨練他的火氣，不到爐火純青，這青陽訣還是不能傾囊傳授，當潛陽子坐化，將此訣相傳之時，還說過：「不許自作聰明，將之譯成正楷，不可將之宣揚，寧可無一傳人，寧可讓其毀滅，無論如何，自己看不準，摸不透，不到萬一，不可再傳弟子，免使貽禍於人……」

　江天壽仗了古篆文的陶冶，性情變得極為沖和，就算鬧海神蛟惡跡蹈天，江天壽一出手將其擊翻，壞了他的練門，也不過要其自盡身亡，並且，對其手下及子女妻妾，他是毫不為難，飄然而去，然而，他來到了黃山，見到了石決及其子女，也可以說是江之總角交石明虎、石明鳳。

　當時，他因大仇得報，也代三江上的行商作了一件極大的功德，未免有些高興，再說，見到了幼年同伴，這就更形親熱，當石明虎設宴招待之時，他們又說起了以前的事，也叙談了這十幾年來的一切，石明虎對他萬分欽敬，也為他的奇遇而高興，一疊聲的催飲，大口大口的喝酒，江天壽見他們全家人豪情奔放，熱誠非凡，知交相遇，開懷暢飲，也就難免，何況，他們特地將老友由長白山送來的熊掌烹來款待，這份盛情，令江天壽甚為感動，因此，他是一連飲了幾杯，依稀記得自己是醉了，對的，他是醉了，還記得當時石明鳳小姐親自服侍了自己安眠，不過，他醉得很厲害，因此，連幾句客套話也不能說，嘔吐狼藉，不過……

　想到此處，他突然有一個影像在他眼前一晃，一掠而過，是的，有些奇怪，奇怪的是，他好像看見些甚麼異樣之事，不過，他或者是醉得糊塗了，有些記不準，但是，總是有些異樣的感覺，令他心神動了一下，當時他還想起身問，結果又是一陣嘔吐，就此給打散了，他現在眞有些焦躁，在這個陰森的山洞中，他不得不拚命的思想，這一點異樣的感覺是甚麼？他直覺的感到，假使自己能想通這一點，那麼，自己為何會陷身在這山洞中，就至少有些頭緒，可以讓自己想到這一線關連，但是他記不起這個影像，他有些焦躁……

　有些光漏了下來，江天壽抬了頭，這才看出，原來，這石洞有個天窗，光線就是從這個大窗中傳入，現在這山洞是比他剛醒時亮得多了，他不由自主的又看了看這具枯骨，因為有了光線的原故。

　江天壽對這具屍骨就看得更清楚，這才發覺，這屍骨的衣服已成片片碎，看來是給皮鞭甚麼東西抽碎了的，這個推斷是因為此人的下身極為齊整，一條腰帶也沒有壞，他不免對這個傢伙起了一絲愀然之感，突然，軋軋一陣响，江天壽看清了前面，一片山石在移動，他不由一凜，而山石移開，光線更强，看來這山石是石門甚麼的，門口已站立三個人，為首的一個乃是豹頭環眼的銀髯老人，滿面含笑，一身錦緞長袍，大袖飄然，風度不凡，再後面是兩個白面老人，一個神態肅然，一對大眼睛，骨溜溜的四面轉，不過精光四射，顯見其內家功力不弱，江天壽一見來人，不由一震，因為為首一人，他是識得，正是父執至交石決世伯，後面二個却是陌生得很。

　石決一入山洞中，看見江天壽，他是呵呵一笑道：「江世侄，早！」

　江天壽腦中倐忽一亮，看來自己為這老世伯用了手脚，可是，自己就不知在那地方得罪了他，試一運力，

可惜眞氣無法凝聚，分明是中了極厲害的暗算，他本來就心性冲和，再說事已到此，也只能更平淡的去應付，因此身形一起，對石決一揖道：「石伯父，你早……」

　石決又是一聲大笑，然後走到那具屍身之邊，斜眼看了一會道：「可惜！可惜！」

　江天壽莫明其妙，不知石決這兩句可惜是對誰而發。他也不大理會，石決又看了江天壽一眼，一回頭對那兩老人道：「冲霄兄，你可知道這屍首是誰？」

　那神態肅然的老者微笑道：「在下不知道。」

　「子翁兄可知這來歷麼？」

　猴形老人大笑道：「石兄是有名神出鬼沒，作事神秘詭異，我那能得知這麼多。」

　石決不由哈哈大笑，這笑聲中顯然是有些得意之色。

　稍停一陣，石決又對江天壽看了一眼道：「賢姪，你是更加不知的了，這屍骨是誰？」

　江天壽正沉聲的說了一句：「正待請教。」

　石決面色微變道：「這屍骨就是失踪江湖十多年的邛崍一怪歐陽天巧。」

　此語一出，江天壽差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歐陽天巧不是自己的父親的好友嗎？與石決合稱天、地、人三絕的那個前輩異人，自己父親為鬧海神蛟所傷，曾見其飛奔來自己莊上，代父發喪善後，一面打發自己出門訪師，一面他本人就約友復仇，可是，當自己還在川中之時，就已聽到他失踪之消息，却不料是死在這個石洞之內。他心中立時起了一陣疼惜及愀然之感，這樣一個怪傑，不想是如此的喪生……

　江天壽眼睛一亮，他立即明白，這個石決乃是個卑險到極的小人，這一來，他就不用再想，自己是中了他的暗算，看來定是有所求於我，這個仇……當其想到報仇，這就自然而然的運氣凝功，但見石決兩眼突睜，對他看了一眼道：「歐陽老怪就中了我的醉仙痳陽草，廢了一身武功，我也不想過份為難他，只希望將他的一本玄秘三解取出，讓他的一身功夫傳給了我，我就能養他的老，送他的終，可是老怪的脾氣太怪，破口將我大駡，這就壞了咱們的交情，當時我也不想過份難為他，只是我的手下聽不過耳，將他大大的凌辱了一場，結果當我發覺之時，他已奄奄一息，我立即命人替他療傷調理，他却是好心當作惡意，非但不領情，還將我毒口辱駡，這就引起了衆怒，因此將他鎖在這山腹洞中，每天有人來服侍他，最後他也屈就了，可惜，我上了他一個大當，枉自走了不少冤枉路，還是弄了本假的來，這欺騙好朋友，其罪難赦，因此，我將他一輩子放在這山腹洞中……」

　江天壽聽得心中發火，就算他涵養再好，也難以容忍這樣滅絕天性的老賊胡言亂語，他想斥駁他兩句，可是，石決却對他看了一眼道：「江賢侄，我想你也是聰明人，總該明白老夫言中之意，現在你大仇已報，這青陽神訣，有何用處，老夫莊上，有的是家宅田園，你當時也曾說過，想覓地隱居，我與你父乃是生前至交，你一直視我為父，我又愛你如子，老夫並非貪婪，只是有些好學之心，你如將青陽神訣獻出，老夫絕不虧待於你……」

　江天壽聽得明白，他是微微一嘆道：「石老人，你只要我的青陽神訣，其他的不再來痲煩於我？」

　石決縱聲大笑道：「老夫也知青陽神訣乃是上古神書，其中有不少古奧詞句，極難一時通曉，反正你住在我莊上，有的是工夫時間，你就將它譯成正文，有時略加提點，其他，也就不必痲煩你……」

　江天壽冷冷一笑道：「想你既然如此清楚，當知此訣之用意，也該明白我的戒律，這譯寫之事，却是萬萬不能應允。」

　石決還是滿面含笑，對江天壽看了一眼道：「何必如此？想你師傅已死，誰又能管得了你？」

　江天壽雙眼冒火，怒聲頂了一句：「是天！天不允……」

　石決哈哈一陣大笑道：「天！你還能見天！江天壽，實告訴你，老夫如不看在你父生前情面，當夜，就得將你扣在鐵環中，這一來，你就無法再能說出衝撞我的話來，你如若應老夫所須，那麼，你還可能重見天面，否則，嘿嘿，這一輩子，你別妄想見天……」

　江天壽神態從容的看了可決一眼道：「那麼，我也告訴你一聲，在這一輩子，你也別想能叫我代你作這件事！」

　突然，江之面前勁風已臨，正是那個猴形老人向江天壽撲到，山洞又突然聽得一聲响，原來，江天壽為這猴形老人一掌擊中心口，一交摔翻在地上，由於山洞狹長，又有山石鐘乳的阻隔，江天壽本身功力全失，猴形老人又如與他有極深仇大恨似的，這一掌用力極强，江天壽之身體為其直擊出老遠，「砰……」的一聲，將江天壽擊倒在地，口角有血吐出，頭撞在山石上，痛上加痛，這個身懷絕技的大俠，却遭到了這樣的折辱，目下，他是心口作悶，血脈賁張，眼前金星亂冒，喉間還隱隱作甜，看來這血還得要吐，他不由一陣的難過，想不到啊！自己苦心習成神功，得報大仇，結果，落了個挾技身亡，這正是從那裡說起？何況，自己還死得極冤呢！

　死在那個面慈心毒的老人手中……

　可是，這個猴形老人還是不肯放

過他呢！江天壽聞得一聲怒斥道：「小子，你可認得我？」

江天壽已有些頭昏腦脹，勉强張開雙眼，看了看這老人，然後緩緩地道：「我，我那能認識你……」

「哈哈……我告訴你，鬧海神蛟是我的親家，也是老石的親家，你認爲如何？」

江天壽心中更爲明白，看來，石決是個眞正的惡人，他與這個江湖巨寇還是親家，那麼，想到這裡，又是一個念頭轉過來，看來，老父之死，與他也有關係，又再轉而一想，歐陽叔叔也大有可能是爲了這個關連而給老賊所害，他不由一陣痛心，直恨不能自打幾個耳光，自己那能這般蠢，將個眞正心腹的大患，當作了父執至交，自送上門，自投虎口，這……

江天壽苦笑一聲道：「原來如此！」

猴形老人道：「既然明白，你也該自己早打主意，你的一身武功，已爲石老用醉仙痲陽草所毀，這東西是散了你的武功，就使你變得與平常人相仿，剛才，你總也領略到我的大摧手的厲害，老實說，我們也不想給你送終，但是，這苦頭，我看就算是鐵石人也難熬得過，一個挺强逞好漢，一時易，長日難，何必爲一時意氣，鬧個不得好死，乖乖的，聽我的話，那麼，養老送終，圖個下半世安逸，我們也可以兩不相犯，這有多好，怎麼樣？」

江天壽微一搖頭，一言不發。

猴形老人一聲怒嘯，手掌一貼江天壽之前胸，祇一印，江天壽面色大變，混身戰抖，朋友！江天壽是爲這老人用極陰損的掌力，令他全身骨節大穴如被火炙，又如針刺，這種痛苦，眞是個筆墨難以形容，江天壽任是硬朗，也難忍受，不免出聲呻吟，又聞一聲怪笑，江天壽又是眼前一花，頸上宛如被滾油澆淋一般，又像爲千鈞重力所壓那樣，胸腹脹悶欲裂，人就好比埋在千尋黃沙之下的那樣難受，氣息極重，可也祇有出氣，不能吸入，原來，另一個老人也加入來了一手，這雙重的壓力，使江天壽再也無法支持，悶哼一聲，昏死了過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江天壽才爲一陣冷水澆醒，眼前一片黑暗，漸漸的，才算看清了四方八面，依然是個山洞，面前站着二個僕奴下人打扮的人，一個手提一隻大水桶，一個手托一隻木盤，一見他醒來，就聞得此人沉聲說道：「江朋友，這裡是你的午餐，請食用，唉！我也瞧你可憐，只是也沒法相救，你如怕多受折磨，趁他們今日去觀看你的東西時，早些設法，圖個自盡，這雖然是個壞的辦法，不過，總比受他們的無窮無盡的零碎折磨來得好……飯是不能不吃，吃完了也能有些精神，你就自己打算吧！」說畢，一個放下木盤，一個提了水桶，回身就走，江天壽心中宛如針刺一般的難過，眞恨不得就此死去，只目前處境，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條的了！

＊　＊　＊

石洞傳來一陣聲響，石門給掩上了，借了個天窗透進些光線，看出四週是如此的陰森，還有這具屍骨，現在，他是明白了此人的來歷，不免又想起一張眞誠的面容，這個邛崍一怪來，他有的是好本領，死在這山洞裡，自己該與他作個伴了，他嘆一口氣，前事一幕幕在腦海中盤旋，也有的是義肝俠膽，可惜却爲個老賊所害，如何出門，如何立志，如何遇見恩師，苦誇口訣，苦讀神招，這一連串的苦頭，將自己練成一個强者，一路上，爲父仇牽心，直奔漢江，單人隻劍入七里堡大鬧鯢鯨莊，一夜之間，連敗三熊四豹十二狠，驚動了自己仇人鬧海神蛟出面，爲自己三個照面之中，將他一掌擊翻，勒令自殺，飄然而去……不想今日，自己得葬身這山腹洞中，他有些感觸、難過、心忿、愀然之感。

他嘆了一口氣道：「不死！難道眞的受他們的折磨？這也太乏味，就算自殺是件苦事，唉！長痛不如短痛，這也算是我命犯小人，註定這樣收場而已……」

吃了這最後的一頓飯，他奮起一口氣，一頭向山石撞去，「蓬」的一聲，撞得他腦袋有一些痛，雖說是血流披面，可惜是無法能制他死命，他一陣難過，突的震醒，看老賊行事，分明計慮週詳，當然也防到自己有毀生自盡之念頭，這……對了！怪不得廢了自己武功，將人弄得不死不活，有力發不出，這一來，想撞壁自盡，這就有了困難……

動腦筋死，這是江天壽的一個最須要解決的困難，突然，想到了上吊，他四週看了一陣，又勉强支持身軀起來，摸索了幾步，觀察形勢，研究位置，有那些地方可以懸掛一條帶，想到了帶，他是一個心動，又看了看這具屍骨，嘆了口氣，江天壽對這枯骨拜了幾拜，緩緩的說了幾句活：「歐陽叔叔，你是莫名其妙的死在此地，依這老賊所說，已有十來年了，孤魂在此，也太寂冥，我，嘿嘿，與你作個伴啦！借你的腰帶一用……我的三盤索已丢了！沒奈何……你就原諒我這一次……」

話說完，他用手去解這條腰帶，不料，這條腰帶實在年深日久，有些腐爛，江天壽雖說解了下來，可惜是一碰就斷，他頹然嘆了一口氣，沒辦法呢？要上吊，沒條帶子眞不是辦法呀！突然，他的眼前一亮，爲他發現了一點小東西……

你道是甚麼小東西令到江天壽眼前一亮？原來在這斷腰帶中，却有幾枚形如金錢的圓形物體墮地，江天壽不由一呆，連忙借僅有的光線觀看，這東西共有十三枚之多，每一枚圓形的東西，上面全有極細的蠅頭小字刻着，江天壽略一看，只見第一枚上，是十六個字：「心有實有，形其所有，心無實無，本無所無……」

江天壽就此一震，這幾句話是口訣，就不知這口訣是甚麼？反面一看，乃是幾個古篆，宛如花紋一般刻劃在上，這古篆文却是眼熟，江天壽細一看視，不由怦然心動，毫不怠慢，將十三枚古錢收齊，挨次看過，這就令他驚喜若狂，這那裡是普通的古錢，在那上面竟然藏有一份極珍貴的秘笈，其實江天壽那知這東西正是前古拳聖壺公之大衍先天來復神訣，也是他命不該絕，更可說是爲惡之人，該伏天誅，江天壽是機緣巧合，得見此神訣，這邛崍一怪巧得這份金錢秘笈，可惜，他根本不知這古篆文，當然，也不能明白其中這份武林秘訣。

不過，他也看出這東西有點古怪，因此視若拱璧，爲恐引人注意，竟然將它縫入在自身絲條之內，石決也是百密一疏，想不到在這種地方，藏有這份難得的寶籍，這可說死人復仇，眞個是出人意料之外。

江天壽將十三枚古錢所附古篆看了一遍，立即悟出其中妙用，更明白了仗中元一線之力，辟去身潛之毒，痲陽草雖然陰損萬分，但是，大凡人只要活的，總有一口氣，這一口氣就是天生以來的元氣，來復神訣就能將這一口眞氣凝煉，痲陽草只能是鎖閉功勁，却無法制人死地，當然只能將人之功勁痲痺，來復神訣將眞氣一凝，就可以撞開這痲陽草的封閉之力。痲陽草一失功效，眞氣來復，週流不息，待到天黑時份，江天壽已是將功穴撞開，不過受困時久，再加被這兩個老人的陰狠手法所折辱，混身依然有一份痠痛感覺，尚幸兩老賊也是覬覦重寶，只想將他毒打折辱，因此，這出手雖重，就算有些損傷內臟，不見得能令其骨折殘疾，故而江天壽之身受，憑其天賦，還是可以支持下去。

洞中已無光線透入，看來是天色已晚，洞外又有聲響傳來，一點火光傳入，來的乃是石決之子，引了兩個下人來到，石明虎一見江天壽，他是面色尷尬，一到江天壽面前，對江天壽投了一個萬分難過的眼色，下人又是老規矩，放下了木盤，收了中午送來的那個，石明虎以背對着那二個下人，衣袖一抖，手掌一翻，掌心中吐出一縷藍黝黝光芒，又見他眼睛連眨，低聲的說道：「這是我與鳳妹送與你的東西，天壽兄，你就收下，這鏢尖蘊毒，見血封喉，唉！總之，我們也是事出無奈，今生我倆是對不起你，來……生……我……倆……」

江天壽心中又是一震，不敢露出絲毫神色，故意戰抖了手，接過這一枚餵毒鋼鏢，石明虎立即回身就走。

江天壽匆匆吃了飯，又再運功一遍，身上雖還有些痛，不過却好得多了，突的，他又想起了石明虎的說話，下意識的將餵毒鋼鏢取出，看了一看，心中又記起了石明鳳的面容來，心中一亮，他想起了，在昨夜他百思難解之結給化了，原來，當他在嘔吐狠藉之時，他依稀看到石明鳳眼中有淚，是了，他曾經想問她，爲何如此？就爲另一陣嘔吐將他的話頭打斷了，然後，自己是糊裡糊塗，外面傳來一聲叫喚，他在迷糊之中，還看出明鳳的面色有變，眼淚更多，這大概是石氏兄妹也已知道父親的用意，他倆不敢吐口，現在，石明虎又暗中携來這枚毒鏢，分明是他倆還是顧全以前的交誼，他們不忍看自己被困、被折磨，受盡宰割之苦，因此，要自己能圖個痛快，又怕自己無力自殺，故而帶來了這小東西——毒鏢！

照例；這是兇器，兇器吐出藍黝黝的光芒，宛如魔鬼的眼睛，在這腐霉氣撲鼻，景象陰森的山洞中，看來令人更難過，不過，江天壽却有一份感激之情，雖然他們是要他死，但是，却有這樣一份感情存在，這就應了句俗話「早死早超生」，事實上，自己處此境地上也眞是一籌莫展，靜待宰割，就算是笨人呆子，也可以看得出前途是什麼，他們漏夜送鏢，這已資足證明，人心，眞是件不可思議的怪東西，一念之善，一念之惡，相差何止千里？念頭！只是一個念頭，變化之大，善惡之分，就有極大的不同之結果。

江天壽不由又想起了師傅的遺命：「漢昭帝雖然是一代梟雄，然而有兩句話大可爲法，謹記在心，不可或忘，這兩句話就是：勿以善小而勿爲，勿以惡小而爲之。」

江天壽是深深體會這兩句話，他有些明白了，人，眞是難相處，但是，善惡之分，却不得不愼重。

夜風吹來，山洞中因天色已在變化，霉腐之氣更盛，他有些不堪忍耐，心中又在籌策，明天該如何對付石決及這兩個老賊，想到這裡，他又運了一會功，發覺眞氣已流通無阻，手一推，遙擊對面的石鐘乳，聞得「嗆」的一聲響，石筍爲其一揮之力，掌風將其削去了一塊，他微微一嘆道：「武功之道，眞是難有止境，本來，總以爲青陽神訣爲各派之雄，可是，自己精習這些，結果，還是爲宵小所乘，落個毀功壞氣，無法施用，假如不是天開眼，爲自己發現這十三枚古錢藏珍，將大天衍來復神訣發現，自己還不是人家的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說不定……」想到這裡，他又看看手上的毒鏢面帶苦笑道：「……唉！我也祇能借重於你，落個自盡身亡……」

又一移目光，看了看歐陽天巧的枯骨道：「歐陽叔叔，也天幸你……也

天幸這老賊是天奪其魄，將你依然是鎖住在這裡，沒將你的好東西給埋了，看來，我是得代你報仇呢……」

門外又傳來一聲響動，又有燈光透入，江天壽心中一動，只見來了兩個青衣，拱衞着一個年約卅來歲的少婦，後面則是兩個家奴下人，燈光掩映之下，他是看清了來人，正是小時候的朋友，石決之女石明鳳，她不免有些難堪，當石明鳳來到了江天壽身邊，一見江天壽盤膝而坐在地上，背靠山壁之時，她不由面色微變，略一遲疑，她幽幽地說道：「天壽兄，你！你還不捨得一死？莫非你是想從了我父親的意思，將這青陽神訣譯寫嗎？」

江天壽沒有回答，石明鳳對他狠狠的看了一眼，又嘆了一口氣道：「唉！我父一生，用險行巧，不過，還可仗我與哥哥的懇求，饒你一條性命，只要你答應他的條件，他的要求……」

江天壽還是不出聲，石明鳳面色大變道：「你……你爲何不出一聲？」

「我的主意尚未打定吶……」

「唉！事不宜遲啊！我這次來此，也算是向老父討了個差使，只說是來勸你譯寫東西，使其遂願而已，你若是不答應，自己死了，這也……」

江天壽沉聲一笑道：「我還不想死，我的主意打定了，看在你與明虎兄的份上，我也不想有人死！」

石明鳳那知江天壽言中之意，直覺感到，他是受了這個打擊，令其有些語無倫次，想到這裡，她不禁珠淚盈眶，又看了看江天壽，只見他口角有血漬，雖說已乾，看來依然有些可怕，滿身衣衫皺殘不堪，這全可看出，江天壽雖說祇受過一次折磨，人已是變了不少，她與江天壽自小相識，難免有份交情存在，目下看到了這個樣子，她當然是有些心痛。

女人家的心腸本軟，而且極重情感，不必說是夫妻之愛，就算這朋友的情誼，也比普通人看得重一點，何況她與江天壽還是總角之交，幼時之伴侶呢！故而石明鳳是萬二分的難過，再對江天壽說了一聲：「天壽兄，我也是言盡於此，而且是力盡於斯的了，一切主意還是你自己打定，以後，看來我也難能見你的了！」

江天壽却笑了笑道：「人生如朝露，如夢也如幻，一切均是緣，有緣千里來相會，妳也不必看得如此太認眞，至於見與不見，妳也不能作主，就是江某，也難有個準見，蒙妳一番好意，我也祇能請你善自珍重，不必以我爲念……再見了……」

「再見！」石明鳳不由一怔，她本來已移步想出石洞，爲這一句話，令她一回頭，又看了江天壽一眼，只見他閉目默坐，神態自然，她看在眼裡，心中未免一痛，暗暗嘆了一句：「他是有些瘋了，唉！父親，你作孽也太大啦……」

石洞門被關上，江天壽心中思潮起伏，他對石明鳳的誠意極爲感動，但是，想到了歐陽天巧，又想到了石決及兩個老人的語氣，却是萬分不忿。仇是一定要報，不過，該如何處理？依自己心意，眞恨不能將他們全部活活的劈了，不！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過，這却令石氏兄妹難過，不殺了他們，不將他們狠狠的報復，實在對不起他們的卑險刁惡，陰謀害人的劣跡，該如何辦？江天壽略一盤算，他却想出個好計劃來，時間不早，明天，還得有事該辦，他躺下了，該好好休息一番。

當天色微明之時，江天壽醒了，這天他精神暢旺，與昨天可說前後判若兩人，乘此機會，再將大衍來復神訣默運一遍，又取出這十三枚古錢看了一遍，這正楷上之字，除第一枚所見那十六個字之外，其他有的是十個字，有的是十二個，有的祇有二個字，不過，最多的就是第一枚所見的十六個字，閑中無事，再從頭看一遍，心中又是一動，原來，這幾個字中，全是含有深意的武家出手要義，如兩個字是，整、暇，十二個字是：「以敵之實，避敵之力，靜中參得。」十個字的：「不以勝可喜，喜則令神散。」等等，全是有份量的警句，也可以說是武家之座右銘，當其全部看完，已有陽光透下，洞中不知時間之早晚，不過，依江天壽之估計，這幾個老賊也該是來了。

果然，石門移動，人影晃動，這一次來的人不少，竟有七個之多，爲前一個正是石決，後面兩個白面老人，再後面是四個身高力壯的壯漢，每人手中俱帶了皮鞭、鐵鍊、繩索、鐵籤之類，看來是刑具，大概今天是該好好的將他折磨的了。

江天壽不由一陣咬牙切齒，石決來到他面前，哈哈的一陣大笑，一回頭對兩老人道：「我那食物可有用？餵養得令其神不散，精不疲，那麼，這苦痛就令他能深深體會……」

兩老人各面帶陰笑道：「老兄，眞箇是設想週到。」

石決這才對江天壽道：「江天壽，我是好話已說完，再來問你一句，譯寫還是不譯寫？你說一句。」

江天壽冷冷一笑道：「我且問你，假使你也如我一般，散了功，壞了氣，你學是不學？」

石決不由一震，沉聲說道：「這是何意？」

「我是說，你若全身廢了，這青陽神訣學來何用？那麼，我譯畢你也無法受用，反而便宜了他人，要是一個不好，引起武林極大糾紛，你這始作俑者，又是罪魁禍首的，該有何種感想？」

石決怒斥一聲道：「你是明明在推搪，却用這等說話來塞責。」

江天壽哈哈一笑道：「想你今年已

近六旬，這麼大年紀，難道再能多活六十年？就算再能多活六十年，也難過六十一了，人總得壽終正寢，目下你是逞一時之快，却不想後患有多大，再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若然猝而有變，你與我一般的手無縛雞之力，到那時候，你想學，也就難了，何不息了這條心，圖個互相太平，豈不是更好？」

「放屁，人來，將這小狗綁了，老夫看他到底有多硬朗……」

立即走來了兩個人，一個扣住江天壽之肩頭，一個就來扚其雙手，江天壽哈哈一笑，身形一起，兩個壯漢突感一陣大力撞來，將他倆就此撞出老遠，江天壽身形一站，戟指對石決怒斥一聲道：「石老賊，這是你百密一疏，也是你惡貫滿盈，今天，我要向你問一問這多年來的隱秘……」

石決不由一陣的驚惶，見江天壽如此聲勢，又見兩個手下被擊，他是有些奇怪，這是從何說起，醉仙痲陽草是出了名的陰損厲害，並且普天之下，絕無解藥可以使其失效，這小子那能復功？還復原得這樣快？就在此時，江天壽已是長笑一聲，身形如箭，向石洞門外奪出，兩老人一見江天壽想走，他倆那能放過他，一個是右手立發，一股神催勁力，向江天壽擊到，一個是身形微挫，雙掌一平，悶哼一聲，向江天壽的腰間撞到，江天壽深精青陽訣，根本對這些越是陰損的招式，越是看得準而架得辣，何況，他又是恨極兩人，當兩股勁風撞到，他是哈哈一笑，身形依然前竄，大袖抖起，猴形老人首先感到自己出手軟擋，有一股勁力透入，非但透入，而且反捲而上，他不得不回身收起架式，以衞護自身，不想江天壽之出手，本就怪狠萬分，當他這裡一回身，而左手大袖又是一揮，一股神力抖出，就此逼住了他的退路，尚幸猴形老人身手不乏，一見如此情形，連忙一個轉身，閃避來勢，不想，眼前人影一花，一條人影閃出，而左側又有勁力撞來，他不得不彈手，卸化來勢，而左側勁力，却是掌隨身進，萬分迅厲，不是此人也看出不妙，半路上硬留一分力的話，那麼，這個老賊還是得吃大虧及苦頭。

猴形老人也看清出手之人，正是自己同伴應冲霄，這一來，不由心神俱震，自己在江湖上，與應冲霄是出了名的神行雙煞，講究出手迅速而配合得法而成名，那料到那個小子僅僅是一個轉身，一抖雙袖，自己兩兄弟就鬧了個鬼打鬼，窩裡翻，這小子的青陽訣難道眞有神出鬼沒之功不成？想到這裡，猴形老人何子翁心中就起了一陣震顫。

可是，石洞外却又傳來江天壽的陣陣笑聲：「石老賊，你難道眞想來個請君入甕，要我將你們鎖在這個山洞之中不成？快些出來吧！別再躲在裡面了，我還得向你拿東西呢！」

石決是紅面變色，氣得煞白，連鬍子也翹了起來，可是呆在當地，半晌說不出半句話來，他還在那裡思索，這痲陽草那能失了效用，難道……

當江天壽的語聲傳了過來，這才打斷了他的思潮，可又爲江天壽的說話，將他激怒，難道自己眞的讓他反鎖在內，這是成何體統？他一生爲人，智機深沉，城府極深，其實，他若不是城府極深，也不能讓他害了這麼多的人，就沒有寃家對頭，想他心高氣傲，不甘有人跨過了他的頭，所以不惜用盡方法，與江天壽之父八臂玉虎江湘隱，卬崍一怪歐陽天巧打交道，爲了借故親近，爲了覬覦他倆神功秘技，他是裝出滿面仁義道德，與兩人聯袂闖江湖，搏來天地人三絕名號，但是，他還是心有不甘，先是挑撥離間，將江湘隱與鬧海神蛟彭玉龍結成死仇，他却暗中與彭玉龍聯絡，陰謀毀了江湘隱。

彭玉龍那知老賊有意借刀殺人，還以爲石決是個好朋友，其實，彭玉龍却作了個兇手，而石老賊却坐收漁人之利，待到歐陽天巧趕來石賊莊中之時，他就乘此機會，將這個一直與江湘隱及他來往，別無其他朋友的卬崍一怪迷翻，逼取其玄秘三解，非但如此，還將他害死在這個山洞之中，對外宣稱歐陽老怪失了踪，這一次，他只是收到了些副本及假訣圖籍，老賊已是怒發如狂，在這多年之中，老賊憑仗了他與彭玉龍的暗中勾結，當然，他也看中了彭玉龍之一切，只是彭玉龍人多勢衆，不像那些游俠之士，單來獨往，不過，石老賊還是抽空見到可以下手的，不論至親至友，只要單身爲其碰上，那麼就爲其獨門的痲陽草迷翻了，因爲他借名隱居，又說是閉門封劍，不理世事，故而做了壞事，就極隱秘而無人能知訊息的。

* * *

何子翁與應冲霄早已將身形竄出，可是，當應冲霄人才出洞，不料迎面就有一股勁風衝來，他不由一陣驚心，連忙一駢雙掌，大摧神掌中的摧力，向前怒發，不料當他這種手力才發，前面勁力突消，他剛一呆，身形順勢突出，前面神力又發，看清楚江天壽在離其三尺開外出手之時，心中就是一動，那想這一股勁力，就此將他直撞了回去，並將後面的何子翁一起波及，這就是青陽神訣的至妙手法，所謂「避頭擊尾」，以已之實，擊其中虛，應冲霄是拚力已竭之時，立即爲其一拳擊翻，何子翁竄勢極快，想不到應老兄會在這個時候跌進來，發覺不妙，已是不及，兩人撞了個狠狠的。

石決已看清楚形勢，大吃一驚，連忙過來，看視兩人之際，不料又來了一聲長笑道：「石老賊，再不出來，莫怪我要將你鎖在洞中，陪伴那寃死

的歐陽叔叔了。」

石決聞言，却也是長笑一聲道：「江賢侄，老夫算輸了，你如可憐我年老昏庸，使我落個全屍，我寧願自毀手脚，永不再出此洞一步，你看如何？」

「哈哈……」江天壽也是一聲長笑道：「誰來信你？」

石決也知道自己無法再能瞞得他，這幾句話，無非也是緩兵之計，希望能拖得一時就一時，聞他如此說法，心中就是一痛，只見他一邊說話，一邊已一抖手，就見一蓬青光，其疾如箭向外打出，他本人就乘勢竄出，老賊眞個是年老成精，打出這一蓬崆峒門中九火神鑽之時，還怕不能奏功，人已一用力，脚尖一點，身形斜飛而出。

當其人出洞口，耳聞幾聲爆炸聲，又是幾聲慘叫，老賊早已看清楚，那個江天壽是一抖大袖，將九火神鑽原物奉回，他不由暗叫一聲好險，自己假使慢了一步，豈不也將爲這絕滅暗器所傷。

但是，他人在半空，眼前已是一花，只見江天壽人如大雁升空一般，與其對了面，又聞他一聲冷笑道：「石老賊，照打！」

石決立感一陣勁風迎面撲來，他不禁雙掌一抖，純陽七星掌，立即隨同其出手之時，大股純陽勁疾吐而出，一聲震响，他的身形被撞出，仰面就是一跤，由半空跌下，好個老賊，人未落地，反手又是一擲，三道碧綠火光，碧電梭帶起一陣異嘯，向江天壽迎面射到。

江天壽於是哈哈一笑，大袖一揮，萬分寫意的將碧電梭擊開，身形立即下落，老賊已是一個翻滾，人已站起，一長身，身形疾走，七星移宮法，加上了他那純陽七星神掌，疾如雨點的向江天壽擊到。

不料江天壽的青陽訣，本就對滅絕殺招有極好的剖解，老賊挾怒而來，在其看來，只是瞎撞盲打而已，他是以三盤對宮之法一領，就見他身立如山，大袖飄拂，左手連抖三抖，已將石決之七星掌力化開，右手一引一揮，一股勁風吐出，立將石老賊阻止。

這一來，就聞江天壽朗聲道：「石老賊，你聽住，青陽訣中有左移右推，以亂宮位之道，目下，我就用這一式，你記住了……」

石決身形已爲江天壽之掌力圍住，聞言一看，果然，見他左手往來移動，將自己的七巧神巧封住，而右掌頻頻推動，一股股的勁力直擊中空，這一來，他是不得不移動身軀，以讓其勢，可是身形一動，立即爲其左掌之移力壓制，牽住其往右側傾倚，這樣的交手，將他就如圍在一個大勁力之漩渦之中，無法越其雷池一步，老賊這才驚得心魂俱喪。

江天壽又是一聲長笑道：「第二式來了，不移不動，以擊中宮！」

好，就見江天壽之雙掌一回，這一股勁力突收，石老賊剛想回身，不料眼前一花，面前勁力突臨，他是立即迴掌護身，對不住，這出手之快，勁力之强，眞是個挾雷霆萬鈞之力，天馬行空之勢而臨，連念頭還未轉，江天壽之雙掌已一送一揮，將老賊人如斷線風箏一般的直摔了出去。

石決剛哀叫了一聲，想求饒，而江天壽之身形已到，他是笑瞇瞇道：「你想習我青陽神訣，這第三式來了！」

「江賢侄，你……別再施展……我……」

江天壽這才看了他一眼道：「我不想打下去了，也吧！」

他是五指蜷曲如鈎，只一揚，已向老賊當面擊到，石決想避，就覺左太陽穴一震，一陣迷忽，一個翻身，手中所扣的三枚雷音珠，竟然無法能打出，他不由一怔。

而江天壽却嘿嘿冷笑道：「你這至死不忘害人的老賊，若不是看在明虎、明鳳兩人份上，就這一下，我就不能容你，目下，你之功力盡毁，全身之主筋均斷，不動怒，不强運力，還可以安然渡過殘生，否則，血脈賁張，衝動血海、氣穴，這一來，你就想吃碗安閑茶飯，也難了！言盡於此，我去也……」

石決身子坐起，只覺全身疲乏不堪，使不出勁來，他心中明白，江天壽此話不假，石洞中還有慘哼之聲傳出，分明是自己好友應冲霄何子翁等人，誤中了自己的七火鑽，這東西入骨就化，見血就鑽，一中此物，全身就如被萬針破體還痛苦幾倍，直到鑽針攻心，這才死亡，毫無救星，這種垂死的呼聲，聽得老賊也是不忍卒聞，但是，他也無法代他們設法。

他不想躭在當地，只能緩步走出後莊院，現在，他是連走快一些也不能了，直走了好一大陣，才算走到了前廳，當時，就見了他子女趕來，一見父親，除了臉色難看之外，也沒甚其他損失，兩人這才放心，各自撲拜在地，請問安好。

最後，石明虎又說出，此次江天壽之所以能有反擊之力，還是拜歐陽天巧之賜，做夢也想不到他那枯骨中會藏有前古難得的珍寶祕笈，明鳳也將天壽如何想上吊，如何想取絲帶，如何見到了十三枚古錢，如何看出了古錢上的字跡，就仗着這一部大天衍來復訣，將痲陽草之力化去，滙集眞氣，恢復神功……

石決聽了，氣息微弱的說道：「爲父一生爲人，作孽太多，可是陰謀害人，不想反而自害，這難道眞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說到這裡，血是大口大口的吐出，石氏兄妹不由的亂了手脚，終於，他死在大廳上。（完）

白馬素衣小溫侯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麥穗·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富貴舫每年一次出現洞庭湖三天，艷幟高張，聲色犬馬，生意興隆，來光顧的非富則貴，也有武林响噹噹的人物，然而這銷金窩最使人猜疑的地方，莫過於某些名重一時的人，於到過富貴舫後便離奇失踪。這一年，富貴舫剛開始營業便來了幾個不尋常的客人，其中一個是糟老頭子，其貌不揚，他一開聲便高喊以自己的人頭來對賭舫中主人「風月七娘子」的人頭……

安排香餌　請君入甕

卜震夫雙眉一挑道：「閣下規矩可曾知會天下武林同道？」

「答得好！」艙中傳出聲道：「此船向不接納訪客，現在已對你等說明，可以下船去了。」

江彬一笑道：「既入寶舟，豈有不一拜主人再去之理？」

「本人不喜與陌生人交往，請即下船吧！」

「無事怎敢煩擾，」丁艮接口道：「敢請閣下賜見？」

「鬼船鬼船，怎能接見世人，若眞有甚麼疑難大事，那麼你就說出來就是。」

金鈎未忘剛才之耻，接說道：「數日前富貴舫突然消失，數百賓客亦隨之失踪，這消息閣下知道吧？」

「知道，又如何呢？」鬼船艙中話聲低沉而嚴肅。

「知道就好了，」金鈎疾地轉對丁艮等人道：「石老，可能容小弟與鬼船主人答問幾句話嗎？」

丁艮尚未開口，艙中話聲傳出道：「我非此船主人，但可以代答所問。」

金鈎業已向丁艮等打過招呼，不再顧忌，也以低沉的話聲道：「閣下可知失踪的富貴舫上賓客何在？」

「十之八九仍在富貴舫上。」

「好回答，閣下怎知道仍在富貴舫上呢？」

「富貴舫突然失踪湖心，既無斷木碎片，又無浮屍雜物，可見該舫仍然平安，賓客既未現身，自是仍在舫中。」

「閣下可知道金某等人，何故拜問此事？」

「人非仙佛，無法先知。」

「實對閣下說明，目下武林江湖已互通消息，今晨凡江河湖海皆有同道恭候鬼船大駕。」

艙中人道：「同道們太過看重此船，實不敢當。」

「同道恭候，並非出自敬佩，而是心有所疑。」

「可是疑及此船，亦即富貴舫？」

「不錯，閣下何以解釋金某及天下同道？」

「有一句話就夠了，那就是『謠言止於智者』！」

「在金某來說，只怕單憑這一句話還是不夠！」

「那是你的事，我無暇過問。」

「閣下，你推不掉的，若想釋疑，以金某看法只有一個。」

「你所謂的方法，可是要見我一面，一搜此船？」

「閣下聰明。」

「辦不到！」

「只怕這也是金某及諸友之事了，無暇顧及閣下辦得到與否。」

「很好，目下彼此話不投機，再有問題我不答覆了，現在你們退下此船還不遲，若是膽敢踏入艙中一步，那

就來得去不得了。」

金鈎突然一陣狂笑，轉對丁艮道:「石老，聽的明白，這口氣與富貴舫何異，今朝若不能弄個一清二楚，何以對天下同道？」

丁艮本不以金鈎的態度爲然，但答對至此，艙中人似乎也過份了些，於是提聲道:「丁某懇請閣下，能爲武林同道盡一份力！」

沒得了答覆，艙中話聲已有聲明，彼此話不投機。

丁艮好耐性，又道:「雖然說來是武林同道煩擾了閣下，但鬼船聲譽受損，閣下似乎亦應有所表示才對。」

艙中話又起道:「姑念你尚知此船清譽不容人侮，我再答你一言，清自清，濁自濁，有關富貴舫之事，自有出頭之人，耐心靜待可也，下船去吧！」

金鈎快步行近丁艮，悄然道:「只憑一句話，石老，怕難向天下同道交代。」

丁艮已有厭惡金鈎之意，壽眉一挑道:「依金幫主之見是……」

金鈎仍沒有聽出丁艮不耐之意，道:「必須一搜此船各處！」

丁艮强忍火氣道:「只怕不便吧！」

金鈎冷哼一聲道:「有甚麼不便，艙中人就算是三頭六臂……」

丁艮此時方才明白，金鈎是屬於那種蠟燭性子的人，於是把臉一寒道:「人是沒有三頭六臂的，不過老夫要提醒幫主，剛才幫主雙鈎落地，連個人影都沒有看見過！」

凡屬這種脾性之人，你決不能夠僅僅以火虛張聲勢，是非硬給他點上亮頭他是不知道流油的。丁艮仍存客氣，金鈎已惱羞成怒的道:「事關同道安危，金某不計本身生死！」

丁艮這次眞的怒了，道:「金幫主，光棍可怕調轉個兒，換上你金幫主，正穩坐貴幫幫主大船上，突然有人不速而至，聲言與盜有關，堅欲一搜貴舟，你身爲幫主，是如何答對。」

金鈎頓時語塞，丁艮哼了一聲接着又道:「以老夫看法，是該下船去了，就有所疑也有証據，今朝答對，可提供天下同道，設幫主別有高明及見地的，或必欲一會此船中人，儘管請便！」

話聲乍止，丁艮向身邊的江彬、卜震夫微一拱手，當先步向船頭，因爲各人有各人的坐舟，方向亦不同，不必虛套。

江彬和卜震夫不希望事情鬧僵，尤其是卜震夫，鏢行中人平日都是廣結善緣，他一提金鈎道:「石老之退必有其所見，還是先退的好。」

他自動給金鈎拾回雙鈎，交到金鈎手上，並半推半就的先叫金鈎回舟，才和江彬各返自己坐舟駛回岸去。

這一趟等於毫無所得，並且傷了金鈎和丁艮的和氣，當他們發現了鬼船時，業已發出了最速最快捷的信號傳向各方，遠處不說，千里之內，至遲再過一個時辰必有消息，於是又把登上鬼船的經過，以信號廣傳出去。

就在丁艮等人離開鬼船去後，鬼船艙中突起低沉的話聲，先開口的竟是個女子，道:「剛才我可捏着一把汗，萬一那姓丁的老東西也贊成搜船那怎麼辦？」

剛才發話答對金鈎的人，嘿嘿了兩聲道:「他敢，鬼船的威嚴在他們心中已牢不可破，何況先聲奪人打落金鈎雙鈎，就算給他們幾個膽，也不敢闖進艙中一步。」

「可別這麼說，」女的接話道:「姓金的那小子就一再要搜船？」

「這妳就不懂了，他比那一個都怕，但多年名望必須保護，堅欲一搜只是演演戲給別人看的。」

「唉！我眞有點怕，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心裡一直發毛。」

「嘿嘿……秋日湖上透寒骨，妳冷了，來，脫光了我有辦法叫妳不再冷得心裡發毛。」

「你敢，別忘了娘囑咐的話。」她話是這樣說，話聲却傳來淫蕩至極的浪笑。

這無恥的淫浪笑聲，刹那間又配上粗重如牛的怪吼，奇特的呻吟，時已吐出一聲「哎喲死鬼」，它又怎會是鬼船呢？

但是石老丁艮等人，却硬是被這艘活似鬼船的「無恥淫鬼船」給唬了回去。

時爲四更將近，湖面上除了三五遠遠孤星般的船燈外，一片深暗，岸上，千戶百家無不好夢正濃，儘管「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可是誰又能奈這條「無恥淫鬼船。」何呢？

世間妙事誠多，怪事也是不少，有時自會錦上添花，有時也許「口喝滚水塞了牙縫」，今朝，深沉的黑夜，就是「無恥淫鬼船」上，雲雲雨雨是仙是死的當時，箭遠的這一圈湖面，恰正好將「無恥淫鬼船」包在當中，突然起了薄霧，霧由天生，自淡轉濃，刹那間濃霧如深淵無倫的巨網，何止伸手不見五指，這奇景可惜因天色黑暗，無人目睹。

水聲嘩嘩，難見浪花，當水聲漸小而終於消失後，「無恥淫鬼船」上恰好正是雲收雨止，那女子聲調變作懶散，道:「沒想到你好猛！」

「嘿嘿……」得意的笑聲後，男的自誇道:「今後內艙裡空下來，只找我一個人也足夠妳美的了。」

「哼！也許在船上，要不才沒有那種搖晃起浮的味道呢。」

「說到搖晃起浮，九姑娘，剛才怎麼好像聽到了水聲？」

叭！哎喲，有人甩過去一掌，有人挨了一下，打人的眞高興假嗔惱的道:「你把九姑娘我當成甚麼？還能聽到水聲？」

這一巴掌挨得冤枉，男的眞的聽到了船外嘩啦水流激散的水聲，女的會錯了意，這眞相差十萬八千里。

女的打過人，已在動手穿衣，男的挨了打，趁勢討還也出了手，於是哼哼嗳嗳的翻滚作一堆。

艙門突然開了，雖說黑，沒有點燈的艙房中總比外面黑了些，所以這對狗男女聞聲驚的突然南北分開，四眼都駭然看在推開的艙門口，門口如幽靈般站着一個影子，黑影子，能看清的僅僅是黑影子的那雙射着寒光的眼睛。

有眼睛可能是人，艙中男的心頭怕嘴上硬，喝道:「是甚麼人？」

黑影子答道:「鬼船主人！」

「人」字如同利錐般刺入這對狗男女的心底，黑影已到了面前，五指輕彈，九姑娘淫魂立斷，一足微抖，男的移動不得，黑影長袖輕拂，艙窗門開，右手一抬一挺，九姑娘的屍體已落於湖心，雖然落水時聲响很大，但是已不會有人聽到。

這黑影，鬼船主人，聲調冷酷如寒冰，一字字的轉入不能言動的那個男人耳中，道:「我要問你幾件事，你要老老實實的回答，若有發覺半點虛假，我要把你生拆下來擲到湖上餵王八！」

鬼船主人每說一句話，那個男人就是一緊，最後的話鋒一變，道:「穴道拍開了，我問你答。」

於是，問的開始問，答的開始答，終於問答的都滿意了。道:「我很滿意你的答問，所以我也告訴你點事情，來，推開艙窗看看！」

那男人掙扎着去推開艙窗，窗外濃霧已開始消散了，他隱約看到一條船，併泊在自己這條假鬼船之後，再注目，眞是作賊銷贓賣到失主家，充鬼船行惡謀，偏偏就是遇上了鬼船。

鬼船主人冷冷地哼了一聲，道:「看明白了吧？」

那男人看後猛的跪下叩頭道:「你老聖明，我是……」

「訴苦叫冤都嫌晚了，講，你在富貴舫上剝過多少人皮？」

「我……我還沒有資格……」

「聽明白，剛才你也曾答得很清楚，活剝人皮是富貴舫中男男女女必須先作的事，現在快講！」

「七……七張！」

「好！你死六次，第一張皮原諒你是被迫而作，不計死數。」

好狠，鬼船主人好狠，話鋒之下雙手齊出，生生的折斷對方一條右臂，對方狂張大咀，却因鬼船主人早已順手封死他的啞穴，只落得張口無聲痛極昏死。

兩巴掌打醒了昏死人，再伸手，對方勉强忍疼，急揮手似欲有言，鬼船主人冷冰冰地開口道:「你要是問，我爲甚麼在你實問實答之後，還生拆你四肢，聽清楚點，剛才是說生拆四肢摔入湖心餵王八，現在却是雖然折斷筋皮尚連，並沒有餵王八懂嗎？」

那男人雙目中射出怨毒的神色，鬼船主人半絲憐憫之心意也沒有，依然按所說的動手，四肢硬折，骨露體外，血流不止，不待六次生受已經喪了命。

恰巧艙外傳來話聲道:「烟霧就要散盡了，要快些按算計動手才行！」

鬼船主人嗯了一聲，不知他用何手法，這條「無恥淫鬼船」竟暴然收縮，並向湖心底沉去，當他飛身離船時，「無恥淫鬼船」先在水面微一起浮，接着直沉得無影無踪了。

鬼船主人目睹僞鬼船下沉，冷哼一聲轉入艙中，邊走邊道:「你老人家可別忘記了把沉船拖走。」

艙內無人接話，但在十數丈外湖面上，傳來話聲道:「我老頭子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小子你留意着點吧，時間差不多了！」鬼船主人沒有接話，輕推艙門一閃隱去身形。

人有千萬算，老天祇有一算，僞鬼船本是安排妥當的陰謀，認定可以成功才現形於洞庭，怎又料到結局反而不堪設想，不過另有件事情，却出乎了鬼船主人的意外，鬼船多年除惡斬害鐵面無私，自然有仇人，今朝沒想到一個陌生的僞君子，竟因受辱僞船，發誓要將鬼船就地焚毀，把船上人斬盡殺絕。

* * *

烟雲水波八百里，洞庭浩瀚無際，距鬼船十數里外一處岸邊，時正停靠着兩艘大官船，前船尾靠後船頭，遠遠看來像一艘無倫巨舟。

前船上燈火明亮，船舷上官兵排列，竿上宮燈斗大的一個「風」字，不知是那裡的官員停船洞庭。

後船一片漆黑，看上去，後船大概是內眷乘坐，天已四更，自然是應該燈熄安歇。

前船中艙內，人影幢幢，不知這家官員是在深夜辦公，抑或是半夜接待訪客，若在辦公，是說不過去，現下太平無事，刀兵早歇，就算是地方偶有盜賊出現，也不會勞及這位携眷航行洞庭的貴官，至於接待訪客似也不通，除非來訪的是王公藩鎮或頂頭上司，否則，那有四更天接待客人的道理，但王公藩鎮及頂頭上司，只須一角文書足可調令部下進謁，何須要夜訪？因此着實令人可疑難解。

還有，燈透窗櫺之外，人影幢幢是不錯，但無人聲，外面官兵悄然肅立，一動不動，若有話聲不會絲毫無聞。

後船內眷睡了，不見燈火，如是近前細看，就知道窗櫺遮黑幔，所以燈光難透，若再用點心去聽，嘰嘰呱呱，鶯聲燕語，鬧得正歡，只不過是另有所懼，人人壓低聲音吧了！

如此官船，如此內眷，就頗有耐人尋味的價值了。

是官船沒有錯，是內眷也是沒有錯，只是內眷們正要酷刑取供，所以黑幔遮窗，不令消息機密外洩。

既是酷刑取供，自該是應在刑室，按說一般官眷大船，是絕對不會有刑室的，豈料這艘官船與別不同，非但有刑室，刑室更是鋼門鐵窗，百刑俱全。

取供的人不多，一共五位，酷刑的對象，一共是兩個人，整個刑室一共七位，七位中兩男五女。

一男是受刑人，另一男是奉命施刑人，一女是階下囚，另四女俱爲取供客。

四女中一女端坐軟軟的半靠搖搖椅上，三女分左右、後方侍奉，可知坐端之女是主人身份無疑。

那男的受刑人，被脫個了赤身裸體，綁坐在一具特殊的座位上，那是一把靠背有條粗硬橫閂的怪椅子，人坐其上，雙臂正好綁於橫閂，雙足緊綑椅脚旁邊，於是這個人是休想挪動，只有待宰而已。

不合分寸的是，男受刑人儘管是這官眷的親兒子，也斷無剝他赤身露體，用酷刑取供的道理。舉一反三，只怕這位官眷夫人，不是甚麼正經的東西。

男受刑人低垂着頭，看不到面目，上半身一條條縱橫交錯的血痕，太半仍有滴血流出，是鞭傷，是一種特製的倒鱗蟒皮鞭，擊到人身，能緊緊箝住皮膚，施刑人只要拖拉皮鞭，倒鱗片片豎起，刮皮帶肉而下，大英雄眞英雄，十鞭以後也沒叫出聲來。

以鞭痕點數，男受刑人至少也挨了四十餘鞭，難怪的是痛昏過去不知人事。

女受刑人和男的一樣，全身脫光，同樣的坐了一把特殊的椅子，雙臂反手也同樣被綑於橫閂之上，人也昏死過去。所不同的是，上半身緊釘着百數十枚閃着金光的兩寸針，寸半露於膚外，半寸針於肉內。

古代昏君首創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眞殘酷，只怕比起這位官眷夫人，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那施刑人如同秋決的劊子手，黑布套頭，只露雙眼，上半身赤露，下半身却穿着齊整。

三名侍女，好美，現在都是一面寒煞，對眼前的慘象，如同未見，冷漠得看不出一絲絲活人氣息。

施刑人丁字步踏樁穩立，靜候令諭，官眷像是累了，微微移動一下雙肩，又擰擰腰，侍女忙了起來，後面的開始輕輕給她按摩，左邊的抽出靠腿櫈，使這位看來不過二十七八，媚目蛇腰妖艷美麗至極的官眷，得能十分舒服的享受種種官能的愉快，包括目睹酷刑下受刑人的無邊痛楚！

她吐了口懶氣，以音樂般動聽話傳諭道：「用火醋！」

施刑人俯首爲應，提角落的大木桶，桶內有半桶道地「鎮江」醋，又自旁邊赤紅散發着烘烘火焰的銅爐中，以鐵拑挾起一塊五寸多長的紅[illegible]炭，走到男受刑人的面前，桶就向[illegible]擲於桶中，一聲凜人而極長的[illegible]聲響，隨即有濃重的烟霧直冲而[illegible]，其味嗅之必嗆，一嗆之下，男受刑人已呻吟出聲醒轉過來。

施刑人再次如法向女受刑人使用，女的醒得更快，醒來全身立即開始寒顫，咽喉間似鬼哭般發出不忍入耳的慘哼！

女受刑人的呻吟，驚醒了人雖呻吟實却未全醒的男受刑人，他忘懷了身受的痛苦，突地抬起頭來。

頭抬處，天呀，原來他就是那個冷大哥的黑兄弟，隻身勇闖富貴舫，非見風月七娘子討還失踪嚴親不可的黑漢子！

黑漢子雙目似欲噴血，一瞥女受刑人後，怒目瞪着官眷夫人道：「七娘子，狗淫婦，小爺三寸氣在，遲早有日生吞妳的肉，活吸妳的血，如死，必化作厲鬼也把妳寸寸撕下來。」

「七娘子」？妙極了，這位人模人樣的官眷夫人，說穿了竟是風月七娘子？對了，黑漢子的確是落在七娘子手中，他的話不會罵錯，如此這般這就難怪面前官船上大宮燈上有個「風」字了！

黑漢子罵街辱人，施刑者才待揚掌重擊，七娘子一搖頭道：「不用，由他罵，老娘一生日日夜夜受人奉承，被他連頭帶臉的一駡，還在覺得痛快無比。」

「賤胚，狗淫婦，千人騎萬人睡的臭娘們，妳有賤骨，小爺就成全妳，駡妳個一天二地八代祖宗！」

「都對，」七娘子眞的被駡痛快了，咯咯的浪笑聲說道：「老娘生來賤，嫁了漢子還沒有洞房，趁新郎官陪客敬酒之便，支出喜娘，就先跟相好的溫溫身子，甚麼叫做淫，老娘不懂，老娘就知道那種事好痛快，老娘沒有計過數，也許夠個上千成萬，不過凡是跟過老娘溫存貪愛過的，如今也沒有活在世上的了，包括你要找的親爸，對了小把戲，你親爹究竟是那一個，老娘敢作就敢認，只是替別人背黑鍋的我可不幹！」

「呸！呸！呸！」黑漢子一連呸了幾聲！

「咯咯……」七娘子又是一陣浪笑，道：「我說小不丁點兒，今生你那三寸氣怕沒有用了，吃老娘的肉，喝老娘的血，你還不配，忘了嗎？半天前把你交給我那三個女兒，不到一個時辰，你小子就成了軟皮蛇，要吃到老娘的話，至今你成了皮包骨的活死人了。」

這話說得那三名侍女咯咯的笑個不停，七娘子說話一變，又道：「至於你死後化爲厲鬼，嚇不住老娘的，人死了有靈氣才能變鬼，你死時老娘包

保你別講靈氣了，連狗氣也不會剩了下來，小王八旦，現在放下輩的說素的了，講，你小子姓甚名誰，甚麼門戶中生出來的弟子，爹可是那一個，說！」

「說」字吐出時，媚眼一掃施刑人，施刑人會意，二指輕點在黑漢子的眼皮上，重複一句問道：「主人問話，你小子快講。」

黑漢子雙目如遭酒洗，痛入骨中，緊咬牙沒有出聲，身體却忍不住直抖！

他不開口，七娘子反而笑了，道：「好，來呀！收拾收拾老八這個浪蹄子給這小子看看，這小子甚麼時候答話，老八就甚麼時候停刑，知道嗎？」

「狗淫婦，要殺要割，直對少爺，她是無辜的。」

「喲，她有辜無辜你擔的那門子心？她竟敢不聽老娘的命令，私下告訴妳別喝那盞放了藥的酒，這是背叛，對一個叛徒老娘是沒有惻隱之心，何況老娘早就說過，你若不忍就答實話，要不……」

「好！少爺答覆妳的問題。」

「這才乖，小冤家，你姓甚麼呀？」

七娘子高興極了，甚麼都叫，小小子，小不點兒，小兔崽子，小冤家，誰也沒有在她稱呼中，分別出她是喜是怒抑或是愛是恨。

黑漢子爲了那受刑的女子，屈志答話道：「小爺姓伍。」

「伍？哦，伍剛是你甚麼人？」

「家父！」

「哎唷，我說你這個混賬糊塗的小冤家，五年了，找爹爹還怕丟得甚麼人？幹甚麼在第一年上不說出個名姓來，早要是說明你是伍剛的兒子，又怎會吃這個苦，這……這可是怎麼說的，唉，快快快，還不把小爺給放下來。」

三名侍女剛奔過去一對半，鬆手臂的鬆手臂，解腿脚的解腿脚，七娘子在座上又道：「衝着伍小俠，來！也饒了老八，鬆下她來，收回金針，扶她到自己房裡休息。」

老八被扶走了，伍小俠不但已鬆了綁，而且全身抹上了上好的「白藥」，包紮過穿上衣衫，一名女侍在七娘子身側多設了個軟椅座，扶着幾乎寸步難行的伍小俠緩緩坐定。

七娘子含着至誠關懷神色的雙目看着他，長嘆了一聲道：「那三個丫頭太狠了，我雖有聖藥，怕是也非將養個二三十天不能復原，你立刻去服藥歇息，不管有甚麼話，等你睡醒一覺之後再談吧！怕你心中不安，現在先告訴你一件大事，你爹爹在前面船上，他才是富貴舫的正主人，我嘛，唉，說來你可別氣，我是他的人，他一個人的人。」

話罷，不容伍小俠開口，已令一名侍女扶他去貴賓室休息，他走後，七娘子面目一變，陰笑連聲，道：「給你個甜頭後，問出那個糟老頭子是誰，就該活剝你小子的皮了。」

風月七娘子在暴怒的當兒或高興的時候，誰都不敢喘氣粗聲，這娘們的脾性特別，喜怒無常，瞪眼活剝人皮，含笑生挖心肝，尤其是當她自言自語時，誰大膽敢接上半句話，可能自此得寵，更可能立即喪命。

她行事向無規例，全憑自己好惡，其好惡之念，又要看她當時的心情，是開朗還是陰霾而定，因此她那些兒女，包括可供淫樂的面首，代其佈施的替身，侍奉這位娘又是僱主的奇淫惡毒的賤婦，人人提心吊膽，只怕走錯了半步，碰上不吉利的時辰便玩完大吉！

七娘子用人有特別的一套，需要你了，說吧，就算拿她當馬騎不可，你放心，她會自己披掛整齊供你驅馳，但當她需要一過，馬上會叫你少皮斷筋死上十次，最好的證明，莫過於看她那第八位寶貝女兒的下場。

不錯，八姑娘有八姑娘自己的閨房，很好找，是長廊上第八個門，目下她正平躺在床上，一身金針全被拔出，床邊椅上坐着另一位美娘子，論年紀還小過八姑娘兩三歲，兩個人誰也沒開口，不過兩人的臉上，却有絕對不相同的悲悽神色。

半晌，躺在床上的八姑娘，任眼淚無聲流滴雙鬢自垂，以平淡毫無感情的語氣，道：「二姊，妳還要我怎麼樣求妳，妳才肯答應？」

椅子坐的美娘子，竟是八姑娘的二姊，二姊年紀小過八妹，由此證明七娘子儘管淫毒如蛇似蝎子，但仍十分尊重武林入門遲早的長幼之序。

二姊，二姑娘，她微微的低輕吁了一聲，話音放到極低道：「八妹妳該明白，任憑誰也不會答應妳作這件事，何況也瞞不過娘去。」

八姑娘凄然一笑道：「那就算了，留下我給妳們當面活鏡子看也好。」

二姑娘雙唇幾乎附在八姑娘耳朵上說話，道：「別傻，少說兩句話。」

八姑娘蒼白近乎淺灰色的面孔，掠過一絲恨怨道：「落到我這種地步，還有甚麼好怕的？不是小妹怨恨，我犯了甚麼錯，爲了要套那姓伍的口供，是娘囑咐我的，要我假作背叛，說出酒中藏藥，然後，故意用酷刑罰我，好叫姓伍的惻隱之心起而吐露眞情，娘許我以金針通穴，趁機打通我任、督二脈，我好傻好笨，竟信以爲眞，那能料到娘的心這麼狠，施出『淫蜂刺』當作金針，如今我一身功力已廢，眞氣元陰皆已被淫蜂刺吸盡，便宜了娘功力又多了一層，從今我寒暖無時，弱不禁風，連個平常女孩子都不如，這樣賴活着那比早死了還好，若不是這三天三夜，沒有辦法能動上一動的話，又何煩及二姊妳幫忙……」

「八妹，到現在我才放心敢和妳說

兩句私話，妳死不如賴活着……」

「二姊，我生不如死，再說妳也該知道娘的心性，她會用那些雪白的米飯養個無用處的人嗎？」

二姑娘道：「她不會，可是八妹，妳能叫她會。」

「二姊在痴人白日說夢話了。」

「不！有原因的，妳身已中淫鋒之毒，每隔十日必發奇疾，發時像瘋女一樣，非近數男不能自制，但若再以淫蜂刺體，奇疾立愈，而淫蜂亦可存毒在妹的體內，如此約三個月，妳就是個『綠巾不死人』了，也就是令武林江湖聞名喪膽的『不死殺手』……」

「哼！」八妹咬牙叱說道：「好主意，使我變成個生死不知，寒暖不解，不男不女的『毒人』，多虧妳這還是說的『私話』。」

「八妹錯怪我了，妳再想想看，誰負責保管那不使本性迷失的解藥？」

八妹神色顯然的激動至極，道：「二姊願意賜我一丸解毒？」

二姑娘肅穆的點點頭，壓低聲調道：「要不我怎會提議叫妳死中求活？」

八姑娘也不傻，激動得高興勁頭過去之後，心湖漸漸平靜，思路自然清明，低低一聲幽嘆道：「二姊，小妹反正自己想死，也知道非死不可，所以對甚麼事已看得很淡，不過希望二姊眞的能在小妹死前，誠心待我，二姊，妳提議小妹死中求活，可是也有原因？」

二姊夠誠懇夠坦白，嗯了一聲道：「不錯，八妹先時說得好，今日妳的遭遇，正好是我們未來的鏡子，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所以我要安排下一步棋子。」

「二姊，頂了天小妹遲死幾年，又有甚麼用呢？」

「自然有，當娘太過狠毒無情時，妳會記在心裡，有一天，她調令『不死殺手』去爲她斬殺異已時，不會防到已失了心志，一切聽她調令行動的妳，妳仍有自主意志的能力，所以妳能輕易的殺了她爲世除害，爲已報仇。」

「可是她對那解毒丸珍同性命，日必計數，一旦少掉一丸，妳又怎能逃避責任？」

「十年掌管是物，豈能空過，日刮毫厘，早已成丸，不瞞八妹說，我有的不止一丸，是兩丸。」

「既然如此，二姊，小妹一切聽由二姊的吩咐了。」

她姊妹悄悄的談妥了一切，若非七娘子淫兇寡思太過，又何至衆叛親離。

已記不起在甚麼時候，是甚麼書籍，看到一個故事，大意說某國一個大臣，悖情不孝，對妻妾索討愛備至，一日，國中有難，大臣伏奏准賜其重權平難，再三表示忠心國事爲君不二，王採納之，某賢臣出奏不可，並直指其不孝，奏章有「吾未聞不知孝其尊親者，而能忠於國也，尊親至近，國遠矣！」於是王點首，罷其官！

二姑娘出身不知，風月七娘子九女八子無一親生，但皆自幼小相隨，習性自然，又怎會那般善心維護八妹？

八姑娘等於坐在一條破船上，萬里波濤，遲早要沉，有一絲生路，自是不捨，所以極容易上了大當。

二姑娘取出來她所說的解藥，八姑娘服下一丸後睡去，二姑娘冷靜的離開房間，回轉自己的閨房，有件事十分奇怪，在將及她那房時，她竟毫不考慮的將另一丸解藥吞下，若說她的解藥是毒藥，她是不會吃，就算眞是解毒，她也不需要呀？所以說此事十分奇怪。

她心裡不知想些甚麼，不過從她玉手抓到房門的扶手，緩緩推動時臉上突然露出得意的神色看，像是作了一件欣慰至極，並絕對出乎任何人想象的好事，在門被拉開的一刹那，她面上這種玄妙的得意神色突然消失了，似乎她房中有甚麼東西不能容納這種欣幸，因此那張臉又恢復了冷酷呆板。

門推開一半時，她故意作出稍覺震驚的一楞，接着一笑道：「娘。」

娘，原來風月七娘子已坐於二姑娘的房中等待，這就難怪二姑娘何故門開一綫時，又恢復冷醒神情了，不過從這點小事來判斷，風月七娘子會坐候二姑娘的事，二姑娘早已料到，母女倆正勾心鬥角互逞心機，這若是她母女第一次的較智逞強，那該說經驗極深城府無倫的風月七娘子，敗在了二姑娘手中。

一聲「娘」後，二姑娘急速的步跨進房，緊緊扣合了房門，風月七娘子一臉笑容，看來是那麼誠坦仁慈，拍着她的床邊一邊說道：「來，二丫頭，坐。」

二姑娘內心十分猶豫，眞不知道目下風月七娘子究竟是喜還是怒，她早就對七娘子不論讚人或殺人時，臉上永遠是含有坦誠微笑，那種微笑，使任何人都發生了錯覺，抬步跌落必死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坐下了，二姑娘冒險大膽的坐在七娘子身邊，一顆心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的起浮不已。

「二丫頭，事情妳辦得怎麼樣？」

「辦好了。」

「哦？八丫頭肯答應服那種藥？」

「她不答應，反而求女兒給她個痛快。」

「可是，結果可不是還是答應了嗎？這怎麼會？」

二姑娘沒有瞞別的，祇是瞞着一句話和一件事，話是那一句「所以妳能輕易的殺了她，爲世除害，爲已報仇。」，事是二姑娘緊壓心底，誰也不會知道的事，除這話和這件事外，二姑娘坦然無隱的直述經過，風月七娘子信了，並且是深信不疑，因爲在片刻前，她是藏身另一秘處，偷聽和窺探過，二姑娘和八姑娘的答對，雖說有幾句聲音太低她無法聽清楚，但貫串二姑娘稟時的一切，那幾句是沒有什麼要緊。

話雖如此，七娘子依然有心的把臉一寒，道：「二丫頭，妳不說我眞還沒有多想，妳管理藥庫多年，不會眞的沒有施過手脚吧？」

「娘聖明，女兒現在這裡，請娘下令清點存藥。」

「瞧，娘祇是瞎猜一次，妳用不着多心。」七娘子微微一笑道：「妳辦妥了八丫頭的事，是奇功一件，娘要好好的謝謝妳。」

「這是女兒份內的事，不敢討賞。」

「什麼話？有過必罰，有功一定要賞，妳該知道娘祇缺少了一隊『不死女殺手』，有了八丫頭帶頭，其他人選就好辦多了，不過這隊殺手必須有位忠心不二的領隊，丫頭，娘看中了妳！」

「娘！」二姑娘驚駭的呼叫道：「娘要我整天和一羣可怕的活死人作伴……」

「不，那不但妳會害怕，並且也難發揮功能。」

「那娘的意思是……」

「自然也要服下一粒藥去，妳放心，娘不會害妳，藥和藥不同。」

說着，七娘子親自在小几上的水瓶中，倒出一杯清水來，遞給二姑娘，接着取出一粒藥丸道：「吞下去吧！」

二姑娘雙目已紅，珠淚凝結欲下，道：「娘這是賞給女兒建功……」

七娘子笑了笑，說道：「娘說過是不會害妳的。」

「可是這顆藥女兒知道，和八妹吞下去的是一種。」

七娘子道：「二丫頭，妳八妹妹可是娘的女兒？」

二姑娘點點頭，七娘子神色一正又道：「是嘍，同時娘的女兒，妳說，娘能有偏向讓妳們服不一樣的藥嗎？」

「娘妳……好狠！」

「二丫頭，妳太囉嗦了，快！」

「娘，妳這樣作總有一天會後悔的，娘……」

「快！拿去服下！」

二姑娘沒有再說什麼，接過藥去又端過清水，將藥丸抛入口中，再一口清水吞下，一言不發的坐於旁邊椅上。

七娘子冷哼一聲，上前抓起二姑娘，放在床上，又冷哼了一聲才出房而去。

二姑娘一側頭對了石牆，臉上方始綻起冷漠而轉爲陰笑，她得意自己預料正確，更滿意自己先行七娘子一步所作的準備，如今她和八妹妹一樣，要不痴裝痴，不啞裝啞，並且姊妹未來的命運也相同。雖然這仍非最好的安排，但却又比其他的姊妹强得多了，祇有大姊，那是天賜的幸運，雖然說起來是爲敵所擄，總是逃出陰狠毒辣無情淫蕩的七娘子手中。

她要等待，等待一個消息，就是九妹妹率領死士僞裝「鬼船」的結果如何？再過片刻，若是九妹妹不傳來信號，那就是一切如意，七娘子會前往親自散佈鬼船一向隱失刹那的「烟」字，然後富貴舫就此消失於江湖，她七娘子也自然跟着消失，二姑娘等這消息，等七娘子離開這艘假的官眷大船，然後好去會合八妹妹，商妥今後一切的言行。

不久，時間到了，七娘子悄悄的率着兩名「不死殺手」和四名扮作官兵的高手，乘一艘快船，駛向僞裝的鬼船去。

二姑娘十分清楚七娘子的爲人習性，自己和八妹妹服下迷心藥物的事，七娘子絕對不會告訴別人，那麼七娘子一走，就算有人看到她出出入入，也不敢問不敢管，大姊已叛，自己就是當七娘子不在時，號令全船的人。

她想到這裡，突然惡向膽邊生，恨由心頭起，霍地起身直奔向八姑娘房中，約過片刻，她兩個一身勁衣各揹上兵刄而出，傳令其餘船上姊妹侍女人等，立刻全部集中船艙聽命。

在船廊道上，二姑娘和八姑娘分了手，二姑娘臨行悄聲道：「八妹，放了他之後，告訴他要記住咱們姊妹，說不定將有仰仗他的一天的。」

八姑娘點點頭，說道：「二姊，妳多加小心。」

二姑娘果斷的說道：「八妹放心吧！行非常事要有非常膽，咱們中艙見面。」

話鋒一頓，互一揮手，各自疾步奔去。

八姑娘到了那間名爲貴賓房實則鐵監的房中，自稱是伍剛之子的黑漢子，正夢穩而安然，他一身鞭傷在這短短時間竟然痛楚若失，七娘子的藥眞靈，不過他受刑前却誤陷脂粉陣中，被兩位姑娘幾乎吸盡了元陽，如今一張臉白得有四分鬼氣。

八姑娘叫醒了他，話十分簡單，一是告訴他伍剛沒有死，但是落到了比死還不如的境地，成了七娘子「不死殺手」隊中的一員，早已迷失本性，無法醫治；二是，七娘子太過淫毒狠惡，她姊妹已忍無可忍，要趁七娘子遠離富貴舫時，劫舫遠逃背叛活命；三是，知道他元陽不足，功力已難施展，贈藥解困釋之而去，祇盼記得有個「卿卿」和「夢夢」這麼兩個身世可憐的女人，曾救過他，有日往求代謀時，期祈勿却是幸。

話中，已贈服艮藥三顆，並留贈三粒，指明逃路，放之自由，黑漢子伍天華，感激無言以對，要求逃生前能看看自己父親一面，八姑娘拒絕了

，不過告訴伍天華說，她和夢夢二姊，是決定連舫帶人一齊劫走，若有辦法，一定會想辦法恢復「不死殺手」們的本性，使他們各能安返家門再見親人。

伍天華知不可强，再三道謝而別，別時請問逃亡目的之地，卿卿八姑娘想了一想然後對他說，三年後的中秋夜，若登「君山」峯頂，必可相會。

伍天華緊記而謝別，由八姑娘指引，悄悄地逃出龍潭虎穴，八姑娘即時前往中艙與二姑娘會合。

她踏進中艙，二姑娘夢夢正好已經把事辦完，夢夢用的方法和七娘子一樣，她傳諭令，每人賜服一丸奇藥，因已獲警兆，即將展開一場生死血鬥，奇藥是提聚功力支持長久性的藥丸，服之百利無害，久處七娘子淫威下的部卒，連個疑念都沒起過，照服不誤。

那業已調訓好的一隊「不死殺手」，本來是臥在後面船底的艙房，自非帶走不可，前船看似與後船無其他關係，其實，這僞冒官船的前船，却正是整個「富貴舫」的前一半，富貴舫經巧匠設計，名家完工，一船可以分爲二隻獨立行駛的船隻。因此，當富貴舫隱失之後，祇要將舫分開，再經改修，就算仍然泊在原處，你也不會發現它就是富貴舫的前身。

夢夢卿卿決定劫舫奪船遠走高飛，自然是要奪全舫，前面那些官兵，無一不是七娘子的親信，更過半是七娘子的面首，劫之同逃後果堪虞，棄之不問，更休想遠逃。七娘子離船他往，來去甚快，事實不能再遲，夢夢咬咬牙，傳令通知前船負責人速到後船聽令，她已準備暫時劫之同逃，途中再想出妥善辦法解決困難。

目下前船負責人姓姚名俊德，是昔日河南人稱「八臂天王」的無敵高手，年雖業已五十八，相貌依然十分英俊，又有「不老天王」之稱號，是七娘子近年來召寵侍奉最多的一個面首。

姚俊德人雖無德但俊却很俊，人更狡猾多詐，被召入後船，心已有疑，因爲七娘子往探鬼船事，他十分清楚，快船也是他安排的，如今七娘子並未回來，是誰敢輕動「天毒」令來召見自己。

後船中艙，發現一干女將人人抱劍，個個精神，疑心改爲駭然，不由問道：「七娘不在，是那位傳令相召老朽？再說姑娘們勁衣抱劍，莫非……」

夢夢不容姚俊德說下去，接口道：「娘不久前有密令傳來，已逢强敵，着召姚護法參商大計……」

一個動人的「參商」名詞，一個駭人的「大計」驚心，使姚俊德愕然一呆。

夢夢神情肅穆的接着又已道：「姚護法，强敵正是初七那天的那個糟老頭子和黑面漢子，七娘令諭兩船合體，但莫要恢復富貴舫外貌，即駛君山左後邊的『天磯石』旁，護法請即回前船立刻動手吧！」

姚俊德雙目一轉道：「七娘子的密令是由何人傳佈？」

夢夢面色一沉道：「你想知道？」

姚俊德和夢夢那閃射狠毒光芒的雙目一對，打個冷戰，說道：「我就去，就去。」

卿卿看出姚俊德疑念尚存，接上一句道：「姚護法，大概你不知道，娘已諭令二姊暫代發施號令的事吧！」

姚俊德又是全身一抖，急忙道：「是，是，我立刻去辦，立即去辦。」

他看出不對勁，話聲一停轉身就走，卿卿一笑道：「別慌，我二姊還有東西賞給你呢。」

一句話提醒了夢夢，她手指着案上那像瓷酒瓶樣的藥瓶兒，道：「你自己動手，倒一粒出來吃掉。」

姚俊德就算沒有吃過豬肉，可見過豬跑，神色陡變，退步不迭說道：「這……這是……」

他退向艙門，已準備伺機先逃。

夢夢冷哼一聲，道：「這是娘的意思，你不接受？」

姚俊德已背貼上艙門，故作畏懼的樣子，右手悄悄伸向背後，摸到了艙門的門閂，正要猛推艙門而逃，卿卿冷笑出聲道：「姚俊德，你祇要敢把門閂一推開，就足証已生背叛娘之心，那下場你應該明白了！」

他是明白，也明白若是眞的不逃，仍然是死路一條，連半絲猶豫都沒有，霍地拉開艙門，艙門一開，他再無所怕，冷冷地答上了話，道：「若這眞是七娘子的意思，等七娘子回來老夫接受，妳們可還差些！」

夢夢和卿卿眼看姚俊德就要逃走了，不但不急，反而哈哈的大笑，凡是反常的事情，必有緣故，姚俊德是塊老薑，心驚反常，頓悔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還多說些什麼廢話，立即旋身，祇嚇得一聲鬼叫登足又縱了回來，艙外突然出現一名綠衣綠巾幪面的「不死殺手」。

能號令「不死殺手」的，據姚俊德所知，僅七娘子一人，如今既是有「不死殺手」防於艙外，夢夢卿卿所說是事實。他悲哀的搖搖頭，無可奈何的步向桌案上去取藥丸，服過之後，夢夢突然哈哈大笑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藥？」

姚俊德搖頭喪氣的苦笑道：「在我來說全是一樣。」

卿卿道：「你現在只怕心裡也在怨恨娘吧！」

「恨有何用，老夫只怪自己。」

「對了，」卿卿道：「功力技藝聲望比你高的，譬如冷先生、伍剛，相貌財力比你厚的，像常公子，如今怎麼樣？下場如何？嗯！」

「妳們……」姚俊德突然聽出不對勁，道：「妳們敢這樣的講話？」

夢夢說道：「說嘛！姚護法，你說下去。」

姚俊德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即使老夫知道上了當，又能如何？」

卿卿說道：「簡單得很，至至誠誠和我姊妹合作。」

姚俊德道：「已是籠中鳥，何存反抗之心，妳們說怎麼樣合作法？」

夢夢正色道：「你服的是「蠱鬼」，一發即死，但要七十二個時辰才能發作，解藥在我這裡，你知道我是管理藥庫的，就算現在七娘子她回來，也是無法可想，所以你不用存着動歪腦筋，現在除了我姊妹之外誰也救不了你！」

「我懂了，請快說合作的方法，否則，等到七娘子回來，咱們下場一樣，妳們死我也活不了。」

「對極了。」夢夢道：「姚護法能想透了就好辦，現在你負責使兩船合體，立刻遠颺，前船上的人由你負責，若有變故格殺勿論，前途何處我隨時會通知你，反正在你「蠱鬼」發作之前，只要嚴守合作本意，我會事先把解藥給你，那時去留任你，我們決不會留難。」

姚俊德突然抬頭揚聲道：「二姑娘，可是一句話？」

夢夢斬釘截鐵的道：「同是受害人，誰若違言背信天地不容。」

姚俊德一點頭道：「咱們這樣說定了，請問第一站是駛向……」

夢夢毫不考慮的說道：「知道九姑娘去幹什麼？」

姚俊德以點首作答覆，夢夢道：「很好，迎上去。」

卿卿一呆，姚俊德變色道：「二姑娘，七娘子去的也是那裡，迎上去豈不是等於自投羅網？」

夢夢搖搖頭道：「不會的，偏差三里路行駛，方向不變，迎上去，但是前船合體，官兵衣旗等物要收個乾淨，大船左舷右舷甲板上，放些糧袋，除頂桅上一盞氣死風燈外，不准有任何燈光外洩，你懂嗎？」

姚俊德再次點頭道：「雖然如此，祇怕仍然騙不過七娘子？」

夢夢嫣然一笑道：「你能說出個『騙』字來，可見已經眞的懂了，姚護法，你前船可能選出五七個北方漢子來嗎？」

「這簡單。」姚俊德道：「二姑娘要差遣他們……」

夢夢接口道：「假作爭吵，爭的月錢和伙食，記住，要說他們家鄉的方言，聲音放大點吵，三人和一人吵，另兩個人勸架，直吵到我通知爲止。」

姚俊德不由從心眼裡佩服二姑娘，這樣就算是七娘子船駛當面過，也決想不到，一是富貴舫已分體爲二重合行駛，這是七娘子根本料不到的，二是船行迎面，那部份門窗已由糧袋掩飾，三是大聲爭吵方言不同，七娘子除非是個神仙，否則休想知道迎面巨舟就是她自己的富貴舫！

事已決定，姚俊德正要按計而行，突然想起緊堵着艙門的「不死殺手」，雙眉一皺道：「有件事請教二姑娘，『不死殺手』祇有七娘子才能調動的，姑娘是……」

夢夢寒着臉道：「別問得太多，知道的秘密越多，生命就越法危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句話，凡是那老淫婦所能的，我姊妹都能！」

姚俊德不能不信，但又不太相信，搖搖頭注目艙門，「不死殺手」仍然是當門而立，夢夢看出姚俊德神色，連拍二掌，唇間發出怪嘯，「不死殺手」一步邁進艙中，接着向門右橫跨一步，讓出艙門位置，姚俊德立刻大步而出，奔向前船。

他剛走，「不死殺手」突然摘下綠巾脫下綠衫，那裏是不死殺手，竟然是一名美艷女侍。

富貴舫搖身一變成了一艘糧船，迎着僞鬼船方向駛去，夢夢的心智是超人一等，這種安排確實出乎風月七娘子的意料之外。

其實夢夢假如知道僞鬼船已不存在，九丫頭更是貪淫已遭了天報，如今僞鬼船泊停處，正是如假包換的「鬼船」，在等着風月七娘子和七娘子的手下自投羅網時，她就後悔太過聰明，不如愚蠢些早半天遠走高飛了。

七娘子率領二名「不死殺手」，和四名假扮官兵的部下，爲佈置僞鬼船烟字，爲自己富貴舫預留退路，說來這已是不得已的事，本來她私心最畏怕的就是「鬼船」，知道遲早總會有一天鬼船會找上她，她不但聰明更有料敵如見的經驗。鬼船所以直到如今沒找上她，祇因是尚無明確的証據。不過她知道已到了危險的關頭，所以暗中早作準備，訓練成一隊「不死殺手」，專爲未來對付鬼船之用。

七月初七糟老頭子和那姓冷的黑臉漢子出現，處處証明對方已掌握了富貴舫不少秘密。否則護舫三友怎麼會先一步爲敵解決，當時她雖然未能決定來者是否與鬼船有關，不過爲了小心起見，先行調出「不死殺手」出現，逼反了燕公子，尤其恨人的是，平日過份疼愛燕公子，賜了他一枚可以調動「不死殺手」的「鬼暗哨」，不但中止了「不死殺手」建功，並正好救了來敵，無奈散出烟幕，用不到極危絕不輕用的方法，脫離當時的水域，事後檢點人數，偏偏就是逃了那個糟老頭子和那個姓冷的黑臉漢子及素兒燕公子。

素兒掌管富貴舫財務多年，當然是十分清楚來源，燕公子司責調動舫內人手，對富貴舫種種惡行盡知，更明白「不死殺手」隊中每個人的出身，有這要命的兩大人証活在舫外，七娘子是必須立刻隱退，糟老頭子的來歷可疑，極可能是「鬼船」中人，所以她一咬牙下了決心，以僞鬼船現形洞庭，佈烟字針對富貴舫，然後富貴舫解

體一分為二，改頭換面隱於江河，外人不察必當富貴舫已遭鬼船焚毀，富貴舫那時東山再起也不遲。

誰料到只為過份淫毒狠辣，逼使二、八兩女叛變，竟連老本「富貴舫」都拐逃而去。

風月七娘子打的是如意算盤，所率領兩名「不死殺手」，更是極目當代武林無人能敵，她明明業已走了「背時運」而不知，到達目的之地連個暗號也沒有通，坦坦然然的飛身跳到鬼船上面。

七娘子固然有些大意，她還是有些避免為外人看到的顧忌，當足踏船舷時，仍未多疑，舉步而行，行未三步，突然而止，黛眉已緊緊鎖起，思索剎那，突地唇吐鬼嘯，快船上的兩名「不死殺手」聞嘯一躍而登上鬼船。

七娘子鬼嘯連連，一名「不死殺手」大步堵到艙門外，另一名身形好快，一閃到了後舷，守於艙窗。

她臉上掠過了一絲獰容後，招得快船，手指兩點，兩名假冒官兵的高手飛掠而上，一前一後緊緊的將七娘子護在中央。

此時，七娘子方始哈哈一笑道：「是那位高明的同道，制住了老娘的九丫頭，請出來一談可好。」

她聲音方止，艙內起了鴨叫怪聲道：「是老頭子的老相好嗎？我沒有見到妳那甚麼九丫頭呀！」

聞聲知人，七娘子幾乎嚇掉了魂，銀牙一咬，恨聲道：「老賊，你怎麼像屈死鬼般的纏腿沒完呀，滾出來！」

「喲喲喲我說七娘子，你怪我老頭子以前，先上眼仔細的看看，是我老頭子寃鬼纏身還是妳這小淫婦晚上一個人睡不着覺，跑上我的船來找老公？」

七娘子一呆，定睛注目，不但面色慘變，魂魄兒都幾乎飛去，她已經看清楚這條船不是自己安排的那一條，雖說極像，但這條船更狹長，艙門更份外寬大，最不同的是，主桅下端神工鬼匠雕有一隻奇形的「鬼頭」，大頭鬼那張獠牙巨口，正緊緊咬着一條八桅巨帆船，她之所以能偽裝鬼船，是有年湊巧在揚子江上見過，但距離過遠，只見形相，因此偽造時無法在細節上全部模仿，尤其是那個鬼頭。假鬼船根本沒有，既非自己那艘偽鬼船，這條自然是真的「鬼船」無疑，自己糊裡糊塗上了人家真的鬼船，這後果真不敢想像！

看清一切，她好快，話不發拔身欲起，想逃回快船，妙了，數丈外本是停泊不動的快船，就在這時一搖一擺突然沉入水中，咕咕嚕嚕氣泡連冒，沉沒水下沒了影子，船上留守的兩名部下，沒有見到他們掙扎，也沒有見到浮起，她目睹此變，但並沒有發現有人在搗鬼，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幾乎把心也給跳了出來。

船艙中鴨叫的聲音又起，道：「我老頭子老伴已死了四十年，只是夫妻恩愛，不想再找伴兒，後來又眼高於頂，沒有碰到過順眼的，最後雖然有什麼女人都願湊合了，可人家却又嫌我乾枯瘦小年紀大，不守也祇好守，守了四十年乾寡，好容易晴天盼雨天盼，今天盼到了妳七娘這麼個風流淫娃兒，俗語說『寧在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妳現在想一走了之，那可辦不到！」

糟老頭子窮尋七娘子開心，幾乎把個七娘子的鼻子氣長了，既已落入人算中，快船又被毀去，反正發昏難當死，索性放光棍些，沉聲叱道：「老不死的糟狗種，有本領的給老娘滾出來。」

糟老頭子在艙內哈哈的笑道：「這可不幹，外面太涼，何況又有兩個不死不活的鬼在把着門窗，七娘子，打鐵趁熱，相好趁時，俺被窩兒是熱的，請進來滾滾，多好？」

「老狗，你當縮頭不出，老娘就不能叫人進去掏你出來？」

「要掏妳七娘子親自來，對別人我老頭子沒有興趣。」

七娘子一張吹彈得破的臉，氣成了茄子顏色，唇間鬼嘯發出，守護着艙門的「不死殺手」，猛提右掌生生將艙門震碎散落艙中，接着一步跨入艙內。

「不死殺手」進艙之後，七娘子飄身退到船尾，她好狠好毒，竟想乘機毀去船舵，使鬼船今後沒有操縱之能。

她足點船舷，左右四望，見沒有人，本來以她的機警，這時若是聽不到「不死殺手」在艙中的動靜，已應生疑，祇是人若走了背時運，甚麼倒霉就會偏偏遇上，她一心要毀那船舵，四望旨在看看有無危險，沒有注意到艙中之事，當無可發現下，她「金鈎倒掛」卧身船尾外側，已看到應屬船舵部份，看清之後不由一楞，鬼船無舵，這真是從何說起，楞一楞之下，突見水上毫無聲息之下露出一個斗大的鬼頭，七娘子是當代武林罕絕的高手，豈會怕鬼，但鬼會令人畏怕並非形相而是陰森意外，意外之下，佛祖也許嚇出魂來，何況是七娘子，她狂叫了一聲，倒掛金鈎的蓮足頓感無力支持，足尖一鬆，平摔下去，若非雙手恰巧抓牢船舷木欄，便早已落到湖心去了。

一驚之下，神散魂飛，猛地挺力飛出數尺，背碰上了後桅，眼前金星亂冒，搖搖頭，定定眼，那個大頭鬼正坐在對面船欄上，似乎還是冲着自己笑！

一定是眼花了，再眨眨眼，不錯，對面那裡來的大頭水鬼，祇是一個黑衣黑臉的黑漢子，目光如炬，緊盯着自己，她認識，正是七月初七和糟老頭子大鬧自己富貴舫的黑臉漢子！

（未完‧二）

刀開明月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九里堡內險遭殃　表小姐情義難忘

上文提要： 程明山正想追問二厲的情況，突然來了他們的師傅厲山君糾纏住，說出他是用黃山矮仙的截脈手法和酒仙的醉仙步愚弄自己的徒兒，程明山被纏得無法脫身，幸得賣梨膏糖的張老實將厲山君誘走，便趕去雙環鏢局打探劉二痲子下落，探不出結果，再轉去九里堡打探，被帶紫金臉具的姑娘戲弄一番，然後才轉去東院中，偷聽到黃河底賣藝的姑娘已在園內，大吃一驚……

右邊一個嗤的笑道：「劉婆子是幹甚麼的？就是三貞九烈的人，到了她手裏，還不是乖乖的聽話？」

程明山聽得更是憤怒，暗道：「哼，今晚給我知道了，這劉婆子也決不能放過她。」

前面兩人行近循着荷塘一座亭子，忽聽同聲輕「啊」一聲，躬着身叫道：「是表小姐麼？小婢見過表小姐。」

程明山一怔，忖道：「前面亭子裏有人。」他急忙隱住身形，凝目望去。

只見星月朦朧之下，果然有一個嬝嬝婷婷的女郎影子在亭子前面，一手扶着欄杆，面對荷池而立。

她穿着一件梅紅衫子，窄窄的腰身，式樣很時新，配一條長可及地的紫紅百摺裙，晚風中有着華貴而端淑的氣質。

只聽她輕嗯一聲，問道：「這麼晚了，妳們去那裏呢？」

右邊一個答道：「是給老神仙送酒菜去的。」

左邊一個道：「表小姐這麼晚了，還沒睡麼？」

梅紅衫子姑娘舉起雙手，輕輕攏了攏長髮，嬌脆的道：「我喜歡星月朦朧之夜，所以出來走走，妳們快去吧。」

兩個小鬟應了聲「是」雙雙並肩行去。

程明山在她們說話之時，已經悄悄掩近，現在已可看梅紅衫子姑娘的面貌了，她生得清麗脫俗，明艷照人，尤其一雙黑白分明的翦水雙瞳，黑夜裏像星星一般閃着亮光。

不！這如水目光，好像正朝自己投來。

她當然不會是朝程明山投來。

只是程明山有這樣的感覺罷了，如果不是四目相投，他是不會看到她星星般發光的眼神的。

程明山只覺她的眼光很熟，好像在那裏見過。

他當然沒見過她。

他不禁暗暗覺得好笑，心想：「大概美麗的姑娘，盈盈秋波，脈脈傳情，都是差不多的，自己熟悉的眼光，應該是林秀宜姑娘的了，昨天她那臨去秋波，不就是閃着異樣的光彩嗎？」

他想起林秀宜，就不由暗暗焦急起來，自己必須找到她們才好。

但梅紅衫子姑娘站在荷花池前面，她是欣賞星月朦朧之夜來的，似乎一時還不會離去。

她不離去，自己就無法過去了，因為這條路，必須從荷池邊的亭前經過，這樣和她乾耗到幾時才去呢？

本來這星月朦朧之夜，有美如洛神的佳人和你對面作伴，這豈非美得如詩如畫，人生能得幾回逢，但程明山此時那有心情去欣賞夜景，欣賞佳人，他心裏簡直焦急得不得了，巴不得她早些離去。

梅紅衫子姑娘仰望了一會蛾眉新

月，口中輕輕嗯了一聲，目光又有無意的朝程明山隱身的花叢投來，低低的說道：「夜色已深，可以回去了。」

程明山又看到了她明亮得像星星的目光，心頭不由驀地一跳，暗道：「莫非她已經看破自己的行藏了？這話似是對自己說的。」

因爲如果她光是說：「夜色已深，可以回去了」，那是她在和她自己說話；但她目光先投過來，再說這話，豈非在暗示自己可以走了？

梅紅衫子姑娘話聲一落，就輕盈的轉過身去，苗條人影，踏着朦朧月色，朝西首一角小樓行去。

程明山暗暗舒了口氣，暗笑自己太緊張了，她怎會知道自己隱身花樹叢中？她明明只是自言自語的說着，自己就偏偏要認爲她已經看破行藏，是對自己說的話，想來豈不可笑？

現在梅紅衫子姑娘的苗條人影早已不見，他已經察看清楚這花園之中，確實沒有巡夜的莊丁和設置的暗樁，也就立即縱身掠起，朝兩個小鬟走去的方向撲去。

他雖然縱身掠起，但還是耳目並用，飛掠得十分小心，從池塘小徑，穿行過一條兩邊花圃的曲折空廊，前面已是一座高聳的樓宇，樓上一排紗窗，窗簾低垂，隱隱從簾隙透出一絲燈光。

在黑暗之中，這一絲燈光，就可以使老遠的人都能看得到。

程明山心中一動，暗道：「那兩個小鬟就是從這條路行來的，這一帶只有這座樓宇還有燈光，莫非就是她們口中老神仙住的地方了？九里堡光是這座花園佔地就有如此之廣，要想一下就找到林秀宜姊妹的住處，只怕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不如就上去瞧瞧這樓宇中住的老神仙也好。」

心念這一動，就悄悄掩到樓宇左側，樓下兩扇木門敞開着，遠望過去，裏面屋宇很深，似乎也有燈光，但却不聞一絲人聲。

他微微提吸眞氣，長身縱起，悄無聲息的躍上左側一排屋簷，伏下身子，目光迅速一瞥，看看並沒驚動什麼人，才輕輕在瓦上一點足尖穿入廊檻，隱身柱後，再朝四週略一打量，依然毫無動靜。

這就摒息飄近窗下，就着窗簾一絲空隙往裏瞧去。

那是一間佈置精雅而寬敞的房間，因爲這一絲窗簾的空隙正在中間，可以使他看到這間房中的中間部份。

中間是一張紫檀雕花卧榻，榻上直挺挺躺卧着一個人，這人身上蓋了一條薄被，整個頭臉都用白布包了起來，連眼睛、口鼻都給包紮住了，使人看了不禁油生起懼意。

榻旁一張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身穿一襲短僅及膝黃布道裝的老道人，一頭如銀白髮，簪着一支白玉如意，一綹白鬚垂到胸口，臉色白中透紅，狀如嬰兒，正在閉目養神。

程明山心中暗道：「這老道大概就是兩個小鬟說的老神仙了？只不知躺在木榻上，頭臉包紮白布的人是誰？」

心中想着，不覺朝榻上那人多看一眼。

這一眼，他看到了躺卧那人露在薄被外面的雙脚，心頭不由得猛然一震。

這雙脚，他一眼就認得出來，那正是賣狗皮膏的劉二痲子的。

因爲他脚下穿的是一雙黑布做的雙樑布鞋，鞋幫上還沾着些黃土，那是黃河底的泥巴。

他本來也不去注意劉二痲子和厲山二厲動手之際，劉二痲踢過三記懸空連環腿，程明山覺得他腿功着實不錯，這三脚踢得虎虎有聲，自然看到他脚上穿的布鞋了。

就在此時，那白髮老神仙閉着的眼睛忽然睜開了一條眼縫，從眼縫中隱隱射出兩條奇亮無比的金光，不期而然朝程明山投來，他白嫩得像嬰兒的臉上，也同時綻起一絲微笑。

程明山立時感到不對，因爲他從眼縫中射出來的兩線金光，正好投向自己，在感覺上自己似乎和他正好四目相投，那麼他臉上綻出來的這絲微笑，豈非也是衝着自己笑的？

就在此時，他突然感到似是被一枚極細尖針刺了一下。

這一下刺痛突如其來，直鑽心肺，他幾乎要「啊」出聲來，心頭不禁大吃一驚，心知中了老道暗算，急切之間，趕緊一吸眞氣，身形往後一仰，凌空激射出去，足尖在屋面上一點，再度騰身縱起，一下越過一排花樹，伏下身去，隱住了身形。

這從他看到老道人對他微笑，到縱身掠出，前後只不過是眨眼工夫，就在此時，只見從高樓上同時追出三道人影，分向三個方向急撲而起。

他們敢情發現來人逃走，才分頭追出，却沒料到程明山身法雖快，但離開樓宇之後，會在十數丈之內，又隱身停下，這眞是冒險之至。

程明山看他們追出老遠，不覺微微一笑，但也不敢多躭擱時間，立即藉着林木掩蔽，悄悄從原路退出。

他不知自己中的是什麼暗器，這時胸口被刺之處，已經有些痲木不仁，忙伸手往胸口一摸，但覺手指觸處，其冷如冰，不禁暗暗駭異，這會是什麼暗器？

心念方動，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噤，同時脚下也輕微的打了一個踉蹌。

「糟糕！莫非這針上有毒？不然，自己怎麼會……」

正當此時，突覺從黑暗之中，伸過一隻手來，一把抓住了自己的手，輕聲喝道：「快隨我來。」

話聲甫出，拉着程明山低頭疾行。

程明山聽他話聲說得極輕，顯然此人對自己並無惡意，而且他拉着自己就走，在花木暗影之下，弓着身子，低頭疾行，幾乎不容自己有考慮的餘地，只好身不由己跟着他急步走去。

正行之間，前面那人似是有了警兆，拉着他的手，忽然搖了下手，迅即伏下身子，程明山也只好跟着他伏下。

就在此時，耳中隱隱聽到頭上「嘶」的一聲輕響，一道人影從樹林之間掠過。

程明山暗暗叫了聲「好險！」

鼻中忽然聞到一縷似蘭似麝的幽香，身在花樹之間，倒也並不覺得奇怪。

拉着他手的那人輕身道：「快些走！」

又彎腰弓身往前急步走去。

他這是第二次開口，話聲雖輕，但這回程明山聽出來了，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等他聽出是女子聲音的同時，手上也感覺到拉着他的那隻手，柔軟細膩，分明是女孩子的玉手。

這是因爲方才情勢太急促，心頭太緊張之故，是以只覺有人拉着他疾行，連這人是男是女都分不出來了。

現在，他不但發現拉着自己奔行的是個女子，而且發現他拉着自己的玉手掌心，隱隱沁出手汗來，可見她心頭和自己同樣的緊張。

這位姑娘似是對園中地形極熟，而且從她拉着自己彎腰弓身，低頭疾行，速度依然極快這一點看來，她一身輕功，就相當高明。

不多一會，已經奔到一處樓宇的後面，那姑娘脚下一停，也沒回頭，低聲道：「快隨我進來。」

足尖一點，朝一扇後窗穿窗而入。

程明山到了此時，只好跟在她身後，縱身穿窗而入，但就在落到地上之時，突然感到脚下一軟，又是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那姑娘看得吃了一驚，急忙玉腕輕舒，輕輕把他扶住，問道：「怎麼？你負了傷？」

話聲中，流露出無限關切之情。

直到此時，她才和程明山對了面。

直到此時，程明山看到她的臉孔，認出這位救自己的姑娘，正是在荷池邊上欣賞星月朦朧之夜的那位表小姐——梅紅衫子姑娘，她睜大着一雙像星星般發亮的翦水雙瞳朝程明山凝望着。

程明山臉上一紅，低聲道：「多謝姑娘，小生沒事……」

梅紅衫子姑娘很快縮回手去，輕輕關上了窗戶，低聲道：「快隨我到樓上去。」

她沒待程明山開口，急步走出。

原來這裏是一間雅緻的書房，兩邊書橱中，陳列着不少古籍，玉軸牙籤，琳瑯滿目。

這原是目光一瞥間事，程明山跟在她身後，走出書房，來到後面樓梯，跟着她上樓。

梅紅衫子姑娘輕輕推開房門，催道：「快些進來。」

程明山跨入房中，但覺一縷幽香，沁人心脾，房中當然沒有點燈，但他目能夜視，舉目一看，不禁暗暗趦趄起來。

原來這間房中，妝台鸞鏡，繡帳牙床，一看即知是她的閨房。

半夜三更，進入了姑娘家的閨房……

梅紅衫子姑娘轉身輕輕帶上了房門，目光一抬，看他怔立當場，也不覺雙頰微赧，低低的道：「程相公，你方才好險。」

她居然知道他姓程。

程明山道：「姑娘……」

梅紅衫子姑娘口中輕「噓」了一聲，低低的道：「這裏是我的卧房，目前總算可以無事，但稍一不愼，仍是兇險得很。」

程明山道：「小生多蒙姑娘相救，這裏是姑娘閨房，小生不便久留……」

梅紅衫子姑娘微哂道：「程相公以爲這座花園之中，沒有防守的人麼？你方才已經驚動了老神仙，你看到的三條人影，是堡中武功最高的巡主，何況此時驚訊只怕已經傳到勞總管那裏，目下堡中的巡查，業已全部出動，你只要離開這裏，立時就會被他們發現。」

程明山道：「但……」

梅紅衫子姑娘一雙星目凝視着他，沒讓他說下去，接着道：「程相公，目前有一件事，絲毫疏忽不得，你方才穿窗而入，脚下微現跟蹌，是不是負了傷呢？你有沒有被老神仙發現？如果被他發現，是不是感覺到有什麼地方不適，這很重要，因爲他練的是極陰寒的內功，如果身上那裏感不適，須得及早治療，時間稍久，就痲煩了。」

程明山聽得一驚，問道：「他練的是什麼陰功？」

「他練的是『太陰玄功』。」梅紅衫子姑娘道：「你……有沒有中了他的暗算呢？」

程明山道：「小生只是看到樓上有燈光……」

「你不用跟我解釋。」梅紅衫子姑娘着急的道：「你先說說你有沒有負傷？」

程明山道：「小生往裏看去的時候，那老道人雙目一睜，朝着小生笑了笑。」

「糟了……」梅紅衫子姑娘急着說道：「他朝你笑，你一定中了他的暗算了。」

「是的。」程明山點頭道：「那時小

生確實感到胸口好似被一枚細針刺了一下，痛得很厲害……」

「你怎不早說？」梅紅衫子姑娘吃驚道：「你是不是覺得身上很冷？」

程明山經她一提，果然不自禁打了一個寒噤，點頭道：「是有一些，小生方才摸那傷口，好像寒冰一樣，到現在還是痲木不止。」

梅紅衫子姑娘聽得更急，說道：「你是中了他的『冰魂針』。」

她急步走到妝台，拉開一個小抽屜，取出一隻精緻的綠玉小瓶，傾出三顆藥丸，送到程明山手中，說道：「這是我爹從一位故友那裏要來的『純陽正氣丹』，本來是專治各種旁門陰功，只不知能不能治療『冰魂針』？你快吞下去了，明天我去問爹去。」

程明山接過藥丸，一口吞下，說道：「不要緊，在下只要運功調息，大概過一會就會好的。」

梅紅衫子姑娘披披嘴道：「你知道什麼？『冰魂針』並非什麼暗器，它只是太陰門一種極寒的內力，凝聚如髮絲之細，攻人要害，因為它似有形，實無質，縱令你練成護身眞氣，一樣可以突破，直侵內腑，被『冰魂針』刺中的人，除了當時感到刺痛之外，因為傷處冷若寒冰，肌肉痲木，就不再有任何感覺，但陰寒之氣逐漸透入筋骨，六個時辰不解，就會手足僵硬，不能行動，過了十二個時辰，就會全身凍僵，你說厲害不厲害？」

程明山道：「姑娘博學多聞，說來如數家珍，令人欽佩。」

梅紅衫子姑娘橫波瞟了他一眼。說道：「你不是說要運一會功麼？剛服下『純陽正氣丹』，運一會功，可以幫助藥力行散，自然更好，你就到我床上去坐息一會吧。」

程明山道：「這個……」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出，突聽樓下響起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由遠而近。

梅紅衫子姑娘臉色微變，低聲道：「他們一路查過來了。」

剛說到這裏，只聽一個清冷冷的聲音叫道：「春雲，開門。」

春雲，自然是這裏的使女了。

梅紅衫子姑娘急道：「你快躲到我床上去，快。」

伸手輕輕推着程明山，似有惶急之色。

程明山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依言撩起羅帳，躲入床上。

梅紅衫子姑娘再也顧不得羞澀，也迅快的跨上床來，拉過一條繡被，蓋到程明山的身上，細聲道：「你不可作聲，有什麼事，我會應付的。」

這時，只聽樓下有人開啓了大門，一個少女聲音道：「小婢春雲叩見副總管。」

那清冷聲音說道：「表小姐已經睡了麼？」

春雲應了聲「是」。

那清冷聲音又道：「今晚園中有不明身份的人潛入，如今正在全面搜查，這裏沒有什麼動靜吧？」

春雲道：「沒有。」

「好！」那清冷聲音又道：「如果發現有可疑人物，立即前來稟報，知道麼？」

春雲又應了聲「是」。

接着但聽春雲關門聲和一連串的腳步聲，漸漸遠去。

程明山被繡被蒙着頭臉，蒙出一身汗來，探首問道：「他們已經走了麼？」

梅紅衫子姑娘急忙把繡被掩住，低聲道：「慢點！」

剛說了兩個字，只聽春雲用手指輕輕叩着房門，低聲叫道：「表小姐。」

梅紅衫子姑娘輕嗯了一聲，問道：「什麼事？」

只聽春雲在門外道：「剛才副總管來了，因表小姐已經睡了，沒敢驚擾，聽說園中有不明身份的人潛入……」

梅紅衫子姑娘冷冷的道：「那關我什麼事？」

春雲應了聲「是」。

梅紅衫子姑娘又道：「煩死人了，妳去睡吧。」

春雲又應了聲「是」，悄悄退去。

梅紅衫子姑娘悄悄下床，說道：「現在你可以坐起來了。」

程明山掀開繡被，說道：「眞是多謝姑娘。」

「不用謝。」梅紅衫子姑娘飛紅臉頰，低低的道：「你快運功試試，如果不行的話，天一亮，我就得趕去找爹設法。」

月光如水，照進窗櫺，照到了床前。

程明山望着她，幾乎一時忘了說話。

梅紅衫子姑娘看他只是瞧着自己，臉上更紅，輕輕跺了下小蠻靴，啐道：「人家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呀？」

程明山臉上驀然一紅，囁嚅的道：「姑娘……」

梅紅衫子姑娘問道：「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好了，別再姑娘、姑娘的叫了。」

程明山道：「小生還沒請教姑娘芳名？」

梅紅衫子姑娘略含靦覥，說道：「我叫荆一鳳。」

程明山道：「原來是荆姑娘……」

荆一鳳嗔道：「你快運功吧，我到外面去坐一會。」

原來兩人一直只是躲在羅帳裏悄聲說話。

程明山道：「不，姑娘折騰了好一會了，還是上床休息吧，小生只要在地板上坐下，就可以運功了。」

荆一鳳道：「你在床上運功的好，有帳子遮住，就算外面有人覷伺，也

不易發現，你當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們到處查不到你，雖然不敢明目張膽的到我房間裏來查，暗中可能會有人覷伺，好啦！快別說話啦，你運功吧。」

一手輕輕掀開羅帳，閃身而去。

程明山看她這麼說了，只好在她床上，盤膝坐好，摒除雜念，緩緩調息運功，那知不運功還好，這一運功，頓覺胸口左下方「血阻穴」冷若寒冰，氣血凝滯，再也無法運行。

心頭不覺大吃一驚，心想：「荆姑娘方才曾經說那老道士練的是太陰門一種極陰寒的內功，叫做『冰魂神針』，但自己聽師父說過，自己練的是『九陽玄功』，不懼任何旁門陰功，大概是自己功力火候尚淺之故，一時不能把陰寒之氣化去了。」

看來只好慢慢的運功，只要時間稍久，自能把它化去的了。

一念及此，這就緩緩納氣，運起全身功力，朝「血阻穴」緩慢的衝去。

時間逐漸過去，遠遠已經傳來了報曉的鷄聲。

程明山經過這一陣調氣衝穴，漸漸感到陽氣凝聚，「血阻穴」附近本來僵凍痲木的肌肉，漸有陽和解凍之感，陰寒之氣，逐漸化去，但化得十分緩慢。

眼看天色即將黎明，心頭止不住暗暗焦急，自己一個大男人，總不能一直躲在人家姑娘的閨房之中。

荆一鳳正好在此時悄悄走近床前，用纖手輕輕撩起帳門，她原是為了看看他運功如何了，但探頭瞧去，程明山也緩緩睜開眼來。

她一臉俱是關切之色，悄聲問道：「程相公，你運功之後，感到怎麼了？如果不行，等天一亮，我就找爹設法去。」

「謝謝妳。」程明山低低的道：「大概不礙事了，只是小生功力尚淺，一時無法把侵入體內的陰寒之氣化去，以小生推想，大概要到正午時光，才能把它化盡，只是天色快要亮了，小生躲在姑娘房裏，多有不便……」

荆一鳳道：「此時天都快亮了，你還能出去？再說，你中了老神仙的『冰魄神針』，時間長了，經脈就會被陰寒之氣凍僵，你能把它煉化，自然越快愈好了，我這裏不會有人來的，你只管在床上練功好了，這有什麼不便的？」

說到這裏，忍不住雙目凝注，問道：「程相公，你能把老神仙的『冰魄神針』煉化，練的是什麼功夫呢？」

程明山但覺她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凝眸注視，脈脈含情，心頭又感激，又有些飄忽，一面說道：「不瞞荆姑娘說，小生練的是『九陽玄功』。」

「啊！」荆一鳳眨眨鳳目，春花般的臉上不禁流露出喜色，說道：「我聽爹說過，普天之下，只有練『九陽玄功』的人，不懼旁門陰功，你怎不早說呢，人家給你躭心死了。」

她說到最後一句，不禁粉臉為之一熱，因為這句話，她把心事都說漏了嘴。

程明山沒去注意她的話，只是望着她問道：「姑娘令尊是誰呢？」

荆一鳳道：「你快練功吧，等你練完功，再說不遲。」

說完，縮身退出，雙手把帳門疊好，又回到窗下一張椅子坐下。

程明山知道那老道士的陰寒之氣十分厲害，不敢怠慢，立即收攝心神，默運玄功。

天色由魚白，漸漸升起朝旭，現在「紅日已高三丈透」。

房門外又起了「啄落」叩門之聲，響起春雲的聲音，叫道：「表小姐，妳還沒起來麼？」

荆一鳳天亮之後，早已移身坐在床前一張錦墩之上，她早就防到春雲會送臉水進來，這就輕嗯一聲，懶洋洋的站起身，過去打開門閂。

春雲雙手端着白銀臉盆走了進來，放到洗臉架上，說道：「表小姐洗臉啦。」

荆一鳳伸手抿抿櫻唇，輕輕打了個呵欠，說道：「妳放着好了。」

春雲巴結的道：「表小姐，臉水快涼了呢，妳去洗臉，小婢好整理床舖。」

「哦！」荆一鳳吃了一驚，忙道：「昨晚什麼事，把我吵醒了，就一直沒有睡好，頭還昏昏的，沒有一點精神，我還要睡一會，不用摺了。」

她身子擋在床前，沒讓春雲過來。

春雲道：「表小姐還不知道呢，昨晚園中有人潛入，偷覷老神仙住的樓宇，被老神仙驚走，後來出動了許多人，搜索了一晚，依然一無所獲，聽說老神仙笑着告訴勞總管，要他們不用再搜索了，來人被老神仙點了一指，活不過十二個時辰……」

荆一鳳不耐的又打了個呵欠，道：「好了，妳可以出去了，我還要休息一會，不許再來驚擾。」

春雲應了聲「是」，回身退出。

荆一鳳慌忙過去加上了門，她從未遇上過這種事，雖然把春雲支使出去了，心頭小鹿般，還是跳得好猛。

程明山自然全聽到了，他此時心無旁騖，一意在運氣行功，本來他練的「九陽玄功」，正是各類旁門陰功的尅星，如果有十二成火候，像「冰魄神針」這類陰功，是無法傷得了他的；但勞山通天觀主郝元少說也有一甲子以上的功力，程明山隨師學藝，不過十二年，在功力火候上，簡直不成比例。

這譬如杯水車薪，自然無濟於事，因此他只有慢慢的運功，把體內透骨寒氣，慢慢的煉化。

杯水車薪，雖然無濟於事；但你一杯又一杯不停的澆下去，時間長了

，車薪之火，也自可慢慢的撲滅的了。」

何況日值午時，正是一天之中，陽氣最旺盛的時辰，程明山運功化寒，一直練到中午，才算把「血阻穴」的透骨寒冰之氣完全煉化，身上也逼出了一身大汗，不禁長長吁了口氣。

荊一鳳聽到聲音，急忙撩開羅帳，探首問道：「程相公，你怎麼了？」

程明山舉起衣袖，拭了把汗，歉然道：「眞是累了姑娘，讓妳一晚未睡，小生……」

荊一鳳聽到聲音，急忙撩開羅帳，探首問道：「程相公，你怎麼了？」

程明山感激的道：「多謝姑娘關心，小生總算把透骨寒冰之氣，全煉化了。」

荊一鳳展齒一笑道：「你早說出來，不就結了？」

剛說到這裏，只聽一陣細碎的樓梯聲響，敢情春雲又上來了。

荊一鳳低低的說了聲：「討厭！」

果然房門外又響起春雲的聲音，低低叫道：「表小姐，吃午飯啦。」

荊一鳳嗯道：「我不想下去，妳給我端上來好啦。」

春雲應了聲「是」，又匆匆下樓而去。

荊一鳳悄悄過去，打開了門閂，又悄悄走近床前，掀帳而入，飛紅着臉道：「你快躺下來。」

程明山只得依言躺下，荊一鳳替他蓋上了繡被，自己也在外邊將身躺下，床上只有一條繡被，她拉過一角，蓋在胸口，一面低低的道：「程相公，只好委屈你了。」

程明山一顆頭蓋在繡被之中，但却和荊一鳳帶着輕顫的嬌軀貼得很近，一陣又一陣少女身上的幽香，直往鼻孔中鑽，聞得他一顆心飄飄然、蕩蕩然，幾乎把持不住，這要說是委屈，眞是三生修來的委屈了，他連荊一鳳說些什麼都沒聽見。

一會工夫，春雲果然提着一隻盒走了上來，放到中間一張小圓桌上，取出一副碗筷，擺好之後，回身道：「表小姐，妳可以起來用飯了。」

荊一鳳道：「妳放着就好，我想吃的時候，會起來吃的。」

春雲道：「那怎麼成呢，飯菜涼了，還能吃麼？」

「不要緊。」荊一鳳坐起身道：「我就起來了。」

春雲道：「小婢伺候表小姐用飯。」

荊一鳳心裏一急，平日吃飯都是她伺候在邊上的，一面說道：「妳下去吃飯吧，不用伺候了。」

春雲轉過身，忽然咦道：「表小姐還沒洗臉麼，小婢給妳去換一盆熱水來。」

「不用換。」

荊一鳳巴不得她早些下去，一脚跨下床沿，說道：「我有些頭昏，洗一把涼水，也許會好些，我心裏煩悶，妳下去好了。」

春雲不敢多說，應了聲「是」，悄然退出。

荊一鳳跨下床，聽她已經下樓，就很快的掩上了房門，低聲道：「程相公，你可以下來了，快去洗把臉，請用飯啦。」

程明山跟着跨下床，一張俊臉紅得像搽了胭脂一般，低聲道：「那怎麼成？荊姑娘，妳先去洗一把，小生隨便抹一把就好。」

荊一鳳也紅着粉臉，說道：「我不想洗，你快去洗吧。」

程明山拗不過她，只得走過去，洗了一把臉，水已經涼了，用涼水洗臉，總算把一顆飄忽的心，洗得清醒多了。

荊一鳳早已把食盒中的菜餚，一盤盤端了出來，放到小圓桌上，然後又親手給他裝了一碗飯，回頭嫣然笑道：「你快來吃吧。」

「不！」程明山連連搖手道：「這更不成，荊姑娘，你已經一晚沒睡，連早餐也沒吃，這如何支持得了？還是妳先吃，吃過了，小生再吃。」

荊一鳳道：「我不餓，不想吃。」

程明山道：「姑娘不吃，小生决不先吃。」

荊一鳳嬌羞的道：「你這人……」

程明山道：「姑娘快些吃吧，小生不看就是了。」

說完，走近窗口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荊一鳳看他不肯先吃，焦急的道：「你怎麼……」

程明山道：「姑娘少吃些可以，怎麼能餓着不吃，讓小生吃呢？」

「你眞會纏人。」荊一鳳輕嗔着道：「好吧，我就先吃了。」

她減少了半碗飯，胡亂吃了幾口，那知心裏有事，不，房裏多着一個人，她那有心情吃飯？當眞食不知味，勉强吃了小半碗，就放下筷，站起身說道：「現在你可以吃啦。」

話聲出口，突然使她作難起來，春雲只拿來了一副碗筷，自己吃過了，程明山又怎麼辦呢？房間裏又沒水可以洗滌，一時爲難的道：「這怎麼辦？這裏連洗碗的水都沒有。」

程明山已經瀟洒的走到她身邊，含笑道：「不要緊，不用洗了，事貴從權，小生隨便吃就好了。」

荊一鳳雙頰飛紅，羞澀的道：「程相公不嫌髒麼？」

程明山心頭一蕩，忙道：「姑娘吃過的，如何會髒？」

他一手接過飯碗，正待去裝飯。

荊一鳳羞急的道：「不，這碗裏我吃不下，還有剩飯，你把它倒了。」

「不要緊。」

程明山已經在碗中加上飯去，一面低低的道：「春雲送來的飯，一定不多，再把它倒了，豈不會使春雲起疑

，這樣很好，姑娘不用介意。」

他不待荊一鳳多說，就在她坐的圓櫈上坐下，拿着筷子吃了起來。

荊一鳳看他搶着把自己吃剩的飯，用過的筷子，不但不嫌髒，反而吃得津津有味，直羞得一張臉像大紅緞子一般，輕輕啐了一聲，別過臉去，再也不敢去看他，但芳心却暗暗喜歡，不禁從心底升起一絲甜甜的感覺。

程明山這時就是沒有菜餚，也會把一碗白米飯吞下肚去，何況六碟菜餚又是件件精緻可口，只是他不敢多吃。

荊一鳳是推說身子不舒服，才要春雲把飯菜送上樓的，一位姑娘家，又是身子不舒服，怎能吃上兩碗飯呢？這不是讓人引起懷疑麼？

因此，他只吃了一碗飯，每種菜餚，也只吃了一小筷，便自停筷。

荊一鳳看他很快就不吃了，忍不住問道：「程相公吃飽了麼？」

程明山放下碗筷，低聲道：「小生不能再吃了。」

荊一鳳道：「你怕下人們起疑心？」

程明山道：「這也不能不防，萬一讓人發現，對姑娘多有不便。」

「我倒不在乎。」荊一鳳咬着下咀唇，抬眼道：「只是累你程相公沒吃飽，我這主人就不好意思了。」

程明山笑道：「荊姑娘何嘗吃飽了？」

荊一鳳道：「我是眞的吃不下。」

程明山道：「小生也是眞的吃飽了。」

荊一鳳披披嘴道：「我不相信你吃了一碗就會飽。」

程明山低聲笑道：「荊姑娘難道沒聽說過秀色可餐麼？」

荊一鳳白了他一眼，佯嗔道：「我當程相公是正人君子，原來你很壞。」

其言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程明山道：「姑娘這話就冤枉好人了。」

「我冤枉你了麼？」荊一鳳輕輕說着，忽然抬眼望着他，問道：「程相公，你昨晚到底是做什麼來的呢？可以告訴我麼？」

程明山道：「此事說來話長，小生原是查訪一個朋友忽然無故失蹤，才找到九里堡來的，後來，聽了兩個使女的談話，才知道兩個賣藝的姑娘，身入虎口，因此，想去看看這位老神仙，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兩個賣藝的姑娘？」荊一鳳俏目一轉，盯着他問道：「你認識她們？」

她沒待程明山回答，接着問道：「她們一定生得很美，是不？」

程明山被她問得俊臉一紅，說道：「自然不及姑娘美了。」

「討厭。」荊一鳳瞟了他一眼，披披嘴道：「我才不信呢？那兩個姑娘，一定很美，你才會念念不忘，冒險進來，連人家的勸告都不肯聽。」

「姑娘幾時勸告過我？」

程明山望着她，忽然「哦」了一聲，點頭道：「小生知道了。」

荊一鳳眨眨眼道：「你知道什麼？」

程明山道：「昨晚小生在堡外遇見一個戴着面具的姑娘，就是妳了。」

荊一鳳道：「誰說的？」

程明山笑道：「不用誰說，因爲那戴面具的姑娘，小生雖然沒看到她的廬山眞面目，但那位姑娘說話聲音之美，如出谷黃鶯，好聽已極，輕功身法之美，如風擺楊柳，輕盈多姿，和姑娘一般無二，那不是姑娘，還有誰來？」

荊一鳳被他說得粉臉一紅，含笑輕哼一聲道：「你很會說話，只可惜不是我。」

程明山低笑道：「姑娘臉上已經告訴我了，想賴也賴不掉了。」

荊一鳳低頭一笑道：「你爲什麼會確定是我的呢？」

程明山低聲道：「因爲關心小生的，只有妳姑娘了。」

「你壞死啦。」荊一鳳聽得大羞，啐了一聲，赧然道：「你還沒告訴我你的朋友是誰？怎麼會失蹤的？還有，你怎麼認識兩個賣藝姑娘的呢？」

程明山自然不好說因看林家姐妹獻藝，才認識劉二痲子的，只好從自己救鐵琵琶楊子清說起，受他之託去黃河底找劉二痲子，看到林秀娟、林秀宜姐妹賣藝，武功大爲可觀，後來被九里堡一個姓錢的管事威脅利誘，請到九里堡來。

荊一鳳道：「那是錢子良，他就是管雜務的，後天是舅舅五九華誕，他負責堂會提調，把兩位姑娘請來，那也沒有不對呀！瞧你，好像替她們抱不平似的！」

「姑娘不知道……」程明山剛說了一句。

荊一鳳披披咀道：「我怎麼不知道了？」

程明山道：「姑娘聽小生說完了再說好嗎？」

荊一鳳噗嗤一笑，說道：「我好像不讓你說似的，那你就快說咯！」

程明山接着就把厲山二厲和劉二痲子動手，後來自己和劉二痲子在鴻運喝酒，雙環鏢局總鏢頭送來請帖，劉二痲子前去赴約，當晚就沒回去……

荊一鳳道：「你去問過雙環鏢局麼？」

「妳聽小生說下去吧！」程明山又把自己一早去找劉二痲子，他已經走了，但自己却在他床下找到一柄八卦刀，因此懷疑到劉二痲子是遭人劫持去的，那知這時厲山二厲又出現了，如何把自己騙到郊外，動起手來，後來厲山君現身，又如何被笑聲引走，當晚自己前往雙環鏢局，證明劉二痲子昨晚已經回去，因此才有一探九里

堡的念頭，不想會在堡外遇見了荊姑娘……

荊一鳳赧然道：「那是因爲我聽爹的一位朋友在爹面前誇獎着你，我一時不服氣，才去找你的，那知你竟然敢夜探九里堡來。舅舅如今不大問事，一切都由勞總管作主，這幾天來了很多位高手，我怕你引起他們誤會，才把你引開的，沒想到你回頭又找來了。」

「哦！」她哦了一聲，又問道：「你說聽了兩個使女的話，才知兩賣藝的姑娘身入虎口，她們怎麼說的呢？」

程明山被她問得心頭一窘，那兩個使女說的話，自己怎好對一個姑娘家說呢？一時不覺俊臉一紅，囁嚅的道：「那兩個使女說的話，小生一時也記不得了，她們好像是說……」

荊一鳳披披咀道：「瞧你吞吞吐吐的，有甚麼話不好說的，你就這樣婆婆媽媽的，說話不乾脆，不說拉倒，我不問就是了。」

「不是小生不肯說。」程明山道：「實是……實是……」

「實是甚麼呢？」荊一鳳是個爽直的人，他越不肯說，她就逼着非問不可，催道：「眞急死人，你說出來了，我也許可以想想辦法，去救人呀！」

程明山道：「事情是這樣，那老神仙他……」

荊一鳳眨着眼問道：「老神仙怎麼呢？」

程明山心想：「這事情遲早要告訴她的，她既是這裏堡主的甥女，也許眞能救得了林氏姐妹。」

他心念一動，這就說道：「姑娘既然問了，小生就只好直說了……」

荊一鳳瞪着他，笑道：「我問了你老半天，你早該直說了。」

程明山壓低聲音，說道：「聽那兩個使女的口氣，老神仙每晚都要有一個使女伺候他。」

荊一鳳笑道：「老神仙人老心不老，他自稱童心未泯，喜歡小姑娘，他住的樓上，本來就派了兩個小丫鬟去伺候他。」

「小生說的不是這個意思。」程明山攢攢眉道：「那兩個使女是說老神仙每晚都要有一個女子伺候他，而且每晚都要換一個……」

這回荊一鳳聽懂了，她一張粉臉登時羞得飛紅，輕啐了一聲，赧然道：「他已經一百以外的人了，是個有道之士，大家都很尊敬他，我只聽說他從前練的是旁門功夫，功力已臻化境，怎麼還……這樣蹂躪人家？」

「這就是了。」程明山道：「據小生猜想，這老淫魔練的可能就是邪門功夫。」

荊一鳳道：「他是不是看上了兩個賣藝的姑娘呢？」

程明山道：「那倒不是，據說是勞總管爲了討好老神仙，才準備把林家姐妹獻給他的。」

「有這樣的事情？」荊一鳳驚異的道：「勞總管也太不像話了，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她咬着嘴唇，想了想道：「我這就去找那兩個姓林的姑娘去。」

程明山道：「妳去找她們？」

荊一鳳道：「是呀！我就說聽說那兩個賣藝的姑娘武功很好，我要看看她們，等見了面，我就把她們邀到這裏來住，勞總管就不敢再動她們的歪主意了。」

「這主意不錯。」程明山道：「只是小生還另外有一件事。」

「你還有甚麼事呢？」荊一鳳望望他，道：「你那朋友劉二痲子，不可能是九里堡劫持的，他和九里堡無寃無仇，怎麼會把他劫持來呢？」

程明山道：「但小生昨晚在老神仙樓上見到他了。」

荊一鳳不信的道：「你說劉二痲子在老神仙住的樓上？」

程明山點頭道：「是的，我看他躺在一張榻上，頭臉都被白布包了起來，只有一雙脚露在被外。」

荊一鳳扺扺咀笑道：「你一定看錯了，那可能是舅舅，我問你，老神仙是不是守在他身旁？」

程明山道：「是的，但他……」

「不用說了。」荊一鳳眨着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輕笑道：「那是我舅舅，他老人家三年前患了頭風，一直說頭痛，看了許多名醫，都沒有治好，這次勞總管託人去把老神仙請來，老神仙看了就拍胸脯，說他只要兩天功夫，就可以把舅舅的頭風治好，但這兩天之內，不許任何人到他小樓上去，你看到的自然是舅舅了。」

程明山道：「但我認得，躺在錦榻上的人，穿在脚上那雙布鞋，明明是劉二痲子的。」

「我舅舅穿的也是布鞋呀！」

荊一鳳站起身道：「我這就去找林家姐妹去，你在這裏很安全，我去去就來，你已經一晚沒睡了，就在床上歇一會好了。」

程明山道：「小生這要躲到甚麼時候去？」

荊一鳳柔聲道：「你就再委屈半天，好不？等到晚上，我再設法，好啦，我要走啦！」

程明山道：「萬一春雲闖進來呢？」

「你只管放心。」荊一鳳偏頭笑道：「我會把她帶走的。」

她開啓房門，俏生生的走出，然後反扣上了房門，才輕盈的走下樓去。

春雲聽到樓梯聲響，慌忙迎了上來，說道：「表小姐，妳已經好了麼？」

荊一鳳道：「我只是昨晚沒有睡好，又不是生甚麼大病，啊，春雲，妳知不知道錢管事從黃河底帶回來了兩個賣藝的姑娘？」

春雲道：「小婢知道，聽說那兩個姑娘長得好標緻，武功也很高。」

荊一鳳道：「妳知道她們住在那裏麼？」

春雲道：「好像住在西院，小婢就不大清楚了。」

「好，那就走。」荊一鳳道：「妳給我帶路。」

春雲道：「表小姐要去找她們麼？」

「是啊！」荊一鳳道：「我要去看看她們呀！」

春雲道：「小婢只知道她們住在西院，但不知道她們住在那一幢屋裏呢！」

「傻丫頭。」荊一鳳笑道：「我們不會找錢管事問麼？」

春雲道：「表小姐說得也是。」

兩人下了樓宇，荊一鳳要她鎖上了門，就一路出了東院，繞行長廊，剛踏進西院的月洞門。

眞巧，迎面走來的正是管事錢子良，他甩着大袖，低頭疾走，差點撞上荊一鳳！

一陣香風，撲面吹來，錢子良一怔，急忙刹住，這一抬頭，他立即惶恐的垂下手去，口中叫道：「小的見過表小姐。」

荊一鳳道：「錢管事，你好像很忙？」

錢子良連忙笑道：「是，是，小的不忙，沒事，沒事。表小姐難得到西院來，裏面請坐。」

「不用。」荊一鳳道：「我就是找錢管事來的。」

「找小的？」錢子良又是一怔，連忙着躬身道：「表小姐有事，叫春雲來叫小的一聲就是了，怎敢勞動表小姐？」

荊一鳳道：「我只是問你一聲，聽說前天你從黃河底請來了兩個賣藝的姑娘，人在那裏？」

「是，是，啊……」錢子良抬頭望望荊一鳳，陪笑道：「有，有，表小姐怎麼知道的？」

荊一鳳道：「我聽說她們武藝很好，想看看她們。」

「是，是。」錢子良躬着身笑道：「武藝也只是平平，走江湖賣藝的，那有甚麼眞功夫？」

荊一鳳道：「我問你，她們住在那裏？」

「是，是！」錢子良口中應着「是」，回道：「就住在西院客舍裏，那兩幢房屋，如今全住了從外地邀請來的戲班和歌伎，林家姐妹，單獨住了一間……」

荊一鳳道：「那就痲煩錢管事給我帶路。」

「是，是……」錢子良連說了兩個「是」，忽然抬頭道：「只是小的……小的……」

荊一鳳道：「你有事，是麼？」

錢子良陪笑道：「小的有些事，要去找總管……」

荊一鳳道：「沒關係，你領我去了，再去找勞總管也不遲呀。」

「是，是。」錢子良沒法，只得應道：「表小姐那就隨小的來。」

西院是在西花廳後面，那兩幢客舍，本來是堡主平常接待賓客落脚之處，因爲這裏離正屋較遠，西花廳前面，是帳房和八名管事值日、休息的地方，如今把兩幢客舍空出來，作爲壽誕聘來串堂會的戲班、歌伎等遊藝人員住的地方。

一來此地離正屋已遠，二來也是爲了便於管理。西花廳寬敞軒朗，如今鑼鼓喧天，預演彩排，不少輪值晚班的堡丁，正在圍着西花廳當臨時的觀衆。

春雲輕哦道：「這裏好熱鬧！」

錢子良笑着道：「日裏演的是八仙過海，痲姑上壽，晚上更熱鬧呢，從天津聘來的四喜班預演全部紅鬃烈馬，總管吩咐過，晚上這裏就只准女眷看戲，除了外面的女賓，堡裏的使女，也特別給假，可以到這裏觀劇，表小姐要來，小的給妳準備座位。」

「好呀！」荊一鳳欣然道：「春雲，我們今晚早些吃晚飯，全部去看紅鬃烈馬，很好看呢！」

接着問道：「哦，錢管事，這次的堂會，有沒有變戲法的？」

「有，有。」錢子良道：「小的派人從濟南請來的安老師傅，要明天才到，準備明晚預演一場，嗨，節目單已經帶回來了，有上天偷仙桃、刀鋸美人，和火中遁人等等，都是大戲法……」

荊一鳳喜道：「啊，那眞是太好了，我最喜歡看變戲法了。」

隨着話聲，已經行到西院門口，那是一道門牆，兩扇院門敞開着。

兩邊站着兩個身穿青色勁裝的堡丁，看到錢管事陪同表小姐進來，連忙躬着身行禮。

荊一鳳看在眼裏，問道：「這裏怎麼也派了哨崗？」

錢子良陪着笑道：「事情是這樣，昨晚聽說東院老神仙住的樓上鬧飛賊，來人身手極高，居然被他逃跑了，所以副總管吩咐各處都多設了幾個哨崗。」

賓舍，是兩幢自成院落的樓宇，錢子良領着荊一鳳到了東首一幢樓宇，進入大門，是一個大天井，兩排樓房，一南一北，環繞着大天井，走廊上卍字朱欄，樓宇相通。

錢子良走近樓梯，躬着身道：「女客都住在樓上，表小姐請。」

荊一鳳道：「你只管走在前面帶路。」

「是。」錢子良應着是，當先拾級而上。

荊一鳳、春雲跟着上樓，錢子良一直走到第三間房門口，才脚下一停，用手指輕輕叩了兩下門。

只聽裏面一個嬌脆聲音問道：「誰呀？」

錢子良連忙含笑道：「林姑娘，是在下，錢子良。」

「哦！是錢管事來了。」

房門呀然開啓，一個一身青布衣袴的清麗少女含笑道：「請裏面坐。」

她一隻俏眼，輕輕的瞟過錢子良身後的荆一鳳和春雲兩人，赧然一笑，便退了進去。

錢子良連忙退後一步，躬身抬手道：「表小姐請。」

荆一鳳帶着春雲，舉步走入。

賓舍中每一個房，都有兩個房間，前面是起居室，裏面才是臥室。

這時，門簾挑動，又俏生生走出一個青布衣袴的姑娘，年齡比剛才開門的略大，一眼看到錢子良，連忙施禮道：「錢管事請坐，這二位……」

錢子良忙道：「二位林姑娘，在下給妳們引見，這位是敝堡的表小姐，聽說二位林姑娘有一身好俊的功夫，特地要在下陪着來看看二位姑娘的。」

一面又朝荆一鳳道：「表小姐，這二位林姑娘是一對姐妹花，她是姐姐林秀娟，這是妹子林秀宜。」

荆一鳳打量着兩位林姑娘，姐姐約莫二十出頭，一張瓜子臉，皮膚稍黑，苗條而豐滿。妹妹不過十七、八歲，紅馥馥一張小圓臉，生得清秀脫俗，還帶着點嬌羞和稚氣，雖然沒有她姐姐的老練，却是我見猶憐！

「表小姐請坐。」姐姐林秀娟臉上含着歡迎的笑容，福了福道：「表小姐玉趾光降，愚姐妹如何敢當？」

「二位姑娘不用客氣。」荆一鳳含笑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說道：「我聽說二位姑娘武藝好，人也生得不俗，果然是一對姐妹花。」

「表小姐誇獎。」林秀娟臉上一紅，說道：「愚姐妹這點粗淺功夫，只是路過徐州，缺少盤川，才到黃河底去獻醜，承蒙錢管事抬舉，才把愚姐妹邀來的，說來眞是慚愧得很！」

她俏眼一瞟，輕「呀」一聲道：「錢管事怎麼老站着呢？快請坐呀！」

錢子良笑着道：「在表小姐面前，那有在下坐的份兒？」

荆一鳳回頭道：「錢管事，你不是要去找勞總管嗎？我在這裏和林姑娘姐妹聊一會，你只管去吧。」

「是，是。」錢子良垂着手，連連躬身道：「小的那就告退。」

說完，轉身往門外行去。

荆一鳳朝林秀娟含笑道：「林姑娘，你請坐呀！」

一手拉着林秀宜的纖手，說道：「小妹子，妳坐到這裏來。」

她把她拉到身邊一張椅子坐下，問道：「妳幾歲了呢？」

林秀宜靦覥的道：「小女子十七。」

林秀娟在邊上的一張椅子上落坐，說道：「我這妹子很少在外面走動，見到人就害臊，表小姐別見笑。」

荆一鳳依然拉着她的手笑道：「怎麼會呢？小妹子清麗脫俗，我見猶憐，好叫人喜歡。」

接着眼波一抬，又說道：「[illegible]兩位只是路過徐州，缺少盤川，在黃河底演藝，難怪沒有一點江湖氣，不像是江湖賣藝的了。」

「表小姐說得是。」林秀娟神色略黯，說道：「愚姐妹原是揚州人氏，先母見背，前去山東投靠舅父，不想投親不遇，到了這裏，盤川用罄，只好出乖露醜，到黃河底獻藝……」

荆一鳳道：「我聽說二位功夫很俊，不知練的是那一門派的功夫？」

「說來見笑。」林秀娟望望荆一鳳，赧然道：「愚姐妹學的粗淺功夫，只是從前跟先父隨便練的，那有甚麼門派？」

「那也是家學淵源咯！」荆一鳳舉手理了下秀髮，說道：「我和二位一見投緣，左右沒事，我想奉邀二位到我住的地方去敍敍，妳們肯賞光麼？」

「表小姐這是瞧得起愚姐妹。」林秀娟嫣然一笑道：「只是怎好去打擾表小姐呢？」

荆一鳳道：「這有甚麼關係，我們一見如故，談得投機，我一個人住在東院，寂寞死了，妳們二位肯去，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說到這裏，拉着林秀宜的手，站了起來，說道：「我們這就走，要不是錢管事把妳們邀來，我們還沒緣見面呢！」

林秀娟遲疑了下，說道：「愚姐妹走了，萬一錢管事有事，那該怎麼辦呢？」

荆一鳳心中一動，問道：「他說有事麼？」

林秀娟點點頭道：「是呀！錢管事方才來說的，說勞總管今晚有空，要召見小女子，商談安排壽辰那天愚姐妹獻藝之事……」

荆一鳳心中忖道：「果然是勞乃通安排的詭計。」

一面說道：「不要緊，我會讓春雲去告訴錢管事的，說妳們到我那裏去了。」

她既然這麼說了，林秀娟也就無話可說，姐妹倆跟着荆一鳳下樓，出了西院，一路朝東院走去。

登上小樓，荆一鳳把兩人引到臥室外面一間起居室落坐。

春雲泡了兩盞茶送上。

荆一鳳吩咐道：「春雲，妳到樓下去，有人來了，妳就說我樓上有客。」

「是。」春雲望望荆一鳳道：「小婢還沒給表小姐整理房間呢！」

「不用了。」荆一鳳揮揮手道：「待會錢管事若是來找林姑娘，樓下就沒有人招呼了，妳先下去吧！」

春雲又應了聲「是」，回身下樓而去。

荆一鳳含笑道：「二位姑娘請用

茶。」

林秀娟道：「表小姐太客氣了。」

荆一鳳站起身道：「二位姑娘請坐一會，我去換件衣衫就來。」

林秀娟忙道：「表小姐只管請。」

荆一鳳推開房門，走了進去，又隨手掩上房門。

程明山迎着道：「姑娘回來了。」

荆一鳳朝他嫣然一笑道：「程相公一個人待在房裏，是不是很寂寞？」

「還好。」程明山笑了笑道：「只是有度日如年之感！」

荆一鳳道：「我去了才半天工夫，那有一年？」

程明山低笑道：「沒有一年，也快有半年了。」

荆一鳳甜笑道：「怎麼會有半年的呢？」

程明山道：「姑娘難道沒聽說過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半日，不就是半年麼？」

荆一鳳臉上現出一片紅暈，輕啐道：「你眞是越來越不老實了。」

程明山道：「好，小生下次不敢了。」

接着問道：「姑娘見到林家姐妹了？」

荆一鳳道：「你心裏就只惦記着他們。」

「姑娘這可寃枉小生了。」程明山道：「小生心裏只有一個人。」

荆一鳳臉上不禁一紅，眨眨眼，問道：「是那一個呢？姐姐還是妹妹？」

程明山搖着頭道：「都不是，這人遠在天邊，近……」

「好啦，不用說啦！」荆一鳳攔着他話頭，悄聲道：「我已經把林家姐妹都接來了，現在就在外面起居室裏。」

程明山一怔道：「妳把她們接來了，那怎麼辦呢？」

荆一鳳神秘一笑道：「我自有辦法，啊，我該出去啦！啊，我是說換衫來的，時間不能太久，你在這裏等一等……」

她打開衣櫃，取了一套淺紫衣衫，推開右邊一道小門，匆匆走入。

過不一會，已經換了衣衫走出，招招手道：「現在只好委屈你躲到這小間裏來了，我去把她們接到房裏來坐，這樣說話就方便些。」

程明山點點頭，依言走入，這是堆放箱籠的小間，除了兩排箱籠，只有一張方櫈，地方甚是逼仄。

荆一鳳掩上了門，又過去掛起帳子，把錦被摺好，才開出房門，來至起居室，含笑道：「二位林姑娘，還是到我房裏去坐吧！」

林秀娟道：「表小姐不用客氣，愚姐妹坐一會要告辭了。」

「那可不成。」荆一鳳道：「二位難得來，再說我和二位一見投緣，今晚就在我這裏吃了晚餐再走，也好和二位多聊聊呀！」

她拉起林秀宜的手，說道：「這間起居室，不是談話之所，來，林家妹子，到我房裏去。」

她把兩人讓進房裏，一面含笑道：「妳們姐妹兩個，不許和我客氣，隨便坐咯。」

說着移過兩把椅子，三人就圍着妝台坐下。荆一鳳是有意和她們閒聊，好在閒聊之中，試探兩人的口氣。

林秀娟比她妹妹年長，也世故得多，林秀宜還帶着幾分稚氣，說話也有些羞澀，但一陣工夫下來，漸漸的和荆一鳳熟了，也就有說有笑起來。

三位姑娘家促膝談心，竟然越談越投機，眞是相見恨晚。

荆一鳳乘機道：「我們一見如故，小妹有一件事，說出來了，不知二位同不同意？」

林秀宜道：「表小姐有甚麼話，就請說咯！」

荆一鳳道：「我們談得這麼投緣，所以我想和二位結成姐妹，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林秀宜喜形於色，欣然道：「表小姐人好好，我早就這麼想啦！」

「那怎麼成？」林秀娟道：「承蒙表小姐瞧得起我們，但我們如何高攀得上呢？」

「林姑娘這話就見外了。」荆一鳳道：「我們都是武林兒女，只要情意相投，結爲姐妹，談甚麼高攀不高攀呢？林家妹子不是已經同意了麼，林姐姐如果不想交我這個朋友，那就算了，如果覺得我們很投緣，我們就姐妹相稱，我可以多一個姐姐，多一個妹妹，那有多好？」

林秀娟臉上一紅，輕笑道：「表小姐這麼說，愚姐妹如果再推辭，那就不識抬舉了。」

「林姐姐那是答應了？」荆一鳳喜孜孜的道：「這樣就好，我今年十九，二位呢？」

林秀娟道：「我二十一，妹子十七。」

荆一鳳笑道：「我猜得果然不錯，我多了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了。妳是大姐，她是三妹了。」

林秀宜高興的道：「二姐，我就叫妳二姐了。」

「嗯！」荆一鳳道：「我要叫大姐、三妹了。」

林秀娟一把抓住荆一鳳的手，一臉感激的道：「二妹這樣瞧得起我們，使我好感動！」

荆一鳳握握她的手，說道：「大姐這麼說就生份了。」

她看了兩人一眼，低低的道：「我們現在是姐妹了，可以無話不談了，大姐和三妹到徐州來，是不是有甚麼事呢？」

林秀娟看了她妹子一眼，冷冷的道：「表小姐是不是懷疑愚姐妹的來意呢？」

（未完・四）

上文提要：小妖女秦姜派海鷹幫的小頭目和自己的親信侍女去找尋蕭郎，紫薇故意親去搜索，暗中知會蕭郎走避，二人來到冷泉亭，轉過岩石，藏入洞中，果然幽靜，喁喁私語，情意甚濃，偶然又談及男女家事，尤其是涉及天魔女、瀟湘子、秦姜，魔婆優曇想使海鷹幫和古墓對立，將秦姜投入情網，原來不是爲玉姬公主之事而來，更不會與天魔女爲敵，是另有用心……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塜

洞中幽會誰知曉　細說前事訴心聲

蕭郎驚覺紫薇不再言語，黑暗中，一雙烱烱的滿含驚疑的眼兒正凝視着他，慌忙掉開頭去，啊呀！簡直不可思議，怎麼會呢？這般時刻，他怎會想及瀟湘子呀！既然心中沒想，這幻像由何而生？

但凝神一看，幻象却又幻滅了，那冷月的清輝，已移到了洞口，洞中更黑暗了。

蕭郎忙吸了一口氣，閉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睜開眼來，幻象不再出現了，但紫薇的一雙烱烱生輝的眼兒，却仍不瞬地凝視着他。

啊唷！糟了，顯然紫薇已然心下生疑，倚偎得他那麼緊，如何會感覺不到她激動得陡然一陣震顫，道：「莫非……莫非你眞是……眞是……」

俏郎君，風流又瀟洒，像極了白娘子，施展出來的，又是白娘子不傳外人的紫虛微步，她早該想到的……

忽然抓住他的胳膊，抓得多緊啊，甚至令蕭郎覺出痛來，聲音也顫抖起來：「白娘子的兒子！她……不是說笑，她眞有兒子，就是你……說！一定就是你！」

他明白了，也記起來了，在舜江之畔，他千不談，萬不談，一巴掌拍在秦姜的屁股上，一時情急，竟把紫虛微步在不自覺中施展出來，紫薇在傍，自是看得清清楚楚。

啊呀！若不是母子，那有這樣相像的？加上紫虛微步，她一定認出他是誰了，他……天劍蕭郎，甚至連他自己亦不知道，沒想到，她已知道他是白娘子的兒子了。

之所以，不顧危險，捨命相救，之所以，不避嫌疑，裸體赤身替他療傷！之所以，恁地端莊的紫薇，任他謟唇抱滿懷，因爲，早已承諾紫薇，作她的媳婦兒。即使當時僅作爲笑話兒，一定……那時，一定已當了眞，更是心甘情願了。

啊呀！她裝得眞像啊，假裝像是才疑心他是白娘子的兒子，其實早知道了。

難道眞是幻象由心生？黑暗中，瀟湘子的幻象，又顯現了出來，因爲也出現在他心中，那麼，誰還敢說紫薇不能與人爭，有了白娘子作主，不要說秦姜那小妖女了，即使是瀟湘子，都是不能和她爭的了。

因爲，紫薇早已有了父母之命，早已替他作了主，何況，不但有情、有義，對他更有恩。

情更深、深似海，恩更重、重如山，何況，難道紫薇又不可愛，他又不也眞愛她！

紫薇激動得連聲音也顫抖起來，倚偎得他更緊了，也幸是如此，也才沒發覺蕭郎有多驚駭，眞是又喜又驚，那眉兒更是蹙了又揚，揚了又蹙。

「怎麼不說話呀！」

端莊的紫薇竟也嬌俏起來，又在他臂上擰了一下子，而且嬌笑了一聲，又道：「故爾，我再不用問你了，白娘子的紫虛微步，不傳外人，我不是，你更不是了，原來，你娘把紫虛微步，這曠世無儔的神功，作了媳婦兒見面禮，不，其實是聘禮。」

蕭郎忽然心中一動，也抑制着心中的激動，道：「你是說，烟霞洞，就在那洞中，傳了你曠世神功？」

他明白了，玉皇山上，果然有烟霞洞，洞在山高處，因常見烟霞氤氳而得名，亦是西湖名勝之一，只不過山高路險，遊人較少而非罕有。因是，蕭郎反而忽略了，罕有而非沒有遊人，當然就不隱密，現在，他明白了，必是洞中有洞，不爲人知而已。

小蕭琅這小猴兒，也一定找出來了，他眞蠢，怎會沒想到呢。

「三日，」紫薇道：「整整三日，我一早就溜了出來，他們誰都不理我，知道我喜歡獨個兒遊山玩水，早已習以爲常了，爹一到臨安，鎮日忙得也不見人，小秦姜自有人奉承，是以誰也不疑，那知到了第四天，白娘子就再也不現身了。」

「難道，沒有言語？」

「有，」紫薇說：「前一天晚上，她說……她說……」

「媳婦兒，你練成紫虛微步，將來就能消災滅難。」

可眞是歡愉嫌更短，不知何時，冷月應猶在，洞口外亦消失了清輝，洞中更暗了，但他感覺得出，她一定臉兒紅了，嬌羞無限。

「不，你娘老不正經，」紫薇道：「她說，看着我，再看清楚我。我就說啦，你是天下間，最美最美的婆婆，甚至只要看一眼，就再不會忘記的，她就說了，好，有朝一日，不，不用多久，你一見就會認得出來，一個風流的俏郎君來到你面前，那就是他了。我以爲她老不正經，又說笑兒，我也笑着說，你是說，你的兒子，像極了你，當然也就是個俏郎君，她說……她說，而且風流，現在，我才明白了，她爲你一再重複說風流，原來，她的兒子，就是天劍風流的蕭郎，風流天下聞。你娘眞……老不正經。她還說……還說……」

「不怕你不一見就愛上他。」

蕭郎得意又不敢笑，怎麼不樂得心花兒朵朵開，忍不住插嘴說：「哎唷，你怎麼又擰我，難道那白娘子不是這麼說的？」

「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你呀，眞是你娘的兒子。」

蕭郎再也忍不住了，笑道：「我當然是我娘的兒子呀！」

紫薇道：「我是說，怎麼她說甚麼，你也曉得？還有，你眞該打，你怎麼不叫娘，稱她白娘子？」

蕭郎不禁一聲長嘆，眞不知該不該告訴她，他和娘並未相認，甚至連面也沒見過。

就在那瞬間，就當他不得不坦言相告，狠心的娘，把他棄在黃山路上說起，紫薇霍地坐起身來，低聲喝道：「有人！」

早聽噹噹連聲響亮，入耳便知是一顆小石子，在洞壁上彈跳發出來的聲響。

當然不是投石問路，因爲是打在洞壁上，好強勁的力道，黑暗中，竟劃出一溜火花，直到撞在洞底的石壁上，才落下地來。

可不是有人來了，只聽洞外的桂林中，風聲颯然，紫薇咦了一聲，說道：「是……秦姜！」

可憐的紫薇，聽出來人是小妖女不奇，聲音竟然微顫，可知從小就怕了她這個刁蠻任性的妹子。

蕭郎哼了一聲，牙兒早咬緊了，來得好，一見紫薇對這小妖女怕成這個樣兒，那得不怒上加怒，但紫薇更快，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道：「休被她發現我們在一起，快，今日你在玉皇山現身，不是無因的，那好，晚間，我去烟霞洞會你，快走。」

想到若被小妖女發現紫薇和他在洞中半夜，不知要如何爲難紫薇了，道：「好，你先走一步。」

紫薇一點頭，道：「不可讓她近你的身，還有，小心她那彩條。」

言尚未畢，颯然的風聲已到了洞口。紫薇只一斜肩，登時無踪。

只把個蕭郎恨得眼兒也要噴出火來，一見紫薇竟把紫虛微步也施展開來，諒小妖女也發現不出她來，當下一閃身，隱在洞口。

早聽咦咦連聲，桂樹的月蔭下，倏地閃出兩個女子來，那洞中極是黑暗，林隙間却清輝匝地，原來是兩個綠衣女，蕭郎已見過了秦姜不少女侍，年紀都不大，不料都有好身手，尤其這兩個女侍，更是俐落，較之一些江湖中成名人物，必也不遑多讓。

是了，這兩個綠衣女，必是秦姜的近身女侍，只見左面的一個怔道：「分明風聲有異！分明是人！」

另一個也愕然，隨恍然而悟，道：「除非是……」

「風流的蕭郎！除非是他。」

即使是月下，相隔少說也有八丈，也看得出兩綠衣女喜孜孜，一個向洞口這面一指，同時一點頭，這是做甚麼？竟同時又一揚手。

早見空中閃出一溜火花，隨傳來一聲清脆的炸響。了不得，分明是一個綠衣女打出一顆彈丸，另一個也跟着打出，兩個彈丸在空中撞擊，發出了一溜火花。

原來是暗號，在向人指示方向。

蕭郎明白了，這是在向她們的小公主報告，發現了踪跡，指示方向，不由心中一凜，不料年紀不大的女侍，都有這樣身手，竟然都是暗器高手，眞難想像，若是對敵起來，一旦被困住了，任他天劍了得，是否能全身而退？他竟未聽出破空之聲，可知那

彈丸極是細小，細小的彈丸竟在空中撞擊，這是何等身手！

不怪海鷹幫威霸江湖，武林盡低頭了！慚愧，他竟然不把人家放在眼裡。

顯然是紫薇被她們發現了行踪，是了，必是故意讓他們發現，引開她們，否則，堵住了洞口，他不現身，如何能夠。

隨着那一溜火花一閃而沒，兩個綠衣女就在這麼錯眼間，已然無踪，必是隨後追去了。

蕭郎再不敢大意了，旋身一閃，閃到洞側，啊呀！竟幾乎撞在一個人身上！慌忙飄身再跨一步，再旋身，天劍亦已取到手中，冷月的清輝中，閃出了一片冷濤，護住了身子。

他也已看見了，不是一人，而是兩個，分明掩在洞口外側，作向洞內探窺狀。

蕭郎驚駭得怔住了，那兩人分明早已在外了，豈不是把他和紫薇的談話都已聽了去？却不又奇怪了，怎麼他已亮出劍來，那兩人仍呆立不動？有如泥塑木雕！竟仍呆立如故！

他認出來了，竟是初來時，見到過的，打冷泉亭方面走來的兩個小沙彌！

原來，人家早已發現了他的踪跡，只不過不動聲色，顯然躡踪在後，掩到洞外。

不由他不倒抽一口涼氣，又是小小年紀的兩個沙彌，可知紫薇說得不錯，這靈隱古刹的僧衆中，必還有更多海鷹幫的人馬潛伏，連兩個小和尚也如此了得，更可想其餘了！那麼，說海鷹幫高手如雲，絕非誇大了！

蕭郎能不駭然，更令他驚駭的是，他已在江湖中行走數年，竟然毫無所聞，可知這海鷹幫的組織更嚴密了！

兩個小沙彌有若泥塑木雕，毫不動彈，可是，可是被前頭出來的紫薇閉了穴道？

蕭郎忙撩衣一圈臂，再又把天劍圈在腰間，劍在手中，稍一顫動，便生寒濤，冷月之下，人家老遠就能發現他的所在了，那如何行。

走近那兩個小沙彌身前一看，蕭郎簡直嚇呆了，只見兩個小和尚竟是靠在崖壁上，兩眼緊閉，安詳而帶稚氣的靨笑，浮現在唇邊，竟是……竟是睡去了！

蕭郎只覺地轉天旋，因爲只有他，才知道那不是睡去，而是，時光凝結了！

他明白了，昏暗中的瀟湘子，那不是他由心生的幻象，而是……啊呀！而是眞而又眞，出現在洞中，出現在他和紫薇纏綿的禪床之前！

快呀！快想一想，他們說了些甚麼，瀟湘子聽到了些甚麼？

當然，瀟湘子聽到了白娘子，他的娘，在她尚未尋到臨安，更早在他和天魔女泛舟曹娥江之前，已選中紫薇做媳婦兒了。

香妹妹，你在那裡呀！

他心裡一急，竟把紫虛微步也施展了開來，迅速把飛來峯下尋遍了，也尋遍了那桂樹之中，啊啊！迎面來了小妖女，彩條上的金綫銀絲，在冷月的清輝下閃閃生光，一見霞光一閃，任她如何心急，也不由他不一縮身，躲在那數百年桂樹的巨大樹幹之後。

原來已來到桂樹林邊，咫尺西天的高大牌樓，就矗立在廣場之前，刹時間，風聲颯颯，小妖女才在那牌樓下現出身來，只見人影縱橫，三個，五個，啊唷，竟有七個綠衣女落在她的面前！

正是絢麗的晚霞抹紅了西天，斜陽劃出南屏時候，在玉皇山上所見的五個，又後來了兩個，總共七人的綠衣女。蕭郎也認出來了，最前的兩個，正是先前在洞前時見的，那飛彈空中，撞出一溜火花的綠衣女！

只見小妖女掃了七個綠衣女一眼，冷月把清輝洒在她揚起來的臉兒上，本是個小美人兒，但痛苦與憤怒，把她美麗的小臉兒扭曲了。

七個綠衣女嚇得不敢出聲，只在小妖女的目光掃過時，搖頭，顯然都不自覺地退了一步。

目光落在那先在洞口的兩個綠衣女的面上了，小妖女霍地跺脚兒，道：「你們沒有聽錯？」

「是，雖然只聽到風聲，但從身側掠過的風聲，那會錯得了，小公主知道，天劍蕭郎身法快得奇詭絕倫。」

「若不是奇詭絕倫，也就不是天劍蕭郎了。」

秦姜氣得跺脚，眞是小妖女，恨起上來，眼兒像要噴出火來，道：「哼！枉你們人稱海鷹七女，娘從小把你們訓練出來，不僅武功兼有各派之長，任他是誰，到了你們手中，也像小雞兒到了老鷹爪下，讚你們勝過天上的七女，不料，哼！連一個天劍蕭郎也揪不到，倒兩番從你們手下逃了去。」

原來，這七個綠衣女是紅娘子訓練出來的，不用說，這魔女愛女情深，從小兒就調理出這七個與秦姜年歲相彷的姑娘來，自是從小到大，從千百人中挑選出一個來，自也是資質極佳，從小就是美人胚子的小姑娘，海鷹幫有的是各派高手，都要討好紅娘子，這海鷹七女長大了，如何不會集各派武功之長，不論輕功暗器，不用說，也無不勝人一籌。

蕭郎先後都見識過了，那日在舜江之畔，畫舫上所遇到的兩個綠衣女，不就像老鷹抓小雞兒一般，把他擒上畫舫，雖說那時他着了小妖女般若佛印的道兒，已失去了抵抗力，但兩人內力之渾厚，確實驚人，適才那兩個綠衣女的暗器功夫，更令他駭然。

他明白了，這七個綠衣女因是從小伴在小妖女身邊，一塊兒練功玩耍長大的，對小妖女言態上，自也就隨便了些。

那海鷹七女被斥，非但不惱，也不怕，而且倒有幾個笑出聲來，一個說：「啊呀！那還了得，小公主的心上人兒，咱們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無禮。」

又一個格格笑道：「我們若是碰掉了駙馬爺一根汗毛兒，小公主，你惱不惱，依是不依？」

嘿！公主，駙馬！可知海鷹幫幫主，早以皇帝自居，至少人家已當他是皇帝了。

他認出來了，秦姜近身的一個綠衣女，正是那日把他擒上畫舫的，顯然較年長些，說道：「小公主，她兩個說的也是實情，我們奉命是請，不是擒，你要是不心疼，只要下令，哼！任他是天劍蕭郎，豈能逃得出我們七人的手去。」

忽聽又一個發出一聲嬌笑，說道：「若要擒拿，小公主手中自有紅線，還會輪到我們不成。」

「甚麼紅線啊，啊，當眞……」

「小公主手中的彩條，難道不就是月老的紅線？不是兩番拴住了這個風流的蕭郎。」

可把蕭郎氣炸了，連同這海鷹七女，他非教訓她們不可，是可忍，孰不可忍，呔，竟然全不把他放在眼裡。若不是他惜玉憐香，小妖女乍看確又是個嬌小的美人兒，他怎會着小妖女的道兒。

那知就在這瞬間，山下的夜空中劃出了一溜火花，隱隱傳來沸騰的人聲，小妖女跺脚道：「在那裡了，還不快給我擒來，快，可別讓我娘傷害他！」

她娘！當然是紅娘子！

眞箇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蕭郎不由心頭一驚！一樁樁，一件件，加添起來，紅娘子在他心中，由無名而有名，而响噹噹，現在，簡直成了紅羅刹！最惡的惡魔！早已不再是紅娘子了。

一根彩條，打通大江南北無敵手，金球兒上，人命九十九，他就差點兒成了一百個亡魂，凑足了整數！不僅打下了海鷹幫的天下，而且打下了江山，海鷹幫幫主，人人皆知是秦宓，原來這紅娘子，啊！紅羅刹！更是太上幫主，當然也就是太上皇！

在武林中，江湖上，簡直就是一呼萬諾，現在才知，連官府早已聽命了，今晚，現在，也才知道，她一手訓練出來的海鷹七女，竟是個個身懷絕技，適才所見的那半空中劃出的一溜火花，原來是這紅羅刹到了，小小年紀的海鷹七女也會的暗器功夫，顯然就是這紅羅刹所傳的了，想想那個小小的彈丸兒，在空中能撞擊出火花來，較之天魔女的飛劍，當然也不遑多讓！當然也能百步外傷人，而且更厲害的是，傷人於無形，想想，半空中，小小彈丸能撞擊，能發出火花，那是何等力道！

那海鷹七女齊聲歡呼起來，一個道：「誰不知道，誰又敢傷害駙馬爺，小公主放心！」

在那裡了！原來那半空中劃出的火花，不僅是知道她們，紅娘子親臨，來到了臨安，而且召喚她們，而且，告訴她們，她們追踪的人已發現了踪跡。

現在蕭郎也才見識了海鷹七女的眞功夫，他連眼兒也沒眨一下，連小妖女，颯颯風聲仍在耳，面前的人數已消失無踪。

刹那間，咫尺西天，只剩了冷月的冷冷清輝！

慚愧，他一直不把那些綠衣女放在眼中，只道不過是秦姜的侍女，原來！原來人家因爲他是小公主的心上人，是駙馬爺，其實手下留情。

他來不及慚愧，心下已明白了，必是只故意現出了身形，山下又不知來了多少海鷹幫的入馬，顯然不僅是誘敵，而且替他把小妖女與海鷹七女引走，好讓他全身而退，這必是熟知厲害的人。

除了紫薇，還會有誰。

忽聽身後有聲，冷冷地說道：「還不快走，你還等甚麼。」

蕭郎聽到的不僅是這冷冷的話聲，而且洞口那面也傳來了人聲，只聽有人咦了一聲，說：「他們，這是怎麼啦！」

必是那兩個小沙彌被發現了。海鷹幫既然出動了這麼多人馬在搜查他，大公主紫薇追趕他，竟也無影無踪，小公主秦姜率領海鷹七女也隨即出動了，這臨安城如何不天翻地覆，海鷹幫的人馬必也傾巢而出，這靈隱古刹中的僧衆中，既然也潛伏有人，當然也得到了知會，一定也出動了！

趁人家尚未發現他，還不快走！

但蕭郎霍地一旋身，叫道：「是你！我知道是你，香妹妹，你在那裡呀！」

那聲音再冷，他也聽得出來，是瀟湘子替他制服了兩個小沙彌，眼見了他和紫薇的纏綿，也聽去了他們的每一句談話，他那還高興得起來。

「你！在那裡呀！」

瀟湘子分明跺了一下脚兒，却不見人，說道：「你那媳婦兒不是約你煙霞洞見，風流蕭郎，敢情恁地健忘。」

話聲不但仍是那麼冷，而且遠去了，蕭郎那敢怠慢，慌忙循聲追去，冷月洒滿了山林，草木蕭蕭，林烟凄迷，他還能辨得出方向，瀟湘子在前，顯然故意不時發出些聲响，不是斷枝，就有石子打在山岩上，總在身前不遠處，却不現身相見。

順着山腰，一天竺，二天竺的紅牆，迅速從他身邊退去了，三天竺却似在雲端，若隱還現，原來已轉向山

脚了。

映着天幕，玉皇山的山巔雲環霧氤氳，已出現在眼前，蕭郎腳下却遲疑了，因爲，耳畔只有遒勁的夜風呼嘯，再沒有指示方向的聲響。

他多想瀟湘子現身相見，却又多怕相見，沒有聲音，是她停下步來等他嗎？

他臉上一定紅一陣，又白一陣，因爲他感覺得出來，不是因爲奔馳的緣故，臉上陣陣熱，那日在餘姚山上的石縫中，他還有話可辨說，現在，他能說甚麼呢？

天籟盈耳，再無人聲，當眞天若有情天亦老，瀟湘子已見到，聽到了，難道，他又不愛對他恩深情義重的紫薇？先前還可說她與人無爭，若她知道，白娘子眞有子，而且就是他，而她是白娘子早已替他選定了的媳婦兒，天啦，他那敢再往下想。

他怎能面對瀟湘子，原來，想見，却又怕見人的滋味，眞不好受，再沒有聲響了，是否，瀟湘子已知把海鷹幫的人馬拋在老遠了，他已再無危險，現在，停下了步來，在等他？

不僅臉上一陣陣熱，而且心頭也一陣陣緊，就在他腳下遲疑的瞬間，人聲！又傳來了人聲！

可不是瀟湘子的聲音，竟會令蕭郎嚇了一大跳，是眞跳了起來，他不是渴望見到她嗎！竟然不自覺，一閃身，躲在樹後。

只聽瀟湘子叫道：「小猴兒，還不給我滾出來，你看，是誰來啦！」

小蕭琅的聲音簡直就在近處，只聽小猴兒嘻嘻笑道：「你休想騙我，你以爲我沒見到那信號，那是北高峯下，你曉不曉得雙峯插雲！」

瀟湘子的聲音傳來，已近了些，說道：「小猴兒，你眞是個鬼靈精，你幾時來過臨安，怎會知道雙峯插雲？你才是騙我。」

小蕭琅一定得意挑眉兒，說道：「原來你是個蠢姊姊，誰不知道雙峯插雲，是西湖的勝景，那自是雙峯對峙，高出羣山，何用來過，一見便知道了，你瞧，此邊兒映在天幕上的高峯，那自是北高峯了，傻呀！原來你不蠢，是壞透了的相公姊姊，放開我。」

顯然是瀟湘子誘他說話兒，出其不意，掩到身後，把小猴兒抓住了。

只聽兩人笑做一團，一定在草地上打起滾來。

蕭郎一怔，心下不禁迷惑起來，忞怪，瀟湘子分明和小蕭琅一直在一道兒，跑到山下來等他？

難道！難道洞中所見的，眞是幻象？難道：那兩個兩個小沙彌，只不過是閉了穴道，中的不是九嶷飛花？難道：那冷冷的聲音，難道提醒他，說媳婦兒在等他的，竟不是瀟湘子？

他迷惑，但心下喜得不許他迷惑，我多希望那只不過是幻象，不是瀟湘子。

但，不是瀟湘子，還有誰呢？會是誰呢？

紫薇！首先想到紫薇，不錯，般若佛印與九嶷飛花本就相似，那麼，黑暗中的瀟湘子，確確實實是幻象。但管他是誰呢，只要不是瀟湘子，已夠他喜極了，大喜之下，那心中之惶恐自是一掃而空。

心中一喜，反倒不急於現身了，誰不喜愛天眞活潑的小蕭琅，又豈僅粉粧玉琢惹人愛，瀟湘子本就是個自然的女兒，和他在一起，也成了個孩兒。

忽聽笑聲沒有了，小蕭琅像在掙扎，叫道：「放開我！」

「不行，」瀟湘子笑道：「你大哥哥怎麼說的？對，如來佛的五指山，你這個狡獪的小猴兒，想出我不意，想溜走，那可不行。」

小蕭琅的嘴兒一定噘得高高的，話聲兒也惱惱的，說道：「原來你一點也不擔心大哥哥，適才那一溜火花是信號呀，你想想，他們有多少人，大哥哥却只有一人。」

「我爲何要擔心？」瀟湘子兀自話聲帶笑，說道：「小猴兒，你忘了，你大哥哥是天劍蕭郎呀，即使千軍萬馬，他也能如在無人之地，何況是在黑夜之中。」

「但是，那小妖女可厲害得很，大哥哥不是兩番着了她的道兒，還有魔婆，還有，那些綠衣裳的花姑娘，我看得出來，都有一身奇奇怪怪的功夫，我一看就知道……」

原來眞是瀟湘子，分明和小猴兒一直在一起，原來洞中所見的，眞是幻象，且聽他們又說些甚麼，小蕭琅這小兄弟對他的擔心，瀟湘子對他的信任，令他又慚愧，甜蜜蜜。

只聽瀟湘子道：「以前，你大哥哥不過一時大意，才着了那小妖女的道兒，再說，誰也不敢傷害你大哥哥。」

「爲甚麼呀？」

「因爲，誰要敢傷害他，小妖女就會宰了他，小猴兒，你還小，你不懂。」

「誰說我不懂。」小蕭琅說：「因爲小妖女喜歡大哥哥，但小妖女不是磨折他，不是害得大哥哥遍體鱗傷，她是小妖女呀，啊呀，我倒眞懂了。」

「你懂甚麼？」

「小妖女越是磨折大哥哥，你越高興。」

「你胡說！」

「我沒有，因爲小妖女越是磨折他，大哥哥也就更恨她，就不怕她把你的大哥哥搶了去，哎唷，你爲甚麼擰我？」

瀟湘子恨聲帶笑，說道：「你這小猴兒人小鬼大，眞是個鬼精靈！」

小蕭琅嘻嘻笑着，拍起手來，可知瀟湘子放開手了，一定狠狠地擰了小猴兒一下，當然也就放開了手來，樂得蕭郎心下甜甜的，也幾乎笑出聲

來。

小蕭琅一定跳開去了，話聲遠了些，說道：「你害臊啦，不怪大哥哥誰也不愛，就是喜歡你，你臉兒紅起來眞好看，嘻嘻！」

笑聲飄忽，風聲颯颯，顯然小猴兒在跑，瀟湘子在追。蕭郎正想現身出去，啊喲！臂上一陣劇痛，也被人狠狠的擰了一下，更被人貼着背脊，猛可裡一推，蕭郎竟是化解不開，直跌了出去。

瀟湘子叫道：「小猴兒人小鬼大，你這風流鬼更是人大鬼大，躲着偷聽我們說話兒，也不是好東西。」

蕭郎却早暗地裡揪住了她的衣帶，叫了聲：啊唷！就地一滾，瀟湘子那會防到他暗中使了狡獪，又那能站得穩，一個有備，一個不防，蕭郎一縮身，瀟湘子可就跌倒在他身上了，小蕭琅却早從天而降，又跌落在兩人的身上，三人登時扭作一團，互相摟抱拉扯起來，任誰也休想站得起身來。

那自是笑作一團，扭作一團，瀟湘子兩番要掙扎起身，不是小蕭琅抱腿扯腳，就是蕭郎抱胳膊，扣手腕。

小蕭琅嘻嘻，蕭郎呵呵大笑，瀟湘子可笑不出聲來，已是釵横鬢亂，幾乎衣衫不整，佯怒含嗔，臉兒紅紅，叫道：「放手！有人！」

海鷹幫的人馬已全出動了，小公主有令，紅娘子這太上皇也御駕親臨了，又那會不傾巢而出，別人不知，他蕭郎可知道，雖說大隊人馬在北高峯下，靈隱寺一帶，這環湖豈會少了人。

蕭郎一怔，慌忙一個滾翻，跳了起來。

這一着還是眞有效，瀟湘子抓住小猴兒的腿，倒提了起來，只一扔，那蕭郎不過才跳起身來，眼前一暗，已被小蕭琅勾住了脖子，尚未站穩，那禁得起這麼一衝撞，頓又倒在草地上了。

紅了臉兒的瀟湘子忙抿亂髮，整衫裙，蕭郎已提着小蕭琅爬了起來，說道：「原來你騙……」

但一見瀟湘子側身凝神，分明是已有發現，便住了口，而且一把掩住小蕭琅的嘴。

先前在黑暗的石洞中，一再出現瀟湘子的幻象，這不是無因的，古墓功夫，莫不勝人一籌，現在，他漸漸明白了，眞箇是無招勝有招，相處日久，不但有所領悟，而且有了簡直是驚人的領悟，古墓功夫，不重招術，却能尅制任何奇詭的招術。

相處日久，他越更發覺出她的可愛來，眞是個可愛的自然的女兒，又豈僅發乎情，而且，一切一切，莫不發於本能、自性，甚至在武功上。

正因古墓功夫不重招術，反而心中無招，也就不受自己的招術所制、所局限了，而她能由靜生明，因靈台空明，却能意在機先，因是也能制敵機先，奧訣就在這裡了，爲何他一舉一動，甚至心念，總瞞不過瀟湘子，她好像總能先知、前知，一切訴諸自然，本能的反映，就是她能靜中生明，靈台空明。

現在，他明白了，這歸功於她自幼的面壁功夫，佛家亦重面壁功夫，但瀟湘子顯然勝過老僧的數十年修爲，因爲她是自幼就在黑暗的古墓中面壁，尚是嬰兒、赤子，心中本無念，又何來雜念了，自然心靈澄澈，靈台空明，心無塵孽，又何來塵孽生。

瀟湘子瞪了他一眼，說道：「你怎麼啦？怎麼望着我，不轉眼兒？」

本就愛極了這個自然的女兒，如今更由愛生敬，簡直視她如神明了，但怎能說得出來。心想：若不是古墓暗無天日，盤谷和平，相處無爭，天是堯天，地是舜土，也培養不出這個自然的女兒來，又豈能達到她這至高無上的境界，生長在塵寰、心中生塵孽的人，即使領悟，亦永不能達到她這般眞是武學的上乘的神化境界，心中有招，便不受制於敵，也受制於自己了，又豈能制敵於機先，無招更勝有招。

即使在黑夜中，瀟湘子亦能視物，如何看不出他的深深情意和肅然之敬，便也不再追問，道：「這人好功夫，用你們的話說，這臨安城眞個是藏龍卧虎。但這人顯然對我們毫無敵意。」

蕭郎心下登時一陣劇跳：好功夫，無敵意，還會是誰，當然是紫薇。

他立即想到紫薇，以爲是紫薇，又豈僅心中一陣劇跳，糟！休被她見到他的臉兒又紅了，忙道：「錯非是你，我們竟然無無覺，既無敵意，且休管他，却是咱們得趕快走，海鷹幫的人馬無處不在，休被他們發現了踪跡，你！怎麼也盯着我瞧，也不轉眼兒。」

瀟湘子抿着嘴兒一笑，道：「從沒見你恁地驚惶過，我知你見到誰了！」

蕭郎駭了一跳，心下再又疑惑起來，她可是……可是說紫薇？

瀟湘子笑得有些兒怪異，道：「丈母娘來相女婿呀！聽說心肝寶貝選中了女婿，紅娘子那會不兼程趕來，休疑神疑鬼了，小猴兒，還不帶路，走啦。」

走近他身來的瀟湘子，在小蕭琅的靈台上只輕輕一撫揉，小猴兒的眼珠子立即滴溜溜轉起來，不怪，了不得，不怪小猴兒突然安份，竟變乖了，原來時光凝結了。

蕭郎放手，小蕭琅一躍下地，竟絲毫無覺。這法兒眞妙，要他安份，只有讓他不聞不見，也只有瀟湘子才辨得到。

却又不由他不駭然，顯然就在抓住小蕭琅的腿兒擲出之時，做了手脚，豈僅小蕭琅無覺，他又何曾看得出來，難道她這九嶷飛花，已達到了施

爲無相的境界。

他駭然，當然不是驚恐，那麼，在她身邊，當然也無懼無恐了。

小蕭琅跑下去了，兩人忙緊跟在後，瀟湘子道：「奇怪，那人分明向玉皇山方向去了，會不會是……你怎麼了，看來心事重重，快走，別輸給了小猴兒。」

那麼，是眞有人了，蕭郎首先想到紫薇，忙脚下加勁，生怕瀟湘子說出來，更想趕在前頭，看個究竟。

只聽耳畔風生，蕭郎不敢回頭，怕失去了小猴兒的踪跡，也不能回頭，那知轉到了玉皇後山，可不是奇怪了，小蕭琅脚下竟然不停，奇怪，小猴兒竟然轉了性？不蹦跳，也不言語。

後山的林木更密茂，月已偏西，是以林中更昏暗，小蕭琅的身影幾乎不可辨認，若不是不時停下步來等候，幾乎失去了他的踪跡。

可不是又失去了小蕭琅的踪跡？不由他不停下步來，已轉到玉皇後山來了，便也再無顧忌，叫道：「小猴兒，你在那裡呀？」

只道小蕭琅又和他玩耍，和他捉迷藏兒，他停下步來，不怕小蕭琅不現身出來，乘機喘一口氣。

回頭望，竟也不見瀟湘子跟來，心想：這一陣奔馳確也太快了，他不敢在瀟湘子面前說謊，不由他不假裝追趕小蕭琅，紫虛微步果然神妙，連瀟湘子也追趕不上。

那知等待了一會，小蕭琅不現身，瀟湘子也不見追來，蕭郎才不由一怔。

那知就在他愕然間，忽覺頸後被人吹了一口氣，夜風清涼，更何況吐氣如蘭。

蕭郎未旋身，已圈臂倏地抓去，道：「怕抓不到你，小猴兒，不准淘氣。」

那知抓了個空，也已旋身過去，身後那有人影。

是了，這不是小猴兒，小猴兒人矮小，怎能把氣吹在他脖子上，而且，又怎會吐氣如蘭？

那麼，會是誰？瀟湘子？不會的，紫薇嫻靜端莊，陡然，一股涼意從心下昇起來，難道……先前追趕的，不是小蕭琅？

當然更不是小妖女秦姜，否則早被她的條兒綁得實實，他也旋轉不過身來。

再想不起會是誰來，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蕭郎不禁挺挺胸，壯了膽，提高聲音說道：「那位姑娘駕臨，何不現身相見？」

忽然傳來一聲輕笑，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竟不知笑聲自何方傳來。跟着話聲也傳來了，其聲清脆，却飄忽游移，似四面八方無處不在，果然是個年輕的聲音，未說又先噗嗤一聲笑，才道：「西子湖畔，歷代多葬芳魂……」

咦！不僅話聲，這話也好熟，分明……分明是他不久前說過的，不過是在山的前面，那南屏路邊？

心中一動，登時大喜，却仍不動聲息，道：「是了，姑娘你不奈孤塚向黃昏，必是那南屏晚鐘，喚得姑娘你魂兮歸來……」

言尚未了，一股涼氣竟又從頸上涼到脚來，不料頸上又被吹了一口氣，却一點兒也不涼，仍然暖暖的，吐氣如蘭，若不已知對方無惡意，也猜出了幾分，眞會嚇得跳起來。

憑他天劍蕭郎，任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竟仍不知人家如何能掩到身後，竟會發覺不出。他駭然，却沒回頭，因爲話聲又自身前傳來。

身前，樹茂草深，夜霧迷茫，也更增迷幻，又是一聲輕笑，說道：「我若眞是花妖鬼魂，你眞不怕？」

蕭郎再也不疑了，朗朗笑道：「若不是紫黛姑娘你，誰會記得我會說過甚麼？更有誰能把紫虛微步，練到了化境，既然再又引我來此，姑娘何必再裝神弄鬼，敢請現身相見。」

「好！」話聲不飄浮了，只見話聲傳來處，迷茫的夜霧，凝聚出一個人影來，說道：「當眞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無論膽色功力，都已不再是月下蕭郎了，只不過，哼，只不過風流更勝往昔。」

蕭郎大吃一驚，道：「原來……那洞中的幻影？前山的人影……都是……是姑娘你！」

「爲何不說那兩個小沙彌，也都是我。你們忒也大膽了，這是甚麼地方，明知海鷹幫的人馬無處不在，哼！哼哼！」

蕭郎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原來眞是她，也正因她！是紫黛，他才更驚，他也明白她爲何哼了兩聲，因爲她一定好惱，明白她是爲天魔女夷光而惱了他。

白娘子傳他玉清寶籙，爲何選中他替天魔女作伴？也許眞是因爲天魔女野性難馴，殺孽太重，但至少，這紫黛却不是，蕭郎初時不知紫黛要他傳話的用意何在，待一見天魔女，可就明白了，萬萬想不到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竟然是百媚千嬌。

他明白紫黛爲何連哼了兩聲，黑夜之中，看不清她的面貌，但必然更是面降寒霜，他如何不明白紫黛的期望，一定以爲他和天魔女相見，必生情愫的，却不料古墓來了瀟湘子，更又多出一個對他恩深義重的紫薇來。

她必已見到他和紫薇在洞中的纏綿，適才山下可不是又見到他和瀟湘子在草地上扭作一團，那自是不由地不惱上加惱。

蕭郎尷尬中，更難免有幾分羞愧，訕訕地道：「原來眞是紫黛姑娘。」

「原來，」紫黛又哼了一聲，道：

「原來你並不健忘。」

尷尬、羞與愧，都不過一時之間，紫黛曾接引他去謁見白娘子，再又現身，而且又在玉皇山上，蕭郎怎會不大喜，道：「豈敢，姑娘此來，必是又奉命……」

必是奉白娘子之命而來，當他想到即可見到他的親生的娘，如何不激動得話也說不下去了。

紫黛又哼了一聲，可知她對他惱怒之極，說道：「你這名兒當眞沒改錯，天劍風流，眞箇是風流成性，白娘子沒眼兒來看你。」

他還有何說，僅是今晚，人家已先見到紫薇，再又見到了瀟湘子，他還能說甚麼？她又說甚麼？白娘子沒眼兒看你，豈不是說她並非奉命來接引他了，一團高興登時冷了下來。

紫黛的影兒更清楚了，因爲近前了兩步，西斜的冷月本就照不到山這邊來，但她從樹下轉了出來，影像可清楚些了，不再哼，但話聲却更冷了，道：「我問你，你把我們那小魔女放在何處？」

小魔女，那是神山上下對天魔女的親切的稱呼，還不夠說明一切了，自也惱他不把天魔女放在心上。

蕭郎不由一聲浩嘆，那是眞正由心裡發出來的一聲浩嘆，不用說，別人一定以爲他艷福不淺，一時間，竟有這麼多出類拔萃，便不美絕人寰，也百媚千嬌的姑娘送抱投懷，却不知他心中其實極苦，更苦的是，有苦自己知，無人可訴說。

他曾和瀟湘子月下泛舟曹娥，暢論風流，世人有多少懂得眞風流是高品格的，絕非好色放浪。

那紫黛的話聲突然柔和了，道：「你不用嘆息了，其實，我也明白，這不全是你的錯，來，坐下來，把那日別後的事，詳細告訴我。」

蕭郎不禁又嘆了口氣，道：「說來眞是冤枉，不知是虛名負我，還是虛名誤我，萬語千言，眞不知從何說起了，却是我那兩個同伴……」

「哼！」紫黛道：「你當眞時刻也不忘你的同伴，你們雖易容有術，却遮不過我的一雙眼睛，那姑娘是誰，不僅美極了，心性竟也像那個孩兒。」

蕭郎登時興奮起來，道：「僅是這位姑娘，可就得話說三四千年前了，那孩兒，可更是與白娘子大有淵源，好教你得知，正是白娘子苦訪了十多年的人，而且不瞞姑娘你，那孩兒不但生具異稟，若我告訴你說，他那輕身的步下功夫，還在你我之上，只怕你也不信，說起這姑娘，可更了不得了，當今天下，沒有比她的功夫更怪異神奇的了，不見了，他們必然就會尋來。」

「是麼？」紫黛抿嘴一笑，道：「你所說的這了不得的兩人，可就是來的兩位，不許出聲。」

可不是有人來了，只聽小蕭琅的聲音，說道：「相公姊姊……」

瀟湘子道：「住口，小猴兒，我已不是相公，是村姑啦，不許你再這麼叫我。」

小蕭琅嘻嘻一笑，說道：「我叫順了口，叫開啦，就改不過來，我眞不明白，大哥哥不見啦，你一點不心急？」

「我爲何要心急？」瀟湘子的話聲來得更近了：「小猴兒，你大哥哥是甚麼人？」

「天劍蕭郎呀。」

「看哇，你這小猴兒笑甚麼？」

「我笑你眞了不得，咱們說的話兒，你總是一學即會，而且說得滿順口的。」

蕭郎看見了林密草深，小蕭琅只露出個頭兒來，跟着瀟湘子也從樹傍轉出來了，相距不過數丈，忒怪，自幼在古墓中面壁，暗中亦能視物的瀟湘子，竟見不到他？而他和紫黛身邊，又無樹遮掩，按說早發現他們了。

蕭郎沒驚異，却有所悟，只聽瀟湘子說道：「我聽你們說來，蠻有趣的，便也留了心，小猴兒，你年紀小……」

小蕭琅一定噘起嘴兒來了，搶着說：「我不小啦，再過幾天，我就十二歲，蕭瑤姊姊說，我快成大人啦。」

只見紫黛一震，蕭郎恰也轉面瞧她，對她點了點頭。顯然，紫黛一聽蕭瑤之名，登時怔住了。只不過都不出聲。

瀟湘子道：「小猴兒，站在這裡，山上山下盡在眼底，且躭一會兒，我才不擔心你大哥哥哩，他要回來，自會出現。」

小蕭琅抬起頭，仰着臉兒，說道：「你眞不怕大哥哥被人搶了去？」

瀟湘子噗嗤一聲笑，說道：「好吧，既然你自以爲大了，我就對你說，你大哥哥是沒人能搶去的，再說，他眞要變了心，那他就不是眞風流，而是下流，我也不稀罕他了，小猴兒，你懂麼，眞風流，那就是至情至性，情堅金石，地老天荒，也永不渝的。是不是，你就不懂了。」

又是一聲噗嗤，小蕭琅的眼兒瞪得大大的，因是仰着臉兒，冷月照不到山這邊來，但天空清朗，是以那雙瞪大了的眼兒特別明亮。

蕭郎迅速和紫黛交換了一瞥，連紫黛竟也動容，蕭郎更不在話下，自是感覺之極，人生得一知己已不易了，更何況紅顏知己。

只聽瀟湘子繼續說道：「小猴兒，你不必懂，但我絕不擔心，海鷹幫雖人多勢大，別說奈何不了他，而且任誰也不敢傷害你大哥哥一根毫毛……」

「我懂，」小蕭琅叫道：「誰說我不懂，因爲那小妖女喜歡大哥哥，但她會磨折大哥哥呀？」

（未完・二十）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惡江湖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黃書郎想替乾爹石不古報仇，追殺曹三聖不遇，虎頭寨、黑紅門的干擾幾乎連命都不保，幸得師祖的同門師兄歐陽長虹拯救，脫離了黑道羣雄的圍困，隨泰山老人回轉飛瀑崖，治療重傷。原來石不古和田不來是大悲和尚之徒，黃書郎的兵刃「惡信」是師祖傷心之物。傷癒後，知道歐陽長虹因要事下山，便留言離去，路上又遇見小流球找尋他，要他回柳蔭小築……

老俠約法定三章　師爺告老揭內幕

黃書郎道：「沒聽人說過『强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這句話？」

小流球道：「那又是誰扮成曹三聖本人？」

黃書郎道：「虎頭寨寨主『惡虎』段八本人。」

小流球嘆口氣，道：「曹三聖這老奸巨滑的惡師爺，他可眞有辦法呀！」

黃書郎道：「小流球，你馬上回去吧，別躭誤我的時間了。」

小流球道：「原是以爲老大你已經幹了姓曹的惡師爺了，我才奉大叔之命前來迎接你的，那裏會想到這中間還有如此令人難以逆料的怪事發生。」

搖搖頭，黃書郎道：「不方便，我發覺對付曹三聖絕對不能明敞着幹，得動動心眼。」

他把馬韁一送，又道：「騎馬吧！」

小流球道：「對，我同意老大的主見，咱們往暗處走，他娘的，只等姓曹的離開官府，馬上狙殺。」

黃書郎道：「我自會打算，你走吧。」

小流球無奈的上了馬，道：「老大，不能跟在你身邊，小流球臉上無光彩，只不過……」

淡淡一笑，黃書郎道：「你回去吧，只要秀秀笑一笑，我就以爲你小子辦事還不錯。」

小流球立刻拍馬走了，他是尖聲笑着走的。

黃書郎不要秀秀爲他發愁，眞多情，他要秀秀笑，當然不要小流球回去告訴秀秀他已經傷得右邊的眉毛也被火燒了。

如果秀秀知道黃書郎差一點便死掉，她永遠也笑不出來。

秀秀也許會死，因爲她已經死了個丈夫叫劉英明的，她不能再叫黃書郎死了。

黃書郎就是不要秀秀憂心，才叫小流球回去的。

他要小流球回去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小流球回去報個平安，好令秀秀快樂。

* * *

距離八府七里地的地方有個七里坪，這裏有個十字路口分得明白，正確的分成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往北七里便是八府城，往南正是往南方，十字路之寬敞，每條路都足以讓兩輛車併馳。

更重要的是這兩條大路均是通邑大道，人車好像特別多。

就在十字路口附近、三棵大松樹下，有一座大茶棚，只要是白天，茶棚內總是坐了不少人。

茶舖地方人最雜，十幾張椅子坐滿了人。

黃書郎就是座上客，他靜靜的坐在一角，低着頭，喝着茶，當然，他的目的並不是閒得無聊而來喝茶，事實上，他根本不打算在這兒坐。

他打此經過，就在路邊他聽到有人在談論着一個人，當然，那是他心中最想要知道的人，那個人便是「八府惡師爺」曹三聖。

有人談論着曹三聖，黃書郎當然不走了。

* * *

在這八府地面上，如果有人提到曹師爺，大概均會不由自主的伸伸舌頭。

斜斜的靠在椅子上，有個老者右手端着茶杯未張口，他愉快的道：「姓曹的造孽了三十七個年頭，如今總算要滾蛋了，八府大街上準備那老小子走了以後，燃放煙火慶賀一番。」

他張口喝了一口茶，瞇着眼，又道：「今天初幾了？」

送茶的伙計笑笑，道：「爺，今天二十七。」

胖老哈哈笑道：「明天滿月，姓曹的就上路了。」

黃書郎便在這時候插口問：「不對吧，聞說曹師爺二十天前不是携眷走了嗎？」

胖老者回頭看了黃書郎一眼，道：「不對，不對，曹師爺根本未走，他仍然在府內耍刀筆。」

黃書郎道：「這事你老怎麼知道的？」

胖老者放下茶杯，道：「老漢的小舅子就在衙門當差，你想想，甚麼事情我不知？」

黃書郎笑了，只不過黃書郎不以此消息就認爲可靠，他打算暗地裏走一趟曹三聖那個住的地方。

附近，有人接口道：「曹師爺家住紹興府，聽人說他就要在紹興府城內一處小花園裡頭養天年了。」

是的，那時候紹興師爺天下馳名，他們的刀筆就是銀子，狀紙上多一個字就會救一命，少一個字也許就會把犯人陷入萬丈深淵，永難生還之地！

姓曹的更是紹興師爺中的翹楚。

現在，曹三聖要走的路是往南行，他的家鄉在南方，只不過這一回又不知何人爲他當保鏢了。

黃書郎也肯定，如果曹三聖離開官府返鄉，一定還有別的被他坑害的人攔殺他。

這些欲報仇的人，等的就是這一天，黃書郎一直等了十幾年。

* * *

黃書郎終於又來到八府那寬敞的大街上了。

他好像還記得當年乾爹帶他來的時候，八府在南城內的森森刁斗威嚴模樣，知府衙門前面如果有人走過，無不是低頭快步行，光景就是怕被守在府衙前面的惡衙役拖進衙門。

黃書郎一路繞到府衙後街，果然，就在曹三聖住的宅子門外，一排停了兩輛大車。

這時候天色已晚，幾個漢子在整理着大車上的鋪設，馬匹自然還在馬厩中未上套。

約莫已是快二更了，黃書郎四下仔細看，忽然撑身上了屋，沿着屋脊轉了兩院房，他在屋上四下看，却發現只有偏房有燈光。

偏房的門開着，裏面坐了兩個人。

黃書郎仔細看，幾乎從屋子上面滾下來。

這眞是太不可思議了，他也幾乎驚叫出聲來。

他在心中吶喊：「爲甚麼？爲甚麼呀！天爺！」

他很想撲下去問個明白，只不過這兒仍有官府的人在防守着，曹師爺仍然是官家的人，這兒仍然是官家的地方，誰敢當衆殺官？

只有造反的人才殺官，因爲造反的人就是不要命的人，一個連命也不打算要的人，管你是官不是官。

黃書郎早就想卯上了，只不過田不來不答應，是的，姓曹的總會告老回鄉的，等他不是官家的人再出刀，罪名就比造反小多了。

* * *

黃書郎終於等到這一天，而且姓曹的只差今天，明日一早就上路了，可是……

可是他竟然會與歐陽師祖對面坐。

黃書郎幾乎不敢接受這個事實。

歐陽師祖原來遠從泰山飛瀑崖趕來八府，竟是曹三聖的座上客，這太叫人難以相信。

黃書郎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歐陽師祖的武功幾已出神入化，自己絕對不能驚動他老人家，無論如何，且等曹三聖離開八府之後再作計較了。

黃書郎不敢再接近了，他順着屋頂斜坡溜到山墻外，帶着驚訝與憂慮匆匆折回客棧。

遇上這種事，黃書郎就得動動腦筋了。

萬一眞的歐陽師祖成了曹三聖的保鏢，曹三聖就笑開懷了。

放眼當今江湖黑白兩道，有誰可以和歐陽師祖一較高低的人物？太少了，也可以說沒有。

黃書郎也不敢，更何況歐陽師祖又曾救過他的命。

只不過令黃書郎躺在床上想了半夜也想不通的，乃是歐陽師祖和曹三聖有甚麼交情？

憑惡師爺曹三聖在八府的劣跡，怎能攀上歐陽長虹這位久不走江湖的老前輩高人？

而歐陽長虹爲甚麼不顧自身一生俠譽，而與惡師爺平起平坐？

黃書郎永遠也想不通，就算他再是精明，他也難以理出一個所以然來。

在無法想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黃書郎仍然不願放棄爲乾爹報仇的決心。

他等了十多年，當然不會放棄。

他決心暗中跟着曹三聖這批人去紹興。

如果歐陽師祖只是今夜來會曹三聖，而護送他的又另有其人，黃書郎就會在途中狙殺了。

當然，如果歐陽師祖一路護送去紹興，沒關係，還可以在師祖離去之後再下手。

歐陽師祖是不會永遠陪着曹三聖住在紹興城的。

黃書郎直到拿定主意之後，他才沉沉的睡了。

* * *

黃書郎是被連串的鞭炮響聲震醒過來的。

他起床開門，便聞得小二欣笑着走過來。

「外面幹甚麼？」

「喜事呀，哈……」

「有人娶新媳婦？」

那小二「呸」的一聲道：「是八府百姓的喜事，那個坑人精曹師爺滾蛋了，哈……」

黃書郎道：「曹三聖？」

小二道：「不錯，就是那老小子！」

小二爲黃書郎倒上茶，又道：「老小子快七十了，也該叫年輕人幹幾年，娘的皮，姓曹的家住紹興，可是他從來不出八府城，就在府城內當二皇上，害死多少好人吶，嘿，他總算滾蛋了。」

黃書郎道：「小二，替我弄些吃的包起來，我在路上吃，吶，銀子你收下。」

外面的鞭炮響上了天，外面的人也在歡笑，那坐在大車上的曹師爺還在笑，以爲八府城的百姓在歡送他了。

只不過他發現城門外有人在燒大堆冥紙的時候，他立刻就不笑了。

兩輛大車上好像坐的是曹家眷，那篷車簾子低垂着，曹三聖的車上正面的車簾是掀開的，他不停的看着街道兩旁，露出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

* * *

是的，這是曹三聖。

守在城外的黃書郎躲在幾個人的後面，他仔細的認着，只不過當他發現兩輛大車後又跟着兩個人的時候，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兩個人不但未坐車，而且也不騎馬，大步的跟在大車後面走。

黃書郎眞想上前去叫。

兩個人正是歐陽師祖與啞寶二人。

兩人走得很輕鬆，啞寶仍然扛着那個牛皮袋子。

黃書郎明白，啞寶的牛皮袋中裝的正是歐陽師祖震驚江湖的「旋頭鍘」。

* * *

前面乃通邑大道，人也漸漸稀少了，歐陽長虹緊隨在大車後，他那紅潤的臉上不見笑容出現，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爲甚麼會替一個幹刀筆的惡師爺護送上路。

黃書郎此刻就不懂，如果師祖知道他的師侄石不古是死在這惡師爺之手，不知他還會不會爲姓曹的當保鏢。

有一點，黃書郎可以肯定，那就是歐陽師祖絕不會爲了曹三聖的銀子。

如果歐陽師祖想要銀子，他太容易取得了，姓曹的銀子有血腥，用之不吉呀！

當然，歐陽師祖更不會有甚麼把柄握在惡師爺之手，歐陽師祖已是世外高人了，他當然不會有甚麼把柄而受惡師爺的擺佈。

於是，黃書郎想到十幾天前的一場搏殺，那時候歐陽師祖的出現，也許就是爲了要護送曹三聖回紹興吧，却那麼巧的遇上了。

而且，歐陽師祖也及時的救了他。

黃書郎眞想不通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他無奈了。

如果江湖上傳言「泰山老人」歐陽長虹爲「八府惡師爺」曹三聖跨刀保鏢，只怕打死也沒有人相信。

如果黃書郎不是親眼看見，他更不會相信。

然而，事實就明擺在他的眼前，不容他不相信。

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既然他覺得奇怪，他又是個十分好奇的人，便也決定跟下去了。

他本想找個機會直接對歐陽師祖講明，但他却突然改變了主意。

他要看看這件事的結局是甚麼。

當然，黃書郎是不會放棄爲乾爹石不古報仇的，只不過他要等到歐陽師祖離開曹三聖之後才能動手。

黃書郎堅決的相信，歐陽師祖一定有他的理由，因爲他老人家並不糊塗，姓曹的是個甚麼樣人物，他老人家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

* * *

黃書郎潛伏在到大車的前面高處，冷眼的望着兩輛大車徐徐的走過。

他只看到大車後面大步走的歐陽師祖與啞寶，他的心中便透着不自在。

「惡師爺」那夥人坐在大車，却讓師祖老人家走路，眞是太不像話了。

其實黃書郎那裏會知道，歐陽長虹已經在武功之外修得了禪功，禪功的化境便是不食人間煙火，更不會在走路上騎牲口之類，以爲那是有罪。

江湖上凡是有道高人或有道出家之人，是不會騎馬騎驢之類的畜牲。

歐陽長虹不坐車已有三十幾年了。

* * *

這一日，大車馳在沿山道上，右

面大山，左面長河，那路面上乃是小石鋪成，大車走在上面，便也發出隆隆的響聲。

忽然間，歐陽長虹一聲大吼，道：「停！」

兩輛大車立刻停着不動了。

停車是有原因，曹三聖那瘦乾的臉孔斜斜的伸出大車外，探頭先是左右看，才問道：「歐陽大俠，這地方很安靜嘛！」

大車上前車的車轅，兩個大漢也回過頭來問：「有甚麼不對了？」

歐陽長虹道：「候着！」他大步直往前面走去，那啞寶緊緊的跟在他身後，這時候由兩部大車上伸出七八個人來探看，這些看的人一大半是男子，女子大概只有兩三個。

歐陽長虹走得很慢，看起來好像邁着四方步，然而實際一步一丈二，這是功夫，武林中擅長縮地功門派的，大概只有崑崙派爲最。

歐陽長虹不是崑崙派中人，但他的此一縮地功，却是當今江湖上難得一見的。

歐陽長虹已經走到三里遠了，他忽然停在路中央不走了，只見他張口沉吼如焦雷道：「是那一路人馬在此設伏，請你們當家的出來一見。」

他的聲音出口，附近林子裏果然有了動靜。

只見幾乎六七十個青色勁裝漢子，他們腰上每人插着一把斧頭，肩上扛着一支桑扁擔，慢悠悠的往歐陽長虹二人包圍過來。

這些人就在距離五丈處停下來，形成一個包圍圈。

歐陽長虹淡然的道：「山家幫弟兄！」

不錯，來人正是山家幫兄弟，山家幫是靠山吃山的大幫，幫中弟子有一半以打柴爲生，但他們也有幾條吃飯的山道，除了可以爲客人擔挑運貨之外，也保證在山道上的行旅安全，吃的是辛苦飯，賺的是艮心銀子。

山家幫幫主「二郎神」柴大光乃軍旅出身，請人稱霸中原之後不久，他便隱居在山中了。

這以後他聚了一些弟兄成立山家幫，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

* * *

歐陽長虹站在路中央，雙目神光烱烱的道：「各位，你們的柴幫主可好，老夫歐陽長虹與你們當家的也曾有過一面之緣，可否請他出來一見？」

打橫走出來一個中年壯漢，他走到歐陽長虹面前，先是仔細的看了他一眼，方才重重的一抱拳道：「歐陽前輩，你認識我們老當家？」

歐陽長虹道：「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壯漢道：「歐陽前輩是否爲那惡師爺說情？」

歐陽長虹道：「不是說情，我是保姓曹的平安回紹興。」

壯漢臉皮一緊，道：「歐陽前輩，你助惡人吶！」

笑笑，歐陽長虹道：「老夫只爲八府境內蒼生而走一趟，朋友，你們的委曲我知道，你們等今天已不知等了多久了，只不過……」

壯漢緊接着道：「老前輩既然知道我們的心情，還請老前輩就此離去，我們要收拾姓曹的。」

歐陽長虹道：「老夫說話擲地有聲，答應保姓曹的平安回紹興，就一定爲他送到他家門。」

壯漢道：「就算我們幫主在，怕也很難就此罷手，前輩何必爲一惡人而得罪他人？」

歐陽長虹哈哈一笑，道：「老夫行事可以表天，各位，老夫寧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山家幫吃的是艮心飯，幹的是正義事，歐陽長虹早就知道你們乃一羣血性漢子，今日前來尋仇，也是你們久壓在心頭的一股怨氣難伸，八府境內討不到公道，也許……」

那壯漢粗聲道：「何止如此，那惡師爺鼓動滿官把弟兄們幾條黃金路線收歸官家，成爲他們遊山玩水狩獵的所在，而不許我們幫內弟兄走近所劃範圍，這且不說，可恨的乃是這姓曹的老是盡出餿主意，命我們定期往府衙送柴薪，應得的銀子也被折扣一半，弟兄們憋着一肚子窩囊氣，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老前輩，你讓路吧！」

歐陽長虹道：「朋友，我有擔待，可否請出貴幫柴老幫主一見？」

「對不起，幫主有令，等着驗看惡師爺曹三聖的人頭，此刻他老人家不見客。」

歐陽長虹道：「老夫來去江湖三十年，覺得今日老夫所做所爲，唯天可表，姓曹的是該死，但如果人們深悟一層，便知血腥不如和平，往後的日子總是要過，何必惹得他心驚膽怕，有道是，强梁不如商量，還請去通報柴當家，歐陽長虹在此候教了。」

那人咧咧嘴巴，怒了。

他雙目一厲，道：「你是石頭不是？你老好像是非不分，情理不明，倚老賣老，爲那奸惡小人曹三聖撐腰護短不是？那就休怪我等無禮了。」

歐陽長虹淡淡一笑，道：「老夫說過，强梁不如商量，你朋友多斟酌！」

壯漢粗聲一笑，道：「山家幫從不欺凌老小，我們走的是陽光大道，騎牆小人之事不幹，以衆凌寡也不做，老前輩，你又何必强人所難？」

仰天一笑，歐陽長虹道：「你說得不錯，老夫也知山家幫弟兄幹的都是光明正大之事，朋友，老夫只求你一件事，那就是請出你們當家的來，如何？」

壯漢臉色冷冷的道：「請出我們當家的又如何？」

歐陽長虹道：「如果貴當家也不賣老夫的薄面，老夫自也認了，如何？」

壯漢哈哈笑了。

歐陽長虹道:「怎麼樣?」

壯漢道:「怎麼樣?我老實對你老說,我們當家的早就發了誓要取姓曹的性命,那一年,我們當家的爲了三架山之事,送厚禮去見姓曹的,老前輩,你知道姓曹的怎麼樣?哼!」

歐陽長虹不開口,他等着壯漢說下去。

果然,壯漢哼了一聲,又道:「姓曹的照單收了禮,他却不開口。」

歐陽長虹雙目一厲,道:「這算甚麼?」

壯漢接道:「原來姓曹的是個色魔,他早就打聽到山家幫有一名花,他要我們當家的把姑娘送給他。」

歐陽長虹道:「姓曹的做了許多可惡的事。」

壯漢又道:「我們山家幫的確是有一位絕色姑娘,可是早已和我們少幫主有了婚約,你想想,我們幫主怎麼樣?」

歐陽長虹道:「老夫知道『二郎神』柴大光乃是當年道上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壯漢道:「不就結了,我們當家的忿而離去,這以後山家幫只有靠邊站,日子過得不順暢,可是弟兄們硬是撐下來了,老前輩,你若是一位明白人,你老就往前走,只裝沒看見,就等我們割下姓曹的人頭,你老便是山家幫的佳賓了。」

歐陽長虹却搖搖頭,道:「朋友,這話要由柴當家親口來說,你勞駕吧。」

那壯漢氣得一瞪眼,道:「你……你……你老不像是三槍孔不透的人嘛,怎麼說了半天還不點頭。」

圍着的漢子已不耐了。

有人在咆哮:「別多說了,話不投機半句多,手底之下分高下吧!」

那壯漢緊閉着嘴,直視着大井不波的歐陽長虹。

歐陽長虹忽然雙目一亮,一橫右臂,道:「來!」

啞寶的動作很快,他把兩把「旋頭鍘」交在歐陽長虹的手中。

山林中樹木蒼蒼,白雲悠悠的自峯上飄過,就好像名家的一幅圖畫般美,左面長河如帶,似乎還有小舟在水上划去,光景很怡人的景緻。

歐陽長虹忽然仰天長嘯,那嘯聲好像打雷,比打雷還令人吃驚。

人都吃驚,林中的鳥兒更驚。

刹那間,只有林鳥振翅劃向長空,於是……

於是,歐陽長虹手上的旋頭鍘出手了。

那不只是一把旋頭鍘,他雙手兩把旋頭鍘也齊出手。

「旋頭鍘」盤旋在空中,發出「咻咻」不絕之聲,就好像西極流電也似的掠過兩頭野鷹,然後打着旋轉折回到歐陽長虹的手上。

兩隻野鷹羽落血流的跌落地上,引起山家幫一陣騷動不已。

壯漢也吃一驚,冷冷的道:「老前輩,你這是殺鷹儆猴?」

歐陽長虹道:「老夫說過,强梁不如商量,請出柴幫主一見。」

壯漢怒道:「別以爲你的武功高,山家幫沒有怕死的人,再說,我看老前輩也不是個嗜殺的人,難道我們圍殺姓曹的,你眞的要殺我們?」

歐陽長虹道:「別逼老夫作惡。」

壯漢冷冷道:「幫着惡人就是作惡!」

有幾個壯漢忿忿的道:「大管事,別和他囉嗦了,咱們幹吧。」

壯漢原來是山家幫大管事。

此人右手高舉,左手把扁擔橫拿,這是一種表示,當然只有山家幫弟兄才明白。

於是,有一半弟兄團團把歐陽長虹、啞寶二人圍在當場,另有十多人高舉着扁擔,往大車那面走去。

歐陽長虹一聲長嘯,只見他的身子不動,雙手「旋頭鍘」已抖手打出,然後又是兩支「旋頭鍘」飛出,只見四支「旋頭鍘」電閃着極西的光芒,直往十幾個大漢追擊過去。

空中聞得「咻」聲不絕,看得人們驚得呆了。

便在人們一窒之間,空中響起「卡卡」之聲,只見四把「旋頭鍘」將高舉的桑木扁擔削斷。

更令人驚訝不已的,乃是那四把「旋頭鍘」在歐陽長虹的內力推動下,又旋回他的手上。

只這麼一招之間,前奔的十幾個壯漢已吃驚的回過身來了。

他們怕的是「旋頭鍘」會往他們的頭上切旋,試想脖子怎比桑木扁擔硬,桑木扁擔也斷了,何況是人頭?

歐陽長虹不將「旋頭鍘」收回袋中,兩手各握一支,淡淡的道:「老夫不願見血腥,山家幫乃苦哈哈正門正派,老夫怎忍下手!各位,老夫欲見貴幫主一面。」

那位管事的壯漢忿怒的道:「你老下手殺了在下吧,沒有曹三聖的人頭,在下無顏回見幫主。」

便在這時候,遠處山林中傳來一聲狂吼。

那聲音聽起來宛如厲獅長吼。

於是,那位大管事立刻面向吼聲垂手而立。

眞有禮貌,緊接着,所有六十多位山家幫弟兄們全部面山而立,畢恭畢敬。

果然,不旋踵間,半山上飛一般的來了一位白髮蒼蒼的瘦小老者。

那人只一出現,山家幫的衆弟子齊聲高叫:「幫主好!」

那瘦小老者手一揮,道:「弟兄們好!」

山家幫規矩總是令人敬仰的。

那瘦老者正是「二郎神」柴大光。

他重重的看了面前場面一眼,立

刻走向歐陽長虹。

歐陽長虹已笑道:「柴老弟,可還認得歐陽長虹嗎?」

柴大光吃驚的直奔到歐陽長虹面前,他的臉上十分驚訝,半晌,他忽然單膝欲跪,却被歐陽長虹伸手扶住。

柴大光一臉不相信的道:「小弟是被剛才的吼聲引出來的,那一聲獅子吼,久不聞了,想是歐陽老人家發的了?」

一笑,歐陽長虹伸手拉住柴大光,道:「走,我借一步說話!」

柴大光道:「這裏都是我的好弟兄,你老有甚麼吩咐,但說無妨。」

歐陽長虹道:「不方便,你若不離去也可以,只不過你且聽老夫的解釋。」

柴大光道:「你老請講!」

歐陽長虹忽然臉色凝重的動着嘴唇,他以「鐵線蟻語」之功,把話傳進柴大光的耳中。

只見柴大光開始的時候神色凝重,漸漸的,柴大光的臉上有了忿怒,然後……

然後,柴大光又嘆了一口氣。

到底歐陽長虹對柴大光說了些甚麼話?

就在歐陽長虹一陣蟻語之後,柴大光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道:「太便宜這斷了。」

歐陽長虹一笑,道:「柴老弟,你受折磨了。」

柴大光道:「比之你老來,我柴大光太渺小了。」

緊接着,只聽他大吼一聲,道:「弟兄們,咱們今天有幸,歐陽大俠爲我們有了最公道的安排,今天且放過姓曹的,咱們撤。」

他大手一揮,山家幫衆立刻往山裡走去。

歐陽長虹拍拍柴大光,笑笑,道:「柴當家,你賣了老夫的臉,希望他日老夫有所回報。」

柴大光重重一抱拳,道:「你是道上不老仙,柴大光何如粗人一個,你能有所教誨,柴大光已生受不盡了。」

歐陽長虹把手中的「旋頭鍘」交回啞寶放入袋中,這才與柴大光抱拳分手。

柴大光緩緩的回身就去。

從他的步履上看來,他好像有太多的無奈。

＊　＊　＊

黃書郎一樣很無奈,因爲這一幕他躲在暗中看得眞切,當然,他對於歐陽師祖的一手絕活「旋頭鍘」相當的驚奇,只不過當他發覺連山家幫之主也無奈何的時候,他還能如何?

黃書郎打定決心跟下去,他要看看歐陽師祖爲甚麼要替曹三聖這個惡師爺撐腰保鏢。

＊　＊　＊

歐陽長虹與啞寶走到大車邊,那「惡師爺」曹三聖甚爲不悅的道:「歐陽老人家,惡徒擋道欲殺老夫,你怎麼不下手痛殺他們,却只把他們的扁擔削斷?」

歐陽長虹道:「曹先生,老夫只答應平安的把你送回紹興,並未答應你多殺人。」他緊接着沉聲道:「走!」

於是,兩輛大篷車立刻又啓動了。

曹師爺冷冷的哼了一聲,心中在罵:「老匹夫,你敢騎在曹某人的頭上,哼!等着瞧吧。」

＊　＊　＊

高山好像遠去了,前面是一片崗巒起伏。

長河繞了個大轉彎,急流便也不見了。

就在大車緩緩南下中,忽見前面兩棵大槐樹下面有人在路邊設下一張供桌,有神位,有祭品,桌前面跪着一個女子。

那女子素衣素裙,懷抱着一個兩歲大的娃兒,有兩個怒漢分別站在供桌的兩邊,他們的臉上一片冷漠與忿怒,就好像有人踢了他一脚似的,咬牙切齒。

誰也看不出這是幹甚麼的。

只有歐陽長虹知道,因爲他已錯身走在大車前面去了,他的動作是極平常的,但他的心中却有了計較,這不是平常人設的路祭。

是的,如果是路祭,就不會在供桌上放着一隻小木盒與一把鋒利的匕首了。

大車仍然緩緩的馳着,只不過快到那兩棵大樹下的時候,只見兩個怒漢跳到路當中攔住大車的去路。

「停!」

大車立刻停下來,大車上的兩個大漢木然的坐在車轅上,看着攔路的二人。

於是,右面的大漢自後腰間拔出一把尖刀,他那臉皮在抖動,雙目發出忿怒的紅光,吼道:「曹三聖,快快滾下車來受死!」

兩輛大車上的人木然不動,曹三聖也未伸頭出外看。

歐陽長虹已大步走到那兩人面前。

他重重的點着頭,道:「二位朋友,曹師爺離開八府衙門乃是老夫促成,還望看在老夫薄面,忘掉過去的不愉快,讓出一條和平大道如何?」

那漢子的臉皮幾乎綳破,他粗聲的道:「你是何人?」

歐陽長虹道:「老夫歐陽長虹。」

「我們不認識你。」

「是的,老夫已三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動了。」

「你倚老賣老?」

「老夫只是請求二位。」

「請你收回你的請求,老先生,你不像是不明事理的人物,我們不願樹敵,請你退出。」

歐陽長虹淡淡的道：「只不過老夫已答應要護送曹先生回紹興了。」

那壯漢冷冷的道：「老先生，何苦爲此惡師爺撑腰？你可知道姓曹的如何荼毒八府嗎？」

歐陽長虹道：「所以老夫要送他回紹興。」

那人忿怒的道：「紹興師爺奸險惡毒，姓曹的更是其中之首惡。」他頓了一下，又道：「老先生你看！」他指着供桌，又道：「昔日有個三桃園，維陽也有三義王，江湖上提起『維陽三義』那就是我兄弟三人，老先生，你可聽過八府地主傳言嗎？」

歐陽長虹道：「甚麼傳言？」

那壯漢忿怒的戟指大車，道：「那傳言是說『八府衙門閻王殿，活人出來蛻層皮』，就是姓曹的在弄鬼。」

歐陽長虹道：「曹先生已經不再幹了。」

壯漢怒道：「所以我兄弟在此等候他。」

歐陽長虹道：「但不知曹先生何事得罪你們？」

壯漢吼道：「我維陽三義從不做不義之事，犯法的勾當更不會幹，一年前，我們小弟卓懷義帶領着一批人護送兩船山貨之後，便在八府南街的聚義樓設宴慶功一番，不料這惡師爺正好在酒樓包廂作樂，說是吵了他的興頭，要伙計趕我兄弟滾蛋，我兄弟是個烈性子，當場便與伙計吵起來。」他回頭看看那女子，又道：「這原本是件小事情，不料姓曹的心中惱火，暗中派人跟踪。我兄弟住的那家客棧，哎，就在半夜裡來了一批衙役，說是發現强盜入城，便不由分說的把我那年僅二十八的兄弟捉進府衙。」

他舉着尖刀，咬牙切齒的又道：「老先生，事後我們立刻去打點，銀子送了三千三，只求放了我那好兄弟，更何況我兄弟還有這麼個小娃兒，姓曹的收了銀子也點了頭，不料……」

他未說下去，因爲祭桌前的女子已哇的一聲哭了。

女人一哭，她懷中的娃兒便也尖聲哭了。

歐陽長虹臉皮很緊，他覺得自己好爲難，但他是個一諾千金的人物，總不能說話不算，就此撒手離去。

嘆了一口氣，歐陽長虹走到祭桌前，冲着牌位重重的一抱拳，道：「卓小弟，你的英靈不遠，當知我歐陽長虹的所作所爲，你的屈死，老夫或可加以補償，你的遺孤，就由老夫……」

另一個半天不開口的怒漢忽然撲向歐陽長虹，厲聲如虎，吼道：「老夫子，你算了吧，你想補償甚麼？人都死了，你能叫死的人活過來嗎？如果不能，你還在此囉嗦甚麼？」

他的手中分握兩把尖刀。

維陽三義的武功也是一流的，只不過他們太年輕，不知道歐陽長虹的身份是這麼的崇高。

那人一陣吼叫，歐陽長虹只是淡淡的道：「朋友，老夫說過，希望看在老夫薄面，放姓曹的一馬，必定有所報。」

那人嘿嘿冷笑道：「誰稀罕報答，今天我們非切下姓曹的人　不可。」

另一壯漢也沉聲道：「老先生，爲此惡師爺保鏢，你收了他多少銀子？」

歐陽長虹一笑，道：「分文未取。」

嘿嘿一陣冷笑，壯漢道：「你老吃撑了不是？難道與姓曹的有甚麼沾親帶故吧？」

歐陽長虹道：「知道八府有這麼一位師爺，也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壯漢臉色變了，他怎麼會相信歐陽長虹的話。

他側面對另一漢子道：「二弟，天底下還有這種人的，既不收人銀子，又不沾親帶故，白白爲一個萬人唾棄、千人欲宰的惡師爺護駕的，你說說，這個人是甚麼樣的人？」

那人重重的道：「除了瘋子，兄弟實在想不出他會是甚麼樣的人。」

壯漢點點頭道：「對，只有瘋子才會如此拚命的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爲一個該死的惡師爺拚老命。」他頓了一下，又道：「二弟，瘋子與惡師爺既然扭在一起，我們怎麼辦？」

那人冷冷的道：「爲了替三弟報仇，爲了弟妹與小侄兒的大仇，大哥，我們還等甚麼？」

壯漢隨也點點頭，道：「對，二弟，我們除了出刀，還能等甚麼？」

歐陽長虹忙搖手，道：「二位，老夫不但未瘋，老夫比任何人還清醒，包括二位在內。」

壯漢咬咬牙，道：「瘋子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是瘋子，你老就是這樣的人。」

另一漢子接道：「大哥，此老由你纏着，他若拚命，不得已時，便也顧不得傷他了，偌大的年紀。」

壯漢道：「二弟多加小心，撲進大車，更要小心姓曹的使詐。」

那漢子一聲回應，道：「曉得了。」

就在他「唬」的一聲拔身往大車上撲去的時候，壯漢已尖刀指向歐陽長虹殺去。

突然間，那位飛向大車的漢子的身子在空中猛一頓，就好像他在空中遇上一堵無形的墻一樣。

隨之，他又直直的跌在大車的前面。

當他跌坐地上的時候，他又直搖頭，光景不相信自己會突然跌回來似的。

那壯漢的尖刀快要沾上歐陽長虹的衣衫的時候，突然覺得一股碩大無比的力量撞過來，如狂濤，似山嶽，巍巍然令人覺得自己比個螞蟻還渺小的感覺。

「噗！」一聲，壯漢也跌坐在地上。

歐陽長虹的左右雙袖在翻轉中，發出般若禪功上吸下阻，他的一身衣衫也鼓脹得宛如欲裂的樣子。

於是，維陽三義的老大、老二坐在地上，吃驚得沒想着快站起來。

歐陽長虹抱拳，道：「眞是得罪二位了。」

祭桌前面的少婦也嚇呆了，她以淚眼直視着歐陽長虹，露出不敢相信之色。

便在這時候，大車上忽然閃出兩個漢子。

這二人手上握着刀，快得幾乎與幽靈差不多的閃向維陽三義的老大老二，他們出刀是很辛辣的，尖刀指向跌坐在地上的二人的肚皮上。

不料，那二人的身法快，歐陽長虹的反應更快。

他只是右臂力揮，打出一股無與倫比的罡風，便把那兩人撞得跌出三丈外。

他忿怒得滿臉紅光更見紅了。

第二輛大車上，曹三聖忿怒的道：「歐陽前輩，爲何你橫加攔阻？需知你既不願血腥，曹某不能不爲自己的將來設想，你老不會保我一輩子平安吧？」

歐陽長虹怒叱道：「曹三聖，你把殺手暗藏在大車上，你欺瞞老夫！」

曹三聖道：「歐陽前輩，你的武功雖出神入化，只不過曹某以爲雙拳難敵四手，萬一來了許多仇家，我總不能等你老一個一個的殺。」

歐陽長虹叱道：「眞乃小人之心，曹三聖，老夫保你回紹興，不許路上見血腥，你的那些殺手少出手，惹了老夫不高興，老夫就回頭不管了。」

曹三聖不慌不忙的道：「歐陽先生，你是位一語萬金的前輩高人，我受你老的感動，拋棄厚薪回紹興，我可是完全聽你老的，你老應不會中途抽腿走人吧？」

歐陽長虹道：「也得看你的誠意配合。」

曹三聖道：「那當然，只不過……」

「只不過甚麼？」

「只不過我們彼此之間仍有小小的誤解。」

「甚麼誤解？」

「我以爲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呀！甚麼是仇人？想要你死的便是你的仇人，如今仇人要不了我的命，正好我取他們的命。」他頓了一下，伸頭看看吃驚而又忿怒的維陽兄弟二人，又道：「這也是我永除後患的大好良機呀！」

歐陽長虹冷冷的道：「你的打算眞如意，借老夫之力爲你清除敵人，你……」

曹三聖道：「所以我答應回紹興。」

歐陽長虹坦然的道：「老夫仍然保你回紹興，却不許有血腥。」他看看兩個被他以罡風打翻在地的二人，沉聲道：「上車去，老夫不許你們殺人！」

兩個人扭着腰，提刀上了大車，那一雙眼神充滿了忿怒之色，只不過他們敢怒而不敢言。

曹三聖大聲道：「歐陽老先生，這不公平。」

歐陽長虹道：「老夫之意已決。」

曹三聖道：「有人想殺我，你却出手攔，這算甚麼公平呀！」

歐陽長虹道：「老夫也出手攔阻欲殺你的人。」

曹三聖道：「老先生，我要怎樣才能說動你的心？」

歐陽長虹道：「你甚麼也別說，安穩的坐在大車上。」

這時候，維陽三義二人好像明白面前的紅臉老者爲甚麼要爲曹三聖保駕了。

忽然，那少婦抱着孩子奔到二人身邊，雙膝跪地，哭道：「大哥呀，二哥，咱們忍了，你們已盡了大力，只可惜造化弄人，懷義地下有知，已經感恩不盡了。」

維陽老大陳浩大忿怒的道：「弟妹，妳節哀，我陳某不是怕死的人，我們已發過誓，誓殺此惡師爺，今天咱們撤，等着在紹興殺他。」

他扶起了少婦，設的供桌也不要了，就那麼悲悲戚戚的揚長而去。

這光景便歐陽長虹也鼻酸了。

曹三聖已大叫，道：「老先生，你聽聽，他們要去紹興取我的命，你……看怎麼辦？」

歐陽長虹道：「我已勸過你了，閉門多思過，少做缺德事。」

曹三聖却抗聲道：「老先生，你老千萬別相信流言，曹某人人在衙中身不由己，數十年只知天地良心，不曾有半點營私舞弊，你不見我的行李多簡單，我兩袖清風呀，老先生。」

歐陽長虹冷笑道：「別說了，我清楚，八府的百姓更清楚，我眞不該下山來多此一舉。」

他還眞的有了後悔之意。

走到大車後面，歐陽長虹道：「走吧，今天是否能走過胡家堡，實在令人擔心。」

是的，胡家堡的人早就揚言要在胡家堡附近截殺惡師爺曹三聖了。

當然，曹三聖也明白胡家堡的胡金魁與胡銀魁兩兄弟，他二人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十多年了。

＊　＊　＊

黃書郎一直跟着大車走，他也看到歐陽師祖對付維陽三義二人的情形。

他很想聽到師祖對曹三聖說的話，只可惜他又不敢太接近，因爲他只一露面，絕對逃不過師祖的耳目。

他不但不敢接近，而且躲在兩里外。

他只要看到兩車的行踪就行了。

曹師爺永遠也不知道，他的大車後面眞正跟來了一個要他老命的人。

那個人正是黃書郎；只不過此刻黃書郎不敢露面，因爲他決定等到歐陽師祖離開曹三聖之後，他才出手。

黃書郎想的可多着呢。

他以爲在殺曹三聖之前，總得先把曹三聖這些年來弄的銀子，半點不少的全敲出來，然後……

然後再出刀。

曹三聖非死不可，黃書郎最是不明白的，就是歐陽師祖爲甚麼要親自大力的護送曹三聖。

* * *

經過兩批仇人的攔路狙殺之後，曹三聖已經相當失望了。

他的計劃原是借重歐陽長虹的武功，消滅那些欲取他性命的人，然後……

可是，歐陽長虹却不殺人。

不但歐陽長虹不殺人，而且也攔住他的殺手出刀，這實在令他大失所望。

* * *

前面，好像山崗起伏得少多了，一大片桑園，看上去就好像是一片綠海。

有桑園，當然就養蠶，在這兒，只有胡家堡養蠶。

每一年，胡家堡單就從蠶上的進帳，就不下萬兩銀子的收入。

眞正使得胡家堡出名江湖的，並非是胡家堡的大量蠶絲，更不是胡家堡在八府的邊陲地方的勢力，而是胡家堡藏了一尊千年以上的「白玉龍」。

單不言「白玉龍」的雕工有多細膩，就憑那塊長約一尺的通體透明純白色的玉，就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好玉。

玉到精時便是寶，胡家堡的「白玉龍」便是寶。

有寶的地方便有靈秀之氣，胡家堡那地方就與別的地方大不同。

胡家堡不但三座小山坡綠油油，外形看上去就如同那地方坐了三個老神仙在喝酒。

一條小河繞過來，河水發出銀鈴聲，河岸的楊柳垂下來，柔柔的樹枝沾水面，那小魚兒游在岸邊還往水面跳，光景還眞是好風光。

山坡下一道三丈五尺的大高牆，正對南方開了一座大堡門。

那個門好像鎮上的大城門，堡樓還是兩層的，往下看，堡門一共兩扇開着，那門板是用柏樹造的，粗粗的量一量，少說也有一尺那麼厚、一丈五尺那麼高。

這時候，堡樓上有個大漢在高聲叫：「看到了，看到了，快通報堡主呀！」

他看到甚麼了？

這個人好像就是專門在堡樓上擔任瞭望，他那指着地方的樣子，還眞的有大事要發生了似的。

於是，胡家堡內响起了一陣梆子响，就在那响聲如暴雨驟落的急聲裡，胡家堡的那扇堡門拉開了，只見從堡裡蜂湧着走出兩個怒漢，看樣子都是中年漢。

兩個人的後面一共十八人，清一色的短紮衣靠，手上提着明晃晃的刀。

這些人一路走，一路喊，直往三里外的官道上奔去。

不旋踵間，胡家堡又出來了一批人。

這是一批女人，這些女人足有十幾個，她們簇擁着一位白髮老太太，那老太太一邊盤着小脚，拄着一根龍頭拐杖往前走，一邊還啞着聲音高聲道：「大元吶，你的亡魂回來吧，咱們的仇恨就在今朝一筆銷了呀！」

「大元吶，你死了七年啦，你是被那惡人活生生的氣死的呀！」

「大元吶，孩子聽了你的話，等到今天才下手，你馬上就見到你的仇人了。」

老太太走一段唸幾句，別看老太太是小脚，走起路來眞也不含糊，沒多久，便也到了官道上。

只見先前的男人中間，立刻過來了兩個人。

是的，那兩個中年漢子齊齊的迎向老太太。

「娘，妳老何需出馬，收拾那惡師爺是孩兒兩人的事，妳的年紀大了。」

老太太叱道：「別以爲娘老了，三兩個男人我還不在乎，那惡師爺他……」

兩個中年男人，正是老太太的兒子，他們一個叫胡金魁，另一個叫胡銀魁，兄弟二人自從老堡主胡大元一怒氣死之後，便接掌着胡家堡了。

胡家堡與曹三聖原本沒有甚麼深仇大恨，姓曹的根本與胡家堡扯不上甚麼關係，只不過曹三聖是個很會迎合拍馬的師爺，他這種人物，在衙門叫做師爺，軍中便是狗頭軍師會搖尾巴。

曹三聖爲了替知府大人尋寶物，暗地裡派人各地去打探，八府方圓八百地，城鎮就有五十一，他打探到不少大戶有寶物，但眞正稱得上寶的不到十家，而其中之一的，便是胡家堡藏有一座「白玉龍」。

於是，「八府師爺」曹三聖只稍在知府面前點那麼一下，那知府便哈哈笑了。

知府下帖請來胡大元，先問胡大元的絲綢生意如何，然後又問胡家堡地方的安寧，當時胡大元還不知道知府大人爲何把他召進知府衙門，還以爲……

當天晚上，知府開出一桌上好的筵席，胡大元只有入席了，胡大元心中很明白，這種酒席吃不得。

果然，胡大元才吃了三杯酒，一邊的曹師爺開了腔。

「聞說胡家堡有一尊白玉雕龍，我

們大人很想觀賞一番，胡堡主不會吝嗇吧？」

胡大元一怔，本想不承認，又怕得罪對面坐的知府老爺，只得點頭道：「只是一個小小玩物，也是上幾代胡家堡祖先遺物，沒甚麼，沒甚麼。」

不料，曹師爺立刻又道：「只要有，就拿來讓大人看一看，不會有問題發生的。」

胡大元只得點頭，道：「下次前來拜見大人的時候，草民一定帶來。」

不料曹三聖道：「不必，只要胡堡主寫一便箋，衙門裡快馬去取來。」

就在胡大元楞然之間，曹師爺已吩咐：「文硯侍候。」

眞快，也好像早就有安排，一個衙役已自屏風後面雙手托出筆紙硯，十分有禮貌的放在胡大元面前。

胡大元看了，心中着實不自在。

這是趕鴨子上架，不寫也得寫。

他匆匆的寫了紙箋，一邊的曹師爺看了一眼，點頭笑道：「胡堡主，你們胡家堡在八府地界邊緣上，聞得每年進賬上萬，咱們官府可並未過份的要求吧？」

他命人快馬直往胡家堡趕去了。

胡大元忙笑道：「吏清民豐，天下太平，我們百姓只有感激了。」

曹師爺笑笑，道：「天下太平，大家都好，只苦了我家大人了。」

那知府好舒服，胡大元不快樂。

他被留在府衙作客回不去。

第二天，快馬已回程，果然送來個長方形的錦盒。

知府大人笑哈哈，曹師爺動手掀開盒，於是，便曹師爺的眼睛也睜大了。

胡大元的心中在嘀咕，希望知府大人看過了便送還他。

天底下沒有傻子，如果天底下有傻子，這個人一定甚麼也分不清。

胡大元本來不傻，但他此刻却有點傻，他沒有想一想，肥肉已入老虎口，還掏得出來嗎？

胡大元也是武林中人物，只不過他是個守法的良民，他不開山立寨，他只經營養蠶。

這時候，曹師爺忽然一瞪眼，低吼一聲道：「造反了，造反了。」他看看知府大人，又道：「大人，祥龍乃九五之尊，只有大內擁有，民間豈可藏此物，如果朝廷知曉，必下殺頭之罪呀！」

知府拍桌而起，也吼道：「難道胡堡主陰謀造反呀！」

胡大元氣得反而笑了。

他臉色蒼白的笑道：「又是懷璧有罪，大人如果喜愛此白玉龍，你留下就是了，何必動之以謀，反加罪草民？」

坦然的放棄此寶，大出知府與曹三聖二人所料，當然，曹三聖會圓場，當天就送走胡大元。

胡大元的白玉龍沒隨胡大元而去，寶物留在八府的後衙內。

爲甚麼曹三聖敢在八府興風作浪胡作非爲，那就是因他會爲主子知府大人製造歡樂。

胡大元是吐血而亡的，只不過他在快斷氣的時候有交代，他交代兩個兒子等機會，等到姓曹的不幹了，便堵住殺了他，現在……

現在胡家堡動員了。

便胡家堡的老太太也親自出馬了。

* * *

果然，兩輛大車徐徐的馳來了。

大路上沒有別的行人，山坡那面壓下一股子風，刮起一地黃葉滾滾。

是的，秋天了，那股子難以掩蓋的大地肅煞，便也綻現在人們的臉上，尤其是胡家堡迎過來的這批人物，他們不只是臉上肅煞，更從雙眸中透着一股子嚇人的厲芒。

大道上來了那麼多漢子，兩輛大車便也早停住不前了。

這兒距離八府遠了，過了胡家堡，便出了八府地界，只不過，胡家堡擺下了要人命的大陣。

於是，歐陽長虹大步迎過來了。

他老人家心事沉重的邊走邊叫：「胡老弟在嗎？大元老弟。」

迎面却是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頓着手中拐杖，看了看歐陽長虹，道：「你……是……誰呀？」

歐陽長虹打個哈哈，道：「弟妹可曾聽大元老弟提過『泰山老人』歐陽長虹嗎？」

他此言一出，胡金魁已大步走向前，他重重的一禮，幾乎雙手觸地，道：「你老人家莫非就是家父在世時候提到的江湖神龍『泰山老人』歐陽老爺子嗎？」

歐陽長虹撫髯點頭，道：「不錯，正是老夫。」他此時心中好不難過的又道：「怎麼？大元老弟已經作古了嗎？」

就在這時候，胡家兄弟二人竟一齊跪在歐陽長虹面前，叩頭不迭。

這動作倒把歐陽長虹楞住了。

他雙手拉起胡家兄弟二人，臉色緊緊的道：「你們是大元老弟的……」

「我兄弟就是他兒子，歐陽前輩，你出現得正是時候，就爲我們做個見證吧。」

歐陽長虹道：「見證？」

「是的，七年前家父臨終遺言，要除掉八府惡師爺，最好能遇上『泰山老人』歐陽大俠，當時我爹嘆着氣，道：『已經二十多年未有你老的消息了。』」

那胡銀魁接道：「歐陽前輩，你竟突然出現，我們胡家堡不圖你老動手爲我們報仇，只求你能爲我們做個見證。」

歐陽長虹道：「你們要殺曹三聖？」

胡金魁道：「已等了七年之久了。」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方玉琪與瓢浮子抵達九宮山，以總壇主同門師弟名義，獲守山漢子引路，通知「龍虎干戈」之一的朴一虎前來迎迓，朴一虎見來者竟是方玉琪，連忙通知孫殘、李跛，李跛一見方玉琪握着「蓮峯之鑰」，不禁大怒，與他動起武來，眼看李跛不敵，孫殘加入戰圈，却也未能扳回劣勢，朴一虎遂再通知趙矮、田駝前來迎戰，方玉琪見狀，竟着四人聯手上陣……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當年立下承諾　今朝依約實行

趙矮點頭道：「商山四異不諱言四十年前曾敗在公冶玄十二招劍法之下，小兄弟既對這套劍法業已學全，老夫四人自然要印證一下。」

說到這裏，一面回頭向其餘三人道：「咱們四十年來，苦無機緣再向公冶玄印證，難得這位小兄弟身懷絕學，正是咱們能否破解這套劍法的極好機會，不過動手中途，千萬不可傷了這位小兄弟，好讓他盡展所學。」

方玉琪爽朗一笑，接口道：「你只管放心，方某自問勝或無望，敗也不至於吧。」

趙矮大笑道：「商山四異一經聯手，天下無人能擋，小兄弟可得小心。」

他說話之間，左手微微一揮，田駝、孫殘、李跛立即身形一閃，各自按四象方位站定。他們一經按位站定，竟然全都闔上眼皮，一動不動。

敢情他們在四十年前敗在公冶玄劍下之後，曾殫心竭力，玄思冥索，創了一套對付公冶玄的陣法，圖洗前恥。

只要瞧他們嶽峙凝功的神態，一經發動，必然石破天驚，厲害無匹，心念轉動，一時不由大為焦灼。

正當此時，忽見兩盞紅燈從嶺上如飛馳來，有人嬌聲喝着：「四位護法快請住手。」

轉眼之間，紅燈已到大家跟前，那是兩個身穿紅色勁裝的侍婢，燈上赫然是「總壇主」三個金字。

商山四異微微一愕，還沒開口，兩個侍女早已一齊躬身說道：「婢子奉大小姐之命，這位方公子乃是總壇主的同門師弟，並非外人，四位護法不可誤會。」

說完，又向方玉琪、瓢浮子兩人躬身道：「方公子和這位道長，請隨婢子上山。」

趙矮驚疑的瞧着人瑞堂堂主朴一虎，問道：「他眞是總壇主的師弟？」

朴一虎惶恐的道：「卑職也不知道，只是……只是這姓方的月前到過九陰谷，謀刺夫人，後來夫人把他放了。」

「唔！」趙矮唔了一聲，四條人影立即破空飛起，一閃而沒。

此時瓢浮子、方玉琪早已隨着兩個侍女轉過山上缺口，往一條小徑上走去。

瓢浮子暗暗打量地形，只覺自從轉過缺口，山後敢情是一個佔地極廣的山谷，此時雲氣瀰漫，瞧不眞切，但四處山頭却有隱現燈光，看來玄黃教組織眞還龐大。

不多一會，兩個侍女已引着兩人進入一座精緻樓房，一面躬身笑道：「大小姐因總壇主外出，壇中尚有瑣務待辦，不克抽身，要兩位在此小息，需要什麼，儘管向婢子吩咐。」

說着，轉身出去，不多一會，送上臉水，伺候兩人盥洗完畢，又送來了兩盅香茗，接着端上菜餚和一壺美

酒。

兩人腹中本已感到飢餓，也不再客氣，匆匆吃畢，兩個侍女收拾而去。

方玉琪打量這座樓房，建在一個小山崗上，客室臥房佈置得十分雅潔，窗明几淨，清風徐來，窗外溪流潺緩，夜色幽靜，令人俗慮盡滌。

瓢浮子手捋長鬚，悠然歎息道：「方老弟，方才商山四異擺的陣法，據老道看來，着實厲害，今後要是遇上了，可得特別小心。」

方玉琪覺得孫殘、李跛不出二十招，便被自己圈入劍下，縱然再加上趙矮、田駝又有何懼。

此時見瓢浮子鄭重的說着，心中雖然不以為然，但也不好過份逞强，只得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極是，商山四異方才擺的似乎是四象陣法……」

話聲未落，只見兩個侍女，去而復返，嬝嬝婷婷地躬身說道：「大小姐已回轉飛龍別墅，有請方公子前往相見。」

方玉琪方才聽說大師兄龍步青不在九宮，此時夜色已深，師嫂單獨相請，不禁大感猶慮，急忙抬眼往瓢浮子瞧去。

瓢浮子自然知道方玉琪的心意，微笑道：「令師嫂既然相請，方老弟自應快去，並替老道代為致謝。」

方玉琪應了一聲，便由侍女帶路，步下山崗，繞過一片樹林。

只見前面一座山頂上碧樹繁花，樓閣聳雲，遠遠望去，燈火通明，金碧輝煌。

這時地勢漸漸向上，兩個侍婢手持紅燈，在落英舖地的山徑上，迂迴曲折，拾級而登。

不消片刻，樓台已在面前，只見雕欄玉砌，繡戶朱簾，富麗豪奢，不啻富貴人家。

心中不由暗自驚訝，這九宮山荒僻窮谷，竟有這等所在。

心念轉動，身前兩個侍女已嫣然笑道：「方公子，到啦，這飛龍別墅乃是總壇主的私宅，離咱們總壇約有三里來遠，總壇主因愛這兒清靜，才建了這所別墅，落成還不久呢。」

方玉琪趁機含笑問道：「你們總壇主上那裡去了？」

右邊一個道：「總壇主昨天才走，好像……」

只聽左邊一個叱道：「春蘭，妳又饒舌了，難道忘了教中規矩？」

右邊那個侍女被叱得趕快噤聲。

說話之時，三人已跨上石階，穿過敞廳，却是一道光可鑑人的樓梯，兩個侍女引着他直往樓上走去。

方玉琪略一遲疑，也就跟着上樓。迎面是間綉簾低垂的房門，人未走近，便已聞幽香。

那個叫春蘭的侍女早已搶前一步，掀起珠簾，側身道：「方公子請！」

方玉琪這一瞥之間，只覺這房中琳瑯滿目，幽香撲鼻。

入內一看，正面是一排花格子落地長窗，右邊開了一個扇形茜窗，壁上掛了名人字畫，窗前一張書桌擺着玉軸牙籤，鸞箋犀管，古雅已極，房間正中掛着一盞蓮花彩的琉璃燈，照得如同白晝。

方玉琪雖知大師兄平日愛好佈置，但也沒想到他在當上玄黃教總壇主之後，會有如此排場。

他這裏正在驚訝四顧，一個嬌柔的聲音已在身邊響起：「好兄弟，你到今天才來？」

嬌柔的聲音堪堪入耳，鼻中也同時聞到一陣醉人甜香。

方玉琪微微一驚，趕緊回過頭去，只見一個玄衣少婦俏生生、笑咪咪地立在自己身邊，那不是師嫂玄裳仙子姬如玉是誰？

今晚她敢情經過一番刻意修飾，雲鬢斜綰，蛾眉淡掃，紅菱般櫻唇，匏犀微露，桃花般粉頰，白裏透紅，更顯得嬌艷欲滴，艷光照人。

不，還有兩隻水汪汪的嬌眼，此時緊盯着方玉琪，越看越捨不得離開。

方玉琪給她瞧得俊臉一紅，趕緊低下頭去，躬身道：「小弟給師嫂見禮。」

玄裳仙子「格」的一聲嬌笑：「好兄弟，那來這多酸禮，快請坐下好談。」

說話之間，春蘭早已托着一個硃漆茶盤進來。

玄裳仙子親自從盤中端起茗碗，送到方玉琪跟前，媚笑道：「好兄弟，先喝口茶，我叫她們準備酒菜。」

方玉琪慌忙站起身子，接過茗碗，一面說道：「小弟方才已經吃過了，師嫂不要客氣。」

玄裳仙子瞟了他一眼，唔聲道：「嗯！嫂嫂方才正因忙着教裏的事，沒有好好招待，那種粗餚，怎會吃得好，別到九宮山就把你餓壞了。」一面又回頭叱道：「死丫頭，怔在這裏作甚，還不替我吩咐下去，叫厨下做幾色精緻酒菜，立時送來。」

春蘭一吐舌頭，應了聲「是」，很快閃出身去。

方玉琪一見房中只剩自己兩人，心下開始忐忑不安，連忙正襟危坐，肅容道：「小弟方才聽說大師兄有事外出，不知去了那裡？」

玄裳仙子淡淡一笑，道：「他昨天才走，到河南去了，大概要十天之後才能回來。」

方玉琪侷促的道：「小弟此次專程拜訪大師兄和師嫂而來，既然大師兄不在，小弟暫且告退，改日再叨擾吧。」說完站起身子，欲待走出。

玄裳仙子嬌嗔道：「那怎麼行，就是你大師兄不在，小兄弟來了，嫂嫂也不能一點沒有招待呀。再說，上次他聽我回來說起你，巴不得和你見面，如今既然來了，你就安心在這兒住

下。今個兒是嫂嫂替你接風，好兄弟，你還不乖乖的坐下來。」

方玉琪給她說得沒法，只好搓搓手，依言坐下。

這時樓下已有蹬蹬步聲傳來，四個紅衣侍女各自捧着酒菜，在房中擺好。

玄裳仙子眼波流轉，始終盯着方玉琪看了又看，等使女擺好酒菜，才俏生生地站起身子，嫣然笑道：「好兄弟，來啊！別發怔啦，這是嫂嫂的替你洗塵。」

方玉琪尷尬的道：「師嫂厚愛，小弟恭敬不如遵命。」

玄裳仙子格的笑道：「這才是好兄弟咯。」

她讓方玉琪落座之後，自己才在他對面坐下。

四個艷婢分立兩人身側，執壺斟酒。

方玉琪向桌面一瞧，菜餚倒不太多，但件件都是十分精緻，色香味俱佳。

玄裳仙子滿臉春風，喜孜孜地擧起杯子，媚笑道：「來，好兄弟，今晚你是第一次新來，嫂嫂陪你先喝一盅兒。」

方玉琪一坐下來，便就聞到酒香撲鼻，甚是香冽。

此時眼見和師嫂雙雙相對，她那水汪汪的眼睛望着自己，不禁心頭咚咚亂跳，臉紅耳赤，囁嚅的道：「師嫂原諒，小弟不擅飲酒。」

玄裳仙子瞧着他的拘謹模樣，不由抿嘴一笑，徐徐的道：「好兄弟，你別急，我這酒是用梅萼釀製的，聞起來清香撲鼻，喝了可不醉人！」

說罷，一飲而盡，春葱般纖指像蘭花似的捏着小杯兒，向方玉琪照了一照。

那意思是說：「看啊，我不是先乾了嗎？你好意思不喝？」

方玉琪一看杯中酒色，果然微呈淡綠，見師嫂已然先乾，只好擧起杯子，先淺淺呷了一口，果然，那酒入口芳香，只有淡淡一點酒味，喝了以後並沒異樣，才也一飲而盡。

玄裳仙子柔聲道：「我說如何，做嫂嫂的那會騙你，烈性的酒，我也不會强着你喝，酒能亂性，喝多了可傷身體。」

她媚眼一溜，顯出無限風情，尤其從面對面傳來的口脂幽香，薰人欲醉，甜得像蜜！

方玉琪只覺心中一盪，不知不覺又乾了一杯。

玄裳仙子姬如玉雖然眉目傳情，但她終究是方玉琪的師嫂，芳心儘管蕩漾，只是和方玉琪說笑，擧止並無過份之處。

方玉琪戒心漸去，同時也減去許多拘束。

伺候在邊上的使女，伺機替他斟酒。

玄裳仙子幾杯下肚，粉臉飛起一片紅暈，一雙水汪汪的秋波，笑靨含春，始終盯着面對面的方玉琪臉上，捨不得移開，芳心漾起一陣又一陣的微妙感覺，暗自尋思，天台門下，竟然一個比一個俊美。

她想起三年之前，自己初次遇到龍步青，就被他瀟洒丰神，緊緊扣住芳心，不克自制，這才不惜以身示愛，勾引他投到師傅門下，結爲夫婦，鶼鶼鰈鰈，魚水歡諧。

如今他已成爲師傅手下的一員大將，擔任起玄黃教總壇主的職務，在自己心目中，始終認爲八手書生龍步青是天下唯一的美男子。

不想幾個月前遇上方玉琪，無巧不巧，他還是自己夫婿的同門師弟，兩人相較，就感到龍步青黯然失色，這不是說自己丈夫不美，但他比不上方玉琪的清俊可愛。

尤其他那一對亮得攝心動魄的大眼睛，宛如兩顆黑夜裏的星星，明亮之中還蘊蓄着無限吸力和無限誘惑，只要輕輕對妳一瞧，就會叫妳心跳神蕩，骨軟筋酥。

自己並不是淫蕩女子，但自從見過他之後，這幾個月來，竟然無時或釋念不忘。

此時，在柔和的燈光之下，他越顯得唇紅齒白，俊美可人。

自己一顆心跳得竟自無法控制，春潮泛濫，每和他目光一對，立時感到臉紅耳熱，春情蕩漾，酥麻難耐，恨不得縱體入懷，讓他緊緊摟抱一下……

「師嫂……」方玉琪微一抬頭，敢情目光和她對個正着，她那紅馥馥的臉上，春意綿綿，眉梢眼角，盈盈媚態，不禁心頭一蕩，「師嫂」下面竟然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嗯？」玄裳仙子見他目光發出異樣光彩，不由嬌慵無力的輕嗯了聲，抿咀低笑道：「好兄弟，你需要甚麼，是嗎？」

方玉琪俊臉紅紅，搖頭道：「小弟不勝酒力，今晚叨擾多時，小弟想告辭了。」

玄裳仙子媚笑道：「好兄弟，你不喝，我可不勉强你，嫂嫂叫厨下特地做了幾式點心，也快好了。」隨即笑叱道：「妳們呆着作甚，還不快去端點心來？」

兩個使女果然領命下樓。

玄裳仙子瞟了方玉琪一眼，哈哈笑道：「你瞧，喝了兩杯梅萼酒，你就出汗啦，嫂嫂又不是外人，你嫌熱，怎不寬解外衣？」一面回頭向侍立身側的兩個侍女瞪了一眼，道：「妳們越來越不像話了，連替方公子拿杯香茗和擰把熱毛巾都要我吩咐啦？」

兩個侍女連聲應是，慌忙退出房去。

這回，房中只剩下兩人。

玄裳仙子嬌滴滴、脆生生叫了聲

：「好兄弟，你怎麼不寬解外衣？你瞧，汗珠兒不是流下來了，寬呀，你……你要不要讓嫂嫂幫你……」她粉臉兒嬌紅欲滴，笑吟吟地站起來。

方玉琪急忙搖手道：「師……師嫂，小弟不熱。」

玄裳仙子發出神秘媚笑，道：「你眞是個大孩子！嗯，那麼，好兄弟，你獨個兒坐坐，我有點熱呢，換了衣服就來，你可不要客氣，嫂嫂這裏該和自己家裏一樣。」

說着，翩若驚鴻，向裏間走去。

方玉琪終究還是個入世未深的大孩子，只覺這位師嫂對自己體貼入微得稍微過了點份，使自己大有受寵若驚之感。

這回，師嫂一走，他微微吁了一口大氣，站起身子，負手瞧看壁上書畫。

不多一會，春蘭已捧着兩盞香茶進來，放到几上，一面又替他擰了一把熱毛巾，讓方玉琪拭過了臉，又匆匆退出房去。

方玉琪獨個兒等了一會，還不見玄裳仙子出來，時間已晚，心頭漸漸感到焦灼。

「噗嗤！」身後突然響起一聲嬌笑。

「好兄弟，累你等了好久啦！」

玄裳仙子俏生生地從裏間走出。

這回她簡直變成霓裳仙子，一身薄薄窄窄的緋色衣裙，豐滿胴體，曲線畢露，尤其胸前雙峯，隱約可見，誘人之極。

方玉琪血氣方剛，幾曾見過這等場面，不禁猛然一驚，心頭狂跳，急急移開視線。

玄裳仙子體態輕盈，格的笑道：「好兄弟，人家稱我玄裳仙子，就是我平日裏穿慣了玄色，這身衣裙只是在房裏穿的，你瞧瞧可合身材？」

方玉琪這才覺得不對勁，心中微感怒意，雙拳一抱，沉聲道：「小弟告退。」

玄裳仙子嬌軀扭動，一下攔到門口，妙目流轉，響起銀鈴般的笑聲：「好兄弟，快坐下來，嫂嫂又不會把你吃了，別傻。」

方玉琪瞧她擋在門首，心中更急，皺着劍眉，道：「師嫂請讓小弟……」

玄裳仙子蕩笑道：「嫂嫂只爲酒後貪圖涼爽，又因樓上沒有外人，才換了這身衣衫，好兄弟，你別見怪才好。」

方玉琪眼簾觸到的是從薄薄羅衫裏面透出來的誘人春色，鼻中聞到的是從薄薄羅紈裏面散發出來的醉人甜香。

何況他想想玄裳仙子的話也不無道理，師嫂在自己房裏，穿得薄一點，原也算不得甚麼。

江湖兒女多是性格豪爽之人，她把自己當作一家人看待，才不避嫌，自己怎好如此失禮？想到這裏，不由臉上一紅，微露歉意。

玄裳仙子是甚麼人，眼皮一抬，那會瞧不出來，這就嫣然笑道：「好兄弟，別發怔啦，還不乖乖的回去坐着，吃了點心，嫂嫂自會叫他們送你回轉賓館去的。」

方玉琪不敢抬目平視，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

玄裳仙子抿嘴一笑，還沒開口，只聽樓梯輕響，一個使女聲音在門外說道：「大小姐，二小姐來啦。」

玄裳仙子聽得一怔，沉臉道：「妳們不會說我已經睡了？」

那使女急促的道：「二小姐已經上樓來了。」

玄裳仙子氣得銀牙暗咬，恨恨的道：「妮子壞事。」

方玉琪不知她說些甚麼，堪堪回身坐定。

只聽樓梯蹬蹬直響，一個銀鈴似的聲音已在叫着：「大師姐。」

玄裳仙子忽然嬌軀扭動，向壁間一閃而沒。

方玉琪細看牆壁上並沒有門戶，不知她怎會一下子不見了，心中正自驚疑，珠簾撩動，輕巧地閃進一個嬌小人影，口中「咦」了一聲，叫道：「大師姐，原來妳房裡有客？」她話聲才落，忽然啊道：「方大哥，是你。」

方玉琪瞧清來人，起身笑道：「原來是簡姑娘。」

簡小雲眨着一對黑漆雙瞳，神秘的笑了笑，臉上露出兩個酒渦，拍手道：「我聽說大師兄有一個師弟，本領很大，把孫、李兩位護法一齊打敗了，才特地跑來瞧瞧，方大哥，原來是你。」

「唷，你們原來也早已認識了。」

玄裳仙子不知何時，已從壁間閃出，她這會工夫，又已換回一身玄色衣裙，笑盈盈地站在兩人身側。

瞧瞧方玉琪，又瞧瞧小師妹，臉上紅暈未褪，顯然有點作賊心虛。

簡小雲一雙清澈的眼睛轉動了一下，櫻唇一翹道：「大師姐，這位方大哥，我不是和妳提起過，上次……上次在黃山認識的……」

玄裳仙子瞟着方玉琪「哦」了一聲，嬌笑道：「我想起來了，妳說的就是這位小兄弟，那眞巧極啦，唔，他們兩師兄弟，咱們……」

簡小雲羞急的道：「大師姐，妳……」

玄裳仙子想起方才情形，粉臉不禁一熱，急忙拉着簡小雲纖手，格地一笑，才道：「小師妹，妳來得眞巧，小兄弟今晚第一次來，妳大師兄又不在，我做嫂嫂的替他洗塵，他連點心都不想吃，就嚷着要走，妳來了，正好多個陪客。」

說話之間，二個使女已端着三碗鷄絲雲吞和四碟精緻細點上桌。

玄裳仙子讓方玉琪居中坐下，自

己和小師妹在兩側作陪，一面舉起牙筷，媚笑道：「好兄弟，這幾式點心是嫂嫂特地要厨下準備的，你嚐嚐……」

話沒說完，突然遠處接連響起「噹」「噹」的鐘聲，夜深人靜，聽得十分清晰。

玄裳仙子臉色微微一變，立時停筷不語，凝神傾聽。

「噹、噹、噹、噹……」

鐘聲還在連續響着，簡小雲問道：「大師姐，是不是大師兄回來了？」

玄裳仙子神色凝重，搖頭道：「鐘聲已超過九響啊，是十三響。」

她倏然站了起來。

簡小雲同時站起，驚異的道：「師傅她老人家到了？」

玄裳仙子點點頭，轉臉向方玉琪歉然道：「小兄弟，眞是不巧，師傅夤夜臨壇，可能有甚麼重大之事，我和小師妹都得趕去侍候，只好讓你獨個兒吃了，待會我會吩咐她們送你回轉賓館。」

說罷，急匆匆的帶着簡小雲離去。

簡小雲走到房門口，回頭道：「方大哥，明兒早上，我再來看你……」

方玉琪聽說來的是九陰夫人，心頭也着實吃驚，還來不及回答，二人已翩然閃出房去。

他想起自己此來，原想探訪已有三年不見的大師兄龍步青，以便乘機進言，曉以大義，勸他懸崖勒馬，勿再認賊作父，做九陰妖婦的幫兇，那知大師兄遠出未歸，九陰妖婦又適時趕來，如果她聽說自己和瓢浮子老前輩也在這裏，豈肯輕易放過？那麼，這次要想脫身，可沒有在九陰谷那樣容易，他心中想着，胡亂把一碗雲吞吃了，便站起身來。

春蘭閃身進房，睨了方玉琪一眼，輕笑道：「方公子，你怎不多吃一點？」

方玉琪笑了笑，道：「我還不餓，有勞姐姐送我到賓館去吧！」

春蘭臉上紅馥馥的，一雙秋波往方玉琪直瞧，媚笑道：「方公子這般稱呼，小婢擔當不起。」

她俏生生地收過碗筷，端出房去，一會工夫，已提着一盞宮燈進來，躬身道：「方公子請隨小婢來。」

方玉琪心中有事，一路急走，回轉賓舍，春蘭便自告退。

瓢浮子因久候方玉琪不至，已等得甚是焦灼，此時一見方玉琪，立即撚鬚笑道：「方老弟，你可曾見到簡姑娘？」

方玉琪微微一怔，奇道：「老前輩，你如何知道的？」

瓢浮子笑了笑道：「簡姑娘已到這裏來過，她聽說你去了飛龍別墅，大爲焦急，才匆匆趕去。」

方玉琪「哦」了一聲，忙將經過情形大致說了一遍。

瓢浮子聽說方才一陣鐘聲是九陰夫人趕來九宮，不由長眉微皺，沉吟道：「如此說來，那麼令師兄龍步青的遠出，和九陰妖婦夤夜趕來，莫非他們將在端午之前，還有甚麼重大陰謀不成？」

方玉琪驚道：「老前輩是說……」

瓢浮子沉思有頃，徐徐的道：「目前距他們開壇爲時不多，照說令師兄身爲總壇主，自應綜理壇中籌備事宜，那裏有工夫外出？所以他這次外出，一定事關重大，以老道看來，在九宮山看守的人，除了玄裳仙子和商山四異，似乎沒有甚麼特別高手在內，實在令人可疑。據瓊宮公主的說法，九陰妖婦正在潛修『玄陰指』，如今會期未到，便親自趕來，足見她對這一件事如何重視，那麼他們除了有甚麼重大陰謀，豈非極是明顯？」

方玉琪聽得甚是佩服，忙道：「那麼依老前輩的看法，不知他們醞釀的陰謀又是甚麼？」

瓢浮子頓了頓，道：「照目前九宮山的情形看來，龍步青此去，可能帶了不少高手，玄黃教最大目的是爲了爭霸武林，消滅異己，可能會在會期之前趁人不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各大門派下手。」

方玉琪吃驚道：「如果他們在會期之前發難，各大門派只怕無力抗衡。」

瓢浮子笑道：「依老道推測，這項期前發難的命令，自然出於九陰妖婦之意，她所以要在會期之前發動，無非怕各大門派聯手，但又放心不下，才親自趕來。」

方玉琪道：「老前輩料事如神，晚輩欽佩之至，那麼我們該如何才好？」

瓢浮子苦笑道：「九陰妖婦一來，咱們的計劃不但全盤打破，她又豈肯放過我們？」

話聲剛落，只聽一陣步履聲由遠而近。

當先進來的正是人瑞堂堂主朴一虎，他身後還跟着四個勁裝大漢，手中各自執着一盞寫有「人瑞堂」字號的燈籠，在門外站定。

朴一虎目光瞥過兩人，抱拳笑道：「夫人聽說瓢浮道長和方少俠在這裏作客，特命兄弟前來相請，有事和兩位面談。」

瓢浮子朝方玉琪微微一笑，意思是說：「對不？九陰妖婦果然另有詭計了！」一面向朴一虎道：「既然夫人見召，貧道和方老弟自當趨候。」說着，便和方玉琪由朴一虎陪同，步出賓館，四個大漢立即挑燈前行。

約莫走了半里光景，前面現出一條平坦大路，兩邊樹林之間，東一簇、西一簇的蓋有不少房子，但這條大路卻筆直向前。

越過一片廣場，迎面一座大殿宇，門上一塊橫匾金碧輝煌，寫着「玄黃教總壇」五個大字。

進入大門之後，大殿上黃幔低垂，階前站着幾個守護之人。

朴一虎卻引着兩人穿過走廊，進入後殿，只見殿上燈火通明，正中一把交椅上端坐着的正是九陰夫人。

玄裳仙子姬如玉和簡小雲都侍立在她身後，兩張粉臉上都黛眉微皺，有着心事模樣。

朴一虎把兩人引到階前，便自立停，拱拳道：「兩位請進，恕兄弟失陪。」

瓢浮子點頭說了聲：「朴堂主只管請便。」一面卻用傳音入密向方玉琪叮囑道：「方老弟，咱們此來，和在九陰谷不同，你千萬不可衝動。」

方玉琪也以傳音入密答道：「老前輩放心，晚輩理會得。」

瓢浮子步履從容，和方玉琪一齊跨上階石，打了個稽首，呵呵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貧道福緣不淺，又和夫人見面了。」

九陰夫人晶瑩如玉的臉上，綻起一絲微笑，點頭道：「老身聽說道長和方少俠作客荒山，特地請來一晤，遠來是客，快請坐下。」

侍女不待吩咐，立即替兩人在客位上安好坐位，另一個使女已送上兩盅香茗。

瓢浮子、方玉琪落座之後，瓢浮子轉身向玄裳仙子笑道：「這位想必就是名聞江湖的玄裳仙子龍夫人了，貧道久仰。」

玄裳仙子粉臉一紅，答禮道：「道長過獎，姬如玉愧不敢當。」

九陰夫人藹然笑道：「如玉，道長和方少俠全非外人，妳也坐下來吧！」

玄裳仙子應了聲：「弟子遵命。」然後在下首坐下。

九陰夫人又道：「小雲，妳去見過瓢浮子道長。」

簡小雲依言，向瓢浮子襝袵爲禮，瓢浮子也連連還禮。

九陰夫人臉露慈笑，向方玉琪身側一把空椅上指了指，道：「今晚咱們只是隨便談談，雲兒，妳也坐下了。」

簡小雲方才不知師傅叫方大哥前來有甚麼事故，一顆心始終忐忑不安，此時眼看師傅臉色慈祥，心上一塊大石才算放了下來。

不想她老人家還要自己坐到方大哥身邊。

啊，大師姐臉上已經露出笑意，瞧着自己。

小姑娘不由心頭大羞，一張蘋果似的臉上，立時脹得通紅，急急叫道：「師傅，弟子不累，弟子不要坐！」

方玉琪因九陰夫人居然對自己兩人待若佳賓，臉上始終含着和藹笑容，一時不知她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再看瓢浮子也臉含微笑，自顧自呷着香茗，似乎忘記對面坐着的是武林中唯一的大魔頭九陰妖婦。

大家沒有開口，氣氛顯得有點冷落，但大家都含着微笑，場面並不太僵。

九陰夫人兩道精芒如電的目光只是打量着方玉琪，臉上露出慈藹的笑意，絲毫沒有僞裝的成份，她好像極是欣賞這位英俊挺拔的少年。

照說瓢浮子應該問她：「夫人寵召，有何見教？」這一類話，但他沒有開口。

方玉琪枯坐得有點尷尬。

不久，九陰夫人和顏悅色，徐徐的問道：「老身聽說方少俠這次是看你大師兄來的？」

方玉琪點頭道：「不錯。」

九陰夫人問道：「你們師兄弟平日感情很好，對嗎？」

方玉琪道：「方某學藝師門，多蒙大師兄指點愛護，親如手足。」

九陰夫人微笑道：「這就是了。」

方玉琪接口道：「可惜大師兄離開師門，也就背叛師門，方某此來，是要問問他知不知道師傅遭人毒手，想不想替師門報仇。」

九陰夫人臉色微微一變，嘆息道：「江湖上互相仇殺，寃寃相報，到甚麼時候才能停止？」她略一停頓，目光盯着方玉琪，懇切的道：「方少俠，所以老身想和你徹底談談，免得各走極端。」

「極端？」方玉琪俊目射光，冷冷的道：「師仇不共戴天，夫人認爲可以化解嗎？」

他此話一出，玄裳仙子粉臉失色，簡小雲更急得在師傅身後連使眼色。

但九陰夫人卻只是微微一笑，點頭道：「老身知道方少俠有點誤會，不僅方少俠，就是五大門派對老身也有許多誤會。」

方玉琪氣憤的道：「誤會？哈哈，難道先師和許多喪在『飛葉摧心掌』下之人，全是自然死的？」

九陰夫人臉上神色一黯，道：「不錯，『飛葉摧心掌』確是老身玄陰門的武學，但方少俠總該知道報應循環這四個字吧？」

方玉琪道：「夫人請說。」

九陰夫人道：「你不是聽谷守眞說過，老身當年原是一個萬里尋夫的未亡人？」

方玉琪點點頭，九陰夫人續道：「當年先夫雖然作惡如山，但老身是他妻子，丈夫死在五大門派圍攻之下，難道做妻子的爲夫報仇是不應該嗎？」

方玉琪聽得一怔，道：「爲夫報仇，固是人情之常，但也得瞧瞧應該報復不應該報復，何況當年圍攻勾漏雙魔的五大門派主腦人物，也在那一戰之中喪亡殆盡。」

九陰夫人笑道：「但是老身只知道先夫是死在五大門派手下，老身當年心切報仇，苦練武功，總算小有成就，但仍本不爲己甚，只限五大門派在十年之內各自解散，並不存心殺戮。」

方玉琪接口道：「但你結果却大肆毒手，恣意殺戮。」

九陰夫人沉吟了一下，道：「五大

門派和老身雖有殺夫之仇，但眞正殺害尊師等人的却非老身。」

方玉琪聽得渾身一震，急急問道：「那麼是誰？」

九陰夫人嘆息道：「總之，江湖上一片血雨腥風，無非是一個『仇』字，只是老身格於諾言，無法對少俠詳說，日後你自會知道。」

瓢浮子突然插口道：「夫人此言，可是當眞？」

九陰夫人如電的雙目微微一轉，道：「數十年來，老身言出如山，幾曾有假？何況以老身的修爲而言，也不怕五大門派之人尋仇，何用推諉？」

方玉琪察言觀色，九陰夫人之言似乎不假，他疑信參半的道：「夫人之意，要方某如何？」

九陰夫人微笑道：「你爲師報仇，老身決不阻撓，還容或替你設法，只是不在目前。」

方玉琪凜然的道：「甚麼時候？」

九陰夫人正容道：「老身之意，要方少俠暫時留在老身身邊。」

「這……」方玉琪這下眞是難以答應，誰知九陰妖婦所說的是眞是假，可能她另有陰謀！

九陰夫人藹然笑道：「你大師兄龍步青不是也在這裏嗎？老身幾曾虧待過他？」

她這話說得十分露骨，簡小雲心頭暗喜，羞澀地偷瞧了方玉琪一眼，但方玉琪却毅然的道：「師門血仇，誰是兇手，即如夫人所說，自有清楚查證的一天，方某手刃仇人還用不着旁人代謀，方某堂堂天台門下，豈是背棄師門之人，夫人好意，方某心領。」

九陰夫人聽得臉色一變，依然笑道：「老身要方少俠留下，對你而言，原是一番好意，老身給你三天時間考慮，老身雖然不想殺你，但也不允許你處處和老身爲敵。」

方玉琪驀地敞笑道：「夫人說來說去，原來爲了這一點，哈哈！方某既然敢來，要走，恐怕誰也阻擋不了！」

九陰夫人微感失望，續道：「孩子，老身不是這個意思，假如老身眞要對你不利，你跑得了嗎？」

話聲才落，只聽「咯」的一聲，方玉琪坐在的椅上突然伸出一道鋼環，把方玉琪一個身子緊緊箍住，分毫動彈不得。

瓢浮子覩狀大驚，霍地站起，同時簡小雲也驚詫得尖叫出聲：「師傅……」

刷！階前倏然飄落兩條人影。

一個鬚眉皆白、身穿一襲蓑衣的清癯老者，另一個是身穿銀色短襖和一條梅紅窄褲的苗裝少女。

這幾下差不多發生在同一個時間，九陰夫人乾笑一聲，方玉琪只覺身上一鬆，兩道鋼環又自動縮回，恢復原狀。

九陰夫人微微一笑，道：「老身不是嚇你，這就證明老身對你確實並無惡意。」她話聲一住，目光瞧着階前兩人，臉色微變，點頭道：「谷大俠請進。」說着沉聲向玄裳仙子喝道：「如玉，今宵何人巡值？谷大俠賢祖孫駕臨總壇，爲師有失迎迓，豈非疏忽？」

玄裳仙子一臉惶恐，連連應是，驀地一個轉身，滿臉殺氣，嬌喝道：「春梅，妳替我傳下令去，要前山巡邏、總壇值日一齊帶人頭來見我！」

一名青衣使女躬身道：「婢子領命！」

蓑衣丈人道：「且慢，老朽祖孫冒昧前來，原是跟在夫人身後，才得進入總教，請夫人賜予薄面，原諒這個。」

玄裳仙子回頭望着師傅，只見九陰夫人微微頷首，這才吩咐道：「春梅，妳就傳令太白堂從嚴議處。」

春梅應了一聲，領命而去。

原來這兩個人正是蓑衣丈人谷守眞和他的孫女兒谷飛鶯。

蓑衣丈人谷守眞緩步跨上石階，拱手道：「夫人既對方少俠無惡意，何用強留？」

九陰夫人臉露不悅之色，冷冷的道：「谷大俠是爲此事而來？」

蓑衣丈人尷尬的道：「老朽和夫人總算是數十年前舊識，是以奉勸夫人，爭霸江湖不如逍遙林泉……」

九陰夫人陰笑道：「老身不是因谷大俠當年曾有援手之德，今晚那容你們闖入玄黃教總壇？不過，老身要請方少俠暫時留下，其中另有淵源，谷大俠最好少管閒事。」

谷飛鶯入殿之後，一雙鳳目只是脈脈含情的望着方玉琪，顯得十分關切，聞言問道：「那麼夫人之意，是非要方少俠留下不可了？」

九陰夫人微笑道：「老身希望如此。」

方玉琪怒道：「要是方某不答應呢？」

九陰夫人笑道：「老身說過，不允許你和老身爲敵，在玄黃教開壇之前，老身只好把你強留。」

方玉琪霍地站起，揚眉道：「夫人敢情要和方某動手？」

九陰夫人搖手道：「憑你這點武功，在老身面前還無濟於事，不過老身說過給你三天的時間考慮，再答覆老身不遲。」

方玉琪朗笑道：「那麼方某提前告訴妳，要方某投降妳玄黃教，休得妄想。」

九陰夫人微微嘆息，道：「眞是倔強孩子，老身並無要你投降本教，只要你在端午之前留在這裏，等壇期一過，老身自會還你公道。」

瓢浮子稽首道：「夫人既然口口聲聲說並無惡意，要方老弟留在這裏，究竟爲了甚麼？可否明白相告？」

九陰夫人厲笑道：「老身言出如山，方少俠不願留下也得留下！」

簡小雲憂急的道：「師傅……」

九陰夫人搖手制止，一面慈藹的道：「雲兒，妳不要多說，爲師心意已決。」

方玉琪劍眉軒動，一手緊握練劍劍柄，凜然而立，氣運週身，大聲道：「方某就領教了。」

「且慢！」谷飛鶯急急喊了一聲，倏地從身邊解下一方玉珮，轉臉向九陰夫人道：「夫人還記得這方玉珮嗎？」

九陰夫人瞧了一眼，微笑道：「這是老身之物，如何不記得？」

谷飛鶯道：「夫人記得就好了，不知當年夫人說過些甚麼？」

九陰夫人道：「不錯，當年老身確曾說過『事無大小，無不遵辦』，只是……」

谷飛鶯道：「夫人莫非想反悔？」

九陰夫人笑道：「老身言出如山，如何會反悔，只是姑娘用非其時。唉！老身要方少俠留在老身身邊，原是用心良苦，姑娘既然取出這方珮玉，老身自然不能自毀諾言，姑娘等到日後才知道是弄巧反拙，愛之適以害之。」說到這裏，忽然朝方玉琪道：「方少俠可還記得老身在九陰谷之時，就有要你在九陰谷禁閉一個月之言？其實，老身始終是一番好意，不過此事不說也罷，但當時老身曾要你和兩個熟人相見，你知道是誰？」

方玉琪聽得一怔，暗想：「不錯，當日九陰妖婦曾說過此話，自己認爲她說的兩個熟人，一個可能是自己大師兄龍步青，另一個當指簡小雲，她想利用兩人勸說自己，但聽她此時口氣却分明另有其人。」心念轉動，故意淡淡的道：「夫人請說，這兩人是誰？」

九陰夫人微微一笑道：「如今該有四個了。」

方玉琪、瓢浮子全都一楞，兩個熟人一下變成四個，那麼定是五大門派中有人落在她手中無疑。

九陰夫人不待他們開口，又道：「方少俠也許猜想得到，定是和老身作對之人被老身擒下。不錯，方少俠的兩位熟人是在找上九宮山誤入山前禁制，才被困住，老身吩咐如玉以禮相待，原想等端午開壇之後再行釋放，另兩個則是闖入九陰谷被老身拏下，這兩人方少俠也許認識，也許不識，既然方少俠不肯屈留，這四人就一併釋放，爲敵爲友，只好等將來再說了。」說着，抬手道：「如玉，妳就把四人一齊請出來吧！」

玄裳仙子答應一聲，立即帶了使女向殿後走去！

不多一會，只聽一陣步履之聲，果然一連走出四個人來，這四人方玉琪全都認識。

當前一個長鬚飄然、背負長劍的，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他身後一個緇衣老尼，是自己師叔九華靜因師太，師妹姜青霓和崑崙鍾二先生門下的傅青圭。

靜因師太瞧到方玉琪也在座上，不由驀地一怔。

姜青霓俏眼眨動，又驚又喜地叫了一聲：「方師哥！」

方玉琪連忙迎前幾步，口中叫着「師叔」，正待跪下行禮，靜因師太早已含笑拉住，道：「方賢侄，師叔方才聽傅少俠說起，才知你因禍得福，總算大師兄英靈有知。」

大家正在寒暄之際，九陰夫人已站起身子，朝蓑衣丈人略一頷首，隨向玄裳仙子吩咐道：「如玉，妳替爲師代爲送客吧！雲兒，隨我來！」說畢，偏頭朝谷飛鶯說了句：「在劫難逃，這錯不是老身鑄的了。」

簡小雲瞥了方玉琪一眼，欲言又止，無可奈何的隨着師傅往裏走去。

蓑衣丈人谷守眞聽到九陰夫人最後那句自言自語的話，心頭着實一怔，弄不懂她這句話究竟指的是甚麼？

這時玄裳仙子姬如玉却向大家盈盈一笑，道：「姬如玉奉家師之命，恭請諸位出山，玄黃教簡慢之處，請諸位多多包涵。」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拂髯笑道：「擒虎容易縱虎難，尊師故示大方，難道不怕咱們再向玄黃教尋仇嗎？」

玄裳仙子臉露不屑，瞟着方玉琪，嬌笑道：「家師眼裏，方兄弟倒不失是一頭小老虎，至於甚麼一劍，只是貓耳。」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勃然變色，喝道：「你小覷老夫，敢不敢試試老夫一劍？」

方玉琪始終覺得司徒昌明過份老氣橫秋，不值其人，是以並不作聲，瓢浮子連忙笑着攔道：「司徒老哥息怒，龍夫人此時代表乃師送客，怎好和客人動手？」

司徒昌明盛氣的道：「端午開壇，老夫準向九陰妖婦叨教。」

玄裳仙子冷哼道：「能夠挨到端午就好！」

一陣工夫，大家已到了玄黃教總壇大門，玄裳仙子站定身子，襝衽道：「諸位恕姬如玉不再遠送。」

兩個使女挑燈引着大家走了約莫十來步光景，玄裳仙子嬌喊道：「方兄弟，你回來，嫂嫂還有話和你說。」

方玉琪臉上一紅，只得走回幾步，問道：「師嫂有何吩咐？」

谷飛鶯和姜青霓兩位姑娘不由同時掉頭瞧去。

玄裳仙子臉色一正，低低的道：「方兄弟，師傅說的並沒有假，你要報師仇，總得和你大師兄同心協力才好。你此去尤其千萬別管閒事，端午之後，再到九宮山來，嫂嫂不會騙你，記着，此話千萬不可對人說起。」

方玉琪聽得莫明奇妙，只好點頭道：「小弟自當謹記。」

玄裳仙子嫣然一笑，道：「這才是好兄弟，你去吧！」（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唐煌宅心仁厚，相信了洪澤排敎兩位堂主的話，跟他們到島中總寨會晤他們的副敎主，豈料踏足島中，處處暗藏殺機，唐煌不諳水中功夫，正思量如何安然脫身而去，「白貓仙子」蘇珊適於此時現身，二人水中力敵數十水中高手，突然蘇珊人伏湖底，佯裝遇害，試探出唐煌對她情深一片。蘇珊又命唐煌前往微山湖找金銀島主，說此人會幫助他……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少幫主自尋死路　亂葬崗救出鬼仙

兩個長老經驗豐富，已看出唐煌絕非易與之輩，況且他們負有重大使命，不敢久耽，沉聲道：「尊駕少說一句就算了，他是本幫少幫主馬靖。」

馬靖俊目一睜，兩個長老竟噤若寒蟬，一勒馬韁閃出五六步。

馬靖嘴角噙著一絲獰笑，道：「現在跪下來叩三個響頭，可保一命！」

唐煌冷峻地道：「你就是叩二十四響頭，我也不會饒你……」

「小子找死！」

馬靖一挾馬腹，向唐煌衝去，一式「鞍裏藏身」，身子掛在馬鞍左邊，出手逾電，向唐煌面門抓到。

這一招既快又狠，唐煌深信在未獲三位奇人絕學之先，非死在這一招之下不可，他展開「七步迷踪步法」，竟像一縷淡煙幻影，兩個長老和馬靖只感眼前一花，已失去唐煌的身影。

馬靖一抓落空，馬已衝出數步，到了這般田地，他仍不相信唐煌有此功力，怔了一下，正要翻上馬背，却見唐煌貼在馬腹兜帶上，沉聲道：「莫怪本人言之不預，你這魔鬼實有取死之由！」

馬靖吃了一驚，就憑人家這份鬼魅似的身法，三人加起來恐怕也難討公道，身形一偏，又向馬腹抓去。

這小子也眞夠狠，手未抓到爪風已至，唐煌厲喝一聲「去吧！」兩指揑住他的脈門，一抖，馬靖的身子立即翻下馬來，但左腳却仍扣在馬鐙之中。

只見人影一閃，「啪」地一聲，馬屁上被拍了一下，唐煌雖僅用了三成力道，但馬屁上已顯出一個掌印，那馬痛得長嘶一聲，前蹄一揚，向前狂馳而去。

夜風中傳來三兩聲慘嘷，迴盪於蒼茫的夜空，馬影逐漸消失，地上留下一條血路。

丐幫兩個長老像做了個短暫而驚險的噩夢，他們都是見多識廣之人，像這等乾淨俐落的殺人手段，可謂平生僅見。

他們只感砭骨的寒氣由脊樑昇起，那件在丐幫中被認爲享有殊榮的特製蔴袋衣裝，似已不足禦寒。

事實上目前不過是秋天，這寒氣不是來自夜風之中，而是來自唐煌的身上，也來自他們的心頭。

「少俠神技蓋世，智勇過人，在下欽佩不已！」右邊那位長老言不由衷地說。

「在下認爲是平生僅見，嗯，平生僅見！」左邊那個木然地附和著，却和右邊那個交換個眼色。

唐煌心中雪亮，却佯作未見，只見兩個長老同時撤出一根竹杖，杖身紫光閃閃，唐煌知道是產自北天山的一種紫竹，竹節奇短，堅不可摧，每年只長一節。

兩長老輕輕一抖，「嘩啦啦」一聲，杖身中央似乎裝有鐵砂子，有分散敵方精神的妙用，大約四尺來長。

兩長老策馬分開，左右一邊一個，把唐煌夾在中央，臉上却仍有笑容。

唐煌沉聲道：「現在收手，自原路退回，在下網開一面，不爲已甚，反之……」

兩長老充耳不聞，雙手托杖過頂，肅然喃喃地道：「丐幫自立業以來，首遭第一次慘敗，小幫主竟死在敵人第一招上，本長老鄭重宣誓，爲了維護本幫尊嚴，破例啓用『碎玉功』！」

唐煌有些茫然，但看他們的肅然神色，知道兩人聯手之下，必是破釜沈舟的一揮，也不禁暗提眞氣戒備。

左邊長老首先發動攻勢，紫竹杖一顫，發出搖魂懾魄之聲，五六個杖花眨眼之間完成，却令人無法捉摸他要攻取那一部位。

右邊那個緊接著發動，一抖竹杖，幻出十餘個圓圈，杖圈和杖花將唐煌罩住，以他們的見聞和經驗，深信唐煌無法脫出一片杖圈和杖花。

然而，自信和事實往往差距很大，只聞「叭叭」兩聲，兩匹健馬原地跳了起來，兩個長老手中的紫竹杖差點脫手，右臂竟無法抬起。

唐煌是怎樣脫出一片杖花之中，他們都沒有看清，他們栽得比馬靖還慘，按理說他們應該知難而退了，但是羞忿已使他們忘了剛才馬靖的遭遇，再次左右欺上。

這時，他們的臉色比死人還難看，事實上他們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只是唐煌還不知道。

兩根紫竹杖平直伸出，指向唐煌的左右肩，一動不動，唐煌不知他們在玩甚麼花樣，不耐久等，正要施展「七步迷踪身法」脫出包圍，但身形才動，兩長老突然暴喝一聲，同時竹杖上發出一聲大震，一蓬紫雨暴濺開來，使唐煌四周三五丈之地沒有一寸清朗的空間。

在這刹那間，唐煌才知道他們以畢生修爲震碎紫竹杖就是所謂「碎玉功」，危機一髮，不容思考，心念一動，「天地二聖」的「寶瓶氣功」立即納足，「卜」地一聲，一襲長衫竟像飽帆滿篷似的脹起，同時施出一式「乾坤掌法」。

這都是「天地二聖」的絕學，只聞一陣集密的「叭叭」之聲，好像一陣奇大的冰雹洒落在鼓上，接著傳來兩聲悶哼。

在唐煌來說，僅是擧手投足間的事，然而，兩位長老却像經過長時間的煎熬，才掙脫了死神的魔手。

他們身上的黃色蔴袋前胸，一裂爲二，在馬背上前仰後合，幾乎一陣較大的風就能把他們吹倒。

唐煌沉聲道：「這就是你們的『碎玉功』？」

兩長老呼呼牛喘，面孔扭曲，汗水自他們油垢多皺的臉上曲折流下，以致無法猜測他們的痛苦表情是由於內腑受傷抑是心靈上的創傷。

其中一個喘息著道：「杖在人在，杖碎人亡，這是幫主昔年訂下的鐵律，但你我兩人不能同時死在這裏，必須有一人回去將今夜之事報告副幫主，列入大事紀錄簿中。」

唐煌不由駭然，同時也暗暗佩服丐幫幫規森嚴，聽他們的口氣，雖然其中有一個要回去報告，大概事畢之後也要以身殉杖。

唐煌大聲道：「對手過招，勝敗乃屬常見之事，兩位似不必小題大作！」

兩位長老冷哂一聲，以爲唐煌仍在消遣他們，右邊那個道：「這件事要偏勞兄台回去一趟，小弟在前途等你！」

左面那個道：「好吧！不過上路的方法最好不要和小幫主兩樣！」

右邊那個道：「這個我知道！」

他突然轉身，以極端冷漠的口吻對唐煌道：「丐幫除了正副幫主之外，有四十八位長老，今夜你若能總佔上風，大概去這條的大有人在！」

唐煌對他們簡單而略帶蒼涼意味的交談，不甚了了，一怔之間，只見右邊那個身形一偏，在馬股上力拍一掌，健馬長嘶一聲，揚蹄飛奔，那長老的身子立即拖在地上，也許他要忍耐這刹那間的極大痛苦，不使自己發出慘嘷之聲，因而他的嗓中仍然發出半聲奇異的聲音，嘎然中斷，夜風傳來奔馬及骨肉與地上土石相摩擦的聲音，使唐煌全身肌肉一陣痙攣，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他深深警惕自己，今後遇到丐幫中人，若非萬不得已，絕不招惹，這種殉道的方法可以說慘絕天下，駭人聽聞。

蹄聲「得得」，另一個長老也策馬離去，唐煌欲言又止，知道這時說任何一句勸勉的話，都足以使對方誤解爲尖刻的諷刺。

那長老的身影很快地消失在夜霧之中，唐煌搖搖頭嘆了口氣，正要離去，只見兩匹馬並馳而來。

兩馬的左韁上，各拖著一隻殘腿，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睹，唐煌認爲馬靖是死有應得，但對兩個長老，却有些內疚。

兩馬疾馳而過，向來路奔去，可能不久就會追上前面那長老，揚起一蓬黃塵，散失在夜霧之中。

一個人生命竟是這般短暫，不！應該說自死神來臨到隨死神而去這一刹那，有如電光石火，和數年父母養育之期及數十年東奔西走的漫長時期相較，死太容易了。

然而，死是不是容易呢？相信十有九人否定此說，古人說，自古艱難唯一死，可見死不是一件輕而易擧之事。

突然，唐煌想起了那輛大車和車上的水晶棺材，那車子不快，這半天

也該走出很遠了。

而丐幫中人剛才在大車之前，他們是不是同路？似乎不像，如是同路，他們兩個長老似不該貿然出手躭誤時間；如果不是同路又不大合理，因爲兩個長老曾說有重大任務在身，要馬靖暫時住手。

唐煌想不透這許多疑團，唯一使他好奇的是那具水晶棺材，當今之世，除了皇帝和富甲天下的老怪之外，誰有這大的財力？即使皇帝也未聽說用過水晶棺材。

唐煌循著大車的輪痕，走了約兩里路，突然不見了車痕，却隱隱聽到婦女哭泣之聲。

由哭泣之聲可以判斷，這些婦女的年齡都不會超過二十五六歲，說句刻薄的話，這哭聲十分悅耳，好像一串串的銀鈴，或者是濺珠敲玉的聲音。

其實這不能算是刻薄，因爲哭泣雖發出哀絕的聲調，却沒有哀絕的意味，令人聞之有虛應故事的感覺。

唐煌循聲走去，大約又走了兩里，來到一片亂葬崗上，荒塚累累，萋草萋萋，佔地不下數十畝，而哭聲正是來自亂葬崗中央。

這可能都是些隙側異鄉的人埋骨之處，因此有的碑石不到一尺高，有的以磚頭作碑，甚而有的根本無碑石。

萋草連天，雜樹叢生，夜梟在奏著死亡的輓歌，夾雜著狸權嚼著屍骨之聲，因此，現在的哭聲所予人的感受就大大不同了。

唐煌多少有點涼意發自心頭，因爲此刻三更已過，即使有人來此祭奠亡魂，也不是時候，況且是年輕婦女，而且尚不止一二人。

使唐煌直冒涼氣的原因尚不僅此，由於那一串串銀鈴似的哭聲有一種奇異的力道，和普通婦女的哭聲迥然不同，尖細得像一縷縷銀絲，可以無孔不入。

唐煌撥草而行，向中央走去，他認爲這些奇異的哭聲與水晶棺材，對他有同樣的吸引力。

現在他可以看到整個亂葬崗的形勢了，原來這一片亂葬崗是一個饅頭形的丘陵，中央最高却陷了下去，形成一個小山谷。

而哭泣之聲即來自小山谷之中，只見那大車停在山谷荒塚之中，那具水晶棺已不在車上，放在已掘好的坑之旁，十五個身著孝衣，頭蒙孝巾的女人，圍繞在棺材四周嚶嚶哭泣。

唐煌初出茅廬，江湖經驗極差，但是眼前的景象太離奇，太不調和，使他不能不懷疑，立即隱起身形。

冷月高懸，山風料峭，吹動那些孝女的孝衣，露出裏面粉紅色內衣，她們都是一面哭泣，一面將一隻水葱似的素手放在棺蓋之上。

唐煌深信，若非這荒涼亂葬崗和那具棺材配合，那些少女若在別處哭泣，很可能被誤認爲在唱著小調，因爲她們哭而不哀，這是不調和的第一點。

其次，此處既是亂葬崗，自然都是些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他們連個較好的墓身之處都沒有，眞可謂死無葬身之地；有錢有勢之人自不會葬於此處，那麼這家喪主能以水晶棺裝殮屍體，自是聲勢赫赫，富可敵國，怎會葬於這種賤地？

而由這些孝女的孝衣判斷，不是死者的女兒，也定是姪女或親近之人，她們的孝衣之內穿著粉紅色鮮艷的衣衫，而且哭聲不哀，都是啓人疑竇之事。

況且，如此富豪之家出殯，怎能沒有一個男人？這個坑是誰掘的？剛才在路上僅一個老人御車而行，車上並沒有一個孝女，她們是否早已守候在此？抑是剛剛來的？那個御車的老人那裏去了？

這都是一些不可解的謎，唐煌感覺身上涼意逐漸加重。

那些孝女的孝衣雖然十分寬大而不合體，但仍可看出她們婀娜的身段和窈窕的腰肢。

估計四更將近，山風漸勁烈，不時掀起她們的孝裙，一雙雙纖窄玲瓏的金蓮一覽無遺，而她們孝衣之內的羅衫，都是鮮艷奪目的顏色。

一陣大風吹過，水晶棺的黑布揚起一角，唐煌凝目望去，一顆心急劇地跳動了一下，原來裏面的屍體在動彈。

唐煌呆了一陣，喃喃地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山風越來越大，天上飛過幾片浮雲，地上捲起一片黃塵，使這荒塚迷濛一片，更增加幾許恐怖和凄涼。

「蓬蓬蓬！」不知那裏來的聲音，好像有人大力拍著石板，而那些女人的哭聲突然又大了起來，和那間歇發出的「蓬蓬」之聲混成一片，也好像這些哭聲想把「蓬蓬」之聲掩蓋。

「蓬蓬蓬！」這次更加清晰響亮，唐煌倏然一震，深信來自棺中，只見那些孝女大聲嚎哭，並且一邊拍著棺蓋。

唐煌霍然站起，他深信這是一件謀殺事件，棺中之人並未死亡，却又緊閉棺蓋不讓他出來，如果時間一久，活人也將窒息而死。

他不敢遲延，兩個起落已到了那些少女三丈之內，突聞其中一個少女道：「分出九人招待客人！」

聲音是那麼清脆和消閑，好像一位高貴女主人在吩咐僕人招待賓客一樣。

只見九個孝女一躍而起，將孝巾一紮，把唐煌團團圍住，但因她們的面孔被孝巾遮住一大半，無法看清她們的面孔。

唐煌沉聲道：「棺中是妳們甚麼

人？妳們爲甚麼要謀殺他？」

那九個少女只是盯著唐煌，却沒有一人答話，突聞棺旁剛才發號施令的少女嬌聲道：「好好招待客人，別讓人家走了！」

此言一出，九個少女立即繞著唐煌轉動，其中一個悶聲不響，劈出一掌，唐煌冷笑一聲，正待還手，那知其餘的少女一個挨著一個，順序出掌，九道掌勁陰柔飄忽四面壓到。

唐煌吃了一驚，他大喝一聲，橫掃一式「梅花三弄掌法」，「啪啪啪」一連九響，九個少女踉蹌退了三步。

唐煌冷笑道：「原來不過如此！」

突然，那水晶棺中又發出一陣巨響，唐煌急了，展開「七步迷踪身法」，「嗆」地一聲，自其中一個少女身上抽出一柄長劍。

他一劍在手，豪氣大壯，同時他深信這些少女都不是正經路數，長劍一揮，「懷中抱月」改爲「笑指桑痲」之式向其中一個少女胸前戳去。

這正是「天地二聖」的「天地十三劍」絕學，以長劍施展此學，還是第一次。一道光弧經天而起，發出懾人心魂的「嘶嘶」之聲。

「刷！」那少女的孝衣下襬被長劍劃破，駭然退了三大步，接着「嗆嗆嗆」一陣拔劍之聲，其餘八個少女也都撤劍在手。

唐煌一招得手，增加了無比的信心。

「蓬蓬蓬！」棺中又發出聲響，高山迴應，棺旁六個少女竟停止哭泣，一齊站了起來，却都以掌按在棺蓋之上。

現在唐煌已經證實自己的猜測，這十五個少女乃是謀害人命的劊子手，同時因爲三位奇人諄諄叮囑他，不可接近女人，這種先入爲主，根深蒂固的觀念，使他的殺機取代了憐香惜玉之心，他現在唯一的希望是速戰速決，不惜九顆頭顱落地，也必須救出棺中之人。

他納足了「寶瓶眞氣」，劍尖上吞吐着五寸餘長的氤氳劍氣，乍看好像這柄長劍突然長了半尺。

他嘴角浮現一絲冷峻的笑意，身形已經飄忽不定地換了七八個方位，「噹噹噹！」一溜溜火花和冷月相映，在那些少女的念頭尚未轉過的剎那之間，唐煌竟攻出了三十餘劍。

驚呼之聲使勁烈的山風顯得有氣無力，而「嘶嘶」的劍氣，却使那一片驚呼聲更顯出孤立無援，任憑宰割。

棺旁六個少女花容失色，却又不能分身出手相助之時，唐煌身似陀螺，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和不可捉摸的角度，切、戳、劃，一口氣攻出十三劍之多。

這是他畢生眞力所聚，雖然僅是十三劍，但三五丈方圓之內劍氣重重，集密的劍幕和無儔的壓力，都使九個少女失去了還手的勇氣。

因爲這十三劍的威力無遠弗屆，無微不至，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一陣碎金折鐵的巨震和數聲慘呼之後，九個嬌小的身軀像秋風中落葉，飛出數丈之外，十丈之內，劍屑紛紛洒落，像鵝毛似的雪片，散落一地。

唐煌俊目中的厲芒逐漸消散，傾注在九具屍體的身上，那九個少女都腦蓋揭去，腦漿甩出數尺之外，而那些長劍早已被唐煌的無儔劍罡震得粉碎。

血腥氣味充塞着整個荒塚，冷月躲入烏雲之後，以冷峻的臉色睥睨着大地，那些從不爲人注意的孤魂野鬼，也許會鼓掌雀躍，因爲這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殺，將爲他們增加一些新鬼伙伴。

「蓬！」水晶棺中又發出一聲震天巨響，那六個少女同時發出一陣陰森的冷哼，將怔立在夜風中的唐煌拉回現實之中。

他擎着鮮血淋淋的長劍，向水晶棺旁欺去。雖然，這六個少女的身手，又不可和那九個少女相比，但唐煌並不知道，他只想以堅定的信心和冷峻的笑意表達自己救人的決心。

冷月又鑽出雲層，好像一個詭譎的尤物，也好像一個冷酷無情的旁觀者，它知道更慘烈的搏殺還沒有開始，以沒有血色的面孔，予搏殺者一線光明。

六個少女同時將孝巾紮緊，僅露出一雙冷電似的雙瞳，注視着唐煌，但她們的素手仍然按在棺蓋之上。

夜風和敗葉譜出一曲凄涼而恐怖的調子，和那天邊的冷月有同樣諂媚姿態——向桀桀獰笑的死神諂媚。

「九條人命換來了尊駕的好奇，現在可以收手了吧？」仍是那個發號施令的少女開腔。

「人命之貴賤，不在多與少，在下深信，棺中那一條命的價值，在妳等十五條命的總和以上。」唐煌冷峻而異常沉着地回答，以表示他目的不達誓不罷休的決心。

那發號施令的少女狂笑了一陣，然後一雙電目傾注在唐煌臉上，良久，又向下移動，然後又移回臉上，冷漠地道：「看你的風範和身手，以及悲天憫人的心腸，不應該是短命之人，本姑娘鄭重告訴你，不要以我們和那九個少女相比擬，如果你那樣想的話，就大錯特錯了。」

唐煌冷笑道：「妳很有組織文字和詞藻的技巧，也會利用天時、地利，可惜這一切對我都不會發生影響。」

「你一定要管？」她的語氣突然一變，像潺潺的河流一下子結了冰。

「你問這句話不是多餘嗎？」唐煌手中的長劍劍尖，相距這少女已不足一尺了。

「四人護棺，二人招呼他！」她又

在發號施令了。

兩個少女姍姍離棺，夜風掀動她們的寬大孝衣，那玲瓏的曲線清晰的暴露出來，踏着春風俏步，將唐煌夾在中央。

就在此時，一聲搖山震岳的巨響，那水晶棺蓋飛起三五丈之高，在四個少女駭然暴退的同時，棺中顫巍巍地站起一個怪人。

唐煌見水晶棺中躍出一個怪人，不由心頭大震，原來這怪人青面獠牙，虎鼻環眼，口如血盆，頭髮直生，衫長及膝，手持判官巨筆。

也許是因爲在棺中窒息太久之故，面孔青紫，額角及脖子上青筋暴起，好像一根根粗大的蚯蚓。

就在這時，護棺的四個女人撲向怪人，另外兩個不知何時撤下一柄長劍和軟鞭，快逾閃電奔雷，將唐煌迫退三大步。

唐煌被對方搶佔了先機，感覺對方的招式似曾見過，却凌厲無匹，尤其她們左劍右鞭，遠近搏殺無往不利，唐煌一時之間竟無法扳回頹勢。

然而，另一邊的怪人在四個女人狂攻之下，眼見支持不住，不由吃了一驚，心想，救人必須救到底，這六個神秘女人武功果然比那九個高出許多，無法估計。

唐煌深信，自己如果撤出「烏金斷魂鞭」，局勢會立刻改觀，但他有股倔强勁兒，心想連這兩個女人都拾奪不了，不是他自己的恥辱，而是三位奇人的恥辱。

那兩條黑鞭像詭譎的靈蛇，快、狠而不可捉摸，對方兩柄長劍的招術，似比「天地二聖」的「天地十三劍」還要毒辣。

他現在空有救人之心，却無法脫出重圍，眼看着那怪人暴吼連連，向後退去。

唐煌突然心中一動，再也不敢大意，「刷」地一聲，撤下「烏金斷魂鞭」，一口氣掃出十三鞭，像烏雲中的毒龍，勢道之猛，銳不可當。

兩個女人立被震退一步，唐煌趁機疾掠，到了另外四個女人身邊，大喝一聲，幾乎同一時間，劈出十一劍，掃出二十餘鞭之多。

那烏鞭上的鱗片閃閃生光，蜿蜒飛騰，像一條巨靈之蛇戲弄着四隻待罪的老鼠。

怪人呼呼而喘，同時發出一聲驚噫，而唐煌更證實了自己的猜測，一口氣又攻出數招，朗聲道：「詩情畫意！」

怪人雙目一睜，心頭大震，自然分神，一道寒芒像閃電似的到了他的左肩，「刈！」衣屑紛飛，連皮帶肉，被削去一大片。

然而，他現在的興奮超過痛苦數倍，宏聲道：「萬綠叢中一點紅！」

唐煌又戳出三劍七鞭，答道：「動人春色不須多。」

怪人精神大振，沉聲道：「小子，把你最拏手的功夫使出來，千萬不可憐香惜玉。」

「叭叭」兩聲，怪人腰上了「」兩鞭，一件長衫齊腰折下，顯外不輕，跟蹌退了幾步，然而，這六神秘女人非但身手奇高，心地更毒，似想置怪人於死地，發號施令那個跟踪撲上，驟雨狂風般地攻出三十餘劍，唐煌被另外五個纏住，無法分身，只聞「卜嗤」一聲，怪人大腿上被刺穿了個窟窿。

唐煌忿怒了，像一頭餓瘋了的雄獅，「天地十三劍」的辣招及「起鳳騰蛟鞭法」的精數全力施出。

剎那間，這小山谷中形成一個罡風漩渦，飛濺的砂石像奇大的冰雹向四下排壓激射，方圓十丈之內，幾乎沒有半寸完整的空間。

這時的唐煌，不知道自己體內有多大的潛力，只感覺要使多少力道就有多少，而且要多快就有多快。

「退！」那發號施令的女人語音未畢，幾乎看不清她的身影，一團光球捲向怪人，接着傳來一聲悶哼。在怪人倒下的同時，六個神秘女人同時閃電撤身，向谷外掠去，其中那發號施令的女人冷峻地道：「唐煌，有一天你會知道你在和誰作對……」

唐煌冷笑道：「我在和誰作對？哼！我在和魔鬼作對。」

他走到怪人身邊，伸手一抄，就要把他抱起來，那知怪人搖搖手道：「不必枉費心機了！趁老夫未死之前，還有很多事要交代。」

「前輩是……」

「『鬼仙』裴慶！」

唐煌立即拜了下去，道：「前輩可否告知這些女人的來歷？以及『一神二聖』交付任務之用意？」

「鬼仙」喘息着道：「小子，老夫快要完了，只能簡略對你說一下，我們昔年合研了一本秘笈，被人盜去，那保管秘笈的老友下落不明，諒已被害，由於這些神秘女人逐個向我們下手，老夫猜想我們昔年議定的辦法已洩，但我們又無法於短時期聚集，只得仍按前定辦法迅速行事。以前的辦法是每一個人只知道另一個人的住址，單線連絡，以便萬一機密洩露被敵人一舉而殲，但這辦法反而使我們更加孤立！」

唐煌道：「盜去秘笈之人是誰？這些神秘女人又是誰？」

「鬼仙」道：「這些神秘女人就是盜去我等合研秘笈之人的徒弟，所以功力之高不在你之下。」

唐煌恍然大悟，道：「那人到底是誰？」

「鬼仙」嘆了口氣，道：「希望你不要急於知道此人，更希望一旦知道此人之後能多用理智，才不負我等一番苦心。」

說了半天，他還是不願說出那人

是誰。

「鬼仙」續道：「遇上『邋遢鬼』阮濤，你就說『債多不愁』！他必回答『蝨多不癢』！」

唐煌道：「阮前輩是甚麼樣子？」

「鬼仙」道：「他是世上最邋遢之人，逆風臭四十里，你一見他立刻就能認出來。」

唐煌道：「幾位前輩何不聯手把那人除去？」

「鬼仙」嘆氣道：「我等合研的絕學，天下無敵，已被那魔頭學成，現在就是我們聯手，也不是他的敵手。」

唐煌不解地道：「那麼幾位前輩要晚輩效勞，用意何在？」

「這個……」鬼仙道：「『邋遢鬼』會告訴你，喏！你把這個拏去。」

他在身上掏出一本册子，道：「這是老夫的全部武學，你不但要把老夫的武功練成，而且要把我們的武學合併苦研，才能應付那個魔頭。」

唐煌似有所悟，道：「讓晚輩爲前輩輸點眞氣，然後再療治。」

「鬼仙」道：「不必了，記住我的話，要苦練武學，也許能挽救一次浩劫，現在你去找些枯枝來……」

唐煌不由一震，道：「找枯枝幹甚麼？」

「火葬。」「鬼仙」道：「任何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自知負傷太重，死期已至，就地火葬了吧！」

唐煌大聲道：「前輩何必輕言生死！晚輩願盡力試試看。」

「小子，你敢不聽老夫的話？須知老天流血過多，誰也救不了！快去找枯枝來。」

唐煌黯然地道：「晚輩到那裏去找『邋遢鬼』阮濤阮前輩？」

「鬼仙」道：「他隱伏牛山中。」

唐煌不敢違拒，找了些枯枝敗葉放在「鬼仙」身上，「鬼仙」道：「走吧！你在這裏心裏會難過，我自己可以引火自焚！」

唐煌心想，眞怪！「天地二聖」要我把他們鳥葬，「鳩面神」水葬，而這位前輩又要火葬，以後可能還有奇奇怪怪的葬法，都是些怪人。

唐煌道：「晚輩必須在這裏爲前輩收骨灰。」

「鬼仙」大怒，呼呼牛喘，道：「小子，你想叫我自絕麼？須知火葬是老夫先人一貫的葬禮，死後骨灰隨風飄去，我的靈魂會得到安寧。」

唐煌暗暗一嘆，再拜而去，向谷口緩緩奔馳，却不時回頭察看，只見那堆枯枝中冒起一點火光，夜風吹過，不一會就熊熊燃燒起來。

天寒物燥，「嘎叭嘎叭」猛響，唐煌不忍再看，更不忍違背他的意願，疾掠出谷。

這種慘烈的死法，激起唐煌無比的同情，當然也恨極那個暗中操縱的魔頭，但又不知「鬼仙」裴慶怎會在水晶棺中，怎會被這些神秘女人所制。

現在他已隱隱猜出這幾位前輩之意，表面上是叫他代傳絕學，事實上是將復仇及挽救武林浩劫大任放在他的肩上。

因此，他必須先找個隱蔽之地，看看「鬼仙」的秘笈，儘快參悟，和另外三位前輩的武學合併。

前面是一個破窰洞，因年久失修，已破敗倒地。

他進入窰中，覺得此處還算隱蔽，就地坐下，取出秘笈，翻開第一頁，上面寫道：「老夫深知敵人已將昔年盜去之秘笈練成，且已造就了六個年輕女子，準備先向我等下手，乃於水晶棺中苦修『連環罡氣』，以期百日之後更進一步，豈料那魔頭早已覬覦在側，待老夫百日苦修將近期滿之時，派六個女徒及另外九個侍女將棺抬走，企圖將老夫活埋，老夫深信那魔頭必以同樣手段對付各位老友，但時已急迫，已無法及時奔走相告，棺中留筆，以待有緣。」

再往下翻是「連環罡氣」修習之法及「碎鬼筆法」。唐煌的內功已登堂奥，僅一天一夜就領悟訣竅，又以兩天時間學會了「碎鬼筆法」。

只是在這短暫三天之中，無法將數種內功和武學參合精研。但他發覺「鬼仙」的武學絕不次於「一神二聖」，事實上各有千秋。

現在已是第三天夜裏初更時分，慘淡的月色自破洞中洩入窰中，四周寂靜，唐煌站起來向窰外走去。

突然，他的目光凝注在一個美麗的面孔及軀體上，那是一個極美的少女，她的美是屬於豐腴一類的，和「白貓仙子」蘇珊又自不同，却不次於她。

她坐在破窰的轉角處，因而唐煌預先未能發現她，但唐煌却不由暗暗慚愧，設若這女子要暗算自己，恐怕有十條小命也完了。

這少女一身黑中透亮的勁裝，襯托着她那白玉似的粉臉，好像烏雲中一輪皓月似的，更加一塵不染。

她坐在地上，美目微閉，兩手放在膝上，似在打坐調息，唐煌心想，我這時不能離開，以免壞人遇上。

唐煌走到窰門口，耐心地守護着，那知這少女一直坐到三更天，仍沒有醒來之意。

唐煌十分焦急，因爲「鬼仙」交托他去找「邋遢鬼」阮濤，不容遲緩，而且和「夢裏乾坤」官大哥的約會也迫近了。

然而，她正在運功調息，又不能叫醒她，如果就此離去，又於心不忍。

他不安地在窰門外踱蹀着，眼看着冷月偏西了，估計四更已近。

「你焦急就走吧！沒有人拉着你。」少女終於說話了，但語氣十分冷漠。

唐煌先是一怔，並未在意，道：「姑娘是和在下說話？」

「難道是和鬼說話！」

唐煌聳聳肩，道：「在下自信沒有得罪姑娘，只因在下剛才在用功，姑娘爲在下護法……」

「別往臉上擦粉，那個爲你護法來！」她越說越冷，却始終未睜開美目。

唐煌道：「姑娘雖無意爲在下護法，但受惠的仍是在下，因此不忍在姑娘用功時離去，既然姑娘用功已畢，在下就此告別了。」

唐煌抱拳一揖，轉身就走，突聞那少女冷笑道：「我雖然看不到你，却聽得出你的語氣，完全是巧言令色。」

唐煌突然止步，回頭望去，輕噫一聲，道：「原來姑娘妳是……」

他心中昇起無比的同情，雖不承認自己巧言令色，却深責自己差點做了一件狠心之事。

原來這少女雙目已微睜，眼睛雖大，却是白多黑少，且呆滯不動，唐煌心裏嘶喊着：原來她是一個瞎子。

唐煌心想，再有急事也不能丟下她不管呀，立即走了回來，道：「請恕在下有急事在身，以致未發現姑娘雙目失明，姑娘若需在下效勞，請即吩咐。」

少女緩緩站了起來，道：「本姑娘天涯飄萍，到處爲家，恐怕你幫不了忙，這是我的命苦，自也不能怨天尤人。」

唐煌爲難地呆了一陣，道：「難道姑娘連個親人也沒有？」

「沒有！」少女幽幽地道：「父母雙亡，而且死在異鄉。」

唐煌急得額角上出汗，心想，若把這盲女帶在身邊，必定誤了大事，如果不管她，一旦遇上壞人，必難倖免，良心實在過不去。

他不知不覺嘆了口氣，他以爲自己的身世已經夠慘了，想不到這盲女更慘，一時竟沒了主意。

這少女的確很美，只是面色蒼白了些，那呆滯的雙目很大，睫毛也很長，並不影響她那美好的面孔。

「好吧！」唐煌終於下了決心，道：「我暫時帶着妳，待急事辦好之後，再買幢房子安置妳，保證能讓妳過安定的生活。」

「你願意帶我走？」少女喜出望外。

「不願意也不行了，只是我必須趕到伏牛山找一個人，不知妳的輕功如何？」

少女道：「我只懂一點皮毛，恐怕跟不上你，你要是心急，只有背着我趕路了。」

唐煌心中冷笑了一下，忖道：「妳眞不客氣，妳我素昧平生，而且男女有別，我怎能背着妳。」

少女似知他不高興，幽幽地道：「你走吧！我早就料到你是巧言令色，像我這樣一個盲女，自然不便高攀。」

她的聲音有些沙啞，若非雙目有毛病，恐怕已經流出淚來了。

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況且他心急如焚，心想，只要我心地光明，背着她又何妨！

「好吧！我背妳吧！」他走過去蹲在少女面前，道：「只是這樣不大好看。」

少女道：「不妨，我用個面巾罩在臉上，誰也看不出我是誰。」說着，當眞掏出一塊絲巾紮在臉上。

唐煌又起了反感，心想，我說的不大好看並非光指妳自己，也包括我在內，妳光顧着自己却不管人家，哼！俗說有缺陷的人很難相處，一點也不錯。

少女貼在他的背上，唐煌站了起來，只感她身柔若無骨，兩臂摟着他的脖子，像被蠕蠕而動的蛇纏住似的，加之少女吐氣如蘭，使唐煌全身不是勁兒。

尤其那兩個高聳的雙峯頂在他的背上，說不出是癢抑是觸電的感覺。總之，全身每一骨節都好像有小蟲在爬，不知不覺又出了一身大汗。

「大哥，你貴姓呀！」

「我……我叫莫樹有。」

「甚麼？莫須有？這不像是一個人的名字。」

唐煌心中跳了一下，心想，這女人有點怪！道：「不是！樹是『樹木』的樹。」

「哦！這名字倒不見得響亮，莫大哥，天這樣冷，你的衣領中直往外冒熱氣。」

唐煌展開絕頂輕功，向伏牛山方向疾奔，不願再和她扯淡。

「大哥，你爲甚麼不說話？」

唐煌哼了一聲，道：「我不是說過，身有急事麼？」

「大哥，你奔行太快，我好冷啊！」

她的身子竟然在顫抖着，唐煌沒辦法，只得停了下來，把長衫脫下，交給她道：「把這個披上吧！」

「大哥你不冷麼？」

「妳不要管。」說着又把她背起來，加速狂奔。

「大哥，你身上好熱啊！是不是太累了。」

唐煌心中亂糟糟地，大聲斥喝道：「妳不要囉嗦好不好！」

「大哥……」

這聲大哥叫得非常親熱，唐煌心想，她孤苦伶仃，受盡了流離之苦，一旦遇上同情她的人，自然感到高興，我不必太責怪她。

「大哥，我也姓莫，我叫莫愁。」

「嗯！」唐煌心不在焉地應了一聲，因爲他發現四周有數十隻魔鬼似的影子逐漸接近。

「莫姑娘！」唐煌停了下來，冷笑道：「現在急也沒有用了，恐怕有點小麻煩。」

「大哥，那個要找麻煩？」

唐煌已把她放下，順手撤下「烏金斷魂鞭」，四下一指，道：「看見沒有？四周灌木叢不下十七八個高手，他們也許以爲咱們是肥羊呢！」

在黝黑的夜色中，可以看到灌木叢中一雙雙血紅或碧綠的眼睛，接着，「沙沙沙！」灌木叢驟分，四面八方湧出十五個手持大煙管的漢子，而且煙鍋中都冒着青煙。

唐煌知道這是「雲煙教」中的高手，不知他們是爲自己而來，抑是爲了莫愁而來？

「朋友！」其中一個大漢抽了一口煙，煙鍋中「滋啦滋啦」直響，道：「你就是莫樹有？」

唐煌心頭一震，冷笑道：「不錯，想不到貴教消息特別靈通，各位有何見教？」

大漢道：「兄弟們奉教主之命，請莫少俠到敝教一趟。」

唐煌哂然一笑，道：「抱歉得很！在下有要事在身，請代向貴教主致意，改日前往拜訪。」

大漢一敲煙鍋，冷笑道：「莫少俠應該知道，在下若請不到尊駕，回去沒法交代。」

「那是各位的事，與在下無干。」

大漢沉聲道：「兄弟們，咱們只得硬請了。」

十五個大漢緩緩欺上，那爲首大漢道：「聽說莫少俠所去之處，望風披靡，在下不勝欽佩，但據在下所知，當今高手能接下『雲煙教』『雲煙十五煞』聯手一擊的，恐怕不多。」

唐煌聳聳肩，瞇着眼道：「當然不多，只一個就夠了，朋友們，我坦誠奉勸你們，留着大好的生命，做些有益之事，現在距年節尚遠，可別留在年這邊。」

大漢獰笑一聲，一探大煙管，道：「兄弟們，上。」

十五支沉重的大煙管，帶着縷縷青煙，雨點似地罩向唐煌。

唐煌沉聲道：「莫姑娘小心……」

他回頭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莫愁已不知去向，就在這眨眼工夫，十五支煙管已經襲到。

他展開「七步迷踪身法」，左飄右閃，三轉兩折，滑出一片罡幕，長鞭一揮，纏在一支煙管之上，輕輕一扯，那煙鍋中的餘燼「滋啦」一聲濺在另一個大漢臉上，立即發出一聲驚叫。

然而，另外十四支煙管像擂鼓一般砸到，簡直不容喘一口氣，唐煌深信那大漢沒有吹牛，這「雲煙十五煞」的身手確是不凡，較之「鐵騎會」的「連環馬」並不遜色。

罡風勁氣之雄渾集密，根本沒有一絲空間和時間以供閃避和思考。

然而唐煌雄心萬丈，左掌施出一式「梅花三弄掌法」，「烏金斷魂鞭」猛捲三十餘鞭，接着換了七個不同的方位，再掃十一鞭。

尖銳的嘯風之聲有如厲鬼嗥號，砂石蔓草暴漩而起，向四下排壓，四周十五個大漢，一個個都面目猙獰，像作勢欲撲的鱷魚，又像齜牙咧嘴的餓狼。

雙方都在死神的魔掌邊沿掙扎，只要一絲緩慢，必定肉碎骨折。

「雲煙十五煞」嗓中都發出不堪負荷的「勒勒」之聲，他們的身子像狂濤中的小舟，即將支離破碎。

僅是三十餘招，唐煌已佔盡上風，像一頭揮爪戲弄瑟縮顫慄之老鼠的巨貓，只要高興，隨時都可以攫而嚼之。

死亡的恐懼籠罩着「雲煙十五煞」的心頭，他們都見過大風大浪，却沒見過這等不可抗拒的凌厲攻勢，因爲他們有如身陷泥沼之中，連移動身子也十分吃力了。

「朋友們！」唐煌以無比冷峻的口吻道：「慘痛的經驗是不易獲得的，在下看在你等受人驅使，尚無取死之由份上，暫饒爾等一命……」

語音未了，「烏金斷魂鞭」像一條毒龍，在交睫工夫，捲出十五個鞭花，一陣悶哼聲中，「雲煙十五煞」的身子像狂風中的敗葉一般，向四面八方飛落，摔出十餘丈之外。

呼呼牛喘之聲幾乎淹沒陣陣松濤之聲，唐煌乍起長鞭，正要離去，那大漢喘息着道：「莫樹有！爺們栽得沒有話說，但你也免不了白跑一趟。」

唐煌懶得答理他，四下一看，沒有莫愁的影子，心想，這女人有點邪門，我現在有事在身，只得先走了。

天剛黎明，唐煌已來到伏牛山中，然而，伏牛山綿延數百里，到那裏去找「邋遢鬼」呢？

唐煌頹然一嘆，肚中「嘩啦嘩啦」直響，心想，一天一夜未進飲食，早就餓了。

「莫大哥！莫大哥！」

唐煌吃了一驚，回頭一看，莫愁提了一個小包，向他走來，道：「剛才那些人出現，我怕死了！就一人溜走，但我知道你的武功很高，不會在乎那些人，而且知道你一天一夜沒吃東西，就在附近買了些食物，走捷徑趕到這裏來，因爲你說過要到伏牛山來。」

唐煌怔了一下，他要問的話她都自動說了，然而，唐煌仍有許多疑問，望着她那一雙白多黑少的大眼，道：「剛才我沒有向你打招呼，妳怎知是我？」

莫愁怔了一下，道：「莫大哥，我雙目雖然失明，並非一點也看不到，而我們雖是初次相識，小妹對你的身影却非常熟悉。」

唐煌一團疑雲又釋然了，只見她小心翼翼地打開布包，裏面有鹹雞、牛肉、茶蛋、香腸和饅頭。唐煌「骨嘟」一聲，吞了一口唾沫。

「莫大哥，你快吃罷！我知道你早就餓了。」

唐煌眞是餓了！他感覺莫愁好像一位體貼的妻子，在對心愛的丈夫說話，不由大爲激動，道：「莫姑娘！謝謝妳對我的關懷，我現在只恨上天不公平，使妳這位好姑娘罹此殘疾！」

「快吃呀！大哥！不要說這些話，只要我能使你高興，我……我心裏快活死了……」

她的聲音有些因激動而沙啞，臉上泛出快慰的光耀，拏起一個饅頭和一塊鹹雞，道：「大哥，快吃吧！涼了就不好吃了。」

唐煌伸手接過，又想去握她的手，終於又縮了回來，道：「莫姑娘，妳也吃呀！」

莫愁道：「你快吃吧！我要等你吃完再吃。」

「不！」唐煌道：「我要和妳一塊吃。」

莫愁道：「大哥，你要是不聽我的話，我就非常難過，我也不怕你見笑，我感覺現在是爲你而活着，假如沒有你，我活着一點意思也沒有。」

唐煌深信她沒有說謊，因爲她的聲調是那麼幽怨和摯誠，使人不忍懷疑她在說謊。

唐煌不再拒絕，像風捲殘雲一般，不一會只剩下三個饅頭和一些鹹鷄，道：「莫姑娘，妳現在可以吃了吧？」

「不！大哥，我還不餓，同時知道你並未吃飽，你快吃吧！」

唐煌抓起饅頭和鹹雞，塞在她的手中，道：「莫姑娘，我怎能統通吃光呢？妳快吃吧！在這裏等我，我去找一個人。」

「莫大哥，你多久才回來？」

「大約五六個時辰，不管能否找到，一定先回來看看你。」

唐煌終於握着她的手，道：「莫姑娘，千萬不要離開，我一定準時回來。」說畢疾馳而去。

他想：「邋遢鬼」既然隱在此山之中，必是一個隱蔽之處，於是他專找深谷和溝壑，終於來到一個幽谷。

此谷樹木參天，亂石嵯峨，只見谷底一株最高的松樹枝椏上建了一幢圓形木屋，遠看很像一個鴿子籠。

唐煌掠入谷底，向那株最高的大樹走去，陣陣臭氣隨風飄來，中人欲嘔，原來大樹下堆了一些糞便，竟有三尺多高。

顯然這些糞便是自枝椏上那個木屋中落下來的，木屋中一定有人住着，唐煌四下一看，不由心中一動，原來四周地上血漬斑斑，有些大樹似被掌力震斷，顯然是高手搏殺的跡象。

有些糞便都粘在樹幹上，而且樹幹上竟有血漬，點點滴滴延伸到小木屋之中。

再往遠處看，「啊！」唐煌這才知道搏殺的現場不是這裏，而是另一邊空曠之地。

只見人屍馬屍狼籍一地，不下百十具之多。

奇怪！唐煌朗聲道：「上面有人麼？」

小木屋中聲息全無，唐煌點足拔起七八丈之高，落在木屋頂上，自縫隙中望去，這一看差點吐出隔夜之食，陣陣臭氣自縫隙中洩出。

這木屋方圓不過一丈五六，除了一張木床外，只有一個小泥爐和一個破鍋，缺了口的水缸和一個變成朱黑色的破碗。

牆上斑斑點點，掛着一些濃綠色的液體，仔細一看，唐煌五臟翻騰，原來是濃痰。

唐煌不必再看，已敢確定，床上之人必是「邋遢鬼」阮濤了，因爲懶惰之人必髒，髒人必懶，這幾乎是千古不易之理。

床頭上掛了一柄大刀，不！是一柄沈重的血刀，刀口上缺口累累，刀身彎彎曲曲，唐煌深信這柄大刀早已生銹，只是刀上血漬凝固，厚厚地像塗了一層油漆，刀身血漬順着刀尖淌下，在木壁上留了一道血線。

現在，可以看到床上的人了，頭髮像被風吹亂了的枯草，有些因年久未梳理，竟糾纏在一起，臉上的油垢幾乎是和眉毛一樣黑，因而，除了微露的牙齒之外，沒有一點雜色，就是口角流出的血漬也早已變成黑紫色。

他的衣衫破得差堪蔽體，胸前兩道血槽交叉着，骨肉翻起，雙足赤裸着，上面塵垢之厚，像穿了一雙黑面白底的靴子。

這種情景使人哭笑不得，滑稽之中又呈現着無比的淒涼，一位武林豪客的下場，十九都是如此。

然而，這人並未斷氣，胸口仍微微起伏，唐煌揭開木板，飄落屋中，現在他不再感到噁心，只是感覺這老人太淒涼太可憐了，深信在他負傷之前，曾遭遇數十或數百絕世高手圍攻。

「前輩，你醒醒！」

老人微微睜開眼睛，只看了唐煌一眼又閉上，道：「你是……」

唐煌道：「債多不愁。」

老人似乎顫動了一下，激動地道：「蝨……多……不……癢……」

唐煌滿腔熱血開始沸騰，抓着老人的雙肩，道：「前輩被何人所傷？」

「邋遢鬼」嘆了口氣，道：「先和六個神秘……女人……苦戰了三晝夜……老夫已負傷數處，她們走了之後……又來了……數百……之衆……幾乎……不讓老夫……喘一口氣……像浪……潮一樣……輪流……猛撲……已經是第五天……了……」

唐煌並不驚奇，只是恨那六個神秘女人及她們幕後唆使魔頭，以那六個女人的功力，苦戰數晝夜，「邋遢鬼」自然難以應付，然後再以數百人之衆羣毆。

唐煌切齒道：「前輩，那數百之衆

是那一派的人？」

「邋遢鬼」道：「其中有『鐵騎會』……的『連環馬』！藍衣幫……排教……還有長白派的人……」

「甚麼？」唐煌的心像被撕裂一般，這殘酷的事實幾乎使他無法負荷，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自己是站在甚麼立場，捽捽頭沉聲道：「前輩確信有長白派之人參加此次羣毆？」

「哼！」「邋遢鬼」狠聲道：「剝了老夫的皮也認識他們的骨頭，小子，由此推測你和長白派……」

「邋遢鬼」突然睜開眼來，下意識地打量着唐煌，然後苦笑了一下道：「『鬼仙』裴慶爲甚麼偏偏選上了你？」

唐煌不知他這句話的深意，以爲他輕視自己初出茅廬，難當重任，但他並未感到不快，因爲他承認自己確是毫無經驗的人，若此番在路上不躭擱時間，這位前輩或能有救，然而，一步來遲，這位老人的命運必和前四位一樣，也許還要慘一些。

「前輩，可否說說看，長白派有那些人參加此次羣毆？」

「邋遢鬼」咬着牙動了一下身子，道：「『大風叟』……『血手熊』……還有高麗國好手……『無影參精』金日東……」

唐煌深信不疑了，因爲長白派一干高手，以這三人武功最高，而且私交甚厚，且形影不離。

他感到徬徨和迷惘，自己在做些甚麼呢？一旦遇上長白派的人，能否大開殺戮，故作不識呢？

「小子……說說……『鬼仙』裴慶的事吧！」

唐煌沒有隱瞞的必要了，立刻自遇見「一神」「二聖」及「鬼仙」之事說了一遍。

「邋遢鬼」哈哈笑了兩聲，面孔扭曲，嘎然而止，創口立即淌出鮮血，道：「小子，也許他們是對的，偏偏找你完成我們的心願，必有深意，那麼老夫也得託付你了！喏……」

他指一指床下的破鞋，道：「我的武功都抄錄在破鞋中，你帶走吧！我想，第十一次攻擊又快發動了……」

「甚麼？」唐煌大聲道：「他們還不放過你老人家？」

「邋遢鬼」苦笑道：「當然……因爲……老夫……還未死……他們可不知道……老夫連……大刀也拏不動了……」

這位世上最邋遢的老人，語氣雖然故作平靜，然而，唐煌聽得出來，充滿了悲壯和淒涼，這種激烈的情緒，絕不是由懼怕而起，而是因雄心仍在却無能爲力的悲鳴！

「前輩，請放心！有晚輩在此，能叫他們對武林正義重新估價，使他們的汚血洒遍山谷每一寸之地。」

他的語氣有無比的堅決和信心，「邋遢鬼」點點頭道：「我信你，更信你有這等功力，現在我要告訴你下一個連絡對象，他是『色鬼』凌志豪，這傢伙風流成性，可到金陵秦淮河上去找他。」

唐煌暗暗搖搖頭，心想，這些高人怎能交上一個好色之人？立即問道：「請問他是甚麼樣子？」

「邋遢鬼」道：「才高……八斗……美比子都……豪氣干雲……到現在爲止……天下佳麗……除了一人之外還沒有一個……被他看中的……」

唐煌有點不信，因爲一個沉迷酒色之人，絕不會有這樣高的情操，但又不便表現出來，道：「晚輩怎樣與他連絡？」

「記住。」「邋遢鬼」道：「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是前生註定莫錯過姻緣。」

「邋遢鬼」又道：「這就是聯絡暗語，你說出上聯，他必答你下聯，但據老夫猜想……他可能……要考你一下……」

附近發出異聲，「邋遢鬼」道：「來了。」

唐煌道：「前輩，讓我背着你殺個痛快。」

「邋遢鬼」道：「不行了……小子……你把板壁開個洞，讓我看着你衝殺。」

此刻，四面八方的蹄聲、步履聲有如浪潮一般，唐煌知道這老人已經無救了，立即在板壁上開了幾個洞，道：「邋遢鬼」苦笑一下，道：「不必了！那裏……有一桶蜂蜜……你下樹之後……把蜂蜜潑在樹幹上……及木屋四周，不久就招來……螞蟻……」

唐煌不解地道：「爲甚麼要這樣？」

「邋遢鬼」道：「這就是老夫家鄉所流行的蟻葬……老夫自知已到油盡燈枯之境……自也不能例外……小子……你若瞧得起『邋遢鬼』，就照我的意思去做……」

唐煌早已料到又是一種奇異的葬法，却沒想到是蟻葬，這種葬法是他平生第一次聽到，深信無法改變他的意志，深施一禮，將一雙破鞋掖在懷中，然後提起一桶蜂蜜，肅容道：「前輩，請相信我，我定能完成你們的心願，因爲我有無比的信念。」

他下了小屋，四周已現敵踪，直像蟻羣一樣，蠕蠕欺近，唐煌把蜂蜜潑在樹幹及小屋四周，突見四周的敵人忽然停止前進。

顯然由於林內甚暗，他們這時才發現不是「邋遢鬼」本人，但唐煌却嘿嘿冷笑一陣，道：「上啊！我今夜要證明一件事，那就是人多未必是取勝之由。」

他面色一寒，像潺潺河流一下子結了冰，冷峻地道：「長白派的人何在？」這聲音有決定性 霸道意味，將狂濤似的風聲壓了下去，中氣之足，好像四面的高峯也在夜風中顫抖。

（未完．五）

上文提要：阿恨利用美人計想將風雷門搞垮，可惜只有三個上當，大當家馬驥不上鈎，並勸喻三位兄弟不要中計，而阿限則別出心機，反將馬驥誣蔑，使四人同室操戈，風雷門突然被火焚毀，齊飛、雷吼被人用「太乙神功」擊斃，據一無和尚說賽西施懂太乙神功，四怪則被賽西施點了穴道，七殺轎內的七殺心經、明珠碧玉都丟了。賽西施去了何處不清楚，只好先到許昌對付龍虎門……



七殺刀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擺擂台特立條件 拆匾額另有獎金

阿恨頷首道：「沒錯，虎妞的想法正好與本教主不謀而合。」

虎妞聞言大喜，投來深情的一瞥，甜甜的說：「不知道我們的小王爺究竟打算怎麼做？」

恨天生胸有成竹的道：「本教主決定擺擂台，舉辦一個揍人大會，也是挨揍大會，藉機大肆招兵買馬，壯大了七殺教，控空了龍虎門。」

小流浪一聽說要擺擂台，玩揍人或挨揍的遊戲，好不興奮，急聲追問道：「好主意，一定很好玩，但不知細節如何？」

阿恨道：「此事說來話長，有些地方還必須好好合計合計，咱們在路上再談吧，本教主的意見如有欠妥之處，歡迎隨時指正。」

虎妞嗤嗤嬌笑起來，道：「喲，阿恨，你怎麼突然變得謙虛起來了！」

恨天生順着桿兒往上爬，故作正經的道：「謙虛是一種美德。」

小流浪自我吹噓道：「也是事實，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笨蛋也有聰明的時候，聰明人有時候也會做起笨事來。」

虎妞冷笑道：「胡扯，聰明人怎麼會做出笨事來，你舉一個例子我聽聽。」

小流浪翻了一下白眼珠，詭笑道：「譬如妳虎妞沒有辦法跟日月宮的少宮主爭妍鬥艷，人家名媒正娶，做了阿恨的大老婆，妳卻屈居小星，當小老婆，就是很笨的事。」

虎妞本來就有心病，自從老煙槍宣佈要阿恨娶日月宮的少宮主爲妻後，她就一直耿耿於懷，甚至對宋玉兒、賽西施都有一種排斥的潛意識，小流浪這話正好抓中她的痛處，馬上惱羞成怒，左一聲「死小流浪」，右一聲「臭小流浪」，猛追猛打，小流浪只好抱頭鼠竄，朝許昌方向逃走。

* * *

好快，擂台已經擺起來了。

擺在關帝廟一側的春秋樓。

提起這一座春秋樓來可是大大地有名，當年曹操擁漢獻帝建都許昌，東征時俘擄了關雲長，上馬金，下馬銀不說，還拜關爲偏將軍，賜宅第一座，正是現在這座春秋樓，亦即史冊所戴，關公夜觀春秋之處。

可惜年代太久，樓閣多已倒塌，有的已被移作戲台用，七殺教的擂台就擺在一個最大的戲台上。

虎妞今天打扮得特別漂亮，花枝招展，滿面春風，正與阿恨、小流浪在台上作最後的準備工作。

中州四怪分站四個角落，每人的面前擺着一個大籮筐。

籮筐裡白花花的裝滿了碎銀子。

映着陽光，射出來無數道誘人的光芒。

南陽的經驗，在此正好又派上用場，由於宣傳得法，擂台尚未開賽，便已轟動全城，台下人山人海，擠得

水洩不通。

這時候，三小已行至台口，恨天生首先開言道：「各位，我想先作一番自我介紹，本人恨天生，又名阿恨，是七殺教的教主，也是武林小王爺，站在我右邊的是本教的右使者虎妞，站在我左邊的是本教的左使者小流浪，站在擂台四角的則是大名鼎鼎的中州四怪，現在擔任本教的護法，他們面前的銀子是要準備分送給大家的。」

話至此處，中州四怪馬上採取行動，各抓起一大把銀子來撒向羣衆，當作見面禮。

銀子的魅力眞大，台下立即掀起一陣騷動，你爭我奪，羣情大亂。

虎妞也很會製造氣氛，先奉送了大家一把碎銀子，然後才開口說話：「是的，小女子虎妞，七殺教的右使者是也，罵人最拿手，整人也不含糊。」

小流浪不甘寂寞，如法炮製，在羣情喧囂中朗聲道：「區區在下我叫小流浪，又名小流氓，是七殺教的左使者，殺人是我的專長，也是嗜好，好人見我就笑，壞人見我就怕。」

中州四怪的表現更妙，雖未發表正式談話，却將那一首傳頌江湖的打油詩輪流唸出來：

偷張道：「偷張妙手摘星辰！」

賭李道：「賭李袖裡有乾坤！」

酒仙道：「酒仙飲罷仙人跳！」

丐王道：「丐王吃飯不付錢！」

七個人個個言詞生動，唱做俱佳，又有白花花的銀子助威，一下子便將全場的情緒炒熱了，羣情沸騰，萬頭鑽動，比翠華樓選美的場面更熱烈，更轟動，更瘋狂！

看在七殺教教主恨天生的眼中，甚爲志得意滿，端足了小王爺的架子，擺出一個很優美的姿態來，大聲嚷嚷道：「本教今天在貴寶地擺下這一個擂台，主要的目的是想以武會友。」

在阿恨說話的同時，張三元在石柱上貼出一張大紅紙來，上書：「以武會友」四個大金字。

虎妞補充道：「所謂以武會友，就是相互切磋印証的意思。」

小流浪提高聲音道：「爲了增加各位的興趣，本教不惜巨資，還特別提供了一筆獎金，以及一件非常別緻的禮品。」

恨天生道：「獎金很高，凡是得到擂台主的人，可獨得白銀一千兩。」

小流浪道：「禮品很重，凡是技壓羣雄的人，可以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虎妞這一次想通了，硬着頭皮，模仿賽西施的樣兒，嗲聲嗲氣的道：「就是小女子虎妞我。」

小流浪說得更詳細：「可以做老婆，也可以當小老婆，悉聽尊便。」

阿恨道：「本教爲了酬謝江湖朋友的盛情，不但勝利者有銀子可拿，失敗者同樣有優厚的獎金。」

虎妞道：「凡是打中本教朋友一拳一掌的人，皆賞銀二兩。」

小流浪道：「刺中一刀一劍者賞銀五兩。」

阿恨道：「所以，今天的這個擂台大賽也叫『揍人大會』！」

虎妞道：「功夫越高，獎金也越多，按件計酬，絕不食言。」

小流浪道：「銀子就擺在那裡，歡迎大家一起來揍人。」

賭李配合的天衣無縫，及時貼出一張「揍人大會」的紅紙來。

恨天生道：「當然，也許有些朋友會說，自己是隻三脚貓，莊稼把式，根本揍不到人，沒有關係，本教多的是金山銀山，願意給大家一個發財的機會，挨揍的人也一樣發獎金。」

虎妞道：「不過，獎金要減半，挨了一拳一掌的人，賞銀一兩。」

小流浪道：「刺中一刀一劍的人就剩下二兩半了。」

阿恨道：「因此，這一個會又叫做『挨揍大會』。」

虎妞道：「多挨揍，多賺銀子。」

小流浪道：「多挨幾刀就可以發財了。」

有一個年輕人舉起一隻手來吆喝道：「萬一鬧出人命來怎麼辦？」

恨天生道：「這位兄台問得很好，本教主願鄭重宣佈，如果死者是本教的人，只能怪我們學藝不精，死了活該，絕不追究。」

虎妞道：「若是外人，七殺教可以發給一筆可觀的安家費。」

小流浪道：「還有喪葬費，另外再奉送一副上好的棺木。」

台下有人說話了：「這麼好的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另一人道：「可不是嗎，揍人挨揍都有銀子拿，天下還有甚麼比這更好賺？」

那個年輕人道：「想得好週到啊，連打死人的後事都準備好了。」

一時，台下羣情激動，議論紛紛，大家皆感到十分新奇刺激，一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有那性急之人，已跳上戲台去，準備揍人或挨揍。

恨天生很客氣的將他們請下台，正容說道：「朋友們請稍安勿躁，本教主還有話說。」

稍稍一頓，指着仙人跳剛貼出來的「挨揍大會」大紅紙道：「本會以武會友，是揍人大會，挨揍大會，同時也是招兵買馬大會。」

「招兵買馬」的招貼最大，也最漂亮，係寫在一長條紅布之上，由中州四怪合力懸掛在擂台上方。

虎妞神采飛揚的道：「不論是揍人的，或是挨揍的，甚至在台下未曾出手的朋友，只要願意投效本教，一概歡迎。」

小流浪道：「本教成立的時間雖然不久，名頭却響亮得不得了，早已轟動武林，震驚江湖，可謂前途無量，一旦加入本教，保証可以

闖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阿恨道：「本教提供的條件非常優厚。」

虎妞道：「只要簽個名，宣誓效忠，就可以得到五十兩銀子。」

小流浪道：「這是簽約費，另外還有薪水，車馬費與獎金。」

阿恨道：「凡是一宮，二門，三世家的門下高手，願意棄暗投明，歸順七殺教者，本教特別歡迎，另有優待。」

虎妞道：「簽約費提高一倍。」

小流浪道：「職位升高一級。」

恨天生道：「跟着本教主走，保證可以升官發財，大展鴻圖。」

虎妞道：「吃香的！」

小流浪道：「喝辣的！」

阿恨道：「本教還可以代爲出面，料理個人的一切恩恩怨怨。」

虎妞說道：「有仇的替你復仇！」

小流浪道：「有債的替你討債！」

虎妞說道：「本教願與你分擔困厄災殃！」

小流浪道：「本教願與你共享榮華富貴！」

恨天生爽朗的聲音道：「各位朋友，聽清楚了吧，還有一些細節，等一下再隨時補充，現在本教主就正式宣佈，大會開始！」

＊　＊　＊

的確，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大家等待的就是這一刻，王不留手裡的銅鑼剛剛才咚！的一聲敲響，台下便潮水也似的湧上來一大羣人。

迫得恨天生沒辦法，只好再度將他們請下台，命李東雲下台去維持秩序，叫他們排隊登台。

第一個登台的是一個莊稼漢，長得粗壯結實，看來甚是孔武有力，阿恨問道：「朋友可是武林中人？」

莊稼漢想了想，道：「可以說是的。」

「學武多久了？」

「差不多十來年。」

「那門那派？」

「無門無派。」

「打算挨揍還是揍人？」

莊稼漢偷偷的瞄了虎妞一眼，道：「在下想打擂台。」

恨天生「哦」了一聲，道：「哦，你對本教提供的禮品很有興趣？」

莊稼漢紅着臉龐道：「在下尚未娶妻，一定會善待這位姑娘的。」

小流浪暗罵道：「呸！猪八戒，癩蝦蟆，你也配！」

表面上則和顏悅色的道：「想打擂台必須先取得合格的資格。」

莊稼漢一怔神，傻裡傻氣的道：「怎麼樣才算是合格？」

恨天生道：「先挨虎妞姑娘的一頓揍。」

小流浪道：「不多，只有三招，但是不准還手。」

恨天生道：「只要在三招之後還能撐得住，沒有倒下，亦未滾到台下去，就取得打擂台的資格。」

小流浪道：「有一點要先聲明，這一頓打沒有獎金。」

虎妞盈盈一笑，故意拋來一個勾魂媚眼。

阿恨道，「是白挨，你自己最好考慮清楚。」

一個媚眼，似乎眞的把莊稼漢的魂魄勾去了，暈暈乎乎的，雙脚一分，擺出一自蹲馬式來，道：「不必考慮，請姑娘賜招吧。」

「哼，欠揍的傢伙！」

心裡這樣想，虎妞並沒有說出口來，叱一聲：「小心了！」乍然玉掌一揚，「隔山打虎」，當胸拍出一記劈空掌。

乃七殺掌中的一招絕技，雖只用了四五分的功力，莊稼漢依舊吃不消，掌風一到，撞得他七葷八素，馬上雙脚離地，滾下擂台去了。

通！的一聲，摔了個大馬趴，皺着眉頭直嚷嚷：「哎呀我的媽，從未見過這麼厲害的俏佳人！」

殺一儆百，震駭全場，有那些不學無術的阿貓阿狗，知道自己吃幾碗飯，已悄悄的知難而退，離開了排隊的行列。

美人與金錢的誘惑力畢竟不小，排隊的人還是很多，長長的排成一條龍。

下面是二十多歲的一個小伙子，光着上身，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來，輕輕一躍，便登上擂台，身法甚是輕巧俐落。

阿恨道：「朋友的身手不賴。」

赤膊青年道：「客氣，恨教主過獎了。」

「請教是何門派？」

「龍虎門。」

「在龍虎門中擔任何職？」

「一個不大不小的頭目。」

「本教舉辦的擂台大賽，你們龍虎門的四位當家的知道了吧？」

「早已一清二楚。」

「可有前來一顯身手的意思？」

赤膊青年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虎妞道：「爲甚麼？」

赤膊青年道：「四位當家的自視太高，認爲你們在瞎胡鬧，不屑一顧。」

小流浪冷笑道：「那麼，閣下怎會跑來拋頭露面？」

赤膊青年苦笑道：「實不相瞞，是因爲在下賭博輸了錢，想來弄幾兩銀子花花。」

「你認爲弄得到？」

「應該可以。」

「不怕被騙？」

「希望不是。」

聽說他是龍虎門的人，阿恨精神大振，道：「還沒有請教這位朋友尊姓大名？」

赤膊青年遲疑了一下，道：「區區

胡文山。」

「準備打擂台？」

「不，胡某已有妻室，也不想白白挨揍。」

「那你是……」

「想揍人。」

「揍人也有揍人的規矩。」

「甚麼規矩？」

虎妞道：「還是得先接三招，通過考驗才有揍人的資格，不過……」

「不過怎樣？」

「出手的人不是本使者，是本教的左使者小流氓，而且不會白挨，打中一掌有一掌的錢，每招一兩。」

小流浪神氣活現的道：「如何？想弄銀子就不要怕痛，挨揍比賭錢更好賺。」

胡文山好勇敢，胸脯一挺，道：「好，請出手吧！」

小流浪毫不客氣，當下二話不說，用了一半的功力，呼！呼！呼！一口氣連攻三掌。

眞是財迷心竅，想銀子想瘋了，胡文山居然不閃不避，咬着牙根，硬是將小流浪的三掌接下來。

胸部暴起了十五條青筋，人也退了五六步，仍然挺立在擂台上未倒。

「好，硬是要得！」

「這小子不簡單！」

台下的鼓掌聲叫好聲震耳欲聾。

連揍人的小流浪都情不自禁的豎起了大拇指，稱讚道：「好！胡朋友有骨氣，已經賺到了三兩銀子。」

胡文山的胃口却挺大，並不以此爲足，環顧三人一眼，道：「不知胡某該揍那一位？」

虎妞道：「就揍本姑娘好了，打中一拳一掌皆賞銀二兩。」

胡文山好急的性子，說了一句：「失禮了！」氣提丹田，功行雙臂，足踩蓮花步，人影滿場飛，倏忽之間便攻出了七拳八掌。

但見掌飛拳舞，勁風如濤，有章法，有速度，確有點眞才實學，奈何他的對手是虎妞，身法更奇更妙，每每失之毫釐，十五招快攻打下來，白忙一場，竟連半招也沒打着。

反而被虎妞忙裡偷閑，巧施妙手，打中三拳兩掌，外加一個「水煎包」。

看在小流浪眼中可樂了，笑呵呵的道：「胡朋友，揍人的銀子不好賺，既然想弄幾個錢花花，我看還是挨揍來得更乾脆。」

胡文山一時沒想通，道：「挨揍怎麼會比揍人更好賺？」

阿恨笑道：「當然好賺得多，你只要站在原地不動，銀子就會滾到你身上來。」

虎妞道：「挨一拳有一拳的錢，挨一掌有一掌的銀子，多挨多賺，跟流水一樣快。」

胡文山劍眉一挑，道：「你們若是捨不得花錢不肯狠狠的揍，豈不寃哉枉也。」

小流浪賊眼一翻，道：「放心，我們一定會盡力而爲，狠狠地揍。」

阿恨道：「直到你趴在地上喊爺爺爲止。」

胡文山沉吟一下，道：「乾脆這樣吧，你們三個人一起來。」

「好主意，這樣賺得更快。」

「就是這個意思。」

「請胡朋友準備好。」

「好了，請！」

請字出口，招已出手，果然是三個人一起上。

拳如暴雨，掌似狂風，雖然未盡全力，依然銳不可當，二十餘招下來，胡文山已是鼻青臉腫，胸部瘀傷處處，頭上也冒出來好幾個包。

可是，依舊站着，挺立未倒，還要求三人再多多的打，狠狠的揍，他的銀子還沒賺够。

結果自然更慘更狠狽，又挨了五拳六掌，吃了三個「水煎包」，卒告不支倒地。

虎妞道：「胡朋友，賺够了吧？」

胡文山淌着臭汗，流着鮮血，喘着大氣道：「還不够，請再賜招。」

阿恨自語道：「一招一兩，好賤啊。」

小流浪道：「要錢不要命，是很賤！」

沒有法子，人家願挨，三人只好照揍，逞強的後果僅僅再多賺了二十兩銀子，便撐不下去了，開口喊出「爺爺」來。

阿恨住手道：「眞的够了嗎？」

胡文山有氣無力的道：「揍挨够了，銀子還不够。」

「不够可以再賺一筆簽約費。」

「恐怕不行。」

「爲何不行？」

「怕龍掌門會找痲煩。」

小流浪粗聲大氣的道：「媽的，膽小鬼，有七殺教做你的靠山還怕個屁。」

虎妞意氣風發的道：「龍、虎、獅、豹若是找上門來，就叫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胡文山的眼珠子轉了幾轉，道：「不曉得在下剛才賺了多少？」

張三元負責記帳，聞言立道：「胡朋友挨了三十八拳，二十六掌，吃了十七個水煎包，另外還被踢中十四脚，總共是九十五兩銀子。」

胡文山喘了一口氣，人已站起，道：「敢問簽約費是幾兩？」

小流浪道：「一般人是五十兩，你是龍虎門的小頭目，我們教主說過有特別優待，加一倍，給你一百兩，再加上你挨揍的錢，總共一百九十五兩。」

阿恨不假思索的道：「馬馬虎虎，因爲你是第一個投效本教者，另送一個大紅包，給你二百五十兩好了。」

小流浪大呼叫道：「啊！二百五十

兩，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省着點用，足够你們小倆口過活十來八年的，再不點頭就是二百五。」

虎妞道：「另外還有薪水、獎金，只要你忠於本教，表現優異，升官發財的機會多得很。」

三人輪番上陣，勾繪出一幅美麗的遠景來，憑胡文山的道行如何能禁得起這麼大的誘惑，當即正經八百的道：「恨教主，我胡文山願意投效七殺教，保証忠心耿耿絕無二志，雖赴湯蹈火亦萬死不辭。」

阿恨聞言大喜，趨前緊緊的抓住了胡文山的雙手，熱情洋溢的說：「歡迎，歡迎，歡迎胡朋友加入本教的行列，但有一些例行的手續還必須辦理。」

胡文山畢恭畢放的道：「是，請教主明示。」

虎妞道：「簡單，簽一張契約書，宣誓效忠本教就可以了。」

胡文山道：「是，右使者。」

小流浪道：「士叫炮打啦，還不快去找張護法簽約、宣誓、領銀子，發甚麼呆？」

胡文山一心感激，滿腔孤忠，實在找不出一句適合的言詞來，還是那句老話：「是，左使者。」

跛着腿，舉步維艱的行向偸張張三元。

恨天生改口道：「胡兄弟，可找王護法取服靈丹妙藥，保你藥到傷癒，精神百倍，辦完手續後應即開始執行公務，到處爲本教廣爲宣傳。」

虎妞道：「請大家踴躍的來參加盛會，共襄盛舉，大把大把的來拿銀子。」

小流浪道：「特別歡迎龍虎門的人改投本教，待遇優厚，條件絕佳，幸勿錯失良機。」

恨天生道：「另外，本教主要鄭重宣佈，七殺教願公開收購屬於龍虎門的一切東西。」

虎妞道：「譬如匾額、招牌、刀劍、掌法、拳譜，甚至房樑屋柱等等都可以，倘若有人將龍虎門的房子拆掉拿來賣，本教照樣高價收購。」

小流浪道：「龍九天、藍虎臣、金三娘、段青書的老婆兒子、丈夫女兒也在收購之列，價格合理，包君滿意！」

服過靈丹妙藥後，胡文山已無大礙，聞言頻頻頷首稱是，簽好約，宣完誓，捧着二百五十兩雪花白銀，扛着一面七殺教的廣告宣傳旗子，揚長而去。

＊　　＊　　＊

銀子的魅力的確不小。

胡文山的例子更給七殺教立下了大信。

台下的羣衆洶湧如潮。

排隊的人兒越來越多。

大家都學乖了，精得像猴子。

不打擂台。

不揍人。

單單只想挨揍賺銀子。

由於爭着挨揍的人太多，一個人忙不過來，阿恨、虎妞、小流浪只好同時上陣，大家一起來揍人。

拳頭，如雨點子似的落下。

掌招，比狂風還更快更狂。

每一個人的頭上都鼓起來好幾個「水煎包」。

却無人退縮，沒人逃跑，要求再挨再打。

直至賺夠了，挨足了，爬不起來了，老命將休時，方始開口喊爺爺，爬着去找中州四怪領銀子。

人肉何價？賤啊！

人格何價？賤啊！

簽約的人不少，一大半都是龍虎門的弟兄，阿恨挖牆脚的計策可以說完全成功。

七殺教的勢力正以快速度膨脹，新進的教徒全被派出去打廣告，籮筐裡的銀子則如破了底的水缸，漏得很快很急，已所剩無幾。

揍人也很累，但却累得痛快，累得爽。

手酸了，脚痛了，依舊精神抖擻，出招如飛。

霍然，人羣之中一片驚呼，有人以「凌空虛渡」的絕妙身法，從大家的頭頂一掠而過，輕飄飄的落在擂台上。

單看這一身輕功就令人咋舌，人兒更是出類拔萃，俊得叫人自歎弗如。

是個少年，美少年，藍袍緞鞋，神采飄逸，比所有的男人都美三分，最美的女人也會汗顏失色。

男人見到他一定會心動。

女人見到他一定會妒忌。

直看得阿恨、虎妞、小流浪眼冒奇光，呼吸急促，被藍少年的俊美風姿懾住了。

少年容貌出衆，舉世無雙，台上台下俱覺眼睛一亮，驚爲天人，所有的動作，聲音全部靜止下來。

許久，許久，才爆出一片讚歎聲。

「好美的美男子。」

「好俊的少年郎。」

「氣死宋玉！」

「羞死潘安！」

少年實在很美，美得令人窒息，透不過氣來。

如果一定要雞蛋裡挑骨頭，豆腐裡找魚刺，那麼，少年惟一的缺陷是帶有幾許脂粉味。

阿恨暗中做了一個深呼吸，穩住悸動的心緒，肅容道：「小友貴姓？」

藍衣少年的聲音也帶有娘娘腔清清脆脆的吐出來一個字：「何。」

「大名是……」

「必問。」

「何必問？」

「沒錯，彼此萍水相逢，沒有通名

道姓的必要！」

神態傲慢，語冷如冰，激怒了一旁的小流浪，不乾不淨的道：「你娘，人挺帥的，話却不漂亮，你來幹嘛？想挨揍？」

少年冷然一哂，道：「本少爺的皮不癢。」

虎妞道：「那是打算揍人賺銀子？」

少年道：「揍人賺錢太慢也太麻煩。」

阿恨道：「莫非小友準備打擂台？」

藍衣少年掃了虎妞一眼，道：「答對了，白銀千兩或可供本公子小酌三日，庸脂俗粉也勉強可以銷魂半天。」

好傢伙，藍衣公子口氣忒大，千兩白銀僅夠他三日揮霍，更將虎妞貶爲低俗之人，不禁惹惱了恨天生，不悅道：「哼，打擂台須先取得資格才行，請按規矩來。」

少年一臉傲氣的道：「你們的那些臭規矩雖苛，本少爺勉爲其難，可以接受，倒是七殺教是否有履行承諾的誠意，令人懷疑。」

恨天生沉聲道：「本教主一言九鼎，言出必踐。」

「恨教主是說，誰贏得擂台主，眞的會給一千兩銀子？」

「只要能打敗我們三個人，一定照付。」

「包括將這位姑娘送人做小老婆？」

「得到了擂台主，自然也贏得美女！」

小流浪插言道：「本使者突然覺得閣下很面善，好像在那裡見過？」

少年楞了一下，道：「你我緣慳一面，絕無此事。」

小流浪睜大眼睛，一瞬不瞬的瞄着他，道：「是很眼熟，像極了一個人。」

「像誰？」

「賽西施。」

「賽西施？本公子耳生得很，幹甚麼的？」

「一個不要臉的婊子，娼妓。」

「朋友是否神經錯亂，在下是公的，不是母的。」

「我倒認爲你八成是女兒身。」

阿恨道：「女人當然沒有資格討老婆。」

藍衣少年道：「本少爺一向誠實無欺，信用可靠。」

小流浪道：「哼，信用多少錢一斤，連人肉都很便宜。」

「要怎樣兩位才肯相信？」

「好辦，脫下褲子來檢查檢查。」

「好啊，脫就脫，誰怕誰呀。」

少年好厚的臉皮，說脫就脫，毫不遲疑，話一出口，便將褲腰帶解開了，眞的要脫褲子。

羞得虎妞以及台下的女流發出一陣尖叫，急忙轉身迴避。

人這麼多，有男有女，在大庭廣衆之前脫褲子成何體統，少年不要臉，阿恨可不能不要臉，忙上前阻止道：「好了，好了，別獻寶，算你是公的就是。」

少年得意的笑笑，暗道：「哼，跟我鬥智，你們還太嫩，門也沒有。」

穿好褲子，拉一下長袍，目注虎妞，吐字如刀：「姑娘，妳可以出手了，三招嫌少，六招也無所謂，本公子若是被妳摸到一個邊兒，就從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好狂的野小子，接招！」

虎妞恨他狂妄輕薄，正想給他一點顏色瞧，話甫出口，玉掌翻飛：呼！呼！連攻兩掌不算，又飛起一腿，猛踢他的大屁股。

任何人都以爲少年必然會吃癟。

事實偏偏正好相反，吃癟的人是虎妞。

非但兩掌無功，打不成少年耳光子，反被人家捉住她的小蠻脚，而且伸手摸一下虎妞的小腿肚，嘖嘖有聲的道：「哇，好嫩的皮膚，光滑如脂，可歎紅顏命薄，將要爲人小星。」

恨天生睹狀大怒：「朋友請放尊重點，別亂吃豆腐！」

小流浪更兇，揚掌欲發，道：「我警告你，再不放手，本使者就對你不客氣！」

少年似乎根本未將他們放在眼內，無懼無驚，從容不迫的道：「本少爺想先知道，這樣算不算已經取得打擂台的資格？」

阿恨不願意說，但又不能不說，忍痛吐出來一個字：「算！」

少年還有分寸，立將虎妞放開，道：「你們那一位皮癢想挨揍？」

虎妞羞憤難當，嚥不下這口氣，猛地跨步而出，叱一聲：「狂徒納命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當即劈頭蓋面的，展開一輪快攻猛打。

挾怒出手，運足了十成十的功力，虎妞絕不是省油的燈，自然威猛辛辣，銳不可當。

然而，強中自有強中手，天外另有一層天，惡戰五六十合，竟然被藍衣少年掃中三拳兩掌，敗下陣來。

這下少年可神氣了，飛揚跋扈的道：「怎麼樣，遊戲是否可以結束，容本公子將老婆帶走？」

小流浪虎吼一聲，張口大罵：「放屁，是不是想老婆想瘋了，還早得很，三人之中你才打敗一個。」

不待少年再開口說話，便搶先出手幹上了。

實則小流浪此舉純屬蠻幹，意氣用事，試想虎妞的身手勝他一籌，既未得勝在前，他又如何能扳回顏面，打不到五十合，挨了四拳八掌，便支持不下去了。

阿恨見勢不妙，忙令小流浪抽身退下，親自挺身上陣，道：「朋友果然

有點眞才實學，本敎主小覷你了。」

少年嘴角含着一絲冷笑道：「低估了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有時候會丟掉吃飯的東西。」

恨天生怒沖沖的道：「廢話少說，小王願陪你玩玩，請亮傢伙吧。」

「本少爺從來不用兵器。」

「你不用，小王也不用，以免勝之不武，落人口實。」

「用也沒有甚麼了不起，照樣揍得你落花流水。」

「臭小子，你好傲好狂啊。」

「客氣，比你恨天生多一點點。」

「殺！」

「殺！」

舌劍唇槍，針鋒相對，恨天生算是遇上了對頭，動口不足，繼之動手，殺聲中同時揚掌攻上去。

＊ ＊ ＊

並未眞正打起來。

不是藍衣少年裝孬。

也不是恨天生怯懦。

而是有人橫在中間，手裡還拿着一塊巨大的匾，礙手礙脚的沒打成。

來人是個中年，身穿黑衣，雙眼無神，呵欠連連，無精打彩的樣子。

武大郎賣老虎，人不怎麼樣，東西却非同小可，巨匾上清清楚楚的寫着「龍虎門」三個斗大的金字，四週還刻有四隻栩栩如生的龍、虎、獅、豹。

阿恨看得一呆，大喜過望的道：

「這不是龍虎門的金字招牌嗎？」

黑衣中年道：「一點不錯。」

「從那兒弄來的？」

「是從龍虎門的大門上摘下來的。」

「好，幹得好，可是想賣給本敎？」

「希望恨敎主多賞幾個銀子。」

「你說個數字吧。」

「二百兩如何？」

阿恨毫不考慮，立道：「成，本敎主買下了。」

虎妞道：「你好大膽，竟敢觸龍虎門的霉頭，也不怕龍九天剝你的皮。」

黑衣中年朝四週望一眼，道：「三天未飮，酒蟲作怪，偏又告貸無門，只好鋌而走險。」

小流浪的精神也來了，滿腹的陰霾已一掃而空，拍着胸脯說：「沒有關係，只要簽約加入七殺敎，就等於吃了定心丸，天大的痲煩本敎也會替你扛下來。」

黑衣中年道：「小的正有此意。」

阿恨道：「這樣最好，再加一百兩的簽約費，快去宣誓領銀子吧。」

虎妞道：「別忘去宣傳做廣告，鼓勵你的伙伴棄暗投明。」

小流浪道：「凡是龍虎門的東西，本敎一律收買，多多益善。」

阿恨道：「也高價收買人頭，龍、虎、獅、豹的人頭。」

黑衣中年邊走邊聽，連聲應諾，猛可間，匾額被人搶走了，聽到有人喝叱：「該死的狗東西！」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巨匾已黑壓壓的壓下來。

好可怕，頭破骨碎，腦漿四溢，身體變成肉餅，銀子沒賺到，白白丟了一條命。

匾額也壞了，四分五裂，散落在地。

出手的人是個母的，年約四十餘歲，兇巴巴的，粗粗壯壯的，既不美麗，更談不上溫柔，是屬於鑽進男人被窩裡也懶得動的那種女人。

藍衣少年很知趣，及時冷笑道：「看來七殺敎又有貴客臨門，本少爺不想湊熱鬧，暫將小老婆寄存貴敎，日後再娶。」

虎妞玉面一寒，道：「閉上你的狗嘴，勝敗尚未底定。」

阿恨道：「朋友打中七拳十掌，三十四兩金先拿去，本敎沒有欠帳的習慣！」

取來兩錠小元寶，照準少年彈起的身形射過去。

少年好美妙的身法，好深厚的功力，人在空中，頭亦未回，聽音辨向，輕而易舉的將元寶撈住不算，復暗施內力，揑成小塊，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投入人羣中，道：「恨敎主錢多發燒，賞給各位買酒喝。」

就在大家你爭我奪的當中，少年已從空際掠過，落在一側屋頂上。

阿恨沒再理會少年，轉對醜女人道：「妳來打擂台？」

醜女人冷冰冰的道：「不打！」

「揍人？」

「不揍！」

「那是想挨揍？」

「也不挨！」

小流浪錯愕一下，道：「媽的，妳到底想幹甚麼？」

醜女人厲色道：「老娘想殺人！」

虎妞揚揚眉道：「殺誰？」

「就是你們這三個殺千刀的黃口小兒。」

「妳是甚麼人？」

「金三娘，河東獅金三娘。」

恨天生神色一緊，道：「啊，原來是龍虎門的三當家的，歡迎之至，妳的另外三位兄弟可會結伴而來？」

河東獅金三娘聲音洪亮，眞像獅吼，道：「對付你們三個娃兒，老娘一個人就已經足夠。」

阿恨道：「最好是四個人一起來，免得痲煩。」

金三娘大吼大叫道：「大膽雛兒，休出狂言，見到閻王時你就曉得祖奶奶的厲害了。」

此女生性剛烈，不願多言，亮出一條八尺長的鐵鞭來，「惡虎攔路」、「橫掃千軍」、「頂上開花」，一出手就是狠招絕學，將恨天生罩在鞭影之中。

「亮刀！」

（未完・十）